-----------------------------------

作者：野村美月

录入：belmont

拍照：belmont

轻之国度：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转载请保留以上信息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文学少女恋爱插话集一

那是在高中二年级末，曾经发誓不再恋爱的我察觉到了自己的第二次爱恋。

　　在那之前，她都是带着紫罗兰般的温柔微笑陪伴在我身边。

　　她总会坐在那间洒满了耀眼的金色夕阳光芒的小屋里，幸福的翻过一张又一张书页，为我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

　　每当她用闪烁着甜美光辉的双眸凝视我的时候。

　　每当她伸出白皙的手，握住我的手为我鼓劲儿的时候。

　　每当她轻启朱唇，向我悄声诉说着一些秘密的时候。

　　不知为什么，我都会觉得心神不宁坐立不安。为什么心跳加速，为什么心中涌起阵阵温暖。

　　又是为什么让我与她分离时感到悲哀，想见她想见到呼吸困难。

　　当她带着温柔的微笑转身背对着我的那天起，我才知道，这就是爱。

　　虽然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一定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在那段温暖而不可思议的日子里，我就开始对她萌发了各种各样的感情。

　　是的，比如说，那天——

－－－－－－－－－－－－－－－－－－－－－－－－－－－－－－－－－－－－－－

　　一：文学少女和牛魔王

　　“天野远子——！

　　我喜欢你——！

　　我最喜欢你了——！”

　　在夕阳照耀下的炎热河滩，回荡着灵魂的呼喊。

　　◇ ◇ ◇

　　我名叫牛园琢已。

　　在今年春天才刚刚当上圣条学院柔道社主将的我，是个肌肉健硕、浓眉如剑、鬓角过腮的堂堂男子汉！

　　遇到练习赛，我经常会有遇到其他学校老师的时候。

　　“您是带队老师吧，今天就请多多关照了。”

　　被他们用这种恭敬到白痴的态度问候。

　　而我呢，虽说全身散发着一种不可冒犯的威严，但其实不过是个刚满十七岁，牡羊座O型的高中二年级男生而已。

　　人们将我称作“炎之斗牛”。

　　初三时，附近的儿童公园饲养的野猪逃了出来，我与它徒手搏斗并最终将它捕获。这事至今仍被传为美谈。

　　而这样的我，恋爱了。

　　我喜欢的人叫天野远子。圣条学院二年级生，清纯而楚楚可怜的日本传统女性大和抚子。

　　第一次见到天野，是在刚好一年前，也就是高中一年级的初夏、

　　那时的我正在图书室。那种压抑的地方我都不知道一年里会不会主动去一次，但那次是因为有个柔道社的学长拜托我去还书。

　　那位学长曾经因为我在练习中没有掌握好力道而被仍出去。最后导致他浑身缠满绷带住院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愿意为他做任何我能做到的事，所以才来到了图书馆。

　　现在，我对他简直感激涕零。

　　原因就是，我遇见了天野远子。

　　那天的天野，就站在一个放满了这个那个全集的书架前翻着书。

　　用最适合日本女性的黑发编成的及腰长三股辫，凝视着书页的温柔目光，粉嫩而柔软的嘴唇，纤长的四肢以及苗条的腰肢，都让我在瞬间看呆了。

　　谁！

　　她是谁！

　　她究竟是谁——！

　　脑子里仿佛寺院的铜钟似的“哐哐”响个不停、心跳加速、全身血液沸腾，仿佛随时都会有蒸汽从耳朵里喷出来。她给我带来的冲击就是如此强烈。

　　是的，就在那个瞬间，我恋爱了。

　　那天之后，我便会时常在校园里见到天野。

　　步履轻盈地在走廊上行走的天野。

　　在鞋箱前小心地弯下身子换鞋的天野。

　　用银铃般清澈的嗓音和朋友开心的说话的天野。

　　穿着夏季制服的天野。

　　穿着冬季制服的天野。

　　穿着体操服的天野。（真行，就您见到过......）

　　穿着学校泳装的天野。（太棒了您......）

　　无论什么样的天野，都美到让人目眩。

　　特别是在料理实习时系着围裙的天野。当我透过窗户偷偷窥视她时，因为那样子实在太过动人，让我不禁像想起和天野的新婚生活，几乎喷出鼻血来。（就算您是炎之斗牛，我也要和您决斗......啊......远子的料理.....嘛，还是算了）

　　但可悲的是，天野并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存在。

　　无论是班级、委员会、还是社团我们都不在一起。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集。

　　那么智能试着接近她了。在这一年间我无数次尝试着与她接触，但一切都已失败告终。天野独自一人的时候大多都手里捧着书本，无论我多少次从她面前走过，或者刻意地咳嗽几声，她都全然不曾将目光从书上移开过。

　　啊——我说......大家都怎么称呼这种人来着。（天然呆or迟钝）

　　书虫。

　　不，文学少女

　　对，文学少女！

　　天野是个彻头彻尾地“文学少女”。

　　哪怕是上学放学的时候，她也是片刻不离书本，一边走一边只顾盯着书页，大约有一百多次我都是被她这样生生地忽略过去了。（拍肩）

　　那天，我见天野没在看书，便朝着她前进的方向冲了出去——像块岩石似的堵在她的面前，但——

　　当我看到她那长长的三股辫和白桃似的小脸就在眼前时，我顿时两腿发软、汗如雨下、心跳加快、尾部痉挛，接着我扭转身，逃跑似的飞奔着离开了。

　　空手打到野猪的最强男人——我牛园琢已居然......！

　　丢人哪！太丢人了！

　　带着悲愤的心情，我向燃烧着的夕阳大喊道。

　　“唔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天野”

　　“我喜欢你——！最喜欢你了——！”

　　于是，我只能伤感地看着从摄影社的家伙手里买来的天野的照片，自我安慰。（禽兽！！！）

　　现在，天野应该也已经察觉到我的存在了吧。

　　好歹我也在柔道比赛上摔倒了一个又一个敌人、赢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天野应该也听说过我的英名了吧。

　　——哇，你是柔道社的牛园同学吧？前几天比赛时的必杀地狱车，我都感动得哭了！我是你的超级fans！请和我握手。

　　必定有一天，天野会带着害羞的红晕，主动向我伸出雪白的小手！

　　会得！绝对会的！

　　所幸的是，其他一厢情愿单恋着天野的男人们也一个不落的被她无视，都垂头丧气的败下阵来。这让我舒了一口大气。

　　但是！

　　升上二年级的时候，一个名叫井上心叶的一年级小子开始唐突的出现在了天野的身边。

　　那个臭小子长的有点阴柔，像个女人似的，要是给他来个绞杀，估计那小受（瘦）身板里就剩不下几根好骨头了。可没想到的是，就这样一个小鬼，不知什么时候参加了天野所在的文艺社，不费吹灰之力就和天野成了学姐学弟。

　　呜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用曲线救国策略，参加同一社团以拉近和天野的关系——原来如此，居然还有这一手。

　　但是，身为柔道社主将的我，又怎么可能舍弃柔道参加什么文艺社呢。

　　（你看这就是差距了呀，心叶连美羽都不要了，你还在乎什么柔道呢～）

　　天野似乎很高兴自己终于有了学弟，总是用甜甜的声音一口一个“心叶”、“心叶”的；一到放学，她就会特意赶到井上的教室去接他参加社团活动。

　　就像被母亲接送的幼儿园小孩似的，井上被天野牵着手向文艺社走去。这样的场景我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三次亲眼看见。

　　呃～～～～居然和我的天野，牵、牵手！

　　不可原谅！

　　我躲在走廊拐角处，一边咬着牙一边小心地观察四周，就这样向文艺社活动室前进，当我将耳朵贴在门上想要偷听里面的情况时，听到了天野的声音。

　　“哎，好不好嘛？拜托了，心叶。”

　　她、她在拜托她什么事情？

　　“来，快点快点～”

　　这声音真是可爱到爆。

　　屋里传来椅子摇动的嘎吱声。

　　唔哦哦哦哦哦哦，门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顿时血气上涌，将耳朵死死贴在了门上想要听得更清楚些，但就在这时，我被一群前来寻找我的柔道社学弟们抓了个正着。

　　“啊，主将！你在做什么呢？我们去训练吧。”

　　“唔？嗯。我在和门做对抗练习。”

　　我急忙板起脸作出背负投的姿势，然后无奈的站了起来。

　　又是一天，我同样将耳朵贴在门上。这次，屋里想起的是“咔嚓咔嚓、悉悉索索”之类纸张破裂似的声音（？），以及天野的啜泣声。

　　“呜呜......太过分了，心叶。你总是欺负我这个学姐......居然......给我吃这种不像话的东西。魔、魔鬼，恶魔！”

　　唔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他对我的天野做了什么——！

　　他让她吃了什么——！

　　不像话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呀——！

　　井上～～～～～～～～！

　　我杀了你～～～～～～～～～～！

　　就在我正要破门而入的时候，柔道社的学弟们在此出现了。

　　“主将～你打算休息多久啊，大家都在等着你呐，请你快点回去吧。”

　　“不，我得把天野从恶魔学弟的魔爪中就出来。”

　　“你在说什么呐？”

　　就在我们争辩的时候，天野打开了门，脸上是神清气爽的表情。

　　“多谢款待，心叶。明天也得按时参加社团活动哦。”

　　用鸟鸣般悦耳的声音说出这句话后，她便从我和学弟的身边差不多是一蹦一跳地离开了。

　　第二天，天野还是老样子。

　　“社团活动时间到啦，心叶。”

　　她这样说着牵起井上的手，愉快的走在走廊上。

　　“这样太丢人了，请放开我的手吧。”

　　井上说出这样的话可算是有些过分。话音刚落，天野抬起她睫毛纤长的双眼，不安地看向井上。

　　“那么，就算我放手，你也不要像上次那样逃跑，好吗？”

　　“我也不想像上次那样被你追得满学校跑了，而且你还跑得气喘吁吁差点摔倒。”

　　“因为我是文学少女嘛，体弱多病。”

　　“只是缺少运动而已吧。”

　　“啊，过分～你怎么一点儿都不关心学姐呐～真是的，我就不松手。”

　　“拜托你快别这样了。”

　　我忿恨的用指甲挠着墙壁，瞪着眼前这两个打得火热的人。

　　哼，从天野身边滚开，井上心叶。

　　区区一个一年级的臭小鬼，居然敢和我的天野在校内公然打情骂俏，不可原谅，不可原谅，不可原谅～～～～～～～～～～～～～～～～～～～！

　　◇ ◇ ◇

　　“唔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去死！”

　　“井上心叶去死吧～～～～～～～～！”

　　于是我今天依然站在河滩的正中央，发泄着对天野的爱和对井上的怨念。

　　“去死！

　　去死！

　　去死！～～～～～～～～～～”

　　井上是不是在和天野交往？是不是已经连那样的事和那种的事都做过了？

　　我觉得他们二人之间有一种共享了某个秘密的亲密氛围。

　　“不可原谅！井上心叶～～～～～～～～～～～～！”

　　就在我向着夕阳愤然踢出一击的时候，背后响起了一个声音。

　　“请你别在河滩上不停地大喊别人的名字。”

　　我转过身，只见眼前这个羞红了脸的家伙居然是井上本人。

　　“哦哦，井，井上。”

　　一个门外汉居然站在了我的背后，太嚣张了。

　　我敏捷地向后退了半步，接着拧起眉毛，告诉他我决不会再让他抓到破绽，随后摆出柔道的架势。

　　“你是来和我鄙视的吗？胆子不小嘛，我随时奉陪。”

　　“不是，我怎么赢得了柔道社的牛园学长呢。”

　　哦？井上这个臭小子倒还算明事理嘛。

　　“牛园学长，你喜欢远子学姐对吧？”

　　“什！什什什什什什么嘛，莫名其妙地突然说这个！”

　　我惊慌至极。

　　“因为我总见你红着脸看着远子学姐，还老瞪我。”

　　“嗯，你发现啦。”

　　这家伙，不简单。

　　井上耸耸肩，小声的嘟囔起来。

　　“其实你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换谁都会发现。察觉不了的也只有远子学姐那样的人了。她啊，对于自己的事情总是很迟钝。”（你好意思说别人么？！）

　　嗯，听这口气，好像很了解天野似的，真让人不爽。

　　“然后呢？既然知道我喜欢天野，那你还来干什么？”

　　井上认真地注视着正要进入战斗态势的我，干脆地回答道。

　　“我来为牛园学长和远子学姐牵线的。”

　　“什么？！”

　　我瞪大了眼睛。这次，井上对我甜甜的笑了笑。（......不觉得气氛很古怪么？）

　　“因为我也不想因为一些奇怪的误会而被人诅咒去死啊。

　　我是被远子学姐硬拉去文艺社给她写点心作文的，根本没有和她交往。其实我由衷地希望她不要再拖我去做这种事了。

　　如果远子学姐能找到一个新的点心负责人，那应该就不会再找我了吧。若是能这样就太好了。”

　　（我想殴打你，井上心叶！）

　　“？？点心负责人是什么东西。”

　　“这个你现在没必要关心。总之，我会教你和远子学姐变得越来越亲密的方法。”

　　“哦哦！是吗？井上！原来你是个超～～～～～级好人哪！”

　　我感动得胸肌都颤抖了。我抓住井上的手紧紧握住，只见他用有些抽搐的表情这样说道。

　　“那么，明天午休时，请到图书室来。”

　　◇ ◇ ◇

　　第二天，井上已经先一步坐在阅览室桌边等我了。

　　我重新打量了他一遍，发现他有着漂亮的头发和细腻的皮肤。

　　是柔道社里没有的类型。

　　当明白他不再是敌人的时候，就开始觉得他变得可爱了，这真不可思议啊。

　　井上察觉了我的到来，于是端端正正地向我行礼道“中午好”，接着温柔的笑了起来。

　　我“咚”地坐在了他对面的位置上。于是，他推给我一本被装订成笔记本似的稿纸和铅笔，说道。

　　“接下来还要请牛园学长写一篇三题故事，你知道三题故事是什么吧？”

　　“不知道。”

　　“就是用落语等三个题目来即兴创作故事。首先，我说三个词语，然后你要用这三个词写一篇故事。”

　　“嗯？那么这个什么三题的玩意和天野有什么关系吗？”

　　井上微笑着回答道。

　　“远子学姐最喜欢甜蜜的故事，喜欢到甚至想一口把它 吃掉。所以，如果牛园学长能写点甜蜜的文章作为礼物送给她的话，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然后喜欢上你的。”

　　“真，真的吗？”

　　“是啊，比起那些光知道写些怪文章的学弟，她更喜欢这样的。”

　　“好极了！虽说还是不太懂，不过写就写吧！”

　　“那么就用‘自行车’，‘手绢’，‘女儿节’这三个词。习惯了的话最理想情况是四五十分钟能写出两三张稿纸的篇幅，不过今天是第一次写，多花点时间也不要紧，明天之前写完就好......啊，你有在听么，牛园学长？”

　　我紧握HB铅笔，一股脑地在稿纸上留下了一串文字。

　　“好了！”

　　“啊啊，连三十秒都还没过——我说，这也太快了！”

　　“哇哈哈哈哈哈哈，先下手为强，速度至上！”

　　我挺起胸膛大笑着递出稿纸，井上接过，读了起来。

　　只见他的脸上逐渐变得乌云密布。

　　“用手绢，绊倒自行车，然后过女儿节”

　　“怎么样？手绢把自行车绊倒了，出了交通事故，然后就是过节了。”

　　“不行。”

　　“什么！”

　　“又不是写冷笑话，请你好好写一个故事。”

　　“嗯......”

　　“远子学姐很喜欢恋爱小说了，如果能把这类内容放进去，她会很开心的。”

　　“好！包在我身上了！”

　　放学后，我将三张稿纸交给了井上。那上面是我绞尽脑汁、搜肠刮肚、费尽心思写出的甜甜蜜蜜的爱情故事。

　　“这个怎么样！”

　　不知为什么，井上带着有些沉痛的神色阅读起了文稿。

　　“我，早上起床了。我，去上厕所了。我、很快拉完了。我，洗好脸了。我，擤鼻子了。我，刷牙了。我，吃了纳豆了——（※以下类同）——我，带着手绢了。——我，自行车滑倒了。——我，和她一起开心的玩了。——把女儿节，忘了。”

　　“嗯......”

　　井上拧着眉毛念着念着，最后用手捂住了脑门。接着他抬起头来，注视着我说道。

　　“有几个很基本的问题，文章开头请你空一格出来，还有写几句记得换一行，像这样挤成一堆看起来很累的；助词的使用也请更加注意一点......而且每句末都是‘了’，这也太......另外，中心内容......那个......”

　　他再次低下头，嘴里有些含糊的自言自语。

　　“呃，总之请先读读这本书作为参考吧。”

　　他递过来一本书。

　　“《鲅鱼》？滑什么涅夫？鲅鱼会恋爱吗？这是讲料理店厨房的故事么？”

　　“不是滑，是屠格涅夫。还有这不是鲅鱼，是第一次的‘初’，初恋。”

　　（原文是“ハツ恋”，“ハツ”既能写作“初”也能写作“鲅”。）

　　“哦哦！这样啊！原来是这样的恋爱啊！”

　　初恋。

　　这个美好的词语击打着心脏。

　　“书很薄，很快就能看完。如果你也能写出这样的感觉，那我想远子学姐一定会爱死牛园学长的。”

　　“是吗是吗，好极了！我读～～～～～～～～～～～～”

　　训练的间隙，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书。

　　周围响起了一片窃窃私语。

　　“主将居然在看书！”

　　“还是《初恋》！发生什么事了？”

　　悉悉索索。

　　叽里咕噜。

　　咦？好像耳朵有点发痒。

　　我用大拇指一边抠着耳朵眼一边继续看书。

　　接着，睡意如同海啸般轰然袭来。

　　“呼——”

　　“哇！主将！”

　　“请你振作啊！主将！”

　　当我回过神来，只见社员们正抓着我的肩拼命地摇晃着。

　　“嗯？我刚才睡着了？”

　　“看见你突然倒下来，吓了我们一跳～”

　　“抱歉。不过，我还得继续看书，你们就别理我了。”

　　我这么说着又翻了一页。

　　“呼——”

　　“主将——！”

　　不知为什么，每当翻页时都会有强烈的睡意涌来，直到最后，我的头仿佛被人狠狠敲过似的，意识一片苍白。

　　◇ ◇ ◇

　　“看来根据我的体质，每次看书不能超过一页。”

　　第二天的午休时间。

　　我在图书室向井上说明了此情况，接着，只见他瞪圆了眼睛结结巴巴的问道。

　　“那......那么，现在国语考试之类的，你是怎么过的？”

　　“什么都不做啊，交白卷得零分。”

　　“白卷......零分......啊，不过，那你入学考试的话.......我自己是偏差值比较高啦（乃在晒么～人渣），但......”

　　“我没参加。光看也知道，我是体育推荐入学，之前所有的学科，都是用肌肉来弥补的”。

　　我相当干脆地说道，井上闻言顿时哑口无声，不知是不是因为太佩服我了。

　　“不过毕竟也是为了天野，所以我经过了大约三十次的休息，读了三十页。”

　　“......您辛苦了。”

　　井上深深地弯下腰，无力的问我：“感想如何？”

　　“嗯，就是突然，一个叫谢尔什么来的......和叫弗拉什么的出来了，然后那个弗拉什么来着的......就说起了他十六岁时的恋爱故事......井上啊，俄国人的名字怎么都那么难懂啊？”

　　“不......这是......”

　　“公园的名字也是拗口到读的时候差点咬到舌头，什么......涅斯库奇内公园。”

　　“为什么你只记住了公园的名字？”

　　“还是别练了吧，又不是绕口令。

　　哦，对了！其他还有个金娜什么来着......还有法季什么来着，还有个叫齐达达的女人。”

　　“不是齐达达，是齐娜伊达。女主角的名字至少得记住吧。”

　　井上用一副随时都能哭出来的表情说道，又用手捂住了额头。

　　“......抱歉，我实在是没能考虑到牛园学长的体质。现在看来得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读完，所以我们就换个办法，走捷径吧。”

　　“哦哦，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面对干劲十足的我，井上有些漫不经心地说了起来。

　　◇ ◇ ◇

　　“当远子学姐走到眼前的时候，请你把书掉在地上。”

　　井上的指示仅此而已。

　　说实在的，我不太明白，但到了第二天午休时间，我还是抱着那本《初恋》埋伏在了走廊上。

　　来了！天野！

　　垂到腰部的柔软三股辫，纤细的四肢，一举一动都是那么楚楚动人。

　　啊啊，你今天依然是那样清纯那样美丽～

　　天野就这样静静地走过我身边，我不禁看呆了。但立刻，我回过神来。

　　糟了！天野要走过去了！

　　我急忙松开胳膊，将《初恋》掉落在地。

　　立刻，天野回过头来。

　　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一次的天野，她居然回头了。

　　天野忽的站定在我眼前，将目光投向我的脚下，接着弯下纤细的腰肢，伸出雪白的手小心翼翼地捡起了我的书。

　　“这是，你的书吗？”

　　她用银铃般清脆的声音向我问道，那双充满智慧的黑眸也温柔而善意的注视着我。

　　“是，是啊。”

　　心脏“咚咚”的跳个不停，全身汗如雨下。我光是挤出这几个字就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天野温和地微笑道。

　　“是屠格涅夫的《初恋》啊，很棒呢。”

　　很、很很很棒！

　　天野她居然对我说很棒！

　　我的大脑愈发沸腾。面对狂喷鼻血几乎就此倒下的我，天野将书紧紧的抱在怀里，轻启朱唇，眼中闪烁着光芒，亲切的说道。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罗斯作家。母亲是位拥有广阔领地的女性，父亲比她小六岁，是个英俊的没落贵族。

　　屠格涅夫出生在一八一八年，是家中的次子。

　　发表于一八六零年的《初恋》是他中期的杰作，主人公弗拉基米尔的双亲是他父母的缩影，所以，可以说这篇作品是他的自传体小说。”

　　啊啊，天野的声音如天籁般飘进了我的耳朵。

　　啊啊，啊啊，天野看上去多么快乐啊。

　　“对，《初恋》就仿佛是一个缀满了焦糖稀的考苹果！

　　在短短的故事里，浓缩了爱上一个人的欢乐、悸动、悲伤，就像焦糖稀一样微苦，又像烤苹果那样火热。咬一口，满是酸甜的汁液，还透着黄油和朗姆酒的浓香。

　　故事以主人公弗拉基米尔回忆过去的形式展开。

　　十六岁时，弗拉基米尔爱上了搬到他家附近别墅里居住的一个年长他五岁的女孩，齐娜伊达。

　　齐娜伊达纯真而开放，身边总围着许多男人，就像个女王一样。

　　弗拉基米尔为齐娜伊达所心动，那时的他真是可爱到不行，让人脸红心跳！

　　在齐娜伊达的捉弄下，弗拉基米尔时而生气，时而委屈，时而失望。作者将这种青春期少年纯真的感情，用让人陶醉的生动文字一点点地刻画了出来。

　　而弗拉基米尔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也是伤感得恰到好处！处处顾及着父亲、偷偷期盼父爱的他简直就像小狗一样，看得人心生怜爱。

　　在对父亲的憧憬和对齐娜伊达的憧憬都破灭之后，弗拉基米尔体会到的痛苦和悲哀......就像嘎吱嘎吱地咀嚼苹果上冷却变硬的微苦焦糖稀一样——心中那甜美的忧愁也在逐渐堆积。

　　但，那是非常美味的哟。”

　　天野闭上双眼，仿佛满怀感慨一般——紧紧地抱住了胸口的书。

　　刚才为止还在我怀里的书，现在居然在天、天野的胸、胸口！

　　天野的胸口只有微微隆起，很平。

　　但这根本不是问题。

　　不，应该说，这样才好呢！

　　美少女的胸部就应该是端庄而内敛的！（啧啧啧啧，你也好这口）

　　不不，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哎哎，后半部分那节奏加快的伤感真是让人心跳也跟着加速，这小说简直就是青春的代名词啊。”

　　我的心跳也是无法自制的加快。

　　原来如此啊，这就是青春哪！

　　“天、天野......”

　　我头脑一热，结结巴巴的开了口。

　　现在能说出口了。

　　不，是沸腾的血液刺激着我，让我无法不开口。

　　“喜、喜喜、喜欢——”

　　哦哦！我终于告白了。

　　天野有些恋恋不舍地将《初恋》递还给我，接着露出了可爱至极的——对，就像绽放在春天的花朵一般，甜甜的，笑容。

　　“嗯，我也很喜欢。”

　　◇ ◇ ◇

　　这不是做梦吧。

　　天野，天野她对我说喜欢。

　　天野说，她也喜欢我。

　　“成功了！成功了！井上！”

　　下一个课间休息，我冲进了井上的班级，将瞠目结舌的井上一把抱起在原地转起圈来。

　　“牛、牛园学长......！”

　　“哇哈哈哈哈哈哈！作战成功！多亏你了，井上！”

　　“这、这可太好了。我说，请放开我吧！不要转了！”

　　“哇哈哈哈哈。”

　　我越转越快，还把额头用力贴在井上脸上大喊道。

　　“井上！我要在心里正中的位置，为我的恩人，也就是你铸一座铜像，供奉你一辈子！哈哈！我们是彼此相爱啊～～～～～～”

　　“拜托了，请你千万别铸铜像。也请别喊什么彼此相爱了！请你放开我～～～～～～”

　　井上羞得满脸通红。

　　哈，真是个谦虚的家伙。

　　不过，一对彼此相爱的男女，都该做点什么呢？

　　总之，应该先从一起回家开始吧？

　　放学后，我慌慌张张地向天野的班级走去。

　　我从教室的后窗户向里面窥视，哦，天野在里面。她正在往书包里装教科书，做回家的准备。

　　她低着头，从她的侧脸边垂下的黑色发辫真是动人。

　　“天——”

　　正当我开口呼唤她的名字时！她猛地抬起了头，看向我这里。

　　哦哦！这就是爱的心电感应！

　　在天野的脸上，那满溢着热切爱意的、如同花朵般美丽的微笑——并没有出现。

　　不止如此，她还气呼呼的鼓起了腮，柳眉倒竖，用饱含怨气和忿恨的目光瞪着我。

　　我大吃一惊。

　　为什么！？

　　她为什么用这种可怕的目光看我？

　　简直就像见到了毒蛇的猫鼬、盯着熊的猎人、对阵武藏的小次郎一般，充满了斗志的眼神。

　　难道说，我被讨厌了？为什么？明明午休的时候才互相表白的啊。

　　为什么她会突然散发出一股超讨厌我的气息？

　　天野仿佛一只竖直了尾巴的小兽，随时会咕噜咕噜地吼着向我冲来似的。

　　全身冷汗顿时喷薄而出，我毫不犹豫地扭头就跑。

　　“井上——！！！！”

　　我一把逮住正走在走廊上的井上，将他硬拖到校舍后面。

　　“这是怎么回事啊井上！为什么天野会瞪我！”

　　“你，你问我也没用啊，我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哇！”

　　我提起井上的衣领，用力摇晃他。

　　“是不是你对天野说了什么！说啊！到底怎么回事！”

　　井上被提到了半空，两脚又瞪又踢。

　　“我、我什么都没做啊。”

　　就在他喊出这句话的时候。

　　“放开心叶！你这个牛魔王！”

　　我回过头，只见背后是气鼓了双颊、目光犀利、身披斗炎的天野。（斗炎？！）

　　为为为为什么天野会出现在这里。

　　还、还叫我，牛魔王

　　我因为太过吃惊而松开了手，井上顺势落在草地上。

　　“心叶！”

　　天野撞开我跑到井上身边，跪坐在地上，担心地询问起他的情况。

　　“没事吧？心叶，啊啊，领带上的纽扣都坏了，真可怜。我一听说心叶被牛魔王拖来这里，就立刻赶来了。”

　　井上的表情显得很疑惑。

　　这是怎么回事？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天野站起身，将井上护在了身后。接着她抬起下巴，仿佛面对的是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睥着我。

　　“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都想对心叶出手？你总在心叶的班级附近瞎转，我早就看到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拉新生参加社团，太卑鄙了。

　　心叶是属于文学社的！我才不会把他交给什么柔道社呢！”

　　心叶是属于我的！（大河灵魂附体了～）这句话在我脑中惨烈的回荡着。

　　“为什么！天野远子！你说喜欢我难道是骗我！？”

　　我大吼着。而天野则抱起胳膊，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是啊，我的确喜欢屠格涅夫和《初恋》！但哪怕我们的爱好再怎么接近，我都不会允许你向我最重要的点心负责人出手！”

　　爱好？滑什么涅夫？对了，她居然又说出那种话了！

　　她说“我最重要的心叶”——！

　　“柔道社里不也有很多可爱的一年级生嘛。文艺社只有心叶一个人，不许你抢走！

　　就是这样，柔弱的心叶最最最最最适合的是文艺社而不是什么柔道社！和心叶两情相悦的，是文艺社！

　　如果你还要继续强拉人的话，那么身为文学少女的我就接受你的挑战！来吧！尽管放马过来啊！”

　　天野身后的井上脸色通红，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只有心叶；不许你抢走；两情相悦；放马过来......天野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巨大的菜刀在我的胸口刺下一刀又一刀。我只能哭着跑开了。

　　“哇啊啊啊啊啊～～～～～～～～～！”

　　呜呜，嗯，呜呜，啊啊啊，呼，呜呜呜呜呜

　　河滩上，我流着与眼同宽的眼泪，继续读起了《初恋》。

　　平时每翻一页都会有睡意袭来，但今天实在心痛得厉害，我根本睡不着。

　　呜呜呜，呜呜呜呜，过分，太过分了，我一直都那么喜欢你，居然说我是牛魔王。呜呜呜

　　当夕阳的光芒染红河滩时，柔道社的成员们来接我了。

　　“主将，打起精神来吧。主将不是还有我们吗？”

　　“是啊，一起去全国大会吧。”

　　“你、你们～～～～～～～～～！”

　　“主将～～！”

　　社员们一个个上前抱住了我，

　　我也是流着眼泪与他们相拥。

　　是啊，我还有柔道，还有如此出色的同伴们哪！

　　天野算什么，天野算什么————！

　　即便如此，泪眼望见的夕阳，还是像一颗烤过头的苹果似的，有点苦涩。

　　带着满脸咸咸的泪水，我和同伴们在心中向明天起誓。刚读的《初恋》中的语句，悄然浮现在了脑海中。

　　“请你相信我，齐娜伊达.亚历山德洛夫娜。无论你做些什么，无论你如何戏弄我，我都会用这一生去爱你，崇拜你。”

　　－完－

　－－－－－－－－－－－－－－－－－－－－－－－－－－－－－－－－－－－－

　　二：文学少女今天的点心——《更级日记》

　　看见这样的远子学姐。

　　五月黄金周。

　　穿着学园制服的女生，在充满嫩叶香气的上学路上，轻盈的走过。

　　她那宛如弱柳般柔软的身体。

　　及腰的三股辫，像猫咪的尾巴似的轻轻晃动。

　　当她低下优美白皙的脖子时，并非是有什么心事，而是在专心地看着手里的书吧。

　　啊，远子学姐。

　　一边走路还在一边看书。

　　这么做不会有危险吗？诶？

　　走路的时候不是应该好好看着脚下或者前方的吗？

　　以前曾在文艺社的社团活动室里看到过挂着的袜子。离圣诞节还早着呢，为什么会挂袜子呢？就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忽然听见清脆的脚步声。

　　“太好了，终于晒干了呢！在看赫塞的《流浪者之歌》时一不小心踩到水坑里。还好太阳出来了，这一定是释迦摩尼大人的指引！”

　　她笑容满面地说着高深莫测的话，真不知到底要指引谁，又该如何指引。

　　然后，坐在铁管椅上，她脱下室内鞋，在我面前慢悠悠地穿上了袜子。

　　不过现在是阳光明媚的五月，路上应该没有水坑吧。

　　远子学姐仍然愉快地看着书。

　　如果贸然跟她打招呼的话，也许会破坏早晨难得的气氛，所以还是保持适当的距离跟着她就好了。

　　忽然，远子学姐停下了脚步。

　　她手持翻开的书本，凝视着道路的右端。

　　那里是垃圾回收站，堆放着新闻报纸，杂质、空罐头、床头花瓶等等资源垃圾。

　　就这样，一秒，两秒

　　她就这样停下脚步，定定地凝视着垃圾堆。

　　然后，轻轻点了点头，转过身，轻盈地向那边走去。

　　？？？

　　她走到垃圾堆前，弯下膝盖。

　　然后，唇边勾起愉快的弧度。

　　微微地——

　　可爱地——

　　无邪地——

　　笑了。

　　看到这楚楚可怜的“微笑”的瞬间，我背后突然闪过一阵寒意。

　　当作什么都没看见吧。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下了这个判断，然后转身消失在角落。

　　◇ ◇ ◇

　　放学后仍然像平常一样去了文艺社。

　　在校舍西侧，被各种旧书占据的小屋子不知为何散发出厕所的臭味。

　　垃圾箱里有着被人扔掉的、满是红色污迹的旧报纸。

　　这究竟是

　　“呐，心叶，今天的主题是‘小舟’、‘情书’和‘撑杆跳’！要写出甜蜜而罗曼蒂克的文章哦！规定时间是五十分钟。好，现在开始！”

　　远子学姐按下了银色的秒表。

　　我在原稿纸上用HB铅笔奋笔疾书，远子学姐一脚踏在窗边的椅子上，毫无淑女仪态的看着文库本。

　　并且，每次翻页的时候，都用她那纤细的指尖把书撕碎的送进嘴里。

　　远子学姐是吃书的妖怪啊。

　　纸张发出的沙沙声伴随着她的咀嚼声，还有那幸福无比的表情，远子学姐看起来实在是太高深莫测了。

　　“啊～太美味了！《更级日记》的味道就像是女儿节的茶巾寿司呢。”

　　“宛如味道鲜美的极品香菇，质地柔软的星鳗，满嘴留香的白芝麻和栗子，配上上等酢饭（PS:指用米醋拌和好的饭），裹着微甜的荷包蛋一样的味道。

　　虽然是平安时代的作品，但却让人有着切身的、震撼人心的体会。越是细读越能尝到它那酸甜的味道，最后总让人感觉心潮澎湃。

　　作者是菅原孝标女。生在距今约有千年的贵族小姐。她的先祖是被称为‘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伯母是写《蜻蛉日记》的藤原道纲母。心叶听说过菅原道真吗？”

　　“是那个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降职为太宰府，却依旧唱着怀念过去的歌，最后化身为怨灵的人吗？”

　　“诶？那个嘛......怨灵也不错啊。”

　　远子学姐不知为何有点慌张。

　　“而且我也不相信什么怨灵啊幽灵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人心造就的迷信。一点也不恐怖啦！”

　　她带着略显僵硬的微笑，又将话题转了回来。

　　“诶～总而言之，《更级日记》的作者就是生在如此的学问名家中的哦。

　　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她从小便远离京城，在名为上总的地方长大。所以在听闻流行京城的《源氏物语》后，就一直热烈地期盼着能亲自拜读。

　　这种在少女时代憧憬物语的心情也很可爱吧？

　　宛如羽毛般轻盈的荷包蛋在嘴里一点点融化，一点点尝到其中包裹着的柔软星鳗和脆生生的栗子，让人心跳加速的等待过程，不是吗？

　　可以想象她在佛前虔诚许愿，希望能看到《源氏物语》的样子。我完全能够体会她的心情。如果只看了《源氏物语》中的若紫篇而没有读到前后文的话实在是难以忍受的事，在没有看到前几乎没有办法想其他事呢。

　　然后，她终于将《源氏物语》全五十卷全部入手了！

　　那简直是无上地，让人心潮澎湃的美味！”

　　远子学姐以宛如朗诵古典课的文章重点般用炙热的声音说道。

　　“‘长久以来的梦想终得实现，得到让人心心念念的《源氏》后，彻夜不眠挑灯夜读，如此急迫的心情一生也不会再有第二次。’——

　　啊啊，我明白的！我明白！这种心情！

　　在得到期盼已久的书后，无法停止自己想要看下去的心情，不停地一页一页翻下去的喜悦！无限的高潮和愉悦！

　　‘长久以来——这四个字让我充分体会到了她那甜蜜的幸福感，这种感觉在舌尖蔓延。’

　　就像是两手捧着茶巾寿司，一口放进嘴里时，那无法言喻的幸福，美味，愉悦，宛如梦中的感受。

　　啊啊，如果是我的话，比起王子的求婚，我也宁肯选择读书的幸福！”

　　如此高声断言后，她抱紧了手里的文库本，闭上眼睛叹了口气。

　　“而且呢，作者她在到京都前一路所经历的风景，所听到的土地风俗传闻，还有与姐姐和继母的密切交流都是珍贵的体验啊！

　　就像在咀嚼蘑菇时所渗出的鲜美汁液一般！

　　星鳗在口中融化。

　　还有那包裹着它们的酢饭，以及绝妙的栗子！

　　一点点揭开其中所蕴含的美味！”

　　然后，远子学姐张开眼睛，换成冷静的语气道：

　　“这日记，并不是她十几岁的时候写成的，而是在五十岁时以回忆的形式完成的作品。所以才完全没有虚幻感，让人能有切身的现实体会。......虽然她最后失去了一切，孤独终生

　　但是呢，能够以如此温柔的心情回顾过去，我认为她绝不是如此不幸的哦。

　　一定是在与十几岁，二十几岁的自己重叠时，在日记中更加激发了共鸣，从而尝到了别样的滋味——一定是这样的感觉。”

　　似乎也在想象着那样的滋味似的，远子学姐嘴角勾起了一丝微笑。——十年，二十年后，远子学姐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呢？到那时还能称之为“文学少女”吗？

　　“对了对了，还有呢，在读完最后一章后，一定会不甘心就这样结束，还会再次从头看起的哦！

　　然后呢，少女时代的记忆就会不断涌现，让她一次次地体会一生的经历。”

　　在感动地说完这番话后，远子学姐又将话题转回到食物上来。

　　她似乎很高兴的说道：

　　“呐，呐，心叶，说到茶巾寿司后的甜品，我觉得夏季蜜橘布丁很合适～。”

　　然后，期待的目光向我飘来。

　　“这种要求下次请早点提出来。”

　　我将完成的的两张原稿递给了她。

　　“OK，完成了。”

　　“哇啊～我开动了！”

　　远子学姐一把抢过，抓在手里立刻看了起来。

　　“嗯嗯......是向撑杆跳的学姐所写的情书吗？呜哇！好可爱～就像在哈密瓜汁里加入香子兰味的冰块一样，让喉咙深处都痒痒的。诶？哎呀......？等等，为什么会乘着小舟去进行撑杆跳的修行啊啊啊啊～～～～～～～～！！！！！！

　　讨厌啊～～～这简直是在哈密瓜汁里加辣椒粉啊！喉咙都要被呛死了～～～～～这是用水母代替冰块吗？！心叶！太过分了！居然在最后下猛药！太偷工减料了！”

　　一口气看完的远子学姐斜睨着我。

　　“呜呜～原本今天从一早起感觉就不错的说......”

　　远子学姐似乎想起了什么奇妙的事。

　　“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能告诉心叶。”

　　似乎还对辣椒拌哈密瓜汁怀恨在心，她嘟着嘴道。然后——

　　微微地——

　　可爱地——

　　无邪地——

　　笑了。

　　“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事哦～呵呵～很开心。

　　啊啊，我也想像《更级日记》的作者那样读尽天下书呢。”

　　然后，进入房间时所闻到的厕所般的臭味又再次出现，垃圾箱里沾着红色污迹的新闻报纸又出现在眼前。

　　急速袭来的不安以及随之而来的恶寒再次席卷我全身。

　　而当远子学姐知道她从学校中庭的垃圾堆里捡来的新闻邮件，是非法物品时，已经是数天之后的事了。（PS：只知道香港法律规定不准随意翻捡垃圾，还不知道日本也是这样）

　　臭气熏天的新闻邮件上用红色的笔这样写着：

　　“帮你实现你的恋爱。”

　　“有需要的人请写信。”

　　“by：文艺社全员”

　　（PS:这是心叶为文艺社的恋爱信箱写的宣传）

－－－－－－－－－－－－－－－－－－－－－－－－－－－－－－－－－－－－

　　三：文学少女和革命的劳动者

　　“心叶是我的人！我绝对不会把他交给你的！”

　　在嘴巴嘟成青蛙状的“文学少女”背后，我满脸通红，嘴巴一张一合地说不出话来。

　　二十分钟后——

　　“你，你给我差不多一点啦！我，我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人了？！”

　　在牛园学长从文艺社泪奔而去之后，我不禁对远子学姐抱怨道。

　　（PS：很奇怪的是，和上文的校舍后面不一样，对话也有出入，到底是“心叶是文艺社的人”还是“心叶是我的人”，我不知道是珊瑚搞错了还是作者搞错了。）

　　这个人居然当着牛园学长的面，大喊什么与心叶两情相悦的是文艺社，不准别人抢走心叶之类的话。

　　“因为——因为心叶是重要的文学社学弟嘛。”

　　也许是感觉到我真的生气了吧，远子学姐一边勾起眼角小心翼翼地窥视着我的表情，一边说道。

　　这句话里“重要”的主语不是“学弟”而是“文艺社”吧。我和远子学姐之间完全没有任何暧昧关系。就像不含糖的饼干一样，是既无色又无味的关系。所以突然间听到她宛如告白般的台词，吃惊且不说，还觉得很羞耻。

　　远子学姐露出一个亲切的微笑。

　　“呐，心叶，别用那么恐怖的表情看着我嘛。比起柔道社，心叶更喜欢文艺社不是吗？比起要被推倒在地，摔来摔去，连手脚也会被人绞住的柔道社，能坐在椅子上悠然地写故事更好吧？心叶也是真心爱着文艺社的吧？”

　　“被强势的学姐强行拖到文艺社，在逼迫下写下入社申请，这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迫不得已吧。”

　　“呜......但，但是，心叶被那个超黏人，鼻孔大得像牛魔王一样的家伙当成目标了啊。”

　　（PS：看官们，你们的感觉是正确的）

　　远子学姐垂着头露出寂寞的表情，随即强硬的主张道：

　　“软弱的心叶会在这种时期被柔道社邀请实在是太奇怪了。一定是想让心叶做他的小弟！诶诶，这可骗不了‘文学少女’我的眼睛！《雨月物语》和《好色五人女》里都有这样的人！心叶一定是‘受’！当‘受’对身体负担很大哦，一不小心裂伤就麻烦了（PS:远子......你......）。”

　　“你在想些什么啊！快停止！这是性骚扰！”

　　“但是，虽然在学校里不大可能会被牛魔王袭击，但进入柔道社的话，不是每天都会做那种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吗！”

　　远子学姐嘟着嘴，探身对我如此断言。

　　我不禁对牛园学长寄予深切的同情。

　　因为他想要接近的目标原本就不是我，而是远子学姐啊

　　但是却被认为是要抢夺自己学弟的性好男色的人，还被鄙视地吐槽加践踏。他一定会以惨烈的失恋儿告终吧。

　　虽然他看起来很恐怖，但其实不是个坏人，却偏偏喜欢上了像远子学姐这样迟钝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把我低头的动作当作是对她的感谢，远子学姐顿时心情大好，偷看着我的侧面，笑了起来。

　　“没事的啦。我会保护心叶的。”

　　宛如猫尾般的三股辫随着她倾身的动作从肩头滑落。聪慧的眼睛狡黠地看着我。

　　这种姿态向来是远子学姐示好的表现。我一被她这种眼光盯着，胸口便忍不住痒痒的，难以平静。

　　“请不要这么说。为什么我要被女孩子保护啊......而且你就这么在意我吗？”

　　闻言，远子学姐原本温和的表情顿时一变。

　　她看着已经察觉到失言的我，眼睛乌溜溜地转动着，然后悲痛地喊道：

　　“因为，因为，文艺社里根本就没有其他可以让我在意的一年级生啊～～～～”

　　我有些失望。

　　没错。文艺社就只有远子学姐和一年级的我两个成员而已。这个社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解散呢？

　　远子学姐蜷缩在椅子上，阴沉地说：“居然连唯一的学弟都对我如此冷漠，世界上没有比我更不幸的学姐了吧。”

　　“——我，我知道了！我会负责带其他的一年级生入社的。”

　　我一脸苦涩地说道。

　　◇ ◇ ◇

　　如果能增加一些学弟的话，远子学姐应该也不会再固执于我了吧。这样一来我就能从文艺社退出，从而就能切断跟这位奇怪学姐的孽缘了吧。

　　于是第二天，我便立刻开始了初步试探。

　　“诶，文艺社？”

　　“嗯，因为没什么人入社，所以也没什么特别的活动，相当的空闲，所以在社团活动室里做作业也没问题。推荐你去哦。”

　　“但是我已经进了陆地竞技社了啊。”

　　“我进了围棋社。”

　　“社团活动太麻烦了，我们学业也很紧啊，如果花太多时间在上面的话，很容易把功课落下的。”

　　大家都是一副为难的表情。

　　“什么什么？文艺社在招收社员？我要加入！”

　　“诶！真的吗？田中！”

　　“啊啊，因为听说文艺社有个美人学姐嘛。真不错呢，天野远子学姐，给人一种优雅的大和抚子的感觉，一定是很擅长料理，充满家庭感的女生。如果加入文艺社就能接近她了～太棒了！”

　　“那个......远子学姐好像......不大擅长料理......”

　　实际上我对妖怪般的她的味觉完全不了解。

　　而且，优雅？大和抚子？

　　我不禁回想起她两脚大开地坐在铁管椅上，一脸幸福地撕书吃的样子。连裙子里面都快被看到的姿势也能被称为优雅？

　　虽然我对暴露远子学姐并非优雅的大小姐这一点并不在意，但是如果暴露她其实是吃书的妖怪并引起骚动的话，还是......有点糟糕。

　　田中同学的口风好像也不怎么紧的样子。如果知道了远子学姐的秘密，一定会在整个学校宣扬开来吧。

　　“那入社申请交给井上就可以了吗？”

　　“那个......其实还有入社考试，必须读完有五十四卷的《源氏物语》并提交读后感。”

　　“诶～怎么这样！我可没时间做这么麻烦的事，还是算了吧......”

　　“......是吗，那真是遗憾呢。”

　　我露出亲切的笑容，说道。

　　事情似乎比我想象中的困难得多。

　　放学后，我苦着一张脸刚走进社团活动室，就听到里面传来痛苦的呻吟。

　　“啊哈......不可以......不要啦，唔......”

　　（PS:这位看官，你在想些什么？！）

　　远子学姐像平常一样脱了室内鞋，仪态恶劣地蹲在铁管椅上，一边翻着膝盖上的书一边捏着书角往嘴里送。

　　此时她眉根紧皱，咬着书角摇晃着身体。乍一看与平时没什么不同，但似乎又有点差别。

　　“怎么发出这种声音，便秘了吗？”

　　“啊，心叶。真是的，你怎么可以对女孩子说这么无礼的话啊。”

　　远子学姐嘟着嘴道，随即目光又温和起来。

　　“不过今天我没去接你，你自己就来了呢。不错嘛。”

　　“因为今天我有空而已。”

　　我避开了她的视线，把书包放到桌子上。

　　“你在看什么？”

　　“是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

　　远子学姐似乎很高兴我问她似的回答道。

　　“小林多喜二，生于一九零三年十月十三日。秋田县出生的作家。一提到无产阶级文学首先想到的就是多喜二哦。”

　　“无产阶级文学，是指从大正时代到昭和初期的那些描写社会黑暗的作品吗？”

　　“如此轻率的定论可不好哦。虽然故事的确都比较沉重，但那是因为多是以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为题材的原因。如果因此简单地把这部《蟹工船》定义为黑暗压抑的故事那就大错特错了。”

　　远子学姐紧紧地将书抱在胸口，大喊道。

　　“没错，《蟹工船》就像是把鱼骨，牛蒡，蒟蒻混合蔬菜一起煮而得出的精华之汤！粘稠的白色汤汁里隐约可见鲑鱼或者鲷鱼的头，吃进嘴里后，那粗犷的鲜美味道让舌尖都为之战栗，让人沉醉于它那原始的芳香，心脏都炙热起来。

　　所谓的蟹工船，就是抓螃蟹并将其加工成罐头的工厂。虽然是船却不遵守一般的航海法则，虽然是工厂却不适用一般的工厂法则。——在这个只有经营者能横行无忌的地方，那些为了生计而工作的贫苦劳动者遭遇了各种事情，过着宛如家畜般的生活。

　　他们睡在被称为‘粪壶’的极不卫生的地方，被殴打，被辱骂，生病，受伤，不允许休息，在战战兢兢中永无休止地工作着。”

　　远子学姐犹如看到了那副悲惨的情景一般脸色苍白。

　　“某个无法忍耐严酷劳动的杂工躲进了锅炉室，但却在肚子饿后出去找东西吃时被抓，然后被关进了厕所。无论他在里面怎么哭喊也无人理会——两天后，声音也逐渐微弱了下去——只能在里面拼命的拍门，但是无论他怎么敲也没有回应——那天晚上，一头栽倒在厕所便纸箱里的杂工被人拖出来时，已经是‘嘴唇发青，早已死掉了。’

　　就连工厂入口的标语也非常惊人呢！”

　　远子学姐以高昂的语气大声念着标语的内容。

　　“见稍有怠工者，加以‘淬火’。

　　结伙怠工者，令做堪察加体操。

　　工资扣除，返回函馆送交警署以为惩处。

　　对监工敢稍有违抗，须知将处以枪决。

　　胆敢针对监工表示反抗者，格杀勿论。（PS：在《蟹工船》中译本里没这么一句话，）

　　浅川监工

　　杂工长”

　　“堪察加体操是指什么？”

　　我一问，远子学姐便正色回答道：

　　“那是蟹工船上最大的谜。我认为它是由来是俄罗斯的堪察加（PS：意思是遥远之地）半岛。如果用文字描述出来的话，一定是极其痛苦而恐惧的～～～～～地狱般的体操。比如折断两三根骨头，或者某处内脏破裂等等......”

　　这究竟是什么体操啊！

　　“总而言之，本书中方言式的对话和写实到近乎粗鲁的描写方式，让人感觉像看纪实节目一样，将劳动者悲惨的生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然后，原本一直梦想着理想中的平等之国——俄罗斯，而忍耐着各种虐待的劳动者们，终于发起了罢工运动！看到这时我真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尽管最后由于帝国海军的介入，罢工以失败告终......”

　　“本来他们就是不可能战胜国家权力的吧。”

　　无可奈何吗......远子学姐如此低喃的时候，忽然畏缩般地微微颤抖起来。

　　“心叶提起国家权力什么的，让我想起了作者小林多喜二之死。多喜二被特别警察盯上，受到严酷拷问后死亡。他的作家朋友描写过他尸体的样子，那是个相当～相当～相当痛苦的......惨烈的......太阳穴附近有五六十个硬币大小的伤口，深黑色的皮下出血，脑袋上还有纽扣般的深沟。脱下裤子就更严重了，下半身——啊啊啊啊啊啊！我不能再说了！一想起来我就恶心，喉咙发紧......啊～讨厌～不能再想了～”

　　她抱着书拼命摇头。也许刚才我进房间的时候，她就是想起了关于小林多喜二的事才会发出奇怪的呻吟吧。

　　会对故事和作者本人有如此痛切的感受，让并非文学少女的我无法理解。

　　“再说下去恐怕连食欲都会没有了呢。我先回去可以吗？”

　　闻言，远子学姐一下子抬起了头。

　　“你在说什么啊心叶，我的胃可没那么脆弱。而且在品尝了粗犷的汤后当然得吃纤细一点的甜品。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御手洗饭团’、‘法事’还有‘洗碗机’。时间还是五十分钟。OK，现在开始！”

　　手持银色秒表，她笑着按下了计时键。

　　这个女人居然让我用“御手洗饭团”写什么纤细的甜品！

　　我茫然地打开原稿纸，拿起HB铅笔，开始构思起来。当然，我压根就没打算写什么甜蜜的故事

　　远子学姐坐在铁管椅上，又开始看起书来。一边以纤细的手指翻着书页，一边偶尔抬头看看我。似乎很高兴似的，目光温和。

　　是在期待着甜品吧

　　此时的她一脸让人联想到充满古典气质的“文学少女”的温柔表情。三股辫静静的搭在水手服的胸口。

　　“呐，心叶。”

　　在过了规定时间的一半之后，远子学姐柔声问道。

　　“昨天，心叶好像说过‘我会为了文艺社，负责带其他的一年级生入社的’这句话对吧？”

　　我才没有说“为了文艺社”这句话呢。

　　“我呢，对于心叶的这句话感到很高兴。这就意味着心叶也是在担心文艺社的，也就是说你终于也爱上了这里是吧。”

　　我偷偷一看，发现远子学姐居然连在吃书的手都停了下来，微笑着看着自己。

　　沐浴在阳光下的她，脸庞散发着微微的光芒，笑容看起来如此甜美。

　　（PS：珊瑚翻译的是‘沐浴在微微发光的阳光下的她’，因为觉得很古怪所以我改了一下）

　　我胸口忽然有些痒痒的，连忙避开了她的目光。

　　不好。

　　我似乎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我根本就不想再写什么小说，也不想和别人扯上什么关系。本来一直想退社，却被这个奇怪的‘文学少女’拖着，不知不觉过了这么长时间

　　不行！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我本来应该是很讨厌爱管闲事又粗神经的人才是。所以一定要早点找到新的社员，好逃离这里。

　　“完成了。”

　　“多谢。我开动了。”

　　远子学姐微笑着伸出双手。

　　五分钟后——

　　“呀啊啊啊啊啊！在举办法事时偷吃‘御手洗饭团’，被洗碗机咬住～～～～～～恐怖的洗碗机！简直就是在高野豆腐里加入碳酸钠（PS：化学式na2co3,俗称苏打）一样！超级涩口的味道！”

　　宛如被拷问时发出的悲鸣声顿时响彻整个房间。

　　◇ ◇ ◇

　　无论如何，也要找一个即使看到远子学姐像山羊一样吃书，也能丝毫不为所动，并且守口如瓶的一年级生入社。

　　第二天，我趴在教室的课桌上烦恼不已。

　　一想起昨天一边哭着一边以必死的表情吃下我原稿的远子学姐，我就觉得心情低落。

　　她居然真的把那种乱七八糟的故事吃掉了。让我不由得产生了难得的罪恶感，并且觉得胸口疼痛。

　　果然还是得尽快找个代替的社员哪。而且还得准备远子学姐的点心。

　　就在我下定决心的时候。

　　“井上，有客人哦。”

　　“诶？找我的？”

　　我来到走廊上，看到一个陌生的男生。

　　制服看起来很新，应该和我一样，是一年级生吧？

　　他剃了一个朴素的和尚头，比我高一些，胸口和肩头看起来也很有力，皮肤黝黑。只不过表情和身体周围的气氛都很阴暗。他就像是彻夜不眠的人一样低垂着头。

　　“那个......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是一年七班的石杢。”

　　他为什么会对同年级的我用敬语呢。

　　“对不起，请问您是文艺社的井上吗？”

　　“是啊。”

　　为什么会提到文艺社？

　　“请您凑过来一点。”

　　“那个......”

　　石杢似乎在小心什么似的，缩着肩膀不时打量着四周。

　　“请您跟着我，不过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等等——”

　　“嘘，别说话。”

　　被低声呵斥后，我困惑地跟在石杢的身后。

　　他要跟我说什么？为什么不能在教室里说呢。

　　石杢耸着肩，踩着小心翼翼的步子，走下楼梯，向没什么人的走廊走去，最后进了男生厕所。

　　我只能无奈地跟着。

　　厕所里很安静。石杢似乎还要确认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其他人，仔细地检查厕所的每个小间。

　　“那个，你到底想和我说什么？”

　　“请过来，装做正在小便的样子。”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

　　“这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完全莫名其妙地向便器走去。

　　石杢则以低的几乎不可闻的声音道：

　　“我听说文艺社在招收社员，请问是真的吗？”

　　“诶？啊，是的。”

　　“我想加入文艺社，您觉得怎么样？”

　　“诶诶！”

　　我不由得叫出声来。

　　“不行吗？”

　　“不是的，那个——”

　　如果是为了这个，为什么要特意到没有人的厕所来假装小便啊！

　　不过在确认文艺社的确在募集社员后，石杢又没怎么开口了。

　　“石杢同学，你口风紧吗？”

　　“嗯，就算被人拿哑铃打我的头，被人用烧红的十元硬币烫，被人用球扣杀，被泼脏水，被人在脸上写着‘处刑的猪’我也绝对不会乱说话的。”

　　“你、你的比喻好恐怖......如果你是能保守秘密的人的话，那我们社非常欢迎你。”

　　“是吗？非常感谢，就算以后被人裸体按在大雨里正坐五小时，或者被人一百八十度扭断手腕，或者被人在一天之内发五百封‘下地狱吧’的邮件，我也会守口如瓶的！”

　　“都说了你的比喻很恐怖啦！”

　　“啊，对了，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想入社。”

　　“好啊......”

　　他说“一些”，就是说至少两人以上？那加上石杢的话，我们不就一下子多了三个入社志愿者了——

　　“那放学后你们到文艺社来吧。在那填好申请书后马上就能入社了。”

　　“在那之前，您不需要见见我的同伴吗？”

　　“诶？我吗？”

　　“他们也想听听关于文艺社的事呢。”

　　这个......难道就跟入社说明会一样吗？

　　“但是这种事情还是社长来做比较好吧。”

　　“不行，天野学姐不行的。如果天野学姐被人知道是文艺社的社长就危险了。井上同学比较不起眼，不容易引人注意。”

　　不起眼，外加不引人注意吗——而且话说回来，“危险”是指什么？

　　“所以说，还请您对我们入社的事多加保密。”

　　石杢目光严肃。不过拜托，你的“所以说”究竟是什么“所以”啊？

　　“请对我们入社，并为了五行而成为文艺社社员的事保密。请务必不要泄露给任何人。”

　　“那个，你说‘五行’——什么，究竟是怎么回事？”

　　石杢仍然绷着脸道：

　　“这个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PS：想知道什么是‘五行’的看官请阅读《魔法禁书目录》中的第六卷）

　　强烈的不安感从我背后升起。我该不会是卷进了什么不得了的事里了吧。

　　“那么放学后我们来接您。”

　　“等，等一下！我完全听不懂你说的话啊！你先给我解释一下——”

　　“我只是遵从盟约做事而已。”

　　（PS：想知道什么是‘盟约’的请阅读《魔法禁书目录》的第.....诶？还没翻译出来？）

　　盟约！又在说我完全听不懂的东西了！盟约根本不是普通高中生的常用词汇好不好！

　　“我先走了。请井上等三分钟后再出去。”

　　说完，石杢径直离开了。

　　究竟，是什么盟约啊？

　　放学后，石杢在课外活动结束时偷偷摸摸地来了。

　　“请跟着我。”

　　“石杢，我忽然有点急事——”

　　“别和我说话，这是为了井上的人身安全着想。”

　　闻言，我背后又是一阵战栗。人身安全——不简单呢。

　　石杢带我去的地方，是游泳池的淋浴室。

　　开门的瞬间，我吃了一惊。在充满了消毒水气味的房间里，居然有超过十人的男生齐齐盯着我。

　　“！”

　　全部是肌肉型，面色不善，气氛紧张。完全像个强盗窝。在如此的压力下，我不禁心中一颤。

　　而其中看起来最为凶恶，让人完全无法将他与高中生联想起来的，那个男人的目光向我扫来，然后以机械般的声音道：

　　“你就是文艺社的一年级生？”

　　“是，是的。石石石杢同学，该不会这些人全部都想入社吧？”

　　“没错。”

　　但是无论怎么看他们也不像是喜欢文学的少年啊。究竟为什么要加入文艺社？！而且还这么多人！而且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一年级生......而是学长啊！

　　“井上，请您介绍一下文艺社吧。”

　　“那个，我也才入社不久，所以知道的还不多......应该说社长大部分时间都在社团活动室看长篇小说，然后发表高见，最后吃点甜品之类，此外的活动基本为零......”

　　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什么？！看小说？！也就是说不会被踹飞吗？！”

　　“居然还可以聊天？！而且还不会被拿金属棒打也不会被哑铃丢吗？！”

　　“哦哦哦哦哦！还有甜品！文艺社居然还有甜品时间！！”

　　我不由的惊慌起来。

　　这是什么反应啊。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激动？而且纷纷以又羡慕又惊讶的眼神看着我，一脸疑惑外加泫然欲泣的表情。

　　“文艺社真是自由啊。”

　　“而且不完成任务也不会被惩罚呢。”

　　“没有折磨人的监工。”

　　“连御殿山体操都没有！”

　　“那个，御殿山体操是指......？”

　　我微弱的声音立即被男人们狂野般的吼声淹没了。

　　“如果能加入文艺社的话，我们也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吧！想说话的时候就说话，想吃点心的时候就吃点心。”

　　“文艺社真是天国啊！”

　　“是啊！我们向天国进发吧！”

　　“盟约实现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众人阴晦的脸上焕发出希望之光。狭窄的淋浴室彻底沸腾了。见此情景，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回家。

　　居然说什么盟约，这些家伙们究竟是什么人啊。该不会，远子学姐在我不知道的时候闯了什么不得了的祸吧——

　　就在这时，淋浴室的门忽然被“砰”的一声打开了。

　　“不好了！被螃蟹知道了！”

　　螃蟹？！这次又是什么螃蟹？

　　冲进房间的是个肥头大耳，样子像猪一样的男生。和众人一样剃着和尚头，额角流着血，肩膀激烈的抖动着。

　　而我身后，悲痛的惨叫声此起彼伏。

　　“什么！居然被螃蟹......”

　　“暴露了吗？！”

　　“近藤呢——近藤怎么样了？”

　　“近藤他——想要阻止螃蟹——呜......”

　　“谷口！”

　　“振作一点！谷口！”

　　周围的众人发出地震般的脚步声，向倒下的谷口围过去。

　　“谷口！张开眼睛！”

　　“呜......我已经不行了。先救近藤......”

　　“我知道了！我们会救出近藤的！”

　　“但是违逆螃蟹的话......”

　　“不错，既然计划已经被螃蟹知道了，那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

　　“蠢才！！你想抛弃近藤吗？”

　　“但是如果连我们也全军覆灭的话，近藤就白白牺牲了啊！”

　　呜啊啊啊，这究竟是什么状况啊！

　　他们从一开始就满嘴螃蟹螃蟹的，但是学校里会有什么螃蟹？我瞬间想起了远子学姐之前说说的《蟹工船》，不由得将在寒风凛冽的海上暴乱中，血红的螃蟹与眼前的学生们重叠了。难道我也疯了吗？

　　“我要回去，我不能眼看着同伴被杀！”

　　“我也和你一起。”

　　“还有我！”

　　“我！”

　　“你们都给我冷静一点！！”

　　“呜！”

　　“谷口！”

　　“你不能死啊！谷口！！！”

　　“送他去保健室吧！”

　　“先止血！”

　　“啊啊啊啊！谷口！！！”

　　顿时，淋浴室里的学生分成了三派。有的准备夺门而出，有的死命抱住想出去的人的腰，还有的人抱着地上满脸是血的同学咆哮着。

　　啊，所谓的阿鼻地狱之声，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

　　“喂，文艺社的！我们把谷口带到保健室以后你负责把这里的血擦干净。还有，今后你也要多注意下周围，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们想要加入文艺社的事！”

　　没有给我回答的时间，他们便像风一般的离开了。

　　而留在房间里的我，认命地刷掉地上的血迹，并且也没心情再去给那三股辫的妖怪写点心，就这样回家了。

　　◇ ◇ ◇

　　第二天，远子学姐又嘟起了嘴。

　　“心叶你昨天没参加社团活动就回家了吧。太过分了，真是太过分了！我在等你的时间里把整本芥川龙之介的短篇集吃完了。在《手推车》里，那个外出冒险的男人被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一边哭泣一边漫无目的的走着，那画面让人家觉得好寂寞哦。”

　　“我昨天突然觉得不舒服......”

　　“骗......骗人！”

　　远子学姐勾起眼角看着我。

　　我无视她的目光，问道：

　　“......远子学姐，你知道御殿山体操是什么吗？”

　　“？那是什么？”

　　“不知道就算了。”

　　石杢说过暂时不要让文艺社社长知道他们的事。虽然我觉得远子学姐也许能知道一点关于那个和尚头集团的事。

　　“要开始上课了，你也请回吧。”

　　我刚转过身去，就被远子学姐一把抓住住了袖子。

　　“心叶......有什么烦恼的事吗？”

　　回过头去，只见前方那漆黑的眼珠担心地看着自己。

　　“没什么。”

　　“是吗......”

　　也许是察觉到我的冷淡，远子学姐露出了寂寞的表情，让我胸口一跳。

　　她垂下头低声道：

　　“......本来，最近我不去接心叶，你也会主动到文艺社来，让我很高兴的说。”

　　因为看惯了她平时朝气蓬勃的模样，忽然间看到她沮丧的表情，让我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随后，远子学姐抬起头，露出一个微笑。

　　“如果你有什么烦恼的话，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找我商量的哦。因为心叶是重要的......学弟嘛。而且，今天不来参加社团活动是不行的哦。”

　　挥着手离开的远子学姐，又恢复了她平常精神满满的样子。

　　也许昨天的事......告诉她也无妨吧

　　我有些郁闷地回到座位上，一旁的同学忽然一脸暧昧的凑过来道：

　　“喂喂～天野学姐居然等不到放学就来找你了，真热情啊～还拉着你的袖子看着你，真可爱呢！”

　　另一边的同学也插嘴道：

　　“昨天井上回家后，天野学姐还到教室里找过你哦，听说井上不在后非常失望呢。”

　　“能被那么温柔又漂亮的人在意真是让人羡慕啊！我一定要努力读完《源氏物语》！”

　　“喂，你这小子可别让天野学姐伤心啊！”

　　左右夹击之下，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对了，昨天不是有个和尚头来找井上吗？那是赛艇社的吧？井上，我都不知道你和赛艇社的人居然有交情呢。”

　　“诶？那是地狱吧？赛艇社的话？”

　　我慌忙地问道：

　　“你们说石杢？他是赛艇社的吗？地狱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我们学校的赛艇社在关东大会上获过奖，是很强的社团呢。然后去年一月后来了新的教练。

　　这个新教练非常严厉，宣称今年的目标是全国大赛，练习计划也是相当紧凑。而且为了自己看的顺眼，让全部社员都剃了和尚头，每天早晨五点起就要做体力的基础练习呢。

　　我偷偷看到过他们教练怒吼着用金属棒打人呢，把社员都打飞了，太恐怖了。而且还会把脚踩在倒下的人身上，魔鬼一样的教练！会拿哑铃砸社员，用球扣杀社员，让他们在雨里跑步，用抹布水泼，因此而受伤生病的人不在少数。”

　　这、这些......好像听石杢说过。

　　被哑铃砸头，在大雨中裸体正坐五小时，或是被烧红的十元硬币烫什么的

　　“而且我还听说，一旦犯错，会被他用魔术笔在脸上写‘没用的猪’呢！”

　　“我听说的是那个抹布水不是用来泼的，是让社员喝的呢。”

　　“还有，听说他手里经常拿着一管芥末，用来涂在队员的伤口上。”

　　恐怖的内容层出不穷。

　　“不过说起最恐怖的东西，还是御殿山体操啊！”

　　“啊啊，那个会让人三天都站不起来呢。”

　　“不是一周吗？”

　　“不不，那东西会让身体弱一点的人直接死掉吧。”

　　我以微弱的声音插嘴问道：

　　“御殿山体操是指什么？”

　　众人互看了一眼，纷纷颤抖起来。

　　“那东西，一言难尽哪。”

　　“哪怕只是嘴里说说都感觉关节要裂开了一样。”

　　“呜～我也是，忽然觉得肚子不舒服。”

　　“是这么恐怖的体操吗？”

　　众人一起点头。

　　“是啊。”

　　“当然。”

　　“御殿山体操现在还没人敢提起，一定是因为实在是太～～～恐怖了～～～～不会错的！”

　　“远子学姐好像没听说过呢。”

　　“当然了，这哪是可以对女孩子说的话题。”

　　呜哇～～～～我越来越感兴趣了～～～～～～～～～～～

　　“但是做这么过分的事没问题吗？PTA（PS：家长教师协会）或者教育委员会什么的......”

　　“所以说那个教练的背景深不可测啊。”

　　“背景？”

　　“没错！父亲是大企业的社长，亲戚有从事警察、教育、医生等职业的，从学生时代起，无论他犯了什么事，他父亲都能罩得住呢。

　　而且据说他本人易怒且记仇，违逆他的人都要被整到死，所以其他教师也出于畏惧不敢多说什么。”

　　一滴汗水从我额角滑落。

　　该不会，昨天额头流血冲进淋浴室的男人就是被那魔鬼一般的教练给

　　他们口中的“螃蟹”莫非就是教练？

　　如果是在如此恐怖的教练的统治下，的确，称赛艇社为“地狱”也不为过。就像远子学姐口中的《蟹工船》中的世界，只要上了船就不得不拼死为人做牛做马。

　　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那群人不想再待在那种社团，一心想退社的心情。

　　不过为什么他们所选择的是文艺社呢？

　　从赛艇社到文艺社——活动内容完全不同的吧。简直就是质的飞跃。而且我也没有从他们口中听到任何关于入社的理由。

　　“不过井上手腕和身体都很纤细，应该不会想要加入赛艇社吧？”

　　“是啊，文艺社多好，还有美人学姐来接你。可恶。真想和你交换啊！”

　　被轻轻捶了一拳后，我只能苦笑。

　　这样一来的话，我就不得不重新衡量一下石杢的入社问题了。

　　毕竟我讨厌卷入暴力事件，而且那么多人，文艺社的房间根本装不下。

　　是啊，就这样吧。我就这样回避掉所有麻烦事比较好。

　　然而——

　　“喂！文艺社的井上是哪个？”

　　午休时，我正吃着妈妈做的手制蟹肉烧卖，忽然，耳边传来怒吼声。

　　回头一看，我不禁倒抽了一口气。

　　茶红色的头发像蟹钳一样耸立的男人正探头扫视着教师。

　　他的手异常的长，身材高大。穿着煮熟的虾子色的运动衫，焦躁不安的走来走去。

　　该不会，这个人就是——

　　同学们的目光一起向我集中。

　　我带着心脏都几乎停跳的畏惧心情，战战兢兢的站了起来。

　　“那......那个......”

　　“就是你吗？”

　　对方薄薄的眼帘垂了下来，眯起了眼睛，目光像烧红的刀子一样从我脸上扫过。

　　“你跟我来一下。”

　　“但，但是......我还在吃饭。”

　　“别磨磨蹭蹭的！我叫你来你就来！”

　　虎啸般的吼声响彻整个教室。

　　我在同学们担忧的视线中，就像被特别警察带走的《蟹工船》的作者一样，跟在这突如其来的来访者身后出去了。

　　小林多喜二后来怎么样了？

　　“拷问”两个字浮现在脑海里，我顿时面色苍白。

　　——他的作家朋友有描写过他尸体的样子，那是相当～～痛苦的...惨烈的

　　——啊啊啊啊啊啊！我不能再说了！一想起来我就恶心，喉咙发紧......啊讨厌～不想再想了～

　　远子学姐的声音在耳边回荡。

　　不会的！我可不是那个无产阶级作家，也不是蟹工船上的劳动者啊！这可是现代，不可能有拷问这种东西的！

　　“喂，别磨磨蹭蹭的！”

　　“啊，是。”

　　没错，只要和他好好解释，他一定能明白的。

　　终于，我们来到了三楼的赛艇社社团活动室。这是众多社团活动室的一角，因为午休的关系，四周不见人影，静悄悄的。

　　一走进去，就闻到浓烈的汗味。瓦楞板纸箱四处乱堆着，上面还能看到疑似血痕的黑色污迹。见状，我不禁咽了口唾沫。

　　不会的，只要和他好好解释他一定能明白的。

　　“那，那个......我我我我，我完全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那个，您是赛艇社的教练吗？”

　　“没错，赛艇社的蟹泽。”

　　男人一手拿着金属球棒在自己的肩上轻轻敲打着，一边回答道。

　　我的心中顿时响起了悲鸣。

　　啊啊啊啊啊！这个人果然是螃蟹啊！！

　　但是拉长着脸的蟹泽教练挡在门口，我已经无路可逃了。

　　“我，我只是文艺社的一年级生——和贵社没有任何关系！”

　　忽然，蟹泽用手里的球棒用力敲了敲瓦楞纸板箱。

　　“砰”的一声，堆积如山的箱子剧烈的摇晃起来。

　　“！”

　　“别装糊涂！”

　　蟹泽教练瞪大了眼睛怒吼道。

　　“我已经知道本社的小子昨天放学后和你见过面了！那些家伙不知道在背着我搞什么鬼，你也是他们的同伙！”

　　“不是的！我们昨天才第一次见面。”

　　球棒再次用力敲打在箱子上。

　　“别想骗我！我是最讨厌你这种完全不像个运动员的男人了。”

　　“我没有说谎，而且您也说了，我这副样子本来就和运动什么的不搭边啊。”

　　“那为什么那些家伙会去找你！？”

　　“我不知道，不过他们说过希望加入文艺社。”

　　“什么？！”

　　蟹泽教练摇乱了一头红发，哇哇叫着道：

　　“他们想加入文艺社？！那些混帐对赛艇社有什么不满吗？我绝对不允许他们退社！当初广濑想退社的时候，我直接把他打了一顿吊在阳台上，然后再到他父母工作的地方面谈，一天发一千封邮件，终于让他回心转意了！但现在这帮家伙们又想从我手下逃走了吗——！”

　　吊，吊在阳台上？

　　我顿时难以呼吸了。

　　“昨天近藤一反常态地围在我周围又递栗子馒头又递茶的，还帮我揉肩膀，我就觉得奇怪了，那家伙其实是不想我去找他的同伴吧！这群混帐，他们以为我让他们口里咬着抹布青蛙跳到窒息，做御殿山体操做到昏厥是为了什么啊！他们压根没体会到我的真意！这样的话，就得让他们彻底觉悟！”

　　蟹泽高高的举起了球棒。

　　目如铜铃。

　　“呜哇！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吵死了！你这家伙也想做御殿山体操吗？”

　　“无论是御殿山体操还是堪察加体操我都不想尝试～～～～我只是文艺社的社员而已啦～～～～～”

　　就在我抱头哀号之时。

　　“没错，心叶是最重要的文艺社社员哦。”

　　门开了。远子学姐出现在眼前。

　　似乎因为跑得太急，她呼吸急促。随着“呼哧”的喘气声，三股辫也随之摇晃。

　　我哑然了。

　　为什么远子学姐会出现在这里！

　　蟹泽皱起了眉头。

　　“你是谁？”

　　远子学姐略微调整了呼吸之后，以手叉腰，挺起胸膛堂堂地宣言道：

　　“我就是你面前抱着脑袋的心叶值得信赖的学姐，文艺社社长天野远子——正如你所见，‘文学少女’是也。”

　　啊啊，这个人，果然不行啊。

　　我抱着头的双手改为捂脸了。

　　虽然刚才为她耀眼的登场感动了一把，但这家伙果然还是个乐天派的奇怪学姐啊。

　　“什么‘文学少女’！！我最讨厌的就是什么文学啊艺术啊之类高雅又虚幻的东西了！”

　　蟹泽额头青筋暴跳，口沫横飞。

　　“远子学姐你为什么要激怒他啊！”

　　“我不过报了个名头他就这么生气，实在是很失礼呢。”

　　远子学姐不以为然地说道。

　　“好了好了，我们快逃吧。”

　　“不要。赛艇社里居然有这么个头发蓬乱的野蛮人在，身为盟友的文艺社怎么能坐视不管？”

　　“什么！？”

　　蟹泽扬起了眉毛。

　　我大喊道：

　　“这是什么意思！文艺社什么时候成了赛艇社的盟友了？！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诶，是吗？不过心叶还没入学的时候，赛艇社的社团活动室一直到去年春天为止都是文艺社的社团活动室哦，这个房间可是文艺社代代相传的。随着时间的流失，最后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文艺社将这个房间当作友好的证明让给了赛艇社啊。而且我们还有着当对方发生危机时必须全力相救的盟约呢。”

　　不会真有这么正式的盟约吧？而且就算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再说高中生的社团活动怎么可能有什么盟约啊。

　　不过赛艇社的人之前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该不会指的就是这个吧？

　　远子学姐凛然地看着蟹泽。

　　“我绝对不允许曾经是文艺社社团活动室的房间现在被卑劣的暴君用血玷污！这是身为‘文学少女’的我无法坐视不管的！”

　　“呵！小小的文艺社能做什么。”

　　“不许侮辱文学的力量！而且之前你也说了文学是高雅而虚幻的，但其实也有很多粗犷的男性向作品啊！对！就像是想要借助文学改变社会的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

　　在毫无根据的莫名压力下，蟹泽有些畏缩了。

　　相反，远子学姐气势益盛。她目光如炬，扬起手以纤细的指尖直指着蟹泽的鼻子。

　　“《蟹工船》里也有像你这样残暴的监工出场！那个将劳动者当狗一样践踏的名叫浅川的男人！在工人们不堪浅川的暴政而发起罢工的时候，却因为国家权力的介入而失败了。

　　但是，他们却从失败中觉醒了！也知道了如果想要革命成功，就必须团结所有人的力量！到那时，他们就能抓住胜利，从而迎来真正的社会变革！

　　不错，这一瞬间就宛如喝下大碗酒糟一般，脑袋和肚子瞬间炙热起来！这种感动是只有像我这样的读者才能体会的！

　　赛艇社也一样！

　　也许单独的个体都屈服在你的暴力之下。

　　但是，只要赛艇社的所有成员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正如文艺社社长所说！”

　　突然间，随着一声大吼，远子学姐身后忽然出现了山一般的数名魁梧男子。

　　无论是脑袋上 缠着绷带，还是眼睛上裹着纱布，学生们都笔直地站着。虽然初看上去还有点畏缩，但是大家的眼里都闪着坚定的光芒。石杢脸上贴着创可贴，手腕用绷带吊在胸口，但也毫不畏惧地盯着蟹泽。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宛如放着雄壮背景音乐的一幕。

　　站在最前面的社员，以克服了恐惧的声音道：

　　“我们赛艇社一共十七名成员，已经向学校正式提交了要求蟹泽和彦卸任的请求。”

　　“什么！”

　　“一开始我们只是想暂时躲到盟友文艺社，我们认为如果所有社员都退出的话，学校方面不可能坐视不管，你也有可能改变想法。

　　考虑到大张旗鼓的话不仅会更加激起你的怒火，社员生命安全也会受到威胁，连家人也有危险。所以我们采取了秘密行动。

　　但是！盟友文艺社的社长教育了我们！逃避是什么也解决不了的！她以《蟹工船》的故事激励我们，要我们团结起来！”

　　原来，赛艇社的人之所以没有直接找远子学姐而是来找我，是为了不引人注意吗？

　　但是这种可疑的举动反而更加引人怀疑了吧。

　　话说回来，远子学姐什么时候和赛艇社的人接触过了吗？

　　蟹泽教练头上冒出大量烟来，就像是沸腾的药罐一样。

　　“你们这些家伙——全部！给我做御殿山体操——！”

　　金属球棒划了一个弧形，向走廊飞去。

　　球棒在半空中撞到了门柱，发出“咣！咚！嘎达！”等巨响。

　　远子学姐“呀”的尖叫了一声，缩着身子向角落躲去。

　　（PS：不知为什么，这个动作把我萌住了。）

　　而全体赛艇社的社员们一拥而上，抓住暴怒的蟹泽教练的手脚，将他按到在地，并一个接一个地压了上去。

　　而蟹泽就像是战败的猴子似的，一脸屈辱地呻吟着。

　　“可恶——！！我要把你们全部退学～～～！！”

　　“你做得到的话就试试吧！就算你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让十七个人一起退学。”

　　这时，听到骚动的其他与此事无关的学生也聚集了过来。

　　老师也慌慌张张地赶来了。

　　赛艇社前的走廊上一时间热闹无比。

　　而我则是浑身脱力地瘫倒在地板上。

　　远子学姐轻盈地摇晃着她的三股辫，凑了过来。

　　“没事吧？站得起来吗？”

　　她弯腰查看着我的模样。乌溜溜的眼珠担心的凝视着我。

　　该不会，我又被她救了吧

　　“今天中午的时候我把赛艇社的人叫到文艺社去问了点事。因为昨天我去心叶班上接你的时候，你同学说你被赛艇社的一年级生叫走了......我很担心。

　　然后今天你们班的同学又说你被赛艇社的教练叫走了，所以我就过来了。”

　　什么嘛，原来昨天远子学姐就知道我被卷进了麻烦事里了啊。所以今天一早才特意来找我，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烦恼的事啊。

　　“那个......你觉得我是多管闲事吗？”

　　远子学姐微微皱着眉头，露出软弱的表情来。

　　我的胸口一动，心跳加速。

　　“......不。”

　　我低声道。闻言，远子学姐脸上瞬间绽放出如花朵般灿烂的笑容。

　　而我在这一刹那，忽然觉得她这笑容好美。

　　“你看，你的学姐很值得信赖吧？”

　　“请不要太过自豪了。”

　　“因为人家担心心叶会被别的男人袭击嘛。我从今以后每天都会到你教室去接你，保护你哦。”

　　“请不要这么做！”

　　闻言，远子学姐的目光立刻变得温柔不已，缓缓地凑近，道：

　　“那我就在社团活动室里等着心叶，你一定要来哦，不要让学姐担心。”

　　我没有回答，避开了她的视线。

　　◇ ◇ ◇

　　数日后，听闻赛艇社的教练被解雇了。

　　“虽说是盟友，但把一年级生卷进来实在是很抱歉。所以以后如果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请不用客气。”

　　赛艇社全员都到我的班里致谢，在同学们好奇的目光里，我有些不知所措。

　　放学后，我仍然前往文艺社。

　　虽然想要退社的心情今后也不会改变，但如果偷懒的话远子学姐会来迎接，所以没办法

　　“井上。”

　　在结束了课外活动，准备离开教室的时候，忽然被一个同班的女孩子叫住。

　　“那个，我有一个做过图书管理员的中学同学，她说想加入文艺社。你觉得如何？要把她介绍给你吗？（PS：是七濑吗？是七濑吗？啊，好纠结～～）”

　　“......”

　　我为什么会忽然沉默了呢？

　　然后，我露出一个微笑。

　　“谢谢，不过，招收已经截止了哦。”

　　我带着交际用的笑容回答道。

　　好不容易有一年级学生想要入社，明明这是让我从那个麻烦的学姐甜品文的魔爪下逃脱的好机会啊，为什么我却放弃了呢？

　　在思索理由的时候，我的胸口又是一阵悸动。

　　算了。

　　反正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远子学姐就怨言不断了呢

　　我不再去想其中的原因，重新迈开了脚步。

　　－完－

　－－－－－－－－－－－－－－－－－－－－－－－－－－－－－－－－－－－－－－－－

　　四：文学少女和病弱的少女

　　进入二月以后，远子开始往学校带小块的巧克力。

　　一到休息时间，她就摇晃着猫尾巴般长长的三股辫过来，拿着裹着金色包装纸的香脆杏仁巧克力或者甜牛奶巧克力。

　　“给，分给你。”

　　说完之后，放在我的手心上。

　　“远子，你最近很喜欢巧克力呢。”

　　远子一听这话，就像早晨刚刚绽放的花朵般微笑道。

　　“很快就是情人节了吧。我一看到商店里陈列的漂亮包装巧克力，就觉得好高兴。”

　　“啊，我能理解。不但包装可爱，而且很好吃的样子。好想买来自己吃啊，远子今年会送出本命巧克力吗？”

　　“不行呢，我是恋爱大凶星啦。”

　　远子失望的耸拉下肩膀。

　　之前下大雪时，远子特意跑去找据说算命很准的占卜师算了恋爱运。结果

　　“你从一出生就是恋爱大凶星。”

　　被对方这样断言了。

　　可能也有那个打击的缘故，远子甚至患上了感冒，请假了一段时间。

　　她在电话里吸着鼻子叹息道。

　　“情人节明明是女生的重大活动。可是......没关系的。我被‘预言’会在七年后的夏天和命运的恋人相遇。本命巧克力就保留到那个时候吧。”

　　一会儿情绪消沉，一会儿又元气满满，远子还真是忙碌呢。每当有情绪变化，她就秀出百面相。欢笑、生气嘟嘴、泫然欲泣、然后又笑起来，真是个感情表现异常丰富的人。

　　毕竟远子是“文学少女”。

　　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在班会的自我介绍上。

　　“我是天野远子，如各位所见是个‘文学少女’。”

　　当她笑着自我介绍时，只会让人觉得“哇，奇怪的女生。不过，远子看起来的确和大正时代的‘文学少女’一模一样。

　　我当然不认识大正时代的“文学少女”，那应该说是印象吗

　　白皙，纤细，端庄，眼眸像星星般清澈，似乎只有远子周围的时间流逝速度不同。

　　她读书的量让人吃惊。如果问她“今天在读什么？”，她就会两眼发光，兴致勃勃地讲起书的内容和作者的轶事。

　　《小法岱特》的作者乔治.桑是男装丽人，还是肖邦（PS：波兰音乐家，音乐诗人）的恋人；《伊势物语》的味道就好像上面放着鲷鱼薄片，切细柚子皮和油菜花的散寿司饭一样；这些都是远子告诉我的。

　　虽然远子平易近人，班上同学也很喜欢她，但她午休时却没有加入任何女生团体，一个人在文艺社的社团活动室里吃饭。

　　“因为有好多想读的书啊。”

　　她微笑着这样回答。

　　如果我一个人吃饭的话，绝对会像没有朋友的孩子般觉得孤独。不过，远子看起来并不在意。在这些方面，远子果然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呢。

　　另外，远子虽然看起来一副悠闲的样子，其实却非常敏锐。今天也是。

　　“果步才是，今年有送出本命巧克力的对象吧。”

　　“哎！那、那是——！”

　　我慌了神、变得语无伦次起来。讨厌，我的脸好像开始发烫了。

　　远子像妈妈似的微微笑着。

　　就是因为这样，对远子才不可以大意。

　　“啊哈哈，我也和远子一样啦～～全部都是义理巧克力啦。”

　　“哎呀，木尾同学呢？”

　　被她恶作剧般的眼神一瞧，害我又心跳起来。

　　“木、木尾和我只是初中同学而已，不是你想的那样啦。只是孽缘罢了。没错，是狐朋狗友，完全不是恋爱的对象。我既不可能对木尾动心，和他交往。而且他也只是把我当成一般朋友。”

　　“是那样吗？”

　　“嗯，是的。”

　　心脏跳的这么厉害，该不会被她听见吧？我忐忑不安地挤出笑容岔开话题。

　　“比起这个，远子学姐推荐的奥斯丁的《爱玛》我读完了。好有趣，再推荐其他书给我吧。”

　　“嗯嗯，没问题！提起奥斯丁的话，《曼斯菲德庄园》也很不错的！”

　　看到远子不再提起木尾的事，让我松了口气。

　　可即使是如此，胸口还是悸动不已。

　　对我来说，木尾隆史是怎样的存在呢？

　　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们俩是同一个初中毕业。话虽如此，我们初中时既没有同过班，也从未说过话。

　　最初的交谈是在高中入学式的那天——在教室作为同班同学见面的时候。

　　木尾一看到我，突然露出高兴的表情跑了过来。

　　“喂喂！你是二中一班的吧？我是二中二班的。太好了！有同校的人在班里！”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

　　我被他仿佛和老友再会般亲密的直爽表情所感染。

　　“我知道你，是田径社的木尾同学对吧？”

　　我也自然地和他交谈起来。

　　从那以后，我们便经常说话。木尾性格开朗、不拘小节，总是和男生们高兴地嬉闹。虽然他似乎更喜欢和男生一起玩，但还是以同伴的态度对待我。

　　“今井和我是相同初中出身，所以感觉很特别。”

　　他开朗地笑着那样说道。

　　我和木尾在一起时也很快乐。那和与女生们聊天时的快乐似乎有些不同，感觉心中有个粉红色的小球在“砰砰”弹跳一样。

　　“喂 ，今井！”

　　午休时间，正当我在思考木尾的事情时，他本人来到了教室。

　　我吓了一跳，心脏差点飞出了胸口。心中的小球也蹦得不亦乐乎。

　　木尾站在门后，以直爽的表情朝我招手。

　　“什么事，木尾？”

　　“拜托，借我汉文的笔记。今天轮到我回答问题。今井班上的进度应该比我们稍快一点吧。”

　　他双手合拢，参拜般向我低头作揖。

　　“受不了，真拿你没办法。”

　　“Thank you！放学后请你吃章鱼烧。”

　　木尾接过笔记，使劲挥着手返回了自己的教室。

　　“呐，为什么总是章鱼烧？”

　　放学后，我们两人并排走在从树荫间斜射下冬日阳光的道路上。木尾虽然在高中也继续参加田径社，但社团活动结束时两人一起回家已经成了惯例。

　　“你说什么啊，冬天当然是章鱼烧吧。从摊贩那买来，在公园的长椅上边吹气边吃才好吃哪。”

　　“可是夏天也是章鱼烧呀。”

　　“在热死人的炎炎烈日下吃热乎乎的章鱼烧，感觉最棒了。”

　　“我更想吃冰淇淋呢。”

　　“笨蛋，在冬天吃冰淇淋的话会冷死的”

　　“在温暖的店里吃冰凉的冰淇淋，感觉才好呀。”

　　“不对，男人就要吃章鱼烧。”

　　我们一边争论着吃冰淇淋还是章鱼烧的话题，一边走过商店街。

　　街上到处贴着情人节的海报，蛋糕店的展示橱窗也变成情人节样式。

　　“说起来，下周是情人节呢。”

　　“是、是啊。”

　　木尾的语气和平常一样。

　　可是，我心中的粉红小球却轻轻跳起。

　　“今井要送给谁呢？”

　　“嗯嗯，并没有特别的人选。”

　　他随口提起，我随口回答。可每当他开口时，我的心脏就窜过寒气。

　　我非常在意自己的声音有没有变尖、表情是不是僵硬。

　　“啊，说起来，你去年连义理巧克力都没有给我呢。我们是朋友，通常应该给的吧。”

　　他不满地盯着我说道。

　　小球撞到心脏，高高的弹起。

　　“什么呀，木尾，你想要巧克力吗？”

　　“我一个也没收到，有什么关系啊。”

　　“不过，木尾不是拒绝了吗......宫岛学姐的巧克力。”

　　话一说出口，我就十分后悔，不禁身体一颤。木尾板起脸说道。

　　“那个是......”

　　他露出有些困惑，仿佛被戳到痛处的表情，撅着嘴说道。

　　“要我和她交往，明显是本命巧克力......义理巧克力的话那倒没关系，可这我怎么能收下啊。”

　　我感到喉咙发烫，呼吸困难。去年的情人节，我准备了给木尾的巧克力。

　　虽然只是义理巧克力，但那是我在地下商场犹豫许久后挑选的巧克力。

　　什么时候给他。

　　给他的时候说些什么。

　　尽管只是义理巧克力，不是本命——真的不是本命巧克力。可是，木尾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像平时一样“哦，我收下了。”般大大咧咧地笑着收下，还是说会稍微感到惊讶？是像“笨蛋，不要给我这种东西啦。”一样不好意思，还是“没办法，我就吃掉吧。”似的慌慌张张的收下呢？

　　在前往学校的途中，脑袋里也一直回荡着这些事。那是既苦涩又快乐、既甜蜜又有些害怕的不可思议的思考过程。

　　可是，我在学校附近的道路上看到了木尾被告白的一幕。

　　对方是和木尾同在田径社、高他一级的宫岛学姐。

　　短发，苗条的美人低着头向木尾递出包装精美的小盒子。

　　那个盒子，是巧克力吗？

　　胸口一下被揪紧，脚像黏在地上般止步不前。

　　木尾似乎拒绝了。我看到他表情僵硬地摇摇头，深深鞠了一躬。

　　他大概说了“对不起”吧。

　　宫岛学姐的表情因为悲伤而有些扭曲了。

　　宫岛学姐带着巧克力离开后，木尾依然板着脸看着地面。

　　我鼓起勇气向他搭话。

　　“木尾，早上好。”

　　他抬起头，有些尴尬地低声回答。

　　“啊啊。”

　　“刚才那是宫岛学姐吧？你没有收下巧克力吗？”

　　“因为交往什么的很麻烦，我又不是很懂。”

　　他支支吾吾地嘀咕着，背对着我迈开脚步。

　　他明明被告白了，看起来却一点也不高兴，反而表现出困惑沮丧的样子。

　　交往什么的很麻烦。

　　感觉就好像我被木尾这么说一样。我的表情和在木尾面前愣住的宫岛学姐重合，心中的皮球突然停下，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

　　所以，我去年没有送木尾巧克力。

　　“哼，原来木尾对义理巧克力OK啊。”

　　我为了改变沉重的气氛，试着插科打诨。

　　“啊，OK、OK。巧克力多到从鞋箱里满出来才是男人的浪漫。所以请尽量送又大又好看的，小不隆冬的可激不起食欲啊。”

　　“我只会送本命巧克力，所以今年也没有。”

　　“切，你是那种有了恋人就会冷落朋友的类型呢。”

　　“没错，我可是很专情的。”

　　“我对那可没辙。要是突然有人以女朋友自居，粘着我不放的话，我会起鸡皮疙瘩的。高濑一交到女朋友就拼命炫耀，还变得不太合群，我可不想变成那样。”

　　木尾鼓着腮帮谈起最近开始和女生交往的高濑同学。我感到喉咙有些刺痛地看着他。

　　我不知道自己对木尾的感情是什么。

　　之前和木尾在一起时很快乐。但是最近，却莫名其妙地变得痛苦起来。

　　如果我像去年的宫岛学姐一样认真地递出巧克力的话，木尾会露出什么表情呢？

　　会像那时一样阴沉着脸移开视线吗？

　　要是那样的话，他就再也不会来找我借笔记了吧。也不会像这样一起回家了呢

　　“怎么了，今井？一直不说话。”

　　“嗯嗯，没什么。章鱼烧我想要和风酱汁。”

　　木尾在章鱼烧店点了十个一盒的大个章鱼烧与和风酱汁。

　　我们拿着章鱼烧，来到附近公园的长椅坐下。两人用牙签叉起热气腾腾的章鱼烧送进嘴里。带着香味的热气飘进鼻子，要不张嘴呼吸的话，舌头都要被烫坏了。木尾也在对章鱼烧吹气。

　　“和风酱汁也不错呢。”

　　“对吧？啊、啊，不要蘸美乃滋啦。”（PS：就是蛋黄酱）

　　“蘸美乃滋才更好吃吧。”

　　“根本不搭调啦。木尾，你什么东西都涂太多美乃滋了，连生鱼片都要涂美乃滋，真是不敢相信。”

　　“笨蛋，生鱼片涂上酱油美乃滋最棒了。”

　　“哇、啊，不要害我去想啊。要涂美乃滋的话，只涂你自己的啦。”

　　“真是的，那么从这到那里是我的啦。”

　　木尾一边嘀嘀咕咕，一边挤出小袋里的美乃滋。

　　“啊，那边是人家的啦！”

　　在章鱼烧变成美乃滋味之前，我慌慌张张地叉起它送进嘴里。不过因为里面还很烫。所以让我尝到了苦头。

　　“——哇！”

　　“啊，你在搞什么呀。”

　　舌头好像烧起来一样。我没法吞下黏糊糊的章鱼烧，捂着嘴，眼角泛出泪花。木尾拧开盖子，把瓶装水递给我。

　　“给你。”

　　我下意识的接过瓶子，猛喝起来。

　　章鱼烧被温水冷却，顺利的咽进喉咙，但是舌头还是麻麻的。

　　“你真是笨蛋呢，今井。”

　　我瞪着哈哈大笑的木尾，心里开始动摇。刚才慌乱中喝下的这瓶水，不是木尾没喝完的吗？就是说，间接接吻了......？

　　心中的小球微微弹起。

　　木尾还在笑，他好像毫不在意。

　　难为情，不甘心的心情涌上心头。

　　就是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朋友的话，这种事是很普通的呢

　　“......木尾你......今年也不接受本命巧克力吗？”

　　“你突然说什么啊。”

　　“没什么，只是很好奇。”

　　“嗯，是啊。再说也没什么会给我的人呀。”

　　“......是嘛。”

　　如果木尾交到女朋友的话，我们一定会无法再继续现在这种无拘无束的关系。

　　我也许应该为木尾现在没有对象的事感到高兴吧。

　　可是每当木尾开口说话时，我心中的粉红色小球就开始不安分地跳动。好几次跳到嗓子眼，差点和未知的感情一起从嘴里飞出。

　　我是不是生病了？

　　是不是有什么不正常啊？

　　木尾明明一点都没变。

　　“谢谢你的水。”

　　“嗯。”

　　在吧瓶子还给木尾时，木尾的手偶然和我的手碰到了一起。

　　“！”

　　明明之前也经常碰到肩膀和手的 说，可这次却感觉被接触到的手变得滚烫，身体深处也仿佛有电流通过一样。

　　木尾惊讶地看着下意识挥开手的我。

　　水瓶掉在脚边。

　　什、什么？

　　我怎么了？

　　我对自己的反应感到惊讶，又因此变得混乱，脸一下子变得通红。

　　“今井？”

　　“对、对不起，我有点奇怪。”

　　“你这是怎么了？”

　　“对不起，对不起。”

　　当我忍不住想逃走时，手却被抓住了。木尾显得有些不高兴。

　　“突然怎么了啊，今井？你说奇怪，到底是哪里奇怪啊？”

　　声音听起来在也生气。

　　被抓住的手又疼又热，让人感觉好害怕。心中的小球激烈地弹跳着，我忍不住快要哭出来。

　　从眼角渗出泪水。

　　“！”

　　木尾瞪大眼睛。

　　就好像面对陌生人似的困惑表情——他看着我染成红色的脸颊、眼角浮出的泪水，露出不知该如何是好、让人难受的眼神——

　　“对......对不起，我真的很奇怪。”

　　我拼命挤出声音，使劲甩开木尾的手逃走了。

　　没有回头，只是一心逃跑。脸上吹过冰冷的风，心脏仿佛坏掉般急速跃动，粉红色的小球滴溜溜地滚动着。

　　不行！

　　我果然很奇怪！

　　自己都搞不懂自己，无法控制感情。奇怪！好奇怪！这样太奇怪了！

　　已经无法正常和木尾说话！也被木尾当成奇怪的家伙！被木尾看到我通红的脸！他一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来找我了。

　　我对木尾已经不再特别！

　　完蛋了！

　　◇ ◇ ◇

　　第二天，我眼睛通红地来到学校。

　　心中的小球一动不动，静静躺在内心深处。

　　我阴沉着脸低头坐到座位上。远子走过来，很担心的问道。

　　“果步，发生什么事了？”

　　我沉默不语，结果她更加担心地皱起眉头说道。

　　“你昨天和木尾同学一起回去的吧？难道说，吵架了？”

　　我摇摇头，因为泪水哽咽着喉咙，所以说不出话来。

　　“不......不要紧，没什么。”

　　我在摇了好几次头后，终于发出声音。

　　远子轻轻地将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呐，果步。午休时要不要来文艺社？一起吃个午饭吧。”

　　远子什么也没问。

　　在地板上堆着大量旧书的文艺社社团活动室内，远子拿起从小卖部买来，涂了橘子果酱的法国吐司。

　　“好甜，这吐司味道好像《阿莱蒂公主》一样。”

　　她这么说着，一边用吸管喝着袋装牛奶，一边从一端一点点吃着吐司。

　　我也什么都没说，在表面略微不平的桌子上摊开妈妈做的便当吃了起来。

　　远子吃完橘子果酱吐司后，脱掉室内鞋屈膝坐到铁管椅上。

　　她从书柜取下书页褪成茶色的文库本，放到膝盖上。然后，一边翻着书页，一边开始用轻柔的声音讲述。

　　“朗格思的《达夫尼斯与克洛埃》就好像用新鲜的山羊奶做成的，加入了香草和蜂蜜的，清爽没有膻味的奶酪。

　　这个故事据说创作于公元二世纪后半到三世纪前半。那时的日本，圣德太子还没有出生，正出于从弥生时代向古坟时代推移转变的时期（PS:约公元前300-公元300年）。

　　在那遥远的过去，地中海的各国就发展出丰富的文化，作为享受生活的娱乐创作出许多通俗故事！

　　《达夫尼斯与克洛埃》就是其中之一。

　　在爱琴海上的莱斯博斯岛上，有一天一个牧羊人发现了一个被山羊抚养的男婴。那孩子裹着漂亮的襁褓，喝着山羊的奶水。牧羊人收养了这个孩子，取名达夫尼斯。

　　两年后，另一个牧羊人见到一个被绵羊抚养、喝着羊奶的女婴。在这孩子的身边，放着用金丝刺绣的丝带和贴着金箔的靴子。牧羊人收养了这个孩子，取名为克洛埃。

　　达夫尼斯与克洛埃作为关系亲密的青梅竹马被养大。

　　达夫尼斯一边照顾山羊群一边吹着笛子，克洛埃则一边照顾绵羊群一边编织箩筐。两人分享羊奶和葡萄酒，在美丽的自然中快乐地生活着。”

　　远子的声音在狭窄的房间里慢慢地流动。那轻柔的声音如同吹过爱琴海岛屿的风一样清新。

　　“正值妙龄的两人开始意识到对对方的感情。最先察觉到恋情的是克洛埃。她想‘是不是只有自己有这种痛苦的心情’而烦恼地辗转反侧的样子，充满了处在恋爱中的女孩子的情怀，显得青涩而可爱，让人产生‘哎哎，我能理解这种心情’的共鸣。”

　　远子带着似乎想起特别的某人一般的温柔眼神，说出克洛埃的台词。

　　“现在的我一定是生病了，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病。虽然感到痛苦，但却没有任何伤痕。”

　　“即使多次被灌木的尖刺刺中，我也不曾哭泣。就算记不清多少次被蜜蜂蜇过，我依然能吃下饭。”

　　“可是现在这刺中我胸口的疼痛，比起那些时候都要强烈。”

　　远子也曾经喜欢过别人吗？

　　像克洛埃那样爱上某人，困惑，踌躇，感到胸口疼痛吗？

　　以远子声音说出的克洛埃的话语，和我的心情重叠。胸口仿佛被刺中般疼痛起来。

　　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变奇怪了。

　　木尾的每一句话，每一道视线、每一个动作都让我的心动摇，变得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又是脸红又是掉眼泪，好像生病一样。

　　不过，原来我对木尾的感情是恋爱啊。

　　原来我一直喜欢着木尾。

　　“如果能成为他手中的笛子，呼入他的气息该有多好啊。也想变成山羊，让他来照顾......”

　　“现在因为达夫尼斯而无法安眠。”

　　我喜欢木尾。

　　已经无法再做朋友了。

　　我想和木尾成为恋人。

　　犹如透明之水沿山谷滑落一般，我一下子得出了答案。

　　不过我的胸口很快又被揪紧，变得情绪低沉。

　　木尾并没有对我有那样的感情。

　　“远子，虽然克洛埃爱着达夫尼斯，不过达夫尼斯又是怎么看待克洛埃的呢？”

　　远子如花朵般微笑道。

　　“女孩子会更快的察觉到恋情。因为男生都很迟钝，所以不太容易察觉到。不过放心吧，达夫尼斯也确实爱着克洛埃。”

　　“真的吗？”

　　那只是故事中的情节，并不是现实。可是，我还是带着一线希望问道。

　　“怎么样才能让达夫尼斯察觉到这恋情呢？”

　　远子微笑着点点头说。

　　“嗯嗯，是真的。达夫尼斯被克洛埃笨拙地亲吻到，就好像突然能看见之间看不见的东西似的，开始意识到对克洛埃的感情。‘克洛埃的那个吻，到底把我怎么了？’——‘虽然我之前经常和小山羊，刚出生的小狗、小牛接吻，但这样的接吻还是第一次’——”

　　接吻！？KISS！？

　　我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

　　接、接吻什么的——由我对木尾——那可不行，做不到啦！

　　“远子，你接过吻吗？”

　　“哎？”

　　远子的脸上顿时泛起红晕。虽然她刚才像个大姐姐般冷静地说着话，不过现在却胡乱摇晃着双手和三股辫。

　　“那个、这个、总有一天......想要那么做......你瞧,这种事如果没有对象的话，那个......没法作吧......我是恋爱大凶星，而且刚刚才决定封印不纯的感情......再说还有对方的想法，不可以有这样想法的......”

　　“是呀，如果对方不喜欢自己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接吻呢。”

　　远子听到我这么说，通红着脸说道。

　　“就是啊，接吻也许......有点困难呢......不过！要点是传达心情是很重要的。在那之后，达夫尼斯和克洛埃之间遇到很多困难，最后两人的真实身份也真相大白。他们在大家的祝福下结为连理，是像蜂蜜一样甜蜜的Happy end哟。”

　　“......可是，又不是所有人都能和喜欢的对象在一起......”

　　故事的话，男女主角也许会相亲相爱，但是现实中可不是那样。

　　木尾也许会一直都不谈恋爱，也许会爱上除我之外的其他人。

　　远子从铁管椅上探出身子说。

　　“就算是克洛埃和达夫尼斯，也因为不明白对方的想法而不安哟。

　　一旦恋爱的话，无论谁都是那样。所以，首先要尝试着迈出一步。

　　从两千年起，女孩子们就一直那样。因为男生都像达夫尼斯那样既迟钝又不可靠，不那样做的话是不会发现的。”

　　远子用如同星星般闪烁的眼眸窥视着我因为不安而颤动的眼眸。

　　“今天的日本也有许多的克洛埃。大家都在为了让达夫尼斯回头看见自己的感情而努力。”

　　远子笑眯眯地说。

　　“放学后，要不要去见见克洛埃呢？果步。”

　　◇ ◇ ◇

　　在车站大楼的地下特设的巧克力卖场里，挤满了前来购物的女生们。

　　“远、远子，你在哪？”

　　“这边，果步。”

　　远子在人群中挥舞着白皙的手臂。

　　每前进一步都会撞到人，就好像在巨大的满员电车中行走一样。

　　一脸认真地盯着巧克力的女孩子；把各种巧克力放进购物筐、和朋友叽叽喳喳嬉闹的女孩子；脸泛红晕地接过装入手提纸袋的巧克力的女孩子。

　　有好多的克洛埃。

　　到处都能听到甜蜜的私语。

　　“你觉得关同学会喜欢加了坚果的巧克力吗？”

　　“哇啊，相泽学长讨厌甜食，该怎么办啊？”

　　“呐呐，这边的包装更豪华，会不会更有本命巧克力的感觉呢？”

　　“啊～不行了。神啊，拜托你了！请一定让坂卷同学收下。”

　　大家都喜欢着达夫尼斯。

　　在为了让达夫尼斯回头看到自己的恋情而努力。

　　这里所有人的恋情不可能都实现。

　　达夫尼斯可能不会回头看克洛埃，也可能会自己含泪吃下被拒收的巧克力。

　　即使如此，挑选巧克力的女孩子们看起来也都精神百倍、活力十足。

　　远子也高兴地打量着巧克力。

　　“快看快看，果步。这小熊形状的巧克力好可爱。一口咬下去，味道会不会像《帕丁顿熊》那样甜蜜而充满朝气呢。呐，送这个给木尾同学如何？

　　这边的蘑菇型巧克力加了酒，闻起来好醉人。味道一定就像梅里美的《卡门》一样热情奔放！木尾同学能喝酒吗？

　　哇，这装进白色陶器的KISS巧克力也好时尚！粉红色是蔓越橘，紫色是蓝莓。味道一定就像童话里的《薰衣草之诗》一样可爱而酸甜！”

　　她仿佛在为自己挑选巧克力般兴奋。

　　“啊，情人节果然让人心情悸动呢。在这么多的巧克力中，挑选给心上人的礼物。真是太美妙了！”

　　我被远子的气势所压倒，买下了她推荐的陶器装KISS巧克力。

　　用KISS巧克力代替KISS一决胜负吗......包装也是华丽的蓝色盒子加金色丝带，就好像在主张自己是本命巧克力似的。

　　远子似乎为家人和照顾过自己的人买了一些巧克力。

　　“果步，能再陪我去一家店吗？”

　　在结帐后，远子微微笑着说道。

　　远子去的是贩卖包装用纸和丝带的楼层。这边虽然没有巧克力卖场那样夸张，不过一样人很多。

　　远子在那高兴地挑选起包装纸来。

　　“......远子，你要亲手做吗？还是说只是交换包装，装作手制的样子？”

　　“不，这是特别的。”

　　“特别？是指本命用的吗？”

　　远子的脸“腾！”的涨成蔷薇色。

　　“那个,不、不是那样......难得的情人节，我还是想送点什么......所以才一点点攒下巧克力的。可是，就那样送出去也太寒酸了......我想至少应该把外观弄得可爱一点。”

　　“远子，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啦。”

　　远子红着脸混乱了一会儿后，不好意识地微笑道。

　　“也就是说，是‘特别的义理巧克力’啦。”

　　◇ ◇ ◇

　　情人节的早晨。我握紧装着巧克力的手提袋，在上学路上等着木尾。

　　也许会像宫岛学姐那样不被接受。

　　也许他会表示自己没那个意思。

　　也许会让木尾露出忧郁的表情。

　　即使那样——

　　木尾从白色的雾气中走来。

　　心中的粉红色小球“砰”的弹起。

　　我看到他一脸不高兴地想着心事走过来，只觉得双脚发软，喉咙像被掐住般发不出声音。

　　木尾看到了我。

　　他瞪大眼睛屏住呼吸，凝视着我。

　　脸颊好像烧起来般滚烫。亲吻了达夫尼斯的克洛埃，会不会就是这种感觉呢。太难为情了，我害怕得忍不住想要逃走。

　　可是，我的战斗将从这里开始。没错吧，远子。

　　木尾的脸颊也微微泛红。

　　“早上好。”

　　“啊、啊啊。”

　　在生硬的打过招呼后，我把装满了KISS巧克力的纸袋递向木尾。

　　－完－

　　：看完本篇之后，接着去看《万叶集》，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

　　五：文学少女今天的点心——《麦子和国王》

　　我见到了这样的远子学姐。

　　在我读高一的时候。

　　那是刚刚结束阴郁的梅雨，迎来毒辣阳光的季节。某一天，我提早去了学校。在避开日头，沿着校舍的墙根走时，我看到一双鞋和一个书包并排放在一起。

　　“？”

　　寻常的黑色平底鞋里，搁着一双叠得小小的白袜子。书包也是学校指定的那种。

　　停住脚步，我仔细端详了一番，然后抬起头。

　　那边有一颗巨大的树，须根直直垂落到地上。

　　“......”

　　视线顺着布满斑驳节痕的树干向上移动。

　　在绿叶之间，我看到又黑又长的三股辫，像猫尾巴一样垂下来。

　　“！”

　　咽了咽口水，我继续向上看去，又发现一双雪白的脚和制服的百褶裙！然后是白色上衣，胸前的绿松石色的丝带，线条修长的脖颈和从短袖中露出的雪白的手。紧接着，匍匐在树枝上的远子学姐跃入我的眼帘。

　　这个人，到底在干嘛！

　　我被拉入文艺社已经三个月了。虽然我已经逐渐习惯了那个吃书，在激动的时候会表现自己的学识，还经常给人制造麻烦的学姐的种种奇特行为，可现在我还是惊得说不出话来。

　　远子学姐趴在树枝上向更前面的地方挪动，她的眼神像极了狙击猎物的猎人。

　　她咬着唇，双颊染上一片绯红，那认真的表情让旁观的我都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随后，她伸手解开胸前的丝带。

　　可电光火石间，失去了平衡。

　　“哇！”

　　“啊呀！”

　　我连忙冲到树下。

　　远子学姐的双手死命抱住树枝，她几乎把全身都紧密无间的贴了上去。

　　绿松石色的丝带从我眼前飘到地上。

　　甩掉喷涌而出的满头大汗，我松了口气。

　　好险......至少目前是没事了。

　　“啊！为什么心叶会在这儿？”

　　像个大青虫一样趴在树上的远子学姐，脸涨的通红地问道。

　　我拾起丝带，无奈的回答。

　　“今天值日，所以就早来了。远子学姐在干什么呢？”

　　“额......这个......鸟宝宝掉地上了，我把它们放回窝里去！”

　　“鸟窝？是燕子，还是云雀？我没看见呢。”

　　“是，是呢。从心叶站的地方，也许是挺难看到的。可是，你听，有鸟宝宝的叫声哦。”

　　然而，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却分明从其他地方传来。

　　远子学姐尴尬的挑了挑眉毛，我只能耸耸肩。

　　“好吧，既然鸟宝宝已经安全了，你也快下来吧。”

　　“......不准看我的裙底哦。”

　　“不会的。”

　　我扭过头，长长的叹了口气，在接连不断的“哇”、“啊呀”等能让心脏停止跳动的尖叫声中，远子学姐终于下来了。

　　“唔，手都被磨得好粗糙。”

　　“校服上有很多树叶，绑辫子的丝带也散了哦。不要一大清早就做些非常识性的事情好不好。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识性的存在啦。”

　　“过分，竟然对学姐说教。”

　　我没理会她，转身径直走开了。

　　树枝，丝带

　　似乎最近在学校听到过与之相关的什么传闻

　　算了，别人的事情，与我无关。

　　◇ ◇ ◇

　　放学后，一到文艺社，我就看到了晾在窗边的绿松石的丝带。

　　弄脏了所以洗了吧。我想。

　　丝带被金色的夹子固定着，随着吹过窗口的大风而飘动。

　　窗下是早上远子学姐紧紧抱过的大树，枝叶依然繁茂。

　　“快来看看，今天的‘饭菜’非常丰富哦。”

　　远子学姐扬起脸，抱着一本非常厚的硬壳书转了个圈。

　　“艾莲诺.法吉昂的《麦子和国王》。是把法吉昂自选的三十七篇文章都收录的全集哦！”

　　她一脸幸福的笑着，亲吻着书，在窗边的铁管椅上坐下。

　　“啊，这个重量，这种手感，简直无法形容。舌头都发痒了。”

　　“那么，今天就不需要三题故事了吧。我回去了，你慢用。”

　　“诶，那是另外一回事哟。”

　　远子学姐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既然来了，就好好做。今天的关键词是‘丝带’，‘教会’，‘足疗’。限时五十分钟，好，开始！”

　　她从口袋里掏出银色秒表，设定了时间，而后便自行脱掉鞋子，屈膝坐在椅子上读书。

　　没法子，我只能把一叠五十页的原稿纸拿出来，放到古老的构木桌上，拿起HB的自动铅笔，将思绪埋了进去。

　　在这期间，远子学姐陶醉地翻着书，把边缘撕成小片往嘴里送。

　　如春蚕噬桑般的细密咀嚼，微笑着吞咽下去，再满足地长叹一声。

　　“啊！太好吃了。

　　法吉昂的故事，就像是清透的酒心巧克力。

　　那种感觉就是把淡雅的樱色，水色，草青色，蒲公英色，堇色等像宝石一样的小颗粒，从金色的小箱子里一个个取出来，咯吱咯吱地嚼着。

　　门牙轻轻咬破透明的糖膜，浸透着果酒清香的糖汁便化满整个口腔。”

　　嘴里含着撕下来的书页，无上享受似的眯起眼睛。她继续幸福的说道。

　　“艾莲诺.法吉昂，于一八八一年出生于伦敦，女作家。因为父亲也是一位小说家，所以从小她家里都堆满了书。这点在《麦子和国王》的序言中提及过。她写道，不管是二楼的孩子们的房间还是一楼的父亲的书房，都有很多书。沿着餐厅的墙根一直到起居室，再从起居室上楼到卧室，到处都满满的挤着书！

　　在其中一个被称为‘小书房’的房间里，书就和丛生的花草一样，一直堆到了天花板。

　　啊～太棒了，不是吗？简直是梦一般的光景呢。”

　　远子学姐用清亮的声音开始朗读书中的片段。

　　“——‘这房间，让我打开了魔法之门。从这扇门里，我窥视到了与我的世界和时代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或者另一个时代。’

　　根据父母的意思，她没有和其他孩子一样去学校读书，但是，她却被来家中做客的父母的友人，比如作家，或者音乐家，带去剧场和音乐会。

　　除此之外的时间，她便埋头阅读家中的丰富藏书，或者和兄长一起扮演成空想世界里的人物。

　　这是多么有趣而充实的生活，光从序言里就能体会到。

　　童年时代的法吉昂，一定在金色尘埃飞舞的灿烂阳光下，在丰富的书籍里，进行她的空想世界之旅吧。

　　对于她来说，空想即为现实，现实也是空想，因为二者的界限极其暧昧，几乎能在只有呼吸的时候就顺利往返。”

　　远子学姐淡淡笑着，在她周围飞舞着数之不尽的光之碎片。

　　在堆满书的小房间里，被柔和的光包围着的远子学姐埋首于书中的模样，也宛如幻想国里的居民一般。

　　眼睛闪闪发光，脸上涌出一片红潮，她更兴致勃勃地说：

　　“在法吉昂的自选集《麦子和国王》里，就有充满了各色各样的，如同酒心巧克力的想象。

　　比如说这篇《年轻的凯特》，讲的就是小女佣的故事。

　　被自己所服侍的夫人告诫不能去牧场，河边和森林的凯特，在那里遇到了绿仙女，河里的国王，和跳舞的少女，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随着她慢慢长大，直到自己也被人称为夫人时，凯特便把一切都栩栩如生地告诉了大家。

　　啊，去牧场，去森林，去河边吧！能在那里遇到好运的绿仙女，河里的国王，和跳舞的少年哦！

　　另外，我建议你一定要看《西方森林》和《柠檬色的小狗》。

　　这两篇都甜而不腻，特别有趣。

　　在《西方森林》里，傲慢的国王和那个直言不讳的女佣希莱娜的互动，简直棒极了。

　　两人人的对话，能让舌头都情不自禁的窃笑。

　　‘弄清楚你的身份，希莱娜！’国王不悦道。‘啊，是的。您找我，就是为了这个？’希莱娜却若无其事地回答。

　　另外，国王在寻找新娘时所作的先给对方的诗，也非常的有意思。

　　在《柠檬色的小狗》一文里，年轻的樵夫也向公主写了情书呢。

　　‘致我所爱的人：

　　你就像我的小狗一样可爱。所以，我喜欢你。

　　乔.乔利～’

　　公主读过后，像云雀一样欢跳着，然后把这封信好好的保存起来。

　　这简直和初恋的中学生相差无几吧？幸福得浑身的细胞都在躁动，太美妙了不是吗？虽说是柠檬味，却在酸涩里浸透着爽快的甘甜。

　　《San.fairy.yann》——这也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一个名叫瑟蕾丝丁的法国人偶，在战争年代流落到一个被士兵捡来的女孩手里，后来又被送给了这个女孩唯一的女儿凯西。

　　凯西从小便失去了双亲，在她孤身一人的时候，San.fairy.Yann给她带去了美妙的时光！

　　啊，可是，《亲切的地主》的结局也很催人泪下哦，《小裁缝》可爱得美味极了，《第七位公主》也很棒，还有《贫穷岛的奇迹》，《梦幻之吻》！我全部都推荐哦！”

　　就如同手里抓的是七色的酒心巧克力一样，远子学姐将撕碎的书页送进嘴里。

　　“啊，身体仿佛变得和云一样轻了，似乎迷失在法吉昂的幻想世界里了。”

　　“好啊，那你应该不需要我的这个了吧。”

　　我从笔记本上把写了三题故事的原稿纸撕下来，作势要扔进垃圾桶。

　　远子学姐见状，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走了过来。一把夺过稿纸紧紧抱在胸前。

　　“讨厌，你要干嘛，心叶，不准糟蹋食物。”

　　瞪着眼睛说完后，她蹲在地上又笑道：

　　“当然，心叶的点心也要吃。”

　　五分钟后——

　　试图在教会的圣堂里用丝带上吊自杀的青年，被从忏悔室里爬出来的手做了足疗。吃完这个故事的远子学姐趴在椅子上，失神了三分钟。

　　“......唔”

　　摇摇晃晃的抬起头，她眼里盈着泪光，含恨抱怨道：

　　“过分......太过分了。总是让我吃很古怪的东西。心叶，你是故意的吧。你很喜欢看我哭吧？太坏了，恶鬼，恶魔，变态！”

　　于是，我一边收拾着桌子，一边冷冷的回道：

　　“......既然这样，放弃这种事情不就好了。”

　　为什么每天都要我写三题故事啊。简直无法理解。

　　“既然是难吃得想哭的东西，为什么还是吃得一点不剩呢？远子学姐才是变态的妖怪吧。”

　　然后我沉默地等待着她说那句例行台词“不是妖怪，是‘文学少女’。”

　　然而远子学姐却抬起头，以似乎受了很大打击的悲哀眼神看着我。

　　“......”

　　顿时，胸口像被什么捏住一样一阵抽痛，我连忙把笔盒和原稿用纸塞进书包。

　　出门的时候——

　　“心叶。”

　　我被叫住了。

　　屏住气息，我回过头，却看见远子学姐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爽朗的笑容望向我。

　　“明天也要来社团活动哦。”

　　“再见。”

　　犹如芒刺在背，我赶紧离开了活动室。

　　从远子学姐爬过的树下经过时，一条绿松石的丝带如幻象般飘了下来。

　　“！”

　　我抓到它，有些惊异的抬头看着那扇窗户。

　　却没有看见远子学姐的身影。

　　她没发现丝带被风吹跑了吗......我心想。

　　而在这时候——

　　就像一阵凉风吹过般，我回想起了曾在教室里听过的谁曾说过的话。

　　大概是女孩子们在聊天时不小心听到的吧。

　　——如果在学校的那棵树上，偷偷绑上丝带且不让人瞧见的话，就能实现一个愿望哦。

　　能从活动室里看到的那棵大树。

　　像大青虫一样趴在树枝上的远子学姐。

　　还有她认真的眼神。

　　“......”

　　一眨不眨地看着手中的绿松石丝带，我沉默了。

　　◇ ◇ ◇

　　第二天放学后，我像往常一样去了文艺社。随后远子学姐也来了。

　　她看到我后，微微瞪大了眼睛，随后绽开了如花朵一般的微笑。

　　“......日安。”

　　简短地打了个招呼，那张渐渐染上喜悦之色的脸，好像发现什么似的再次瞪大眼睛。

　　“啊，脸上有伤，怎么弄的。”

　　“......毛巾里好像有沙子。”

　　“是这样啊。真危险呢。”

　　“......”

　　我静静的背过脸去。

　　远子学姐甩着三股辫，步伐轻盈地向窗户走去。

　　“啊，开始热起来了呢～夏天真的快来临了。”

　　浅浅笑着，她推开窗，让面颊完全沐浴在风中。

　　“啊呀？”

　　突然，她一声惊叹，从窗户探出身子，目光停滞了。

　　是发现了绑在树梢上的绿松石丝带吗

　　“呀！”

　　突然爆发出一声惊叫。

　　“我，那是我的校服的丝带......！昨天，晾在这儿的。我以为弄丢了，可为什么会在树枝上绑着。”

　　我仍旧侧着脸，冷淡的小声说：

　　“......被风吹走了吧。”

　　远子学姐回过头看着我，从我脸上的擦伤，我的手，一直打量到我所穿校服的前襟。

　　那里附着一片小小的绿色碎片，察觉到那是半片树叶后，我连忙拂去它。

　　远子学姐的目光变得温和，嘴角绽开微笑。

　　是今天到现在为止看起来最快乐，最让人眩目的笑容。

　　看着她，我那满是擦伤的手顿时如被火燎一般烫起来。

　　反正，我又不知道远子学姐到底许了什么愿望，所以无所谓啦

　　我又急急地别过脸，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一样，把笔盒和原稿纸摆在桌上。

　　－完－

－－－－－－－－－－－－－－－－－－－－－－－－－－－－－－－－－－－－－－－

六：沉默的王子和不擅走路的人鱼

　　从前，我是一只鸟。

　　而如今，我就像是刚刚登上陆地的人鱼，步履蹒跚。

　　◇ ◇ ◇

　　“别跟来！”

　　灼热的夏日骄阳深深烙进清晨的路面，我正在这里和他争执。

　　“今天是你第一天打工。我想，我也去跟对方打个招呼会比较好。”

　　一诗一脸认真的回答道。

　　“这算什么，要打工的是我啊。为什么你要去打招呼？！又不是幼儿园保姆！简直不可理喻！”

　　“可是，三好小姐是我姐大学时代的学妹。这次打工多亏她的介绍，而且以后她也是朝仓你工作上的前辈，所以还是去见一面比较好。”

　　“所以什么啊，到底为什么你要去见她？一诗的姐姐给我介绍了工作，我当然感激——但你再做这些根本是多余！纯粹是给我找麻烦！何况，掐准别人的上班时间来接人，太恶心了！看到你站在路边时，我差点以为是跟踪狂啊！”

　　“真抱歉吓到你了。但是昨天我打你手机你没接，所以我发了短信告诉你我会来接你的。”

　　那个我看到了。

　　我是看到了没错。但因为觉得烦就丢在一边，结果一直到早上也没想起来。

　　“要是你没看到短信，那真的很对不起。”

　　他面露窘色，立刻向我低头道谦。看起来就像一个悟道的和尚，这反而更令我不爽。

　　既不惊慌失措，也不委屈落泪。只是一言不发，挺直脊梁，用他那端正的脸静静的看着我。看到他这副超脱的表情，偶尔真让我想狠狠的踩他的脚，挠他的脸。

　　“如果朝仓不愿意，那我今天只送你到那里吧。”

　　“不要你送，给我立刻回去。”

　　“可是......”

　　“第一天上班就让个大男人陪着去，到时让人说闲话丢脸的可是我！拜托你识相点。”

　　“那万一有事，记得打我电话。”

　　“不会有事的，敬请放心。”

　　“朝仓，那边有台阶，还是走对面的路过去——”

　　“台阶又怎么了，我闭着眼睛也照样能上去！”

　　啊，气死我了。

　　这家伙真的和我一样大吗？真是高三学生？一言一行简直和啰嗦的老头没两样。

　　头顶上夏日的烈阳毫不留情地倾注下来，我眯起眼睛，用力拄着腋下的两根铝拐杖，一级一级地登上石阶。

　　我知道下面有双眼睛正担心地看着我，所以我绝对不会回头。

　　自从春天出院后，已经有三个月了。

　　现在，我独自一个人在公寓生活。

　　尽管双腿还无法行动自如，生活上也有诸多不便。但自己的事能自己亲手去做，这一点让我感到高兴无比。

　　当我花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换完天花板上的荧光灯灯泡的一霎那，迎面袭来的成就感让我紧绷的表情不由地舒展开来。

　　“哼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明明家里空无一人，我却忍不住得意自夸道。

　　因为希望明年开始可以去上非全日制的高中，所以我也正在为此准备着。

　　原本还想自己去赚学费和生活费......但这还不可能，没办法只好放弃了。

　　不过当我提出多少想赚点钱时，一诗就通过他姐姐为我找到了一份儿童馆接待员的兼职。

　　暑假期间，每周五天，早上九点开始到傍晚五点半为止，我只要坐在接待台后看着孩子们，不要让他们恶作剧或受伤就好。这样下来每天就能拿到七千日元（PS:折合人民币500元），待遇可谓优厚。

　　虽然很不甘心，但我能顺利拿到这份工作，确实全靠了一诗，这件事.....好吧，是该谢谢他。

　　但即便如此，让他跟着我去工作的地方，还要去打招呼，这怎么可能。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向对方说明我的情况的。

　　想到他搞不好会对别人说我身体不太方便，也许会给大家舔麻烦，请多多关照之类的话，心里真是不爽。

　　我必须出色地完成这份工作，好让一诗知道我即使一个人也能做好所有的事。

　　“我是今天开始来这里工作的朝仓。请多关照。我的腿不太方便，不过日常小事基本上没问题，有什么事请尽管吩咐我。我什么都会做。”

　　我尽量装得乖巧一些，让自己露出清爽的笑容。

　　一诗的大姐在大学时代的学妹，也就是同样就职于这个儿童馆的三好，是一位画着淡妆，气质稳重的女性。

　　这里的职员除了她以外，只有另一位名叫久保田的年级很大的男人。

　　建筑本身很小，一进门就摆放着鞋柜，规定要在那脱下自己的鞋，换上室内鞋。

　　室内的氛围很像幼稚园的游戏室，墙壁上贴着小孩子的图画作品。屋里有几张矮脚圆桌，椅子，书架，还有积木、高跷以及装着橡皮球的箱子。这里是孩子们学习的地方，而里面则是提供给他们运动的地方，那里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

　　接待处就位于学习室的出入口那里。话虽如此，也不过是放了一张小小的书桌和一把椅子而已。

　　“朝仓同学真是勤快呢。”

　　三好露出亲切的微笑。

　　“不过，这里并没有那么多工作要做。你只需要坐在接待处，有人进来的话，就请对方在这本本子上写下姓名和年龄就好了。”

　　“好的，还有呢？”

　　“只要看着孩子们就行了。不过话说回来，这里几乎没有淘气或者胡闹的孩子。”

　　“还有呢？”

　　“暂时就这些。我们就在办公室，有事尽管叫我们吧。我想你应该会觉得无聊，可以看看书，写写作业都没关系的。”

　　开馆一个小时后，我明白了之前的那番话并不是对我客气，而是事实。

　　没有孩子来。

　　一个都没有。

　　小学明明应该开始放暑假了，却连孩子们的吵闹声都听不到。周围实在太过安静，几乎让人误以为这一带搞不好根本没有小孩。三好和久保田都去了办公室，只留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接待处。

　　哼，我可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早就习惯无聊了。

　　我在心里如同自虐一般暗自嘀咕着。然而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人进来，此时的我对于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盯着那些贴在墙壁上的蹩脚蜡笔画发呆也已经觉得腻了。

　　好容易看到一个男孩子走进来时，我甚至下意识地叹了一口气。

　　小孩子既吵又任性，实在让我讨厌。一定到他们尖厉的声音，我只觉得背上发凉，不过眼下还是先伪装一下吧。

　　男孩子看到有没见过的人在，似乎吃了一惊。他睁大眼睛，直盯着我的脸瞧。随后看到靠在书桌旁的铝拐杖时，又眼前一亮，饶有兴趣地盯着看了半天。

　　“请在本子上写下姓名和年龄。”

　　“啊......哦。”

　　男孩接过我递过去的铅笔，一边笨拙地握紧笔杆写下自己的名字，一边还在不时偷瞄着拐杖。

　　“这个，是老师您的吗？”

　　“是啊。”

　　突然被叫作老师，心里不由晃过一阵迷茫。但我还是若无其事地回答了他。

　　“我可以碰一下吗？”

　　“不行。”

　　我脸上保持着微笑，但同时在声音中加入一丝冰冷，断然拒绝了。小孩子总是得寸进尺，所以不可以凡事都满足他们。

　　男孩吓了一跳，避开我的视线，慌慌张张地跑进了里面的房间。

　　只见他从书架上抽出一册少年漫画，翻开看了起来。

　　周围又恢复了一片寂静。

　　啊......真无聊。

　　到了中午，由三好来接替我工作一小时。

　　我一边在办公室啃着从家里带来的紫苏饭团，一边想到下午是不是也一样无事可做，觉得自己快晕了过去。

　　“平时这里也没什么人来吗？”

　　“是啊。最近越来越多的孩子暑假也得去补习班，要不就待在家里打游戏。何况孩子的数量本来就在减少嘛。”

　　老职员满不在乎地回答我。

　　他从冰箱里拿出冰麦茶，倒了一杯给我喝。在聊天时，他并没有询问我住拐杖的原因，一定是从一诗的姐姐那里听说了吧。

　　啊，总觉得又开始不爽了。

　　虽然被人问东问西是一件很烦的事，但什么都不问同样让我觉得郁闷不快。

　　“谢谢您的麦茶。”

　　我姑且乖巧地笑了笑。

　　最终，那天来馆的客人只有七名。

　　大多数都是独自来的孩子，不是来看漫画，就是在桌子上写些作业，都老实得很。

　　后来也有几个孩子和第一个来的那个男孩一样，对拐杖感兴趣，开口问我能不能碰，或者问问老师是不是受伤了之类的，但都被我敷衍过去了。

　　我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但口气并不友好，所以孩子们很快就不再靠近我了。尽管我无所事事，但万一不小心被孩子们缠上会烦死人，所以索性还是无聊点好。

　　将那些眼看到了闭馆时间了，却还在磨磨蹭蹭继续看漫画的小家伙们赶走后，我擦桌扫地，做了一下简单的清洁工作，一天的工作就算结束了。

　　“辛苦了，朝仓同学。明天见。”

　　“谢谢您，我先告辞了。”

　　我直到最后一刻依然装得很乖巧，随后便离开了儿童馆。

　　时间还不到傍晚六点。

　　虽然天色还很亮，但空气已经开始泛白变得朦胧，还残留着热气，粘乎乎的。外面与刚才开放着冷气的室内之间巨大的温差令我无精打采。

　　“唉，无所事事还真累人。”

　　去工厂的流水线上做做组装机械的工作会不会更好呢。

　　“啊......”

　　蓦然瞥见拐角处站着一个身材高大，面容清秀，穿着便服的男生，我不由皱起眉头。

　　“你又搞埋伏？”

　　“我在前面的图书馆复习。想到正好你的打工快结束了，就来看看，只是偶然而已。”

　　“你这不叫偶然，叫故意吧。”

　　“是吗，抱歉。”

　　“真觉得抱歉的话就别来。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又不是小孩子，不用你来接送。”

　　“图书馆的闭馆时间正好和儿童馆的一样。”

　　“那你就去别的图书馆。”

　　我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话，从一诗身旁走了过去。

　　一诗毫不在意地跟了上来，和我并排走着。不管我怎么加快脚步也甩不开他，这令我很不甘心。我也知道他是配合我的速度放慢了脚步，但这反而更让我生气。

　　“打工怎么样？”

　　“没什么特别的，工作很轻松，简直是无所事事。”

　　“是吗，太好了。”

　　他以短短的一句话，简洁地回答了我。因此对话完全没有展开。而我也同样没有聊天的兴致，所以很快我们就陷入了沉默。

　　这种时候，如果是心叶就会担心我是不是心情不好而竭力向我搭话。

　　有时如果我想捉弄他，就会故意不说话，这时他的眉毛就会越垂越低，最后变成哭丧着脸。

　　我偷瞄着他的表情，然后笑着问他。

　　“然后呢？之后怎么样了，心叶？”

　　当我像这样对心叶的话表现兴趣时，他的眼睛就会一下子亮起来，整张脸都笑得乐不可支。

　　就像一只使劲摇晃着尾巴的小狗，无论我走到哪里，心叶都会跟到哪里。只要我说让他等，不管几个小时他都会等下去。

　　就这样，每当我姗姗来迟，最后一刻出现时，他那由于失望而耸拉的脑袋会立刻抬起来，一瞬间在脸上写满欢喜，拼命摇着尾巴，叫着“太好了！美羽！”向我冲来。

　　一诗也像一只狗一样，总是跟着我亦步亦趋。

　　倘若我说让他等我，他应该也会像心叶一样一直等下去，而当我让他来时，即使是深更半夜，他也会立刻赶来吧。

　　然而，尽管同样是狗，如果说心叶是小型的宠物犬，一诗则像是大型的看门犬或者导盲犬，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差距。

　　一诗总是陪在我身边，在我步履蹒跚时，若无其事地将手臂借给我，总是希望将我带到安全的道路上。他从不对我摇尾示好，被我痛骂时也不沮丧，无措。

　　一诗一定是觉得自己比我聪明，比我强壮，无所不能，所以才必须帮助我。

　　与心叶在一起时，我的地位比心叶高。心叶的一切都由我掌控，心叶的一切都由我决定。没有我，心叶什么都做不了。一直一来，我就是如此训练他的。

　　然而与一诗在一起时，情况却完全相反，变成他在照顾我了。

　　他不仅不服从我的命令，反而会摆出一副认真的表情，唠叨着这样不好，不要那样做比较好，太危险了之类的话，反对我要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我怎么生气，怎么挠他，他永远都只会耐着性子劝说我，不惜花费几个小时。

　　慢慢地，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倒像一个撒娇任性的小孩似的，禁不住觉得羞愧，耳根变得越来越热。

　　今天也一样，我绷着脸一言不发，而一诗却毫不在意，慢慢在我身边走着。每次都是我忍耐不住沉默先开口。

　　“......亏你还是考生，这种时候居然来管别人的闲事，可真不是一般的有空啊。放松过头小心落榜。”

　　一诗微微一笑。原本就清秀端正的脸庞，如此一来更显得温柔。

　　“是呀，虽说成绩一直是A，也不能就此安心啊。”

　　“你....这种口气真让人讨厌。不如偶尔去拿个D或者E好了。”

　　“可是我觉得即使是模拟考试，故意失手也是不好的。”

　　啊——越说越让我生气了。

　　“一诗太没意思了。跟你在一起真无聊。”

　　“姐姐也常这么说。”

　　看到他一本正经地陷入思考，我心里顿时涌上一股无名之火。

　　“没错，既然你自己也意识到了，那就别再来找我，除非等你学会说些有趣的话题。”

　　听到我这句不加修饰的话，他似乎有些动摇，声音也变得急促起来。

　　“那怎么行？这附近人少，你一个女孩子走的话太危险了。”

　　“哪有什么流氓会在夏天傍晚六点出没的啊。听好，在你学会说那些让我高兴的有趣话题之前，别再让我看到你这张沉闷的脸！短信和电话也全部禁止！要是你下次出现在我的回家路上，一开口又只会说些无聊事的话，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一诗仿佛遇到了人生最大的难题一般，紧紧锁起了双眉。

　　◇ ◇ ◇

　　“唉～还是好无聊啊！”

　　打工第二天。

　　今天上午就来了好几个小孩。有在学习室看漫画的，也有在运动室打羽毛球的。

　　偶尔有几个孩子靠过来似乎想找我聊天。

　　“老师正在工作哦，你去那边自己玩。”

　　这时我会微笑着打发走他们。

　　我真的很讨厌孩子。

　　脸皮厚，又不会看人脸色，他们享受着爱，无论做什么都会被接受，被原谅，而且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简直让我不爽到想吐。

　　我甚至想把他们推倒在地上，用冰冷的语气告诉他们：“别以为所有大人都会对你好。”

　　所以我压根不想搭理那些孩子。然而，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也终究会腻。

　　在医院时，我是怎么打发无聊的时间来着

　　在那间充满药味，满眼只有白色房间里，无法用自己的双腿行走的我一边望着天花板——

　　啊，对了，我在想心叶的事。

　　我在想，心叶现在在做什么。

　　他是不是正在想着我，觉得很痛苦，很悲伤，很绝望呢？

　　眼前浮现出心叶哭泣的脸，于是我也变得和他一样痛苦，心脏都快裂开了，我恨心叶，恨的咬牙切齿，但又想见他，想得不能自已。

　　是啊

　　我在医院根本没时间觉得无聊

　　一想到心叶，每一天，每一夜，我全身的皮肤就宛如火烧般炙热。

　　这辈子，这股火焰都不会消失了。

　　我曾经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在天文馆的那一夜，包围着我的火焰却蓦地丧失了气势，也不再灼热。

　　如今，它似乎化作了一缕细长的烛光，在我心中微微摇曳。

　　现在我的心情已然平静，同时却也变得空无一物。

　　长久以来，我始终恨着心叶。因此，当这种憎恨逐渐淡去的今天

　　希望心叶受伤。

　　希望心叶痛苦。

　　这些一直紧紧伴随着我的强烈念头，几乎让我窒息，而如今却一下子从我心中消失的一干二净。当我躺在病床上仰望着天花板，眼前也再没出现过心叶哭泣的面容。

　　察觉到这件事时，我不由得茫然了。

　　那些曾经在心中牢牢盘踞的狂热感情，居然会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不见。

　　这种感觉仿佛是在经历过撕心裂肺的疼痛，满地打滚之后，突然间疼痛消失，筋疲力竭地倒在地上松了口气。

　　又好像觉得缺乏实感，忍不住掐自己的手臂来获取疼痛。

　　如今，一想到与心叶一起度过的日子，我的心就会开始疼痛。

　　啊......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那里了，想到这里，悲伤就会勒得我透不过气来。

　　但是，我已经不再想着报复心叶了。自从遇到了心叶，我便失去了那一直与我如影随形的，名为“憎恨”的好友。

　　我开始一个人生活，也决定要去上学。该做的事很多很多，然而，当家务告一段落，想用余下的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时——

　　我该做些什么呢

　　我一屁股坐在地毯上，呆呆地想着。

　　很快，我意识到了。

　　如今的我，是个零

　　之前的我是一个负数，但现在的我也并非正数。

　　零

　　而今天，我也同样坐在儿童馆的椅子上，望着入口处消磨时间。

　　本以来只要去工作，就能集中于工作而让自己分心。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必再去考虑自己无事可想的现实。

　　还是很无聊

　　运动室传来孩子们欢乐的吵闹声，刺耳极了。

　　不如看看书来打发时间吧，我这么想到。于是拄着拐杖来到书架前面。

　　书架上大半都堆着一册册的漫画，角落里排着几本绘本和儿童书。几乎都是我熟悉的书名。

　　那里也放着好几本小学时与心叶一起看过的绘本，不由让我胸口一紧。

　　我抽出一本画着淡彩插话的绘本，回到座位上打开。

　　“美人鱼不仅居住在南方的大海里，也居住在北方的大海里。”

　　《红蜡烛与美人鱼》——是小川未明的童话。

　　这本书，我也曾经和心叶一起看过吧

　　一起趴在心叶家那块草色的地毯上。

　　——啊，先别急着翻啊，美羽。我还没看完呢。

　　——心叶看书真慢。

　　——是美羽你看得太快了。

　　——那你自己看不就好了。我回家了。以后不跟心叶玩了。

　　——对不起，对不起啦，美羽。你别走。

　　看到他垂头丧气地拉住我，我的心融化在胜利感带来的甜蜜之中。

　　——真拿你没办法。那我就不走了，你不许再对我发牢骚哦。

　　——嗯，美羽想翻就翻好了。

　　一个劲点头的心叶也像一只不停摇着尾巴的小狗，掩饰不住地开心。

　　记得当初看完这本绘本后，心叶说人鱼姑娘很可怜，还大哭了一场。

　　记得我还嘲笑他，明明是个男孩子，居然让一本书弄哭，真是丢脸。

　　我一边回想起心叶的事，一边慢慢翻开书。与小时候看过的书上一模一样的图画，逐渐呈现在眼前。

　　“多么凄凉的景色啊，美人鱼想。”

　　“想到自己这么久以来，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自从出生就一直憧憬着明亮的海面上的世界，美人鱼开始无法忍受了。”

　　居住在黑暗北海中的美人鱼，一直憧憬着人类的世界。

　　美人鱼的腹中有了孩子。

　　美人鱼心想，至少不能给即将出生的孩子留下与自己一样的寂寞回忆，她希望能让自己的孩子来到明亮美丽的城市，生活在善良的人群之中。于是她把孩子生在了陆地上，希望有人能将孩子捡去。

　　“我听说，人类是这世上最善良的生物。还听说，他们绝对不会欺负可怜、弱小的生命，也不会让他们受苦。”

　　“我或许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了，但我的孩子应该能融入人类之中，获得幸福的生活吧。”

　　当自己还是个孩子时也曾这么想过，居然会以为人类是这世上最善良的生物，这个误会可真离谱。然而这条美人鱼还把自己的孩子扔到陆地上，实在是蠢到家了。

　　被丢弃的孩子，被山脚下一对卖蜡烛的老夫妻捡了回去，当作自己家的孩子抚养。

　　由于腰部以下是鱼身，所以小人鱼不能出现在人前，即使在长大以后，也依然藏在家里从不出门。

　　这里的情节也让我很有一件。

　　这种拘禁的生活能称得上幸福吗？在海底自由自在的游泳，日子岂不是过的更加逍遥自在吗？

　　不久，人鱼姑娘开始在养父做的蜡烛上面，用红色的画笔描绘出鱼和贝壳的图案。

　　人们纷纷传言，只要将这蜡烛供奉在山上的庙里，就决不会遭遇翻船，也不会溺水。许许多多的人争先恐后地购买蜡烛，于是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兴隆。

　　当时，老夫妻还是很疼爱人鱼姑娘，人鱼姑娘也对老夫妻感恩戴德。

　　然而，这种脆弱的关系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就算是被人类抚养长大，美人鱼自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和人类不是同一种生物。

　　何况，人类的想法也会随着岁月流逝而发生变化。就连勤劳善良的老夫妻，一旦发了大财，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时，也就产生了希望过上更好日子的欲望。

　　于是人鱼姑娘被他们背叛了。

　　“！”

　　突然，手臂碰到了一个温暖柔软的东西，我吃了一惊。

　　朝下面一看，一个四五岁的男孩从我手臂下面钻出脑袋，目不转睛地盯着绘本看。

　　刚才手臂碰到的，应该是男孩的头。

　　搞什么。这孩子。

　　我笑着开口。

　　“怎么？有事吗？”

　　没事的话就赶快走远点，我的声音明确地包含着这种心情。

　　但对方似乎并没有理解，他扬起脸，用栗子一般圆溜溜的茶色眼睛看着我。

　　没有一丝害怕的神色，孩子那率直的眼神让我心烦意乱，同时感到有些胆怯。

　　“老师很忙哦，去跟别的小朋友玩吧。”

　　我瞪起眼睛，试着对她说道。

　　但男孩还是没听懂，他骨碌碌地转了转眼珠，抬起头来看着我。用孩子特有的纯真表情对我说。

　　“老师，这幅画好漂亮。”

　　“是啊。”

　　“讲了什么故事？”

　　“是一条笨人鱼，被人类背叛，然后复仇的故事。”

　　“复仇？”

　　我一时间愣住了。

　　唉，所以我才讨厌面对小孩子嘛。他们完全不明白这世上有恶意的存在。

　　我合上书，塞给那个孩子。

　　“你想知道的话，自己去看吧。”

　　“嗯。”

　　男孩就地蹲下去，打开绘本。

　　“喂，别再这里看。去那边坐在椅子上看。”

　　但男孩没有理会我，开始看起了书，而且还念出声来。

　　“唔....美......人......鱼......不仅、住、在、大海......里......”

　　看来很多字他都不认识，只见他不住地露出疑惑的表情。

　　“喂，你坐在这里很碍事，快走开。”

　　“老师，美人、鱼是什么？”

　　“那个词读作‘美人鱼’。”

　　“这个字呢？”

　　“是‘南’啦。”

　　“那这个呢？”

　　“连‘波’你都不认识吗！”

　　“因为我没学过啊。那这个呢，老师？”

　　“‘云’！哎呀，烦死了，不要每个字都来问我。”

　　“那老师你念给我听。”

　　“哈？”

　　男孩笑眯眯地看着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我，那种毫无心机的天真笑容，和心叶小时候颇有几分相像。

　　“才......才不要。”

　　“啊～念嘛～”

　　“不要。”

　　“念嘛念嘛念嘛～”

　　“啊～烦死了，别拉着我的手臂啦。”

　　“那你念给我听？”

　　一张充满期待的脸仰望着我。

　　小孩子真是又任性又厚脸皮，还缠人。

　　我勉强挤出一句。

　　“就一点点哦。”

　　我打算姑且念完一页，说一句“今天到此为止”，然后就结束。

　　“耶！”

　　男孩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那样的表情也与心叶有些像

　　“‘美人鱼不仅居住在南方的大海里’——”

　　我将绘本摊在膝盖上开始朗读。

　　已经多少年没有出声读过书了，虽然不甘心，但心里还是很紧张。到底有什么好紧张的啊，我真是的。

　　男孩跪在地板上，凑过来看绘本。他的头顶上有个小小的发旋。

　　“——‘一天夜里，人鱼妈妈为了产下孩子，游过冰冷黑暗的海水，朝陆地靠近。’”

　　无意间一抬头，只见身边的孩子们多了起来。

　　除了刚开始那个孩子，又来了两个孩子坐在地板上，正认真地听着故事。

　　啊，真讨厌，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慌了手脚，急急忙忙把书合上。

　　“好了，今天到此为止。”

　　“不要啊！”

　　“再念一点～”

　　“老师，再念嘛。”

　　孩子们一齐向我抗议，吵得我耳朵发疼。

　　连在里面运动室玩的孩子们也纷纷聚了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不仅如此，连两位职员也来了。

　　“怎么了，朝仓同学？”

　　“没什么，那个......这几个孩子想让我读书给他们听，但我正在工作，所以就对他们说了句对不起，拒绝了。”

　　听到我的话，两人原本不安的表情顿时舒展开来。

　　“哦，原来是这样。没关系，朝仓同学，给他们读一下吧。”

　　“啊？”

　　“一边读书，一边做接待工作也没问题吧？”

　　“可是那......”

　　“大家也好像很高兴，就麻烦你了。”

　　“好的......”

　　骗人的吧！为什么我得做这么麻烦的事啊！

　　我在心里暗自大叫，勉勉强强地打开书，开始继续往下读。

　　听众增加到了五个。

　　算了，赶快念完吧。

　　“那间屋子里，住着一对年级很大的夫妻。老爷爷做蜡烛，老奶奶在店里卖蜡烛。”

　　“他们两人决定收养这个婴儿。这是一个女孩，由于她的下半身不是人类，而是鱼的模样，老爷爷和老奶奶都觉得她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

　　绑着马尾辫的小女孩有些害怕地发抖。

　　一脸淘气的男孩子小声嘟囔着：“脚和鱼一样吗？好厉害——”听到他这句话，孩子们开始骚动起来：“我见过美人鱼。”“哈？骗人！”“水族馆里有”。“你是说海豚吧？”

　　“你们不安静点听的话，我就不念了！”

　　话音刚落，周围立刻变得鸦雀无声。

　　我刚才的表情.....是不是有点恐怖？

　　不吵不闹固然很好，但孩子们如此轻易就听话，反而让我的脸上有些发烧。

　　干咳了一下，继续开始念书。

　　“这孩子虽然不是人类......”

　　长大成人的人鱼姑娘开始拿着一支红蜡笔在蜡烛上画画，蜡烛一转眼就卖光了。

　　她忍着手上的疼痛，拼命在蜡烛上画着。

　　谁也没有发现，人鱼姑娘已经画累了。

　　孩子们屏息静待着后文。

　　也许正期待着坚强的人鱼姑娘被善良的人所拯救吧。

　　但这个故事并没有那么美好。结局也没有出现救赎，是个残酷的故事。

　　“有一天，从南方的国度来了一个卖艺人。”

　　“老师，卖艺人是什么？”

　　“就是杂耍艺人，或者卖些小东西的人吧。”

　　“杂耍艺人是什么？”

　　“一定是杂技团的团长之类的啦。”

　　“杂技团里有狮子吗？”

　　“有，还有熊猫和骆驼呢。”

　　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熊猫，不过还是随后回答了一句，然后继续开始念。

　　“卖艺人向老夫妻提出要买下美人鱼。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老夫妻答应将人鱼姑娘卖给对方。

　　人鱼姑娘拼命恳求让自己留下，但老夫妻充耳不闻。

　　她流着泪，继续用红蜡笔在蜡烛上画着。

　　终于，卖艺人来到家里，带走了人鱼姑娘。只剩下几根涂的鲜红的蜡烛。人鱼姑娘被关进笼子，运上了船。”

　　听故事的孩子们脸色渐渐黯了下去。

　　我故意继续往下读。

　　“有一天晚上，老夫妻家里来了一个要买蜡烛的女人。她的头发被水湿透了。

　　女人买下了人鱼姑娘留下的最后几支蜡烛，飘然离去。她留下的钱，全部变成了贝壳。

　　当天夜里，激烈的暴风雨侵袭而来，载着人鱼姑娘的船翻了。

　　不久，城市变得萧条，很快就毁灭了。”

　　突然，耳边响起了呜咽的声音，我吓了一跳。

　　一看到孩子白净光滑的脸颊上，有泪珠滚落下来，我更慌了。

　　哭出来的是一开始缠着要我读书的那个跟心叶很像的男孩子。

　　“呜.....人鱼姑娘后来怎么样了？她见到真正的妈妈了吗？”

　　“这我怎么知道，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听到我这么说，男孩的眼泪更像断了线一样，引得旁边的孩子也开始抽泣。

　　“一定是沉到大海里去了。”

　　“好可怜。”

　　在孩子们一片抽抽搭搭的呜咽声中，我的心渐渐软了下来。

　　“你们真笨。这个小姑娘可是美人鱼啊，即使把她丢进暴风雨的大海中，她也不会死的嘛。应该是趁机从笼子里逃出来，和人鱼妈妈一起在海底继续生活了。”

　　“呜呜，真的吗？”

　　“人鱼妈妈来接她了吗？”

　　几双湿润的眼睛仰望着我。

　　“对啊，这个故事其实还没结束。小人鱼跟着人鱼妈妈来到海底一看，那里有一座由纯白和湛蓝的贝壳做成的美丽城堡。原来她的妈妈是大海的女王，小人鱼作为公主殿下，受到了海葵啦，小丑鱼啦，比目鱼啦，章鱼之类的热烈欢迎呢。”

　　孩子们无精打采垂下的小脸蛋一下子变得像面对太阳的向日葵那样灿烂。

　　“还有其他美人鱼吗？”

　　“有啊。小人鱼出生时，身边还只有人鱼妈妈，但之后从南海来了很多美人鱼哦。所以海底现在也变得热闹非凡，而且还有人类哦。”

　　“啊？”

　　“还有人类？”

　　孩子们纷纷向我靠了过来。

　　“嗯，那个人啊，之前一直被关在海底城堡的深处一个房间里面。”

　　“是坏人吗？”

　　“不是，是外国的王子哦。他还是个少年，拥有一双像南海般湛蓝的眼睛，一头像稻穗般橙黄的金发。”

　　“为什么他能在海底呼吸？”

　　“他在遇到海难时被美人鱼救了，吃下了美人鱼的鳞片，结果变得在海中也能呼吸了。后来成为海之公主的小人鱼与年轻的王子变得很要好，相亲相爱地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信口编出一些海底的生活，描述着那里有多么美丽多么舒适，人鱼姑娘有多么幸福。

　　孩子们被故事深深的吸引住了，紧紧盯着我。他们的脸上越来越亮，嘴角也开始绽放出笑容。

　　心中仿佛点燃了一盏小小的烛光。

　　细细的蜡烛上，摇曳着一簇梦幻般的火苗。

　　就这样，像那位人鱼姑娘用鲜红的红蜡笔在白色蜡烛上描绘着美丽的图案一样，我也将脑中浮现的景色一一付诸语言。

　　蜡烛的火苗也在我心中点起了小小的温暖。

　　孩子们一个个展开了笑容，向我投以尊敬的眼神。

　　“真有趣！”

　　“下次再读书给我们听啊，老师。”

　　他们七嘴八舌地对我说着，不过感觉并不坏。

　　◇ ◇ ◇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之后的每一天我都会给孩子们读书，编出那些故事的后续，讲给他们听。

　　狐狸阿权没有被杀，与兵士成了好朋友；《佛兰德斯的狗》中的帕奇和尼洛在危机关头被就出来，尼洛的画在展览会上获得了一等奖；哭泣的赤鬼踏上寻找青鬼的旅程，两人最终重逢。锡兵也和舞女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PS:分别是日本作家新美南吉的《小狐狸阿权》，英国女作家奥维达的《佛兰德斯的狗》，日本作家兵田广介的《哭泣的红鬼》，丹麦安徒生的《坚定的锡兵》，啊，吐血了。）

　　那个很像心叶的男孩子，每天都来缠着我讲故事。

　　其他的孩子也围绕在我身边抱膝而坐，一脸兴奋地望着我。

　　渐渐地，我仿佛又回到了小学时代讲故事给心叶听的时光，心里甜甜的，痒痒的。

　　尽管我曾经那么讨厌孩子。

　　然而当他们一口一个老师地围住我时，我却没有心生厌恶。看着他们永远写在脸上的表情，编织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我也一点点地变得感动起来。

　　这些孩子们听着我编出的故事，时而兴奋，时而欢笑。

　　我本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编故事了，以为自己早已失去这种才能，无法在幻想的世界中自由翱翔了。

　　但当我面对这些孩子们讲述时，我脑中总能不停浮现出那些美丽的画面。一个个的故事仿佛从我原本空无一物的身体最深处源源不断地涌出。

　　“老师，卖火柴的小女孩最后去了天堂吗？”

　　“你不知道吗？这个故事还没完呢，告诉你们哦——”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看着那些沉浸在故事中的孩子们闪亮的眼睛。

　　“朝仓同学真受孩子们的欢迎呢。”

　　“没有啦。”

　　我谦虚了一下，不过好像觉得自己的鼻子动了一下，脸上大概也露出了笑容。

　　就这样，一周过去了。

　　尽管我忍不住想向一诗炫耀自己第一份工作就完成地如此顺利，然而一诗整整一周都没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是不是还在意我对他说过的，在学会说有趣的话题之前不许来见我的那番话呢？

　　莫非他一个人在家里练习说相声吗？不会吧。不过也许至少会去看几本笑话集吧。

　　反正过几天自然会出现的。每次都是这样。

　　回家路上，转角处，街树下，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寻找一诗的身影。一阵风吹过，树梢摇晃着发出的声响，甚至空罐子滚落的声音都会让我吓一跳。

　　我是没有在意他啦，不过既然要来就早点来啊。连短信都不发一条，算怎么回事啊？

　　下次等他出现时，我一定要捉弄他一下。谁叫他让我等了那么久。除非他能说出个非同一般的笑话，否则我绝对不理他。啊——不对，我才没有在等一诗。

　　正当我生着闷气，坐在办公室啃着油梨三文鱼三明治午休时——

　　“打扰一下，请问新进来打工的人就是你吗？”

　　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性走进房间。

　　“啊，是的。”

　　孩子的母亲......？

　　她以一种称不上善意的眼神仔细打量过我的脸和脚，还有靠在椅边的拐杖，接着视线又回到了我的脸上，用带着挖苦的声音问道。

　　“听说你常给孩子们讲故事呢。”

　　“......是的。”

　　对方的脸上带着微笑，但声音和视线却刺的我皮肤生疼。

　　坐在窗边书桌前的男职员一脸不安地偷偷瞄着我们。

　　“能不能麻烦你别教我家孩子那些谎话。”

　　“谎话？”

　　“你说狐狸阿权还活着，汉斯和格瑞特开起了糖果屋大受欢迎什么的（PS：格林童话《小汉斯和小格雷特》）。孩子还小就都相信了。去亲戚家参加法事时，就去说给表兄弟们听，结果被大家说是骗子，大吵了一架。害我也丢脸丢大了啊。”

　　我只觉得血一下子冲上了脑袋，心也一点点被掏空。

　　太阳穴附近传来阵阵刺痛，我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只觉得大脑里充满了尖厉的耳鸣，不知道那位母亲说了些什么，自己又回答了些什么。

　　朦胧中感觉自己低声说了一两句什么话，似乎还向对方低头认了错。

　　好像还听到男职员也过来帮着说好话，说我没有恶意。

　　连孩子的母亲最后临走之前说了些什么，我也完全没有印象。

　　只有那张皮笑肉不笑的恶心表情，一直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三好安慰我说不用在意。

　　她说，最近越来越多的家长因为一点小事就会跑来抱怨。

　　然而，我的眼中再也没有流露出笑意。当孩子们跑来央求我说‘老师，读书给我们听’时，我也只能低声回答他们“不读了，我累了。”

　　——能不能麻烦你别教我家孩子那些谎话？

　　那位母亲的话，一次又一次地刺入我的胸口。

　　以前，我曾经将宫泽贤治的童话当作自己想出来的故事，写在活页纸上，念给心叶听。

　　——好厉害，美羽！美羽一定能当上作家的！

　　——美羽，后来的故事还没写好吗？我好想看呐。

　　我已经变得无法自己创作出故事了。

　　心叶天真无邪的笑脸让我的灵感消磨殆尽，而为了留住心叶，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地编出谎言。

　　但在儿童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并不全是谎言！那些全都是我自己创作出来的啊。

　　如同刚邂逅心叶的时候一样，故事内容以及描述故事的一字一句都是自然而然从我脑中涌现出来的。将它们讲述给别人听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每当我看到孩子们发亮的眼神，就会觉得很兴奋。我想给他们更多惊喜，更多快乐。

　　然而，这些却在别人的指责中，成了教给孩子们的谎言。

　　全身火辣辣的痛，太阳穴好热。

　　那天闭馆后，收拾打扫的期间，我一直紧咬着牙。

　　我不甘心。我不要因为这点事就受伤，我没有受伤。

　　可眼睛深处却涌上一股热流。

　　不要，我不要哭。

　　当我做完了全部工作走到馆外时，天空中布满了乌云，看起来快下暴雨了。空气湿答答的，真让人不舒服。

　　我低下头，用拐杖支撑起身体，向前走去。

　　不要哭。

　　不要哭。

　　不要哭。

　　正当我喉头泛热，咬紧嘴唇时。

　　“朝仓。”

　　听到一声轻唤。

　　在转角处前方的暗处，一诗正站在那里，一脸愧疚。

　　为什么他偏偏要挑这种我精神状态最差的时机突然冒出来呢，愤怒和混乱一下子烧上了我的脸。

　　“干、干嘛......你学会说笑话了吗？”

　　我本打算像平时一样拿话激他，但刚一开口，眼眶就开始变得湿润，眼泪差点落了下来，于是我急急忙忙扭过头去。

　　“......喂，你说话啊，干嘛搞沉默？”

　　一诗低声回答，声音中带着犹豫。

　　“我最近......比较忙，没能来见你。我一直想着要来见你的，可是......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道歉？真是个笨蛋。要是不会说笑话，就别跟我说话。而且我又没让你来见我，就算你不来，我也根本不会在意......”

　　喉咙一下子被堵住了，视线变得朦胧。

　　脸颊上滑落一行温暖的水滴。

　　讨厌，怎么回事，必须赶快停止，不然他会以为我在哭的。可却停不下来，每眨一次眼，就有泪水重新涌上来。

　　一诗楞了一下，陷入沉默。

　　我依然扭着头，任凭泪水从眼睛流出，哽咽着挤出话来。

　　“这、这个......不是的。我只不过是眼睛不太舒服，所以眼泪自己跑出来了......对了，是隐形眼镜偏掉了。只是这样而已。”

　　我感到一诗正慢慢靠近。

　　闻到一股清爽的发蜡香味，混有一点点汗味——是男孩子身上的味道。忽然我被一双有力的手臂抱住了。

　　像是要把我圈入胸前一般，用一股似有似无的力量，轻柔地抱住了我——

　　我的脸碰到了一诗的胸膛。

　　“朝仓并没有做错，别在意。”

　　微微嘶哑的声音在我头上轻轻响起。

　　难道他知道我在儿童馆被孩子的母亲指责的事吗？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三好小姐告诉我的。我之前拜托过她，你要是有事就请她告诉我。”

　　我的身体瞬间变得冰冷，胸口好胀，简直像要裂开了。我用拐杖支撑着身体，用力推开了一诗。

　　一股怒气直冲上脑袋。

　　我感到一种被人掐着脖子一般的痛苦，几乎无法压抑住愤怒。

　　潮湿阴暗的路上，一诗皱着眉头，眯起眼睛，露出一副难受的表情低头看着我。

　　“你一直让人监视我？！我就这么没用，这么不值得信任吗！？”

　　一诗紧闭着嘴，一句话也不说。像往常一样，他在静静地等待我的愤怒平息。他把我当作自己要保护的对象。

　　我挥起拐杖，打向一诗的头。

　　“砰”的一声，一阵抽筋似的冲击迅速传遍了我的手。

　　一诗他——没有躲开。

　　他应该已经预料到自己会被打，却依然带着满脸的歉意看着我。被打的那一瞬间，他还是一样挺直了身体，一动也没动。

　　反而是打人的我失去了平衡，踉跄了几步。

　　“......对不起。”

　　听到他的道歉，我更压抑不住胸口的怒气——

　　“你这家伙，我最讨厌了！我不想再看到你的脸！”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接着，我头也不回地逃离了那里。

　　讨厌，真讨厌！

　　回到公寓后，我冲进空无一人的房间，一下子扑倒在床上，揪起被单。

　　真讨厌！真讨厌！

　　不想让人保护我，也不需要无论我做什么都不会生气、温柔体贴的保护人。“我想帮你”这句话，终究是因为知道自己高于别人，才能说的出口。

　　可就算如此，不想再看到他的脸这种话，我本不想说的啊。

　　虽然他老成的态度和达观的表情总让我很不爽，所以会故意气他，但我没想过要伤害他啊。

　　我一直想成为能给别人带来幸福的人。

　　想成为一个温暖、平和的人，能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为了某个人而努力工作，并为此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

　　我一直想成为这种美丽、温柔的人。

　　就像独自居住在北海的那条孤独的人鱼，憧憬着人类的世界那样。

　　——听说人类所居住的城市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听说人类比鱼类，兽类更仁慈，更善良。

　　好想去人类的世界。好想被人类所爱。好想爱上人类。好想生活在人群之中。在深深的海底，心里一直默默祈祷。

　　然而，美人鱼的心愿却破灭了。

　　人类根本不美丽，也不善良。

　　憎恶、嫉妒、诅咒——痛苦，疼痛，崩溃，这些仿若暴风雨般的感情，在心中翻滚嘶吼。

　　伤害、拒绝、谩骂——明明不想去做，却还是会做出这些残酷的事。

　　人类就是这种弱小，丑陋的生物。

　　该怎么做，才能平息心中的骚动？

　　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变得善良？

　　究竟怎样才能让自己以外的某个人变得幸福？

　　紧闭的眼中，出现了一诗无奈的脸，孩子们失望的脸，还有幼年的心叶微笑的脸，让我的心阵阵绞痛。

　　浑身像患了重感冒一样发烫，呼吸也变得困难，濒死般的痛苦让我呻吟了一夜。

　　也不知道有没有睡够一个小时。

　　身体的疲劳完全没有缓解。

　　听到手机铃声，我睁开了眼睛。

　　是谁啊，一大清早就来电话。

　　我一边生着气，一边翻开手机，然后不由屏住了呼吸。

　　是心叶！

　　我急忙从床上坐起，按捺住剧烈的心跳按下通话键。

　　“呃，喂.....”

　　“美羽？”

　　是心叶的声音。

　　但怎么回事？听起来无精打采，好像很悲伤。

　　我凝神倾听，心叶带来的是某个我认识的人的讣告。

　　“芥川的母亲，昨晚去世了。”

　　◇ ◇ ◇

　　葬礼安排在两天后，在一个很大的殡仪馆举行。

　　穿着学校制服的心叶来接我一起去送一诗的母亲。

　　常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直未曾苏醒过来的她，看起来非常年轻，脸也长得十分清秀端庄。

　　遗像上微笑的脸也显得很漂亮，很有气质，洋溢着温柔。

　　一诗和父亲跟他的姐姐并排站立着，向来祭拜的客人致谢。他像平时一样挺直着背，显得老实又成熟。但或许是由于强忍着悲伤和痛苦，他的侧脸在整场葬礼期间一直僵硬着。

　　心叶告诉我，这一周以来，由于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一诗一直住在医院照顾着母亲。

　　前几天他来找我时，一定也是直接从医院过来的吧。这种情况下明明不该管我的事，但他一听说我很沮丧，还是来了

　　可是我却用拐杖打他，还对他说了那么过分的话。

　　强烈的后悔几乎让我窒息。我根本没脸去面对一诗了。

　　“美羽，我们去找一诗吧。”

　　“我......”

　　我害怕。

　　我踌躇着，紧握拐杖的手心被汗湿透了——两腿也直发软。在心叶的催促下，我勉强走向一诗。

　　“芥川。”

　　听到心叶的轻唤，一诗离开家人向我们走来，笨拙地露出微笑。

　　“井上，朝仓......谢谢你们特意过来。”

　　“不客气，你辛苦了，芥川。”

　　我始终没能抬起头看一诗，只是在一旁听着他们的对话，心中感到一阵刺痛。

　　“那我们走了，芥川，再联络。”

　　“嗯，我也会联系你的。”

　　我一直缩在心叶的身旁。声音堵在喉咙里，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一句道歉的话。

　　“芥川他......是不是没睡好呢。看起来很累，好像在硬撑啊。”

　　走在殡仪馆的走廊上，心叶担心地自言自语道。

　　“他那么重视自己的母亲......现在一定非常痛苦吧......”

　　我忽然转过身。

　　“美羽？”

　　“心叶你先回去！”

　　“你去哪里？”

　　“你别跟来！”

　　我粗暴地丢下一句，拼命拄着拐杖，朝原路返回。

　　在通往亲属休息室的途中，我看到一诗独自一个人站在走廊上。

　　他背对着我，双手抵在角落里的墙壁上，低垂着头。

　　当我发现他颤动的肩膀时，一时忘记了呼吸。

　　他是在哭吗......？

　　怎么办，一诗还没发现我。

　　还是折回去比较好吧。

　　然而，我还是放轻脚步，慢慢向一诗靠近。

　　一诗的肩膀还在颤抖。他紧握的拳头用力抵在墙壁上，也在颤抖。

　　直到我离他很近时，一诗还是没有回头。

　　不一会儿，当他回过头来时，成熟端正的面庞上却并没有泪水。

　　他双眉紧锁，眼睛泛红，紧咬着牙，表情非常痛苦，唯独脸上没有一滴泪水，只是僵硬着。

　　看到他强忍哭泣的表情，比看到他哭更令我受到打击，觉得胸口好难受。

　　我从来没见过如此深刻的悲伤和沮丧。

　　小时候，心叶每次哭哭啼啼时，我都会瞎编个故事来安慰他，尽管弄哭他的多半是我，但我却毫不在意，每次只要说一些美好的童话，好玩的故事，就能让心叶不再伤心。

　　然而此刻，面对站在眼前，失去了重要的亲人而无声恸哭着，没有一滴泪水的一诗，我却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

　　心叶的悲伤，我轻易就能消除。

　　但一诗的——他的悲哀却深刻得多，伤心得多——也痛苦得多。我不知所措。

　　他紧咬的嘴唇微微返青，看着我，双眼似乎在求救。

　　我伸出手，抱住了一诗。

　　几乎同时，他以令人窒息的力量也抱住了我。

　　连同支撑着我的拐杖一起，紧紧地，牢牢地，拼命用力抱住了我，甚至让我感到一阵晕眩。

　　我的拐杖和骨头都几乎要碎了。

　　一诗靠在我的肩头呜咽。

　　他宽大的手掌——每一根手指都仿佛嵌入了我的背上，好痛。

　　与前几天从儿童馆回来，他抱住我的时候完全不同。此刻，当他放任自己的感情肆意拥抱我时，我才发现，他的手臂是那么强壮，那么有力。

　　可见，当他轻柔地用手圈住我时，心里有多么重视我。

　　抱住一诗的手碰触到他的背，宛如被火焰灼烧的岩石一般坚硬、滚烫。

　　我也紧紧抱住了他。

　　因为，我只能做到这些。

　　怀着想放声大哭的心情，我紧紧地抱着那个颤抖的身体。

　　直到一诗放开我为止。

　　不知道他哭了多久。

　　最终，当松开手臂时，他看着我，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

　　“......呃，那个，对不起。”

　　“没什么，不过要是平时，我一定会狠狠揍你一顿。”

　　我扭头说道。

　　“我真的不直到该说什么好。”

　　“那就......给我电话。”

　　“......朝仓......”

　　我瞪着他迷惑的脸。

　　“短信也行。这样你总能给我个解释了吧。”

　　一诗眯起眼睛，又露出一副想哭的表情，低声说了一句：“好的。”然后朝我鞠了一躬，挺直身体又回到了休息室。

　　我突然变得面红耳赤，就在走廊上做了个深呼吸，这时，传来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

　　“谢谢你，朝仓同学。”

　　我大吃一惊，回头看去。只见身后站着一位身穿丧服、个子高挑的清丽美女。是一诗的大姐！她是三好的学姐，记得是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我曾经在一诗家里见过她一面。

　　莫非刚才那一幕，被她看到了吗！！！

　　一诗的姐姐坦率地对心慌意乱的我说道。

　　“对不起。我刚才正想回房间，结果你和一诗抱在一起，我没法过去。”

　　“啊，那是因为——”

　　“谢谢你让一诗哭了出来。”

　　“......”

　　听到她的话，我沉默了。

　　“那孩子一直到今天都没哭过一次，母亲去世，最难受的明明是他......”

　　我听说过，一诗的母亲自从生下一诗后就变得体弱多病。

　　所以一诗小时候起就不想让母亲担心，觉得自己必须早日成人

　　“那孩子从小学习和体育都比一般人好，优秀得简直让人讨厌，所以很容易被人误解。但其实是个死脑筋又没有的孩子。一点都不会配合周围，适当妥协一下。总是压抑着感情，什么都埋在心里。”

　　“但是你却让他哭出来了呢，朝仓同学。”

　　“我......是因为......”

　　看到她充满感激的眼神，我慌了手脚。

　　“对了，朝仓同学，你上次来住在我们家时，曾经直接叫一诗的名字，使唤他做事对吧？我还记得你在二楼大声叫他说‘你在磨蹭什么啊，一诗，动作快点’”。

　　我脸红了。

　　是和琴吹一起等心叶的时候。一诗和心叶一直在楼下说话，过了很久也不来带我们去房间，所以我就在二楼对他大叫了一声：“快点！”

　　一诗的家人当时一定觉得我是个很没礼貌的女孩子吧。

　　那时候丝毫不在意的小事，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脸上如同烧起来一样，令我羞愧难当。

　　“呃......那是因为，发生了一点事......”

　　一诗的姐姐轻轻笑了起来。

　　“没关系，因为我就是听到你那句话，才会觉得你这孩子或许可以帮得上一诗。”

　　“啊？”

　　她带着爽朗的笑容，看着无语的我。这个人直到刚才为止还给人以高贵的感觉，此刻却突然露出一副活泼狡黠的神情。

　　“在我们家里呢，男人们都是固执又死脑筋的人，而女人们都是平时装乖，其实不好惹的人。我和我妹妹在外面都是一副彻头彻尾大家闺秀的模样，事实上却根本不是那样的人，母亲也一样。”

　　遗像上的那个人看起来确实很温柔端庄。但却是一个很不好惹，假装乖巧的人吗？

　　一诗的姐姐肯定地对我笑了笑。

　　“看起来虽然文静柔弱，但实际上非常强势、任性。一旦决定的事就绝对不会让步。母亲就是这样，不顾周围所有人的反对，凭着自己的意志生下了一诗。关于这件事她从来没有过哪怕一丁点的后悔。和一诗在一起时，她从来都是笑着的。”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如此坚强鲜明的女性形象，实在难以和遗像上的形象联系起来——然而，心中却如同注入了一股阳光下的水流，暖洋洋的。

　　“下次再来我们家玩吧，朝仓同学。”

　　听到一诗姐姐的话，我赶紧微笑着点了点头。

　　◇ ◇ ◇

　　第二天。

　　我坐在儿童馆的接待台后。那个很像心叶的男孩抱着绘本，小心翼翼地靠近我。

　　男孩抬起头看着我，看起来很想让我念书给他听，但由于之前曾经被我冷冰冰地拒绝过，所以似乎不敢说出来。

　　“你想让我读那本书？”

　　“......嗯。”

　　“可以。”

　　“真的吗！”

　　男孩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

　　“那个......那还能给我讲故事吗？”

　　“好吧。不过，只能偷偷讲哦。”

　　“嗯！”

　　男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我将绘本摊开放在膝盖上。

　　就算被烦人的家长指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要是家长们再来找我，这次我一定能顺利说服他们。

　　没错，我要变得更坚强。

　　尽管心中点燃的光亮，同蜡烛的火苗一样弱小，一阵微风就能将它吹熄。

　　但是无论多少次，我都能将它重新点亮。

　　下次给孩子们讲一讲人鱼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吧。

　　人鱼姑娘与长大后的王子一起离开了海底王国，来到了陆地上阳光灿烂的国家。

　　在那里，他们经历着受伤，体验着烦恼，分享着快乐，咀嚼着幸福，而且一定会勇敢地活下去。

　　－完－

　－－－－－－－－－－－－－－－－－－－－－－－－－－－－－－－－－－－－－－－－

　　七：文学少女和风流成性的预言家

　　过去，我很喜欢莎乐美那样的女人。

　　本是无邪的少女，却大胆且充满激情，有洁癖又无所畏惧。对喜欢的东西会燃起火焰一般的欲望，若无法得到心上人，就不惜把他的头割下来据为己有。抱着那颗头颅，并且亲吻着。

　　——我曾经多么的爱你！现在我也爱你。哦，约翰，我只爱你。

　　春日午后马上就要成为小学生的我，在清爽的阳光照耀下，和编着三股辫的姐姐一起，屏息凝神翻着书。

　　这本书肯定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妖艳少女用红唇靠近刻在盾牌上的男人首级的画面，让我心脏猛的一缩。

　　屋里好像突然变冷了。比我大两岁的姐姐紧握了我的手，因恐惧而颤抖着。

　　“......若是吃了这个故事，会不会有莎乐美的味道呢......像鲜血一样粘乎乎的，酸酸的......爱上一个人......真是件很恐怖～很恐怖的事情呢。”

　　明明是个完全不懂爱情的七岁男孩，明明快要被吓哭了，却还要学大人的口吻说话。

　　我使劲握着她的手，用热得昏昏沉沉的脑袋想。

　　爱一个人，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我也想像约翰一样被爱。

　　被人切下头颅，被人亲吻。

　　想被人思念，无比强烈的思念。

　　啊，若能那样的话，就算死我也心甘情愿。

　　◇ ◇ ◇

　　“流要陪我去看电影！”

　　“你说什么傻话，他要陪我去看演唱会。”

　　“哎哎哎，流同学，不是说好周六陪奈奈出去的吗？”

　　秋日的傍晚。

　　太阳西沉，住宅楼间的道路已经完全暗下来了。我被三个女孩子挤在中间。

　　制服各不相同的少女们柳眉倒竖地瞪着自己，一副不选自己誓不罢休的样子。

　　真不错，这份即将被针刺中般的紧张感。

　　这这种咄咄逼人的眼神盯着的时候，我总会心潮澎湃，不能自己。

　　嫉妒会激起独占欲。

　　所以，希望她们能继续为自己而争执，除去一切掩饰，踢翻对手，击溃对手，带着那份激情来面对我。

　　若要让给其他女人的话，还不如亲手杀了他。如果她们能用匕首刺进我的胸膛，就完美了。

　　“我说流！你呲牙咧嘴地笑什么呢！”

　　“没错，快点说清楚，流！到底要和谁交往！”

　　“当然是奈奈吧，流同学！”

　　和女孩子玩很有趣。

　　但是，被对方爱上更有趣。让人无法掩饰的亢奋心情，无法抑制嘴角的上扬。

　　因为对方充满怨恨地瞪视自己的瞬间，她们的眼中只映出我一个人的身影。

　　“那我们就来个四人约会吧。到当天说不定还在再添上两三个，没关系吧。”

　　“什么——！”

　　三人同时转头看着我，说不出话来。

　　我露出了满不在乎的笑容。

　　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期待让我心跳加速，就在静待对方反应的时候。

　　“一点也不好！”

　　背后腾起一股杀气，后脑勺被一个平平的东西狠敲了一下。

　　“给我适可而止吧！流人！”

　　只听见“啪哧”一声，我顿时眼冒金星。

　　挥起书包伫立当场的，是个身材纤细，梳着齐腰三股辫的“文学少女”。

　　若在平时，她想必是个文静贤淑的美少女。但此刻在街灯的映照下，只见她的小脸上满含怒色，简直像魔鬼一样。连头上的角都隐约可见。

　　“切，远子姐。”

　　趁我惊慌失措之际，少女那纤细的手指揪住了我的耳朵，猛地一扯。

　　“真是的，你怎么就像《好色一代男》里面的世之介一样没个正经呢！难道你像世之介一样，在进行色道修行吗？想乘‘好色丸’前往‘女护岛’吗？”

　　“啊，那倒也不错——痛，好痛，远子姐，耳朵要被扯下来了！”

　　“你去给我回家研读Romain Rolland的《Jean Christophe》，学学怎样老实做人吧。”

　　（PS：不知道珊瑚为何没翻这个，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哎，那书又臭又长，足足有四卷呢——痛痛，好痛的——”

　　远子姐毫不理会，继续扯着我的耳朵。

　　“等、等等！你要带流去哪里？你是流的什么人？”

　　“就是嘛，不打招呼就冒出来，态度也太随便了吧！”

　　见女生交相抗议，远子姐转过她的平胸干脆地说道。

　　“我是流人的姐姐，如你们所见，是个‘文学少女’。真想和他交往的话，就把你们真挚的思念亲手写在五十枚信纸里交给我。这样才像话。”

　　啊，全员都哑然了。

　　我就这样被远子姐一路扯回了家。

　　“真受不了你，一不注意马上就和女孩子扯到一起去了。从幼儿园之后你就没怎么长大啊。”

　　“那是远子姐的问题吧。每次都在最关键的时候跳出来。”

　　——不准欺负我家小流！

　　小时候，只要见我被女孩子包围着，远子姐就会红着脸飞奔而来。

　　她总是误以为我被欺负了，现在还会说“流人小时候总被人欺负，多亏有我保护。”要我感谢她。

　　当然了，压根没有那种事。

　　在记忆中，只有自己被女孩子抓住手，左右争着让我陪着玩儿时，姐姐高叫着“快放开小流”冲了出来，一头撞在架子上的惨剧。

　　既爱多管闲事又有些冒失的，比我大两岁的青梅竹马女孩正在我家借宿。像小时候一样，她还会把人家一一赶走，对我说教一番。

　　虽然现在论个头，论臂膀，论力气都是我占绝对上风

　　一想到这些，我的胸中都会隐隐作痛。

　　那是因为，自己不想被当作孩子看待的反抗心所致吗，抑或是因为昔日不在的怀旧情结作祟？还是双方都有？我也不知道。

　　穿着制服的远子姐正一边气鼓鼓地抱怨着，一边跪在客厅的电视机前设置着录像机。

　　远子姐好像是要录下新闻里的美食栏目。那是她最喜欢的节目。但她是个连微波炉都不会用的机械白痴，只能抄着遥控器一番苦战。

　　虽然她平时都会以一句“这是姐姐的命令”来让我做，但现在正在教育我，她一定是不想放下架子向我求助。

　　只见她固执地背对着我，“呃，这个键是......唔，是这个吧。啊，啊，要开始了。”这样念叨着。

　　她的侧脸上写满了认真。

　　我伸出手，从远子姐手中取过遥控器，三两下完成了录制操作。她一惊，抬头看着我。

　　嘟起了小嘴的远子姐表情有些复杂，但见我完成预设把遥控器还给了她，顿时晕生双颊，笑靥如花。

　　“谢谢你，流人。”

　　——谢谢你，小流。

　　那张脸孔瞬间和孩提时代的远子姐重叠在一起，令我心口一紧。

　　啊，这种地方也和先前一样。不管自己怎么惹她生气，怎么害她哭泣，只有我一伸出手去，她就会紧紧握着我的手，甜甜地笑起来。

　　所以，我一生都敌不过远子姐。

　　美食栏目一开始，远子姐就抱着膝盖高兴地看了起来。

　　见主持人一边品尝鳗鱼天妇罗一边解说，远子姐也看得津津有味。

　　“又薄又脆的外皮和在口中崩化开来的热腾腾的鳗鱼——这肯定是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中一样的味道。弥次先生和喜多先生的对手戏既新奇又有趣。正是在晴天里品尝的甘蔗的味道！”

　　只见她高兴地低呓道。

　　远子姐以吃书维生。

　　虽然听起来很难以置信，但这是真的。自从我记事时起，她就在我身边用手指撕着《姆名谷的朋友们》、《小罗塔搬家》，一面津津有味地咀嚼，一面含糊不清的说道：“好吃～小罗塔就像牛奶糖一样。在嘴里嚼两下，甘甜幸福的味道就会遍布舌头。”

　　因为远子姐吃得实在香甜，我也曾一度模仿过她。但本应和肉桂小甜甜圈一样美味的《埃米尔和侦探们》却只有纸张的味道，让我很是失望。

　　相对的，我们平时吃的面包和肉类在远子姐看来也是索然无味。

　　当然了，这件事是个秘密。

　　知道的人只有我，我妈妈，远子姐的作家

　　我在远子姐身边坐定，小声问道：

　　“呐，你和心叶同学后来怎么样了？”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我是想是不是有点进展。”

　　“嗯，现在放学后大家都在练习文化祭的剧目。”

　　虽然我所期待的是远子姐的艳闻......但她只是津津有味地讲着武者小路实笃的《友情》这一上演剧目。

　　“心叶写了剧本。本来男主角野岛也想让心叶演的，但他怕羞，坚决不肯。”

　　每次谈到名叫井上心叶的文艺社学弟，远子姐都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她字字谨慎，仿佛谈到的是件一不小心就会损坏的宝贝一样。

　　‘心叶今天写了这种话哦，心叶今天说了这种话哦’之类的。

　　一天之中，她会提到好几次心叶的名字。

　　每次谈到他，她的眼中都会露出温柔之色。

　　“真想看看心叶演的野岛。演大宫的芥川同学和心叶同班，是个认真的好孩子。他肯定能和心叶成为好朋友的。

　　衫子由七濑出演。七濑今天烤了曲奇，说是请大家一起吃，其实是做给心叶的。为心上人做点心的女孩子好可爱啊”。

　　“远子姐也去做不就好了。”

　　“哎，我做不来。”

　　远子姐一惊，慌忙摆手。

　　“再说了，文化祭一结束我就要......”

　　话说到此处，她突然伏下了睫毛沉默起来。但那只是一瞬间，接着抬起了下巴，鼓起腮帮摆起了姐姐的架子。

　　“我的事情无所谓。倒是流人，你已经上高中了，不能再整天幻想喜欢莎乐美那种女孩子了。若你的脑袋被切下来了，录电视节目或者换荧光灯时我不就没人可以拜托了吗？”

　　她就这样岔开了话题。

　　远子姐肯定打算在文化祭结束后离开心叶同学。

　　为了让心叶不会孤独，她把能帮助心叶的人集结到了身边，给予了心叶再次写作的力量——

　　为了不让心叶觉察，她打算悄悄地，自然地消去“天野远子”这个存在。

　　在她看来，这样才是为了心叶好。若带有不纯的动机接近他的话，就没有资格跟他永远在一起了。

　　这样就可以了吗？

　　不，当然不行！

　　在我的胸中，涌起了类似愤怒的东西。

　　远子姐在心叶面前吃书时，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她这么喜欢那个叫心叶的作家，而对方也接受了远子姐的秘密，这种机会绝不常见。

　　远子姐的作家，除了心叶真是别无他人。

　　远子姐之前一直为我的恋情操心，我想，这次该我撮合远子姐和心叶了！

　　◇ ◇ ◇

　　“什么？又要我帮忙？”

　　姬仓公主向我投以惊异的目光。

　　圣条学园的音乐大厅最上层是公主的私人画室，我们一般会在当校舍被黑幕笼罩时在那里相会。

　　“真不爽，才刚刚完事，你就来说这个。”

　　“想要香吻和情话的话，无论多少都可以给你。”

　　“我不要。你嘴里说出来的东西没有一点价值。给其他女人说过不知多少遍了，简直比糖果的包装纸还薄。”

　　麻贵整理着凌乱的制服，用梳子理好蓬乱的头发，盘着腿坐在了椅子上，打开了速写簿。

　　然后命令抱着椅子几乎全裸的我说：

　　“不许动。”

　　开始埋头素描。虽说描绘裸体也是绘画的一环，但对于一分钟前还抱在一起的人，她怎么能如此冷淡？

　　每次都是这样。只要一见面，她就贪婪的激吻我，像要夺去一切一般需要我，但一完事马上冷若冰霜。

　　她到底为什么和我交往呐？我现在也不清楚。夏夜在池边拥抱时，麻贵把第一次给了我。不管怎么说，对于讨厌的人，她应该不会做到这个地步。

　　相反的，我一直感觉麻贵的恋爱观和我有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区别。

　　恋爱就是我的一切。

　　被喜欢的女人所杀是我的愿望，我想被对方疯狂地爱着，被对方不顾一切的需要着，想被一个女人牢牢地束缚着。

　　但麻贵多半不会为恋情而杀人。也讨厌束缚别人或被对方束缚。

　　关于我和麻贵的事情，我没有告诉远子姐。

　　她肯定不会高兴，而麻贵也没说，所以我就选择了绝口不提。

　　若麻贵告诉了远子姐，我也会说的。但麻贵好像没有一点这种意思。

　　这并不是出于害羞，只是感觉她肯定预计与我的这种关系不会长久，所以为了避开麻烦才这样。对于她的态度我有些不忿。

　　之所以拿远子姐的事情拜托她，可能是因为我想以此为契机，更深入地了解麻贵的内心。

　　“呐，你在学校里不是被称为‘万能的公主’吗？就帮我这个忙作为模特费好了。”

　　因为她不让我动，我只能用眼神恳求，只见麻贵一边将绘图铅笔上下飞舞，一边平静地回答：

　　“不要。”

　　“为什么？”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我不想做无用功。”

　　“你是说远子姐和心叶没法顺利交往吗？”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怎么知道？在我看来，比起心叶同班的那个‘七濑同学’，远子姐和他要合适得多。”

　　“嗯，心叶同学在精神上有脆弱的一面，依赖心也很强。若有远子这样一个温柔的大姐姐照顾他的话，想必会比和同级生交往舒服不少。”

　　“你这不是知道吗，那么——”

　　我的声音被麻贵毅然压了下去。

　　“你还是不了解呐。正因如此，他们才无法在一起。”

　　麻贵像在拿我当笨蛋一样，这让我很火大。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只知道对女人撒娇，不会成长的男人对女人来说没有魅力。”

　　我愈发火大了。

　　“那只是你的想法吧，若当事人能够幸福，撒撒娇又有什么不可以的？虽然远子姐没什么胸，但她和某人不一样，母性强着呢。”

　　“没错，因为心叶像个蹒跚学步的小婴儿，所以远子才没法放他不管，处处照顾着他。但已经到了不得不放手的时候了，远子自己应该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不然，心叶会永远无法自立。”

　　“远子姐会支持他的。”

　　“是啊，用爱情啊，羁绊之类的语言粉饰着，今后也永远牵着他的手前进吗？真是感人肺腑的光景啊。”

　　麻贵嘲笑道。

　　“就这样任心叶撒娇的话，只会让他颓废掉。两人在一起当然比较开心，但若自己不面对的话，有些事永远不会明白。如果一味撒娇的话，有些机会永远无法把握。你只是在多管闲事，远子也不希望你帮这个忙。”

　　说到最后，麻贵郁郁的伏下了视线。

　　她可能是想到了远子姐的心情。

　　“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对于远子姐的事情，我比你清楚得多。”

　　“正因为你这样主张，所以才说你还是个孩子。”

　　“不过比我大两岁，少在那装大人了。”

　　“我说的都是事实。无论如何，远子和心叶是绝不可能的，就像你我成为热烈相爱、相偎相依的爱侣一样不可能。”

　　啊，可恶。这个冷血公主居然拿这个来比喻。

　　她想必不会顾及我的感受吧。反正和我只是一时的关系罢了。

　　我热血涌上心头，猛地站了起来。

　　“够了，不用你帮忙。我要凭自己的力量，在文化祭期间把远子姐和心叶同学撮合成情侣。”

　　“哼，若能发生那种奇迹，我就什么都听你的。”

　　“你还真敢说啊，公主大人。”

　　“嗯，因为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对方仰视着我，露出了摄人心魄的微笑。那份妩媚让我险些看呆了。对抗心涌上心头，我也冲她笑了笑。

　　“你可绝～～～对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话哦。若远子姐和心叶同学成了恋人，你就要像灯神一样对我言听计从。”

　　“嗯，没问题。”

　　这句话脱口而出后，我才惊觉自己可能落入了诡计多端的公主的陷阱中。但事已至此，我无路可退也不想后退。

　　“真令人期待啊，文化祭结束后让你做什么呢？穿上超短裙，戴上蕾丝围裙，让你叫我主人吗？之后还有摄影会。”

　　“那我就让你打扮成管家的样子来服侍我好了。”

　　打赌成立。

　　浮在窗外的明月就是证人。

　　◇ ◇ ◇

　　文化祭当天。

　　我风风火火地离开家。

　　看来演剧出了点问题，昨晚远子姐没什么精神。我进屋时，见她正团身抱膝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

　　“发生什么事了？”

　　“......心叶同学不想上台了。”

　　“明天就要正式演出了，这怎么办啊？”

　　“没关系。嗯......肯定没问题。心叶一定会回来的。”

　　远子姐抬起脸来喃喃自语，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

　　我在校门领了地图和节目单，一边看一边向校舍走去。

　　圣条学园学生众多，占地也不小。昨天的雨已经完全停了，晴空万里。客人熙熙攘攘，校内模拟店揽客的声音充满热情。

　　“那边的小帅哥，要吃章鱼烧吗？”

　　穿着围裙的小个子女生用动画里充满活力的声音叫卖着。一飘一飘的头发像小狗一样。

　　“好好，过会儿就来。”

　　我挥挥手走掉了。那种阳光的孩子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文艺社的戏剧在午后上演。远子姐班里办的是咖喱店，她说上午要在那边当服务员。

　　心叶同学的班级是漫画咖啡店，麻贵那边是......鬼屋？！

　　看到这里，我微微一怔。

　　要用那种目空一切的态度演怪谈吗？她若披散着头发穿上丧服的话，魄力倒是可以得满分，但我既想看，又不想看

　　虽然我瞬间产生了去麻贵班的冲动，但还是决定先实行计划。

　　我的计划很简单。告诉心叶同学远子姐晕倒了，正在保健室休息，把他引离教室。

　　另一方面，告诉远子姐心叶同学身体不舒服，刚才脚步踉跄地往文艺社那边去了。

　　让两人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擦肩而过，深深担心着对方的安危。这时若再吹吹风让两人认识到对方喜欢自己的存在，就堪称完美了。

　　此后让两人见面，充分意识到对方的存在，直至演剧结束后进行告白。

　　若由我负责诱导的话很容易就会穿帮，所以打算拜托认识的女孩子帮忙。幸运的是，合适的人选有很多。

　　引开心叶同学的人选最好还是三年级学生。若说自己是远子姐的同班同学，可信度也会大大增加。

　　呃，说起圣条的三年级学生

　　我正在走廊里边走边回想自己认识的那些女孩子，突然被人叫住了。

　　“流......”

　　那是个在和服上围着围裙的感性美女，手上抱着盛有小红豆的罐子。

　　我们曾交往过。

　　而且是三年级学生。

　　条件正合适。

　　我做出非常高兴看到她的笑容，走了过去。

　　“好久不见了，伦子同学！我正想去找你呢。你的和服真漂亮。是在和服咖啡店服务吗？”

　　伦子同学顿时面红耳赤。

　　但这不是因为害喜，而是因为愤怒使然。下一个行动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她居然抓起小红豆砸了过来。

　　“哇！”

　　因为实在太突然了，我没能避开。

　　谁能想到，上次见面时还偎依在我的胸前，面怀春意地低呓着：“和流在一起时人家最幸福了。”的人居然会像驱鬼一样将红豆砸过来呢？

　　红色的豆子砸了我满头，撒落一地。

　　尽管周围发出阵阵悲鸣，但伦子同学全不在乎，小红豆炸弹接二连三地朝我招呼。

　　“你这家伙还敢腆着脸出现在我面前，臭海豹！”

　　“臭、臭海豹？！”

　　我被对方骂得一时反应不过来，骂声和小红豆一并向我袭来。

　　“明明说喜欢我的，居然还和西高的、桐铃女子学院的女生，庆王大学的大学生，花菱商贸的女白领，站前动物医院的女医生交往，拿我当什么人了！你到底脚踏几条船啊！！！”

　　“我说过我还和别人交往来着，当时你不是说自己不介意，会拴在我的心吗？”

　　在对方攻击的间隙，我也曾尝试着讨好她。但伦子同学的脸更加通红，连呼吸都粗重起来。

　　“谁能想到你所谓的‘交往的女生’居然会以几何速度直线增长呢！尽管只是一时三刻，但我居然和你这个花心大萝卜交往过，简直是人生中最大的污点！够了，不准再来招惹我。每次看到海豹的玩偶我都会想起你，只想拽着它的尾巴扔出去！你这个海象！海狮！”

　　她最后把罐子高举过顶，企图连红豆带罐子一并砸过来。我慌忙逃了出去。

　　正当我两步并作一步地下了楼梯，混在二楼走廊的人群里逃跑时，肩膀突然撞到了人。

　　“呀！”

　　“啊，抱歉。”

　　“啊，流！”

　　没想到，居然是个熟人。

　　她是个身材火辣的中性美人，在白色罩衫下面穿着蓝色体操服，手里握着一根绳子。记得她好像是新体操社的（PS：！！！什么，新体操社～），我曾看过她的表演。

　　“太巧了！明日美同学。接下来要去表演吗？那我可一定要看哦。”

　　我的话还没说完，脖子就被绳子缠住了。

　　“哎！？”

　　“去死吧，流！”

　　“这、这是从何说起啊——话说不要把绳子交叉后狠拉啊——呜，好痛苦——喘不上气了！”

　　“～～～～～～我不是说过，下次见到你就送你下地狱吗？你忘了？算了，你就是这种人！为了地球上的所有女性，给我下地狱吧！”

　　明日美同学清秀的脸庞上现出了青筋，绳子越勒越紧。

　　虽然为爱而死是我所期望的，但好像不太对。对方盯着我的眼里只有厌恶和憎恨，没有一点爱意。

　　“呜呜呜......明日美同学，虽然我不讨厌这种玩法，但大家都看着呢。”

　　“你居然会在意这种事情，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呢！”

　　“哇！起码说句爱我，这样我还能舒服点。”

　　“给我在痛苦中气绝吧！你这女性公敌！”

　　明日美同学凶相毕露，狠命地往左右拉下了绳子。

　　不好，这样下去会死人的！

　　我感觉到了危险，在绳子勒紧颈部前的瞬间抓住了明日美同学的胳膊，亲了下去。

　　“！”

　　明日美同学惊异之余，手劲顿时松了。

　　周围一片哗然。

　　下一瞬间，只见明日美同学面红耳赤地怒喊着“绝对要杀了你～～～～～～！”但我已经转过身子溜之大吉了。

　　啊，若这声“杀了你”里充满了爱意的话，我会心甘情愿地让她绞首的。

　　我再次顺着楼梯跑下，冲到走廊里，在校内东窜西跑，好容易才把明日美同学甩掉了。

　　正在我手扶着墙壁呼呼喘气时——

　　“流、流同学.......！”

　　从竖有“占卜之馆”看板的教室里，一个身着印度长袍的可爱女孩子出现了。

　　她也是我的熟人。

　　“呼呼......真巧啊，琉璃。不好意思，给我点喝的......”

　　琉璃脸色青白，“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地叫了出来。

　　怎么！？这次又怎么了！

　　琉璃蹲在走廊里，用两岁捂住脸，抽抽搭搭地哭了出来。

　　“不要，不要不要，你来做什么，流？琉璃已经有男朋友了哦。他和流相反，是个温柔而正直的人，人家告诉他流老在外面花心时，他告诉我‘不要管那种混蛋男人了。琉璃不是还有我在吗？’但你现在为什么还要来见我？为什么要喘着粗气逼近琉璃？为什么要破坏琉璃的幸福～～～～～”

　　“不.......我不是来见你的，也没有强迫你啊......”

　　琉璃的哭声很大，人群渐渐聚拢了过来。

　　“怎么了怎么了，夫妻吵架了吗？”

　　“啊，那人刚才被女孩子勒住脖子来着。”

　　“嗯，真差劲。”

　　在阵阵谴责声中，响起了一个雷鸣般的声音。

　　“哪个混蛋惹琉璃哭了！”

　　在看热闹的闲人间走出了一个像小山一般的壮汉。

　　“军司！”

　　琉璃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朝男友身边跑去。

　　喂，等等！居然是和这种男人交往！？这种像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河马一样的男人！？和我完全相反倒是没错。

　　他用粗壮的手臂紧紧抱住琉璃，怒视着我。

　　“你就是那个用花言巧语欺骗了纯情的琉璃，玩弄她以后又像破抹布一样把她抛弃的，禽兽不如的前男友吗！”

　　“等等，是对方先来向我搭讪的。再说了，破抹布又是从何说起啊......”

　　“是吗！你是来勾引琉璃的吗！”

　　“我的话你听懂了没有啊？”

　　“唔，真是个卑鄙的家伙！”

　　听不懂人话的琉璃男友，抡起胳膊像推土机一样冲了过来。

　　“呜哇！”

　　就这样，我还没喘过气来，就又得继续逃跑了。

　　“太帅了！军司！真不愧是赛艇社的主将！比流男人百倍千倍，帅呆了！”

　　背后传来琉璃的欢呼声，让我很郁闷。

　　看来今天很不走运。

　　等我甩掉琉璃的男友时，膝盖已经因为刚才的马拉松而挺不住了。

　　今天是不是有桃花劫啊。我还是乖乖回家躲着好了——不，还有和麻贵打赌的事呢，我还不能就这样回去。

　　时间已经浪费了不少，我只好变更当初的计划，直接去了心叶同学的班级。

　　但我找遍了漫画咖啡厅，也没发现心叶同学的身影。

　　莫非他根本没来学校！记得远子姐说过，心叶同学他不想上台演出。

　　我急忙问了他的同班同学。

　　“井上同学在保健室呢。”

　　“怎么，他身体不舒服吗？”

　　“不，他在陪其他人。（PS：应该是生病的七濑吧）”

　　“谢谢了。”

　　看来他来学校了，但好像出了什么事。

　　那么，怎么办好呢......我一边想着，一边去了远子姐班的咖喱店。

　　因为隔一个班就是伦子同学班的和风茶馆了，为了不被她发觉，我缩起肩膀，低着头偷偷地溜了进去。

　　“欢迎回来！亲爱的主人！”

　　店内飘荡着咖喱的香味。身着女仆装，头戴发卡的女生一齐低头鞠躬。

　　原来是女仆咖喱店吗

　　我被带到了一张四人桌。正当我一边打开菜单一边张望着远子姐的身影时，视线正好和邻席的女生们对上了。

　　在这种时候，我无论如何都会露出亲切的微笑。

　　女生们晕红了脸颊，高兴地低声道。

　　“呐，呐，果然很帅。”

　　“给他打个招呼试试吧。”

　　我假装没听见，只见三人站起身来，微笑着走近了我。

　　“那个，我们能过来坐吗？”

　　“当然可以。美女随时欢迎。”

　　“太好了。”

　　女生又是一阵议论，围着我团团而坐。

　　“你是大学生吗？”

　　“不，高一。”

　　“哎，真的假的？”

　　“你是在骗我们的吧？”

　　“真的啦，要看学生证吗？”

　　“要看要看！”

　　“哇，真的耶。高中一年级，比我们小呢？”

　　“写着叫樱井流人呢。”

　　“呐，你今天是自己来的吗？难道说女朋友在这里？”

　　三人的声音和目光都像蜂蜜一样甜。

　　我本已丧失的自信又渐渐找了回来。啊，真好啊，这种气氛。果然要这样才对。

　　虽然刚才还煞星高照，但现在好像就时来运转了。

　　就在此刻。

　　“不好意思，请问决定点什么了吗，主人？”

　　我听见这冷冷的声音抬起头来，不禁惊讶得合不拢嘴。

　　映入眼帘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

　　是姬仓麻贵！

　　学院理事长家的千金！

　　那个目空一切的公主大人！

　　居然穿着女仆装！

　　过于惊讶，我只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

　　罩着围裙的胸脯还是高高挺起，很挑逗。平时放下来的头发被编成了马尾。若要打个比方的话，简直像没落贵族的千金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忍辱负重当起了女仆。

　　（PS：切，不如路易丝的魅惑妖精女仆装～）

　　麻贵的表情有些僵硬，正不快地俯视着我。

　　若远子姐和心叶在文化祭上成了情侣，她就要穿上迷你裙、戴上蕾丝围裙，叫我主人。如今，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一半。虽然蓬松的裙子过膝一丈有余，但这样更让人感觉到禁欲的妩媚。

　　难道说我在做梦吗？

　　因为这里可是远子姐的班级啊？

　　难道我误入了麻贵班的鬼屋？

　　我终于从喉咙里挤出一个沙哑的声音。

　　“......世上竟有如此恐怖的事情，真是见识到了。”

　　麻贵的表情还是冷冷的。

　　嘴也紧紧闭着。

　　忽然她裙裾一翻，用脚狠狠地踢上了我的椅子。

　　我坐立不稳，仰面翻倒在椅子下面。

　　女孩子们“呀”的尖叫了起来。

　　我膝盖跪地，正要问她干什么，正好窥见穿着制服的河马男和披着印度纱巾的小女生亲亲热热地走了进来。

　　不好！

　　我像蟑螂一样用膝盖挪动着，躲在了椅子后面。

　　“啊，你不要紧吧，流人同学？”

　　三人组中的一个叫出了我的名字。

　　琉璃和她的男友马上转向了这边。

　　两人瞬间板起了面孔，琉璃惨叫着“不要啊啊啊”，男友“呜呜呜”的哼哼道。

　　“琉璃那禽兽不如的前男友！难道是躲在那里伏击我们吗？”

　　“等等，我刚才听到流人这个名字了！”

　　抱着盛有小红豆罐子的伦子同学也不顾衣服散乱，红着眼睛冲了进来。

　　不仅如此。

　　“有人提到了流人！那个不正经的又干了什么好事了？”

　　连握着绳子的明日美同学都以恨不得要杀人似的表情出现了。

　　那些人都是什么耳朵啊！

　　还有琉璃的男友！又被他完全误会了！

　　“再敢尾随我们，身为琉璃骑士的我绝不轻饶！”

　　“还没吸取教训吗！你这变态后宫男！”

　　“这次一定要杀了你！这个性犯罪者！”

　　琉璃的男友举起椅子抡了过来，伦子同学投来了小红豆，明日美同学像挥长鞭一样挥起了绳子。

　　刚才还看着我，满脸陶醉的三美人也都惊叫着“后宫男！？”“尾随！？”“性、性犯罪者？！”对我退避三舍。

　　此时唯一的救命稻草麻贵却仿佛无奈似的耸了耸肩，转过身回后台去了。

　　喂喂，要见死不救吗，公主大人！快回来啊！

　　无论我在心底如何乞求，穿着女仆装的麻贵再也没有出现。

　　咖喱店里乱成了一锅粥，被琉璃男友抡起的椅子砸中头部，被伦子同学的小红豆击遍全身，被明日美同学的绳子绑成一团，沐浴着周围人冰冷的实现，我逃向了走廊。

　　琉璃的男友，伦子同学和明日美同学追了出来。

　　看来所谓时来运转只是我的错觉。我正身处大杀界的正中央，现在进行时！

　　（PS：口胡，大杀界还被赤道斋埋在地下！）

　　我不顾撞到的人，只是一味地跑啊跑啊，拼命地跑着。

　　被椅子击中的后脑勺隐隐作痛，眼前一阵眩晕。

　　啊，我为什么要受这份罪。

　　伦子同学，明日美同学和琉璃都说过她们爱我，但却没有成为我的莎乐美。

　　若对方不惜把我绑得结结实实，切下我的头颅也要据为己有的话，我也会发自内心地爱上她，把身心都献给她。

　　不好，我怎么感觉脚底不稳？

　　刚才被打到了地方因为跑得太快而伤情恶化了，感觉不太妙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感觉天旋地转，眼前的景色开始模糊。

　　要晕倒了——！

　　就在此时，推拉门对面突然伸出一只雪白的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那是只纤细而冰冷的手。

　　虽然现在是白天，但从推拉门缝隙窥到的教室还是十分昏暗，里面飘出刺鼻的酸味。

　　我的眩晕愈发厉害，在纤纤细手的引诱下坠入了黑暗的深处。

　　“流......你终于成为我的了。”

　　是一个甜美的声音。

　　◇ ◇ ◇

　　我失去知觉后，不知过了多久。

　　醒来发现自己身处摆满泡在福尔马林里的青蛙、虫子和树根之类的东西的房间里。

　　这里是生物室吗？

　　黑色窗帘遮着窗户，屋里一片昏暗。虽然外面能听到人的嘈杂和脚步声，但只有这个房间像存在于另一个空间一样，既阴冷又寂静。

　　我正背靠空调机，脚垂在地板上。

　　正一头雾水的时候，有只湿湿的手触到了我的脸。

　　我在惊讶之余侧头一看，只见一个留着齐肩长发，眉清目秀的女孩子正面带微笑地看着我。

　　她应该是圣条的学生。她在制服外面罩了一件白衣服，双膝跪在地上。

　　我打算活动一下身体，却发现手被绕到背后用布条绑住了，心下凛然。

　　是这孩子干的吗？

　　“那个，我好像被绑住了......”

　　“嗯，是我绑的。我没找到绳子......只好用丝带代替了。”

　　声音纤细，如银铃般动听。

　　不管是眼神还是说话的口吻，都像梦中一样危险。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喜欢你。”

　　虽然对方的语气充满羞涩，却令我一惊。

　　“见到流从走廊里跑来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呼吸。肯定是上帝实现了我的愿望。因为人家一直很想见流，都快要得相思病死掉了。”

　　“我们以前见过面吗？你长得这么可爱，我不可能没印象的。”

　　女孩子垂下眼帘，悲伤地摇了摇头。

　　“不......虽然我对流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流根本不认识我。暑假之前，流曾在校门口等琉璃吧？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流。”

　　“你说的琉璃是找了个古怪男友的琉璃吗？”

　　我边问边用能自由活动的手指试图解开丝带。可恶，绑得够紧的。

　　“没错，我和琉璃是朋友。所以从手机上看过流的照片，每天都能听到流的消息。

　　我好羡慕琉璃......能和流这种人交往。虽然周围人都说流很花心，除了琉璃还有很多女朋友，劝她和你分手，但琉璃总是笑道：‘若能在这么多对手中胜出的话，岂不是很有成就感？’

　　但是，她渐渐开始说流的坏话，和赛艇部的男生交往。还向我们炫耀：‘比起流，军司要诚实的多，更加珍惜琉璃。’

　　琉璃太过分了。那种男人怎么能和流相比呢。简直像在动物园里打呵欠的河马与在非洲草原奔驰的野生猎豹一样，根本没可比性！”

　　女孩似乎越说越起劲。

　　她那湿湿的手掌仍然抚摸着我的脸。

　　“我和琉璃不一样。永远喜欢着流。无论何时，我都只爱流一个人。但流从不正眼看我，这让我很伤心。

　　呐，看着我。

　　只喜欢我一个。

　　成为只属于我的流。

　　我总是这样祈祷着。

　　但流只对别的女孩微笑，从没注意过我的存在。

　　既然如此，还不如把流杀了，变成只属于我的东西......我曾多少次做过同样的梦。没错，就像这样——”

　　女孩从白色的上衣口袋里取出了银色的手术刀，抵在我的喉头上，轻轻晃动着刀刃。

　　喉部皮肤好像被割裂了。我感觉一阵冰冷，淡淡的疼痛蔓延开来。

　　但是，我即不害怕，也丝毫没有要逃走的意思。

　　此时，充溢在我胸间的，只有无尽的欢喜。

　　被渴求着，拘束着，爱到危险的程度，我全身沉浸在这种愉悦中。

　　能让我背部一阵颤抖的，能让我心脏一阵狂跳的，这种至纯的快感！最高级的毒品！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抱着男性头颅的清纯少女，从她唇间吐露出的低呓，伴随着愉悦回响在耳朵深处。

　　——我是纯洁而无垢的。但你让我的血沸腾了。

　　——其余的男性只会让我感到厌恶。但是，你，只有你是这样美丽！

　　——我看到了你，约翰，并且爱上了你。

　　——约翰，约翰，只有你才是我唯一的爱。

　　小时候，两人握着手读过的，秘密的书。

　　“爱上一个人......真是件很恐怖，很恐怖的事情呢。”

　　像姐姐一样的少女一边颤抖一边说道。

　　但是，在那时的我看来，爱上一个人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我也想像约翰一样被莎乐美所爱。被她切下头颅，被她亲吻。若有人这样爱我，想必我也会拼上性命爱她。

　　啊，我今天果然幸运到了极点！

　　我的美梦居然成真了！

　　如此深爱我的人居然出现了！

　　我微笑着，仿佛已经对用手术刀抵在我的颈部的不知名少女，爱的如痴如狂了。

　　“可以的。”

　　“哎？”

　　“你不是爱到想要杀死我吗？不是想把我变成你的吗？那就杀了我吧。”

　　少女的眼中透出迷惘和惊讶的神色。

　　我陶醉地注视着她的眼神，更加温柔地笑道：

　　“我就算被杀也心甘情愿哦。”

　　“那、那个......”

　　不知为何，对方有些慌乱。

　　要杀心爱之人果然需要相当的决心吧。多少有些害怕也是应该的。

　　“害怕吗？”

　　我把头微微一侧，两人的脸近到几乎要贴上了。对方被吓了一跳。

　　绑着手腕的丝带正好松开了，我伸出重获自由的双手，温柔地握住拿着手术刀的小手，继续注视着她。

　　“！”

　　我用自己的掌心温柔地包覆着对方那像雏鸡般颤抖的小手，鼓励道：

　　“没关系，我来帮你。”

　　就在我准备把瞄准喉头的手术刀刺下去的时候。

　　“不要啊啊啊！”

　　对方突然一声惨叫。

　　我被她狠狠地推了出去，一头撞上了空调机。手术刀落在了地板上，发出一声轻响。

　　“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正在为今后的出路烦恼着，被危险的恋情这种炫美的、错乱的东西迷住了心窍，变得不正常了～～～！”

　　“喂，等等。”

　　女孩猛地站了起来。

　　“永别了，我们不会再见了。我会加油考试的，谢谢你留给我的回忆。”

　　女孩拎起白色衣裾，含着泪水从房间里飞奔了出去。

　　只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地板上，头脑一阵空白。

　　难道说我又被甩了？

　　对方明明说过，喜欢到想要杀死我啊。

　　但比起我来还是考试更重要吗！？我难道输给了英语啊、数学啊、生物啊，古文啊这种东西吗？！

　　撞在空调机上的地方，被椅子打到的地方和我的心都火辣辣地疼着，我深深地垂下了头。

　　啊，莎乐美变成了平常的女高中生了。

　　就像大潮退去一般，我全身脱力。

　　已经完了。我真想就这样变成化石。

　　今天果然是我的倒霉日。

　　我是不是其实不受欢迎啊

　　我从口袋里慢吞吞地掏出手机，确认了一下时间。突然一下惊醒了过来。

　　真的假的！？戏剧已经完场了！

　　我向窗户一侧看去，只见黑色的窗帘缝隙中透出了夕阳的余辉！

　　我慌忙站起身来，跑着去找远子姐。

　　计划已经一团糟了。

　　但若在远子姐和心叶同学没有一点进展的情况下结束文化祭的话，我被臭骂暴打一整天的辛苦也就全都白费了。

　　最后来个大逆转也不错。

　　远子姐正在教室和朋友聊天。

　　“远、远子姐......！”

　　“流人！”

　　我在走廊里上气不接下气地招呼道，只见远子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你怎么了，流人？已经过了营业时间了哦。”

　　“过来一下。”

　　“什、什么事？”

　　“我有重要的话要说。”

　　我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拉到了没人的走廊里。

　　“流人，我还要参加闭会仪式——有话回家再说。”

　　“现在非说不可！”

　　见我态度如此强硬，远子姐脸上露出了担心的神色，轻抚着我的喉咙说：

　　“出了什么事？这个伤口是怎么弄的？”

　　“我怎么都无关紧要。远子姐呢？远子姐在文化祭结束后就打算退社吧？”

　　见我呼吸困难，想到什么说什么，远子姐和蔼地笑了。

　　“不会的。虽然在考试期间可能会休息几天。”

　　“考试结束后不就毕业了吗？趁现在快把远子姐的心意告诉心叶同学吧。”

　　远子姐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寂寞和悲伤。

　　“呐，虽然远子姐可能还瞒着心叶同学，但不能这样。远子姐是以怎样的心态陪在心叶同学身边的，应该全盘说出来，我这就去把心叶同学带来！远子姐就去活动室等着。”

　　我正要跑出去，却被远子姐一把拉住。

　　我惊讶地回过头，只见远子姐露出温柔的表情，摇了摇头。

　　“谢谢你替我担心。”

　　就连她的口吻都是那样平静。

　　“但是，这样就好。”

　　“一点都不好！那你要什么时候说！”

　　我揪心地喊道。

　　远子姐嫣然一笑。

　　“永远不说。”

　　——远子不希望这样。

　　她的笑容是那样美丽，那样安详，就像在路边默默绽放的野花一样。

　　仰视着我的双眸不仅有悲哀，还有凛然的决意，和无尽的温柔。

　　喉头一滞，我一阵晕眩。

　　为什么，为什么她要笑啊。

　　什么非放手不可的时候来了，什么远子也知道，想到麻贵高傲的话语，我满心都是后悔，一心想要反驳——但是，被她用这种眼神，用这种表情一笑，我顿时什么都做不了了。

　　远子姐的手和我的手交叠着，是那样的温暖，和小时候两人一起看莎乐美的书时一样，没有颤抖。

　　曾几何时。

　　那个害怕幽灵、超级胆小的远子姐，就算听了鬼故事也不会依到我的身旁了。

　　——小流，有姐姐在呢，放心吧。

　　就算嘴上逞强，但小学时她还会紧紧抱住我，闭上眼睛只是发抖。

　　就算在她误会我被女孩子欺负，张开双臂掩护我的时候，膝盖和肩膀也会因为恐惧而微微颤抖。

　　但不知不觉间，不管我讲什么恐怖故事，或是故意在客厅里放恐怖电影的DVD，她也只会背过身子捂住耳朵，一边抽泣着一边让我住手，而不会靠到我身边了。

　　面对女孩子时，她也能堂堂正正地说教一番了。

　　而现在，她也正独自忍耐着悲伤。

　　鼻子一酸，我几乎哭出来。

　　远子姐温柔地问道：

　　“呐，来看我们演的戏了吗？”

　　“抱歉，我没能看成。”

　　“是吗。七濑因为急病没法上台，我代演了衫子，心叶演了野岛。野岛最后的台词十分有力，感觉好极了。心叶好像打开了什么心结呢。今后肯定会愈发......成长的。”

　　她温柔的低呓着。

　　“再见了，流人。记得不要到处乱逛，直接回家哦。”

　　远子姐轻轻挥了挥手，在被夕阳染红的走廊间摇晃着三股辫回教室去了。

　　◇ ◇ ◇

　　在画室一隅抱着膝盖蹲了好久。

　　在我身体冰冷，屁股生疼的时候，灯突然亮了。

　　“请你不要不请自来好吗？”

　　麻贵一见到我就这样说。看来她刚刚参加完交响乐团的演出，身上还穿着燕尾服。

　　“如果我没有来的话，你难道打算就这样待一晚上？”

　　“今天我灾星高照，若去其他女人那里，说不定又会被甩。”

　　“我也可能把你踢出去哦？”

　　“公主大人一直都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

　　“真让人火大。”

　　麻贵不快地说道，走到了我的身旁。

　　“看样子，远子和心叶果然没能成啊。”

　　“.......”

　　我把脸埋进了膝盖。

　　“远子对你说了什么？”

　　“和你说的一样。远子姐让我不要告诉心叶同学，微笑着说......‘这样就好’。”

　　“......”

　　这次轮到麻贵无言了。

　　“我今天真是倒霉透了。被曾经交往的女孩用小红豆砸，还说和我交往过是她人生最大的污点；被人用绳子勒住脖子；被人说比起我来，现任男友要诚实得多，有男子汉气概得多；还被高傲的女仆在众目睽睽之下踢得摔了出去。”

　　“......”

　　“被人绑在生物室里监禁，被人告白说喜欢到想要杀死我。我正飘飘然的时候，对方却说她还要考试，不会再见了，就逃之夭夭......难得我说‘杀了我也不要紧’了。还以为自己终于见到了莎乐美的说......”

　　我越说，心里越是像裂开了一个大洞一样寂寞。

　　为什么我总是无法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呢？

　　明明有这么多的邂逅，那个命中注定的女孩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呢？

　　“......只属于我的莎乐美，莫非并不存在于这世上？”

　　我坠入了绝望的深渊。若两人一起坠落的话，只会让我心头无比甜蜜。但独自一人坠入深渊时，只能感觉到冰冷的孤独。

　　麻贵还是没有作声。可能是对我的没出息感到绝望了。

　　“......总有一天，你也会把我忘掉吧。”

　　此时，感到麻贵的气息近在耳畔。

　　“我不会忘了你。”

　　我扬起脸。

　　“我的记忆力好的很。不要小看我。”

　　身着黑色燕尾服的麻贵不觉间已经蹲在了我的眼前。

　　“你之所以见不到莎乐美，是因为你是花心的约翰。”

　　她那冰冷的视线，和不带一丝感情的口吻让我忘记了呼吸。

　　“真正的约翰是传递神谕的高洁的先知。不会像你这样随便就被莎乐美所诱惑。他毫不理会莎乐美近在咫尺的红唇，只是骂她是个受诅咒的肮脏女人，拒绝他、拒绝他、一味的拒绝他。

　　没错，莎乐美是清纯的处女，但神重视的使徒约翰却没有发觉到莎乐美的本性。

　　所以......莎乐美只能把约翰的头割下来，才遂了自己的心愿。对着那个已经不能再睁眼注视莎乐美，不能再张口拒绝她的头颅吻了下去。若约翰是那种一见面就去勾引莎乐美的轻薄男子，莎乐美就不会爱到不惜杀他了。相反，她可能会鄙视亲近自己的约翰，转身就逃掉。”

　　花心的约翰。

　　啊，我确实既不诚实，又不神圣。

　　直到邂逅我的莎乐美之前，我可能只会重复着无聊的求爱。

　　麻贵湿润的嘴唇贴到了我的唇上。

　　这一吻不像平常那样激烈而夺取一切，其中充满了温柔的触感。

　　麻贵一边继续着慰籍之吻，一边用遥控器关掉了室内照明。

　　“你瞧......比起一个人，有时还是两个人在一起比较好——有些事情，只有两人才能体会到不是吗？”

　　在甜蜜的黑暗中，温软的臂膀像抱婴儿一样抱住了我，在我的眼帘上方，有个略带温暖的声音嘤咛着：

　　“不过......若你执意要寻找的话，总有一天能找到那个愿意杀了你的奇特女子吧。”

　　◇ ◇ ◇

　　日后，我穿着管家的装束服侍着大小姐。

　　“喂！不要打开素描簿！不准画！”

　　“哎？平时不是一直都在画吗？”

　　“这和裸体不一样！不准画我的丑态，可恶！”

　　“不是约好对我言听计从吗？你怎么这样说话？敢在我家这样说话的话，就马上开除。”

　　“嗯，赶快把我开除掉，解放我吧，大小姐。”

　　我一边恶语相加，一边往高级茶杯里倒红茶。

　　麻贵露出了小妖精一样的笑容，把我这身羞人的打扮画了个够。

　　“这张画我要保存一辈子。”

　　可恶，本该让她穿着迷你裙，戴着围裙服侍我的。

　　“喂，给我好好干活，管家。”

　　麻贵兴致勃勃地从背后用脚踢我。

　　我虽然听不到一点神谕，但还是预言道：

　　“我绝对忘不了今天的事情！下次一定要你管我叫‘主人’。”

　　－完－

－－－－－－－－－－－－－－－－－－－－－－－－－－－－－－－－－－－－－－－－－－－－－－－－－－

　　八：文学少女特别篇

　　《雪雁》

　　四月份入住宿舍的天野远子是个怪人。

　　我们宿舍只住女生，连同管理员在内一共有七位女性分别住在各自的房间里。

　　木质结构的房子年久失修，到处都是毛病。走在上面只听到地板嘎吱作响，要关上变形的窗户也需要点技巧，一不小心就会崩溃。

　　每个房间都有袖珍版的炉子、水槽和卫生间，泡澡和淋浴室是共用的，不供应伙食。唯一的优点就是房租低。

　　正好有人大学毕业空出了房间，远子就代替她入住了。

　　搬家公司的员工把一个沉重的大箱子搬进来之后，一个编着三股辫的女生出现了。

　　她穿着宣告春天到来的淡紫色外套和牛仔长裙，自己也抱着纸箱。

　　“这位客人，行礼由我来搬，您不用插手了。”

　　“不，我要帮忙。而且我不嫌书重的。”

　　她用清脆的声音断言道，在嘎吱作响的走廊里继续前进。

　　视线交会时，她笑靥如花。

　　“您好！今天起就要在这里打扰了，我叫天野远子。之后会来问候您的。”

　　打招呼的瞬间，细细的三股辫从肩头垂了下来。

　　我不喜欢和初次见面的人套近乎，这一年也没和宿舍里的任何人亲切交谈过。但她的笑容和说话方式固然十分可亲，却不会让人感到不快。

　　目光对上的瞬间，我注意到对方的眼睛微微有点发红。

　　仿佛刚刚哭过一般

　　但眼前的这个女生无论表情还是声音都没留下痕迹，只有阳光和爽朗的感觉。

　　所以肯定是我的错觉。不然就是她昨晚没睡好。

　　算了，反正与我无关。

　　我随便敷衍了两句，便离开了。

　　远子很自然的融入了宿舍，和其他住户相处得也很好。她身材娇小，性格又很开朗，经常有人约她去联谊。“呐，我会帮你介绍帅哥的。”“远子去了，肯定很受欢迎。”“现在都上大学了，得玩个痛快才行。”之类的。

　　但是，远子好像一一回绝了。

　　她那清爽的笑容，让人无言以对。

　　“抱歉。我还有很多书要读。”

　　她这样回答道。听到这个，我有点惊讶。

　　本以为她也像其他女大学生一样，把精力都放在联谊和约会上，功课、作业都是得过且过。

　　“没办法，谁让远子是‘文学少女’呢。”

　　最后，大家都笑着离开了。

　　既然上了大学，“少女”这个称呼未免欠妥当。但不得不承认 ，这个不知不觉间流传开的外号很好地表现了远子那脱俗而典雅的气质。

　　我和远子第一次长谈，是在进入黄金周以后。

　　其他住户有的出去旅游，有的回老家了，只有我理所当然地留在宿舍里。本以为我这种怪人不会有第二个，谁知在宿舍阁楼的书库里——

　　“啊......”

　　“设乐小姐。”

　　我和远子不期而遇。

　　那里是英国房东的夫人收藏从本国带来的书籍的地方，我们住户可以随便利用。但是，我还从没在这里见过其他住户。

　　远子抱膝坐在唯一的一扇窗户旁边，把书摊在膝盖上，正翻着书页。

　　夕阳的金光透过窗户洒了进来，照的房间里腾起的灰尘闪闪发亮。

　　正在读书的三股辫女孩，简直像故事里的人物一样。

　　她那略带忧伤，平静而温柔的侧脸更坚定了我的想法。但是，当她转向我的下一个瞬间，脸上已经挂上了清爽的微笑。

　　“这个房间真不错！我就是看了这个房间，才决定四年都要住在这里了。”

　　“......你在看什么书呢？”

　　“葛里克的《雪雁》。”

　　（PS：一般称为保罗.加里克，这里和轻国统一，改成葛里克）

　　远子满怀爱意地抱紧了那本写满英语的书。

　　然后，她用温柔的、令人舒服的声音说道：

　　“《雪雁》有最高级的果汁刨冰的味道......在舌尖缓缓融化，滑入喉中，有一种让发热的心冷静下来的感觉......那清爽的冬日芳香在嘴里久久不散......”

　　她眯起眼睛浅浅地微笑着。那是幸福的笑容——尽管如此，却感觉有些寂寥

　　我毫不客气地说道：

　　“这文章写得太伤感，我不喜欢。——书里讲的是身体有残疾的画家，和希望他治好雪雁的少女之间的悲伤恋歌吧。记得画家因自己的长相而自卑，没有把自己的心意传达给少女就上战场去了。”

　　远子伏下了长长的睫毛。

　　“是啊......拉亚达（PS：同样和轻国统一，改了译名雷亚德尔，下同）确实因为自己与众不同的长相而感到自卑......但他之所以没有对弗莉丝表白，我认为还有别的原因。”

　　她的眼睛有点湿润了。

　　“肯定是......因为弗莉丝对他而言太重要了。他一心想让她得到幸福，绞尽脑汁思考着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后却什么都没能传达给她就离开了......”

　　他低下头轻声呓语着，像在自言自语。

　　“最宝贵的感情是不能述之言语的.......到死为止也要埋藏在心底......”

　　莫非她也有类似书中男主角的经历吗？

　　虽然对方就在身畔，但自己却绝不能坦白心意。

　　比起自己，那个人更为重要。

　　远子抬起头来，嫣然一笑。我也随之精神一振。

　　只见她一边用白净的手指翻着书页，一边爽朗地说道：

　　“拉亚达的灵魂最后来作别弗莉丝那段，既美味又动人，我最喜欢了。虽然日语会翻译成‘亲爱的’啊‘心上人’之类的，但我感觉还是原文的‘my love’最为传神。——‘Frith,my love.Good bye my love’——”

　　红唇如花瓣般娇艳，嗫嚅间道出了甜蜜而揪心的话语。

　　虽然《雪雁》很煽情，但就连最后的场面都没能引出我的共鸣——

　　然而，听到“my love”这个简简单单的短语，国中时读过的《雪雁》最后的场景带着和当时截然不同的震撼感在脑海中扩展开来。

　　夕阳烧红了半边天，一只雪雁振翅翱翔。

　　仰望天空的少女。

　　——永别了，我的爱人。

　　“只有......在无法见面以后，拉亚达才终于对弗莉丝说出了‘喜欢’二字......”

　　远子在夕阳的余辉中微笑着，眼神是那样的清澈而凄楚。

　　一个星期过去了。

　　在集体信箱前，我遇到了远子。

　　“欢迎回来！设乐小姐！”

　　她爽朗地招呼我，从信箱里取出信件。她的视线落到朴素的白信封的落款上时，突然瞪圆了眼睛。

　　“男朋友？”

　　远子摇了摇头。

　　“他是爸爸的朋友，我曾受过他的关照。”

　　她开朗地答道，把信封珍而重之地抱在胸前，走开了。

　　那天晚上，我去阁楼找她，只见远子只开着一盏台灯，在读那封信。

　　她可能是刚刚洗过澡，长发披散着搭在肩上，抱着膝盖坐在窗边，聚精会神地看着白色的信纸。

　　我在门旁停下脚步屏住了呼吸。

　　因为不知为何，远子正在抽泣。

　　在那漆黑的双眸中，透明的泪滴正簌簌而落。但她毫不在意，只是紧盯着纸间的文字，嘴角现出一丝笑意。

　　她那梨花带雨的样子虽然令人揪心，但同时却幸福的笑着。

　　像是有什么高兴到无法自己的事情一样——豆大的泪滴从她白净的脸颊上一滴接一滴的滑落，静静地微笑着。

　　远子在喃喃自语着什么。那是个......男生的名字？

　　她那温柔而清澈的眼神，和上周谈到《雪雁》时如出一辙。

　　——只有在无法见面以后，拉亚达才终于对弗莉丝说出了“喜欢”二字。

　　我无从知道信的内容，也不知道远子来这里之前和谁分别过。

　　但是，菲利普.拉亚达借雪雁的姿态呼唤心爱少女的声音，正透过远子的唇得以倾诉。

　　——吾爱。

　　——至爱。

　　然后，我仿佛听到弗莉丝回应拉亚达的声音从晴朗的夜空彼岸传来。

　　“Philip,I love you”

　　（我爱你，菲利普）

　　－完－

－－－－－－－－－－－－－－－－－－－－－－－－－－－－－－－－－－－－－－－－－

　　后记

　　你好，我是野村美月。这是《文学少女》第一部短篇集！在网上连载的“小点心”和“秘密书架”不觉间竟然积累起来了呢～等我发觉时，已经积累到一整册书都装不下的量了。琴吹和小森的故事预订在此后的‘插话集’里全篇收录。这次会以心叶和远子身边的故事为中心凑成三篇加后话的形式。

　　《蟹工船》今年大受好评呢，所有图书馆藏本都被预约一空，所有书店都把它摆上了畅销书架。一定要把这个写进去！虽然我挑战过......但原作过于厉害，让我吃了不少苦头。教练的举动无论怎么说都太过分了。但原文不止是这样的！我在读的时候，到处又痛又痒，气味刺鼻，热血沸腾！堪察加体操是什么～我实在很想知道！没有体会过这份厉害的读者，请务必读来亲身体验一下。

　　顺便一提，当我和责编谈起写什么话题好的时候，对方马上回答‘芥川的故事怎么样？’芥川啊......在责编的心目中那就是《蟹工船》的感觉吗？太可怜了（哭）。为了给处处倒霉的他一点点幸福，我写了《人鱼》。但是......总感觉有点微妙......不，好歹也前进了一点。

　　我在学生时代也曾在儿童馆打过工。虽然我也像美羽一样给孩子们读过书和少儿画册，但孩子的情绪变化无常，我常常被要求换书的呼声打断。这时，我会说：“拜托了，稍等一下。这里才是最精彩的地方呢，让我读到最后吧，好吗，好吗？”这样哄孩子。对方递来少年漫画让我读的时候，也曾说：“呃......那我们一起读吧！”，和大家分摊了任务，玩起了声优游戏。

　　闲来无事时，就可以在笔记本上随便写小说，馆内的漫画也随便看，这份工作实在非～～～常的惬意。里面不乏老作品，而且少年漫画里的名作都是在那里读得。看一部小狗们召集伙伴和凶暴的狗熊战斗的名作时，那热血的剧情让我忍不住眼泪，一起冲进了厕所，用卫生纸擤着鼻子，泪水簌簌而落。这种事情也是种不错的回忆啊。

　　《公主》和《预言家》是在网上刊载的作品，分别是麻贵和流人的故事。一想到两人在正篇背后进行的种种趣事，就觉得十分有趣。《牛魔王》是我在期刊上刊载的。听说牛魔王直译过来就是《buffalo daemon king》。好帅气！牛园的故事预订于一月在网上刊载。

　　接下来是通知和报告了。

　　《文学少女——追想的画廊》发售了，内有......好物，请速购买......而且我也写了心叶大学生时的外传。论坛里就有。

　　另外会开始连载漫画《文学少女和好事》。作画是日吉丸晃先生。

　　接下来，是本次最大的报告。

　　《文学少女》获得了这本轻小说真厉害评选的第一名，我高兴得险些哭出来，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谢谢大家对本系列的一贯支持。

　　（以上都不是原话，但就这么个意思了。因为消息都很过时了大家都知道了。）

　　下次是外传。心叶上了三年级，新入社的女孩子将会登场。心叶如何努力遵守和远子的约定呢，敬请期待，再会了。

　　（嗯，这个才是值得期待的啊，外传就是看心叶如何保持自我不变渣的故事吧）

　　----------------------

　　轻之国度自录组录入

　　图源：yuyuko

　　录入：狂奔

　　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扫图。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

　　七濑的好友小森是个为人和善但爱管闲事，还动不动就闹出误会的女孩。而在钟情于这样的她的少年·反町面前，出现了一位“文学少女”——！？收录《“文学少女”与呼唤爱情的诗人》，以及描绘暗恋着心叶的七濑微妙内心的《七濑的恋爱日记》等多部短篇作品——本次奉上的，是以七濑&小森几人为主角，围绕着对故事喜爱到将它们吃下肚子的“文学少女”的恋爱插话集第2弹！！描绘正篇中未能出现的秘密心情，甜蜜而又枯涩的美妙恋爱小插曲！

　　他心里的那个人是谁，我早就察觉到了。

　　在和别人说话时，他总会突然变得心不在焉，或是紧抿嘴唇一脸落寞地流露出茫然的眼神。每当这时，我就知道他是在想她。

　　在第一次见面时，他看的也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女孩。

　　我会因为他对她露出的痴情笑容而心跳不已，如果他能用那样温柔甜蜜的目光注视自己，那该是多么幸福啊——一想到这儿，我就突然难受了起来。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样一个人。

　　但我还是会每天跑去看他。以交织着甜蜜和痛苦的复杂心情，去看那个充满爱意地凝视着其他女孩的他。

　　当我升入高二，终于能够进入他的视线范围时，他的身边又出现了其他人——他的女朋友，二人之间已经有了牢固的羁绊。

　　我全都知道。我知道和她在一起时，他有多么平静，多么幸福，也知道她比谁都更理解他。

　　我知道自己得不到他……

　　直到最后，他都没有爱上过我。

　　即使这样，我还是一直喜欢着他。

　　小森的嘟哝

　　我是圣条学园的二年级学生，朋友都直呼我的姓，叫我小森。

　　至于名——不知道。

　　我说，NG！

　　绝对禁止！敢说出来就绝交！

　　大家也会用“现在这名字也不少见啊、很可爱的名字啊、你多虑了”之类的话来开解我，但我还是想立刻换掉。

　　我觉得爸爸妈妈对于出于兴趣而给可爱的女儿起了这种名字这件事，应该作出比海更深刻的反省。

　　好了，这个话题到此结束。

　　◇ ◇ ◇

　　今天我想说说七濑。

　　我在一年级第一学期听说了琴吹七濑这个女孩的名字。那时候期中考试刚结束，我也习惯了高中生活。

　　那天放学后，我去图书室还书，没想到在前台见到了一个板着脸的女孩。

　　哇，美女，但好像心情很差。

　　这就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

　　她紧锁着眉，撅着嘴，双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两眼也瞪得滚圆。她的制服还很新，应该和我一样是一年级学生吧。那头亮茶色发丝被剪成了一个漂亮的发型，在肩部高度轻盈地晃动着，她的眼睛是双眼皮，胸也很大，身材很棒。

　　美女就算死板着脸也是美女，我在心里赞叹道，但同时也对让她如此生气的原因感到好奇。

　　难道说，是因为她根本不愿意当图书委员，却在猜拳中输了以后被硬推上这个位置的？这就是她闷闷不乐的原因？或者是，今天明明有约会却因为轮到自己当班，去不了而不开心？

　　我一边将书递给她一边不着边际地想象着，同时仔细大量了她几眼，但从头到尾她都没有理会我的目光。

　　是心高气傲？性格孤僻？那时的我这样思考道。

　　第二天，我在教室里提起了这件事。

　　“我知道，五班的琴吹七濑对吧？男生都在议论纷纷啊，说她是个大胸美女。”

　　立刻得到了如上的反应。

　　“和我们班的更科不相上下吧，虽然不是同一型的。更科是那种温婉端庄型的正统美女，琴吹的话，怎么说来着，傲娇型？”

　　“对对，就算她总是一脸不屑、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的样子，也是会有人把她捧上天啦，美女真好啊。”

　　“因为男人都是傻瓜啊，只看长相。”

　　哇，大家还真是毫不留情。

　　没错，男人就是对美女没有抵抗力。但女孩子不也一样吗，你看，我们不也常常议论同班的芥川很帅什么的嘛。

　　我这话一出口，便遭到了所有人的反驳。

　　“没这回事啦！小森！芥川不光是长得帅好不好！”

　　“是啊！期中考试学年第四名呢，他很聪明的。”

　　“而且运动也很出色，个性很正直人也很亲切啊。”

　　“对，人超级好。上次，我抱着好多东西手足无措的时候，他还帮我搬了呢，而且态度很自然，一点都没有不情愿的样子。”

　　“嗯嗯，我知道的，芥川真的很好啊。”

　　“芥川就是和那些只有脸长得帅的花花公子不一样。”

　　一提到芥川，大家的话匣子就都打开了。

　　当然，我在刚入学时，也是对他一见钟情。

　　芥川很成熟，甚至让人觉得他不像同龄人。他什么都会，却安静又低调，人很可靠，就连外表也到了完美的程度，这太过分了。

　　大家为什么会争辩说芥川不光是长得帅，其中理由我也明白，我也很喜欢他的长相。

　　无论是那双看起来最衬和服的细长明眸，还是漂亮的下巴，或是那笔直的背脊，都会让我在他进入自己视野的一瞬间开始毫无意义的脸红心跳。

　　我想如果芥川的脸长得像河童或者骆驼的话，我肯定不会心跳得那么厉害。所以，青春期的恋爱中外表也是很重要的。嗯，当然了，气质什么的也要靠总体评价啦。

　　“对了，芥川是弓箭社的吧？他会参加比赛吗？”

　　“他还只是一年级生，应该不会吧？”

　　“但听说他比二年级的学长还厉害呢。”

　　“哇，那等芥川当上正选选手之后，一起去为他加油吧。”

　　“嗯，一定。”

　　和大家一起唧唧喳喳地聊这种话题，真的很开心。

　　像我这样长相和成绩都很普通的女生，要成为芥川的女朋友简直是做梦，但哪怕只是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成了他的女朋友”，心情就会无比激动。

　　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真好。

　　趁现在和芥川是同班同学，如果能和他搞好关系就好了呢，一点点也行。

　　在那之后，我又遇见了在图书室前台工作的琴吹同学。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撅着嘴，态度冷淡。

　　◇ ◇ ◇

　　大概在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刚结束的那些日子里，我亲眼目击到了本班班花更科同学和芥川在一起的那一幕。

　　他们二人在走廊的一角，神神秘秘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悄悄话。

　　“如果你有空的话，能不能去看我周六的比赛……”

　　芥川一脸紧张，艰难地压低声音说道。更科同学满脸通红地点了点头。

　　我顿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立刻远远地走了开去。

　　刚才那算什么？

　　芥川邀请更科同学去看他的比赛？

　　芥川喜欢更科同学？

　　我懂，更科同学的头发又柔又亮，皮肤白皙，长得漂亮也有女人味，在男生里人气很高，和芥川这个帅哥正相配。

　　我也知道就凭我，根本比不过更科同学。

　　哇啊啊啊啊啊啊，应该说，我连和她比的资格都没有啊啊啊啊！

　　◇ ◇ ◇

　　那天我身心俱疲，老师在课上说了什么完全听不进去。我只觉得身体里火辣辣地疼，一想到二人在廊下的那一幕两眼就发热，泪水似乎随时会夺眶而出，我只能拼命地不停眨眼。

　　现在还没确定芥川就一定喜欢上了更科同学。说不定只是我误会了什么。但那样的对话和那样的气氛，只能有一个解释。而且更科看上去也很陶醉。

　　上课时，我偷偷瞄了芥川和更科同学几眼。只见芥川深沉地皱着眉，而更科同学则在愉快地发着呆。

　　这样看来，啊，那果然是芥川的告白啊。更科答应了他以后，两个人就算开始交往了吧。我的心口又是一紧，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不行了。一个学期都没结束，我就失恋了~~~~~~~~~

　　哈，看来决定性因素还是长相。

　　如果我是个更科那样的美女，芥川会不会喜欢上我呢。

　　在那之后，我一路消沉地迎来了放学时刻。

　　“小森，一起去吃可丽饼吧？”

　　“抱歉，我还有事，就不去了。”

　　我实在没心情像平时一样和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回家，所以便抱起了借阅期限将满的书走向图书室。

　　在阅览通读一遍就还掉吧。

　　话说回来，我怎么会借什么《罪与罚》呢，这种名作我一般都只是在教课书上看看的。啊，对了，因为这书是芥川读过的。

　　一回想起这个，我的心里顿时压下了一块大石头。

　　我垂头丧气地走过前台。今天轮到琴吹值日，她还是老样子，一脸不悦地撅着嘴，皱着眉。

　　虽说我坐在桌边开始阅读，但过了好久我都没翻过一页，更别提什么通读一遍了。

　　啊啊，无尽的黑暗。

　　拉斯科尔尼科夫说话絮絮叨叨的……根本不是失恋的人看得下去的书。算了，干脆不读了直接还掉吧……我看向前台处，只见一个貌似是同学年的男生正在和琴吹同学说话。

　　他很不安地晃着身体，低着头，正小声说着什么。

　　？行动可疑。

　　当看见这个男生从口袋里掏出了不知是什么演出的票子，想要递给她时，我终于恍然大悟。

　　啊，原来如此。

　　那个人喜欢琴吹同学，想和她约会。

　　想通了的瞬间，我的脑子忽然一热，但同时呼吸也变得痛苦了起来。

　　琴吹同学根本没有理会那个鼓足勇气与自己说话的男生，而是板着脸，将目光移到了别处。

　　但男生没有放弃，继续纠缠着她。却见琴吹同学微微动了动嘴唇，轻轻吐出了一两个词。

　　这应该是拒绝的话语吧。

　　男生闻言攥紧了票，带着令人同情的失望离开了图书室。

　　我仿佛看到了自己。一想到这里，自己的内心顿时揪通起来，仿佛那里就要被撕成碎片。

　　我回忆起在走廊里看到芥川和更科同学在一起的那一刻所体会到的悲惨和失败，仿佛无数针尖一样刺痛皮肤的感觉，不禁喉头一颤。

　　明明自己并没有像那个男生一样被轻而易举地拒绝，但是……

　　琴吹同学是美女，她一定是习惯了被男生告白，所以才会那样冷漠地回绝对自己抱有好感的人吧。

　　琴吹同学一定没有经历过什么单相思吧。

　　因为那个被一口回绝的男生太可怜，弄得我自己也是越想越难过。正当我抽抽鼻子，急忙眨眼的时候——

　　啊……

　　在我模糊的视野中，出现了一张和我一样紧咬双唇、泫然欲泣的女孩的脸。

　　我仿佛就像在照镜子似的，看着她低垂双目泪水涟涟，皱紧眉毛痛苦地低下了头。

　　让人吃惊的是，那居然是琴吹同学。

　　我再次眨了眨眼仔细打量起来。

　　真的，没错。

　　直到刚才她都还一脸郁闷地撅着嘴对人不理不踩的，现在却咬着嘴唇，似乎在强忍哭泣的冲动。

　　“！”

　　我的心头一紧。

　　为什么？为什么会露出那种表情？

　　明明之前那样冷漠。

　　可现在，她却一脸抱歉地垂下了双眼，浑身颤抖。

　　我以为美女习惯了被告白，所以拒绝别人也是很寻常的事。

　　可是，或许现在琴吹同学正在为伤害了对方而感到痛苦。

　　当有学生带着书本接近前台时，琴吹同学再次皱起眉头，露出一脸冷淡的神情。

　　但不知为什么，她的表情却显得很脆弱，让人不忍去看。

　　◇ ◇ ◇

　　最后，直到离校时间我还是没能读完《罪与罚》。

　　我带着书离开图书室，去教室取忘拿的东西。就这样磨磨蹭蹭地，直到明亮的天空染上了橙色。

　　天上还残留着些许蓝色，从那蓝色的上方，橙色渐渐蔓延开来，好漂亮啊。我边走边抬头望着天空，没想到一个有些激动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真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不行，能不能明白地告诉我。”

　　哇。

　　我停下脚步。

　　刚才在图书室被琴吹同学拒绝的男生似乎没想通，所以现在开始纠缠她了。

　　“你没有男朋友吧，我哪点不好？我们可以从朋友开始做起啊，陪我去看场音乐会不行吗？”

　　“我……不行。”

　　琴吹同学表情严肃，眼神也飘忽不定。她说了声“我赶时间”，想从男生身边走过，但男生却抢先一步挡在了她面前。

　　“拜托了。”

　　对方弯下腰请求道，琴吹同学怯生生地咬紧了牙。

　　我的脑海中顿时回忆起图书室中她那张泫然欲泣的脸，于是我在后面大声喊道。

　　“琴吹同学——！”

　　二人诧异地看向了我。

　　我笑着跑过去，挽起了她的胳膊。

　　琴吹同学瞪大了眼睛。

　　“太好了，还是赶上了！我们约好要一起去买东西的吧，好啦快点吧，不然店就要关门了！”

　　“那、那个……我……”

　　“再见！”

　　我一边拽着她，一边回过头高高地挥了挥手，只见那个男生愣在原地。

　　“再……再见。”

　　琴吹同学也摆了摆手。

　　接着，我们便回过头迈开步子向前走去。

　　“嘿嘿，抱歉，因为见你似乎遇到了点麻烦。”

　　“没……没关系。”

　　她睁大了双眼，似乎心里有点动摇了，真可爱。

　　“我和你一样都是一年级生，我叫小森，是二班的，偶尔会去图书室。所以我知道你。”

　　“呃……今天，你也去了吧。”

　　琴吹同学小声问道。

　　啊，她还记得，我开心地笑了起来，于是琴吹同学像是有些害羞，脸也红了。

　　“谢谢你刚才帮了我……小森、小森同学。”

　　她的语气有些僵硬，目光也没有在我身上停留，但看到那通红的脸颊，哦哦，我还真是被感动了。

　　可爱。

　　原来这个女孩这样可爱啊。

　　啊啊，原来如此……在前台的时候，她也一直紧张得手足无措。

　　原来她只是因为害羞才不敢看我的眼睛。

　　“那个……胳膊。”

　　“啊，对不起。”

　　察觉到之前我们一直挽着胳膊，我嘿嘿的笑了起来，正要松开时——

　　身后忽然叮呤呤地响起一串清澈的铃声。

　　我回过头，见到的是骑在自行车上的芥川。

　　哇啊！

　　“小森，回家吗？”

　　天哪！他居然主动向我开口说话。

　　“嗯、嗯。刚才一直在图书室，芥川你是社团活动吗？”

　　“是啊……那明天见。”

　　“嗯，明天见，拜拜！”

　　对话就是这样简短。

　　芥川微笑了一下，立刻踩着自行车走了。

　　我一边挥手有一边大声喊道“明天见”，同时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我和芥川在放学路上偶遇。

　　芥川叫我“小森”、看着我的脸、和我说话。

　　他对我说，明天见。

　　这些事情让我开心得快发疯了，心中猛地涌出一阵甜蜜而温暖的感情。啊啊，我果然是喜欢芥川的。

　　芥川喜欢的是更科同学，而且他们俩说不定已经开始交往了。

　　但这也没关系。

　　因为现在的我如此喜悦。

　　我把手放在放松了的双颊上暗自偷笑。琴吹同学见状，吓了一跳。

　　这种激动的情绪我实在无法抑制，于是用高亢的语气说道。

　　“刚才那个人，很帅吧？他叫芥川，是我们班最受欢迎的男生。”

　　“这……这样啊。”

　　我滔滔不绝地将芥川的事向愣住了的琴吹倾诉。

　　“是弓箭社的，才一年级就是正式选手了呢。”

　　“是、是吗，真厉害……啊。”

　　“是吧！他成绩也很好哦，期中考试年级第四，期末考试年级第二呢。”

　　“哈……”

　　“还有还有。”

　　天空的色彩从傍晚的橙色逐渐变幻为夜晚的蓝。

　　在这样的暮色下，我们并肩走着。

　　在告别时。

　　“不要叫我小森同学，叫我小森吧，朋友们都是这样叫我的。”

　　我说道，只见琴吹同学有些害羞似的回答。

　　“嗯。”

　　她开心地点了点头。

　　她的脸，就像天上闪烁的星星一般可爱。

　　◇ ◇ ◇

　　咱那之后过了一年多。

　　现在二年级的第二学期，我和七濑成了同班同学。

　　芥川也在同一个班级，所以我还在继续着单相思，不过只因为每天都能见到他，就让我有了“啊啊，今天还是那么帅啊，真幸福”之类的感叹。

　　七濑像是喜欢上了什么人。虽然因为害羞而拼命隐瞒着，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注意井上，所以我也就立刻明白了。

　　但每当她站在井上面前，态度都会愈来愈生硬，表情也是紧张地很，而且还说什么“讨厌”之类的话，让我在一边干着急。

　　她在男生里还是很受欢迎的，同班的反町最近总会看着七濑。之前他和七濑目光撞在一起时，脸都红了。

　　反町这人个子挺高人也活泼，要说起来不算差，但看来七濑是非井上不可了吧。

　　如果井上能别那么迟钝的话……而且他好像也没什么魄力，看上去也不够可靠……呜呜，如果不管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进展。

　　看来这里还是得由我这个朋友出场，帮七濑和井上牵线搭桥啦。

　　好，加油——

　　——完——

　　“文学少女”与呼唤爱情的诗人

　　“反町，你喜欢七濑吧。”

　　一大早来到教室就冒出来这么个突然袭击，我的脸霎时红了。

　　“哎，我没猜错，是吧？”

　　小森步步逼近过来。

　　“我对这可是很敏感的。反町经常会看向七濑，之前也是，七濑看向你那里的时候你还急忙把目光移开了呢。今天之所以会比平时来的更早，也是因为想和我说七濑的事情吧？”

　　从我嘴里只是丢人地蹦出了“啊”或者“嗯”这样的声音。十一月即将过半，外面已是一片冬天的景象，但我却被热出了满头大汗。

　　小森说得对。

　　平时总是踏着上课铃进教室的我，今天之所以会提早三十分钟离开家，是因为自己知道今天轮到小森值日，有话对她说。这点确实没错。

　　不过——

　　“我知道的，七濑是美女身材又好，男生里喜欢她的人很多。如果能有七濑这样的女朋友，会很有面子吧。”

　　小森重重地点头道。

　　我还是老样子，除了“啊”和“嗯”以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过真是抱歉，我觉得你不可能了。”

　　小森忽然一改之前的神情露出一脸抱歉，接着“啪”地拍了拍手。

　　“这不是你的错哦。我觉得呢，你又帅运动神经又好，并且说话风趣，是个很棒的男生。如果你喜欢的不是七濑而是其他人，那我也一定会帮你追她。但实在抱歉，七濑这边你还是放弃吧，这可是为了你好。”

　　“小森，我——”

　　喉咙干哑，没能把想说的话说出口。

　　啊，可恶，为什么就是说不出来。

　　我——

　　我——

　　我满脸通红地结巴起来，这时，其他同学也进了教室。

　　“那回头见吧，反町。别灰心，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帮你出主意。”

　　小森这样鼓励我道，接着走开了。

　　“早啊，铃乃！”

　　“啊，早，小森。今早是你值日吧。”

　　我恨恨得瞪着正与朋友愉快交谈的小森，同时在心里狂喊道。

　　（白痴——！我喜欢的不是琴吹，是你！小森！）

　　◇ ◇ ◇

　　敢叫名字就NG。

　　我——反町亮太，喜欢上了那个鼓起脸这样强调的同班同学，小森。

　　可她却以为我喜欢琴吹七濑？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一直看琴吹？眼神交汇之后急忙转开眼睛？

　　白痴，那是因为你一直和琴吹在一起啊。我看的不是琴吹，是你。

　　可这都被小森完完全全地误解了。

　　◇ ◇ ◇

　　“果然我们班的班花还是琴吹七濑。”

　　“是啊！胸也很大，真不错啊，琴吹。”

　　第四节，体育课。

　　大家都在体育馆，男生打篮球，女生练习蹦床。

　　男生在还没轮到自己上场的时候总喜欢扎堆对女生评头论足，这一光景太常见了。而此刻话题的中心人物，则是琴吹七濑。

　　“那凶凶的眼神和高傲的语气，真是太棒了。”

　　“防御很厚呢。”

　　“这是傲娇啦傲娇。”

　　是吗？

　　她可能确实算个大美女，但她眼神凶恶、态度冷淡，而且好像还讨厌男生，琴吹究竟哪里好了，我还真是搞不懂。

　　什么傲娇……傲傲傲傲……哼，哪里有娇了，性格那么差。啊啊啊啊郁闷死了，要是和那种老板着脸、郁郁寡欢的女人交往，估计我也要变得阴暗了。我说，这根本是自己找罪受吧，根本开心不起来。

　　在这点上，小森就开朗很多，和她说话很舒服，她的身上满是那种想要调动对方情绪的服务精神。长相嘛，我觉得够可爱了，身材也不坏啊。

　　最重要的是，性格好！

　　虽说小森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喊她名字的话她会生气说什么“叫名字就NG，再叫就绝交”之类的话，但我从没见过她郁闷的样子。

　　她对谁都很亲切，朋友又多。

　　发现自己对她有了好感，是在暑假前。

　　那天的课间休息，小森忽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一副愉快的表情，好像闪闪发光。

　　“给。这是反町你的东西吧？”

　　她伸出的手心里，放着一粒衬衫纽扣。

　　“啊？咦？”

　　我急忙低头看去，这才发现第三粒纽扣不知什么时候不翼而飞了。

　　“啊，真是我的。”

　　小森立刻笑了起来。

　　“嘿嘿，掉在教室里的，所以我想应该是同班同学的吧，所以就在找是谁的，幸好找到了。”

　　“是、是吗，多谢了。”

　　“啊，我来帮你缝上。脱了吧，反町。”

　　“脱下来啦——没关系的。”

　　“没事的，缝东西我很擅长，马上就好，快点快点。”

　　她爽朗地说着让我脱下了衬衫，用自己的裁缝盒利落地缝上了纽扣。

　　“给，完成！我缝得很牢，下次就不会掉啦。”

　　递出衬衫的那一刻，她的笑脸是那样自然而明快——看起来是那么的——可爱——

　　于是我有了这样的心思——之后，我总是时不时地偷看她，然后越来越在意，最终喜欢上了她。

　　我想，即便掉了纽扣的不是我，小森也会努力去找、开心地帮他缝上。小森就是这样的人，但我却无法因为她的这一特点而忽略她，去认为这种事理所当然，反而因此喜欢上了她。

　　嗯，果然还是小森好。

　　要找女朋友，小森绝对比琴吹更合适。

　　虽说我挺想吐槽一下班上那群有眼无珠的家伙，可一旦将小森的可爱和性格优势宣扬出去，那只会为我徒增对手，没这必要。

　　小森的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就行了。

　　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小森误会了一些东西。

　　“哎哎，反町也是琴吹派吧？”

　　“我见你一直看琴吹呢！”

　　左右两边分别有人用胳膊肘捅我的肋骨，再加上他们诡异的笑脸，我打心底里觉得火大，真想怒吼一声。

　　没有的事——！

　　◇ ◇ ◇

　　这下怎么办，不光是小森，就连其他人都以为我喜欢的是琴吹。

　　我强忍下揍他们一顿的冲动表示了否定，却换来“有什么可害羞的”这种调侃。

　　啊啊，混帐，我真的对琴吹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我都有点烦她了。

　　放学后。

　　我带着一肚子火出了楼梯口向校门走去，这时背后忽然有人“啪”地拍了一下我的肩。

　　“回家吗？反町。”

　　哦，小森！

　　小森轻巧地走到惊慌失措的我身边，我们就这样并肩一同离开了学校。

　　围着浅橙色围巾、脸颊被寒风冻得发红的小森还是那么可爱，鲜红的晚霞就这样包裹着我们二人。怎么说呢，这就是青春哪。

　　“今天早上，真是对不起。”

　　“不，其实……”

　　“反町你今天一整天看起来都很失落，所以我有点不放心。”

　　“我说了其实你误会了……”

　　“体育课的时候，我也看到你难过地望着七濑了。”

　　“你听我说完好不好，小森！”

　　“我好像也有些难过了，觉得有点心疼。”

　　“啊？”

　　小森的双眼有点湿润，头也垂了下来。

　　难、难道说这就是所谓的“出于同情的爱”的桥段？这倒也不错。岂止不错，如果能因此最后和她成为恋人，那真是太好了。

　　“呃，那个，小森有没有喜欢的男生？”

　　“啊。”

　　小森满脸通红地看向我。

　　哦哦，看样子有戏。

　　之所以要忠告我放弃琴吹，是在吃醋？真的是吗？我心跳加速，满怀期待地追问道。

　　“总说我的事，这太不公平了吧？你也告诉我你喜欢的人是谁吧。”

　　“呃……”

　　小森的脸愈发红了。她害羞地迟疑了好久，轻声说道“要保密哦”。

　　“是我们班上的……”

　　哦哦。

　　“芥川。”

　　我被这张腼腆又可爱的脸沉重地打击了。

　　是芥川——！？

　　“好啦，要帮我保密哦。男生里面我只对你说过，不可以告诉别人。”

　　小森害羞得不行，啪啪地轻拍着我的胳膊。

　　是谁不好，偏偏是芥川一诗。

　　他人帅，身材好，成绩优秀，是弓箭社王牌，而且诚实又有人气，这不是完美超人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班上的男生最喜欢的是琴吹，那女生那边毫无疑问只有芥川的人气能与之匹敌了。

　　你也太随大流了吧，小森！

　　啊啊，不过既然是芥川，那小森八成是没指望的，我倒也放心了。

　　芥川虽然受欢迎但他没有什么绯闻。一年级的时候听说他曾因为女人的事情和学长闹翻了，而且最近也因为同一件事弄伤了学长，闹得满城风雨。

　　可能是出于这些原因他才故意不随便接近女生。虽然我不太懂，但受欢迎的人一定也有受欢迎的苦恼吧。

　　所以啦，小森的单恋也是不会得到回报的。

　　而且曾经传闻成了芥川女朋友的更科，也是个有名的美女。

　　不，我也不是说芥川没有把小森放在眼里或者他们合不来什么的……嗯，怎么说呢……就是一般看来，芥川和小森似乎并不合适……当、当然！不管什么美女，在我眼里，只有小森才是最可爱的！

　　我都在说些什么啊。

　　“是、是这样啊，小森是芥川派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敌人不少呢。”

　　“嗯，不过光是能和喜欢的人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每天就很开心了。”

　　“哈哈……那倒也不错……哈哈……哈哈哈哈……”

　　我只能干笑。

　　“加油啊，小森。”

　　我干嘛要帮她加油。

　　在鲜红的夕阳下，小森目光闪烁，绽放出喜悦的笑容。

　　“谢谢。反町也是……我知道你很难过，但祝你早日找到一个好女孩。”

　　北风刺骨。我能不能哭一下啊。

　　◇ ◇ ◇

　　‘我喜欢的女孩完全没察觉到我对她的感情。

　　是不是我的语言能力有问题。

　　怎样才能告白成功。

　　最底层的R·S’

　　咚。

　　我半是自暴自弃地将这封字迹潦草的信投进了中庭那个奇怪的邮筒。

　　三天后——

　　◇ ◇ ◇

　　“这封信是你寄的吧，反町亮太。”

　　教室里出现了一个编着长长发辫的奇怪学姐。

　　“哇、这、这是——”

　　由于一时冲动写下的超~~丢人的书信被人在鼻尖展开，我觉得心脏都差点蹦出来了。

　　“果然是你。”

　　对方笑得一脸得意。

　　没记错的话这人是三年级生，名为天野的文艺社社长。虽然是我们的学姐，但那及腰长的油黑发辫实在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她还被众人评价为温婉聪慧的美女，所以她的名字和长相我都知道。

　　现在近看之下，我发现她的腰和腿真是好细，脸也很小，肤色也很白皙，睫毛修长的双眼非常漂亮，声音清澈悦耳，简直就是个古风美少女。可惜，是个飞机场。

　　“那、那个，你到底……”

　　“我是文艺社社长天野远子，正如你所见，是个‘文学少女’。”

　　天野学姐挺起平板的胸膛直率地回答道。

　　我傻乎乎的“啊”了一声。

　　文学少女？

　　什么东西？

　　因为是文艺社，所以是文学少女？

　　我脑子一片浆糊，只听见“文学少女”趾高气扬地开口道。

　　“光凭名字缩写来找出寄信的人实在是很辛苦啊，但在这个校园里有人需要‘文学少女’，也就是我的帮助。一想到那些为恋爱而烦恼的小羊们，我就只能驱使想象力、不惜节约下吃点心的时间拼命地寻找。”

　　“可翻找名册的是我……远子学姐不过是在一边喊着‘点心~点心~~’地催我而已。”

　　在天野学姐身边苦着脸嘟囔的，是个熟人。

　　同班的井上。他有着一张温和而清爽的脸，成绩不错人缘也还好，可能是因为太过老实，平时不太抢眼。

　　对了，这家伙也是文艺社的吧。

　　“没这回事啊，我也是跑了好几个班级，问了五个人‘这信是不是你写的’了呢。”

　　天野学姐转向井上，不服气地鼓起腮反驳道。

　　“哈，在我之前，你还把这封信给了五个人看？”

　　“是啊。你是第六个，终于被我找到了。”

　　随后她又看向我，毫无恶意地微笑起来。

　　我羞愧得仿佛大脑都在沸腾，甚至想立刻拔腿就逃。

　　她居然把那种胡话似的内容给五个毫不相干的人看！

　　丢死人了。

　　“拜、拜托了，还给我。不对，请你还给我！还有，请你把这些事都忘了吧。我只是一时昏了头才会把这封信扔进去的，现在后悔的要命，请你放过我吧！”

　　我点头哈腰地恳求着，而天野学姐却用那清澈透亮的嗓音这样回答道。

　　“这根本不算什么。既然你鼓足勇气给文艺社的信箱寄来了这封信，那我们一定会不惜以最大的力量来帮你。”

　　“反町，这和我没关系，是远子学姐自说自话要这么干的。”

　　“别担心，虽然他现在这样说，但心叶是不会对同班同学见死不救的。”

　　求你了……千万别救我。

　　井上只能苦着脸耸耸肩。

　　天野学姐看上去很愉快，她探出身子说。

　　“首先，就请反町把你喜欢的女孩子的事情告诉我吧。”

　　“啊！这、这……”

　　我被噎了一下，不禁看向井上。

　　如果现在我把小森的名字给说出来，班里的这些家伙可能就会把我喜欢她这件事给传开。

　　“明白了！那个女孩是反町的同班同学吧。”

　　“哇。”

　　好敏锐！看她不愠不火的样子，直觉居然这么犀利。她只凭我看向井上就猜出了这点的吗？

　　“不、不行，不能继续下去了！我绝对，不会说，死也不说！”

　　我拼命摇头表示否定，井上看着我，一脸同情。

　　“远子学姐，我们还是尊重反町的意思，算了吧。”

　　“你不能这么懦弱啊，反町。你缺少的不是语言，而是把爱意传达给对方的热情。身为‘文学少女’的我，就推荐你这本书吧。”

　　天野学姐边说边把一本书递到我面前。

　　这什么东西？

　　《海涅诗集》？

　　海涅是？？？

　　好像哪个乐队里有人叫这个名字来着？还是说，这是哪个动漫角色？

　　见我一头雾水，天野学姐忽然开口，滔滔不绝地为我讲解了起来。

　　“海因里希·海涅是位一七九七年出生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作家，不过他本人说自己是一七九九年出生的，父母都是犹太商人。

　　海涅自少年时起，就在叔父经营的银行里工作了。但他到底不是做商人的料，叔父出资让他经营的公司倒闭了，而后，他又在叔父的援助下进入了大学。

　　被称为恋爱诗人的海涅，其一生都为悲恋所点缀。

　　刽子手之女，约瑟法。

　　叔父的长女，傲慢而美丽的阿玛丽。

　　阿玛丽的妹妹，特蕾丝。

　　海涅在巴黎结识了鞋店的售货员玛蒂尔德，她成了海涅的妻子。但海涅与这个胸无点墨只知享乐的奢侈女人一起生活，却只是苦难的延续。

　　而在海涅生命的最后八个月里——照料疾病缠身的他的，是一个神秘的女性，克里尼兹。

　　无论哪段恋情都不能算幸福，没有一个为他带来完美的结局。即便是成为了他妻子的玛蒂尔德，也没能为海涅带来安宁。但海涅却将那种到死都在恋爱、为恋爱而生的感情写成了甜美的诗篇。”

　　怎么了？

　　都发生了什么。

　　天野学姐漆黑的双眼，就像沐浴在光芒中一般闪闪发亮。

　　“啊啊，海涅的诗，就像专为成年人制作的，塞满了水果干烘烤出的蛋糕！葡萄干！橙皮！无花果干！核桃！樱桃！梅干！浓缩了的美味醇厚地融入质朴的面团中，给舌头以强烈的刺激。

　　哪怕只是一片，不光能给肚子以满足感，渗透了水果干的洋酒也能让身体和心灵感到融融的暖意。

　　《罗蕾菜》和《黄昏的薄暮》都浪漫而美好，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最先读一下《乘着歌声的翅膀》这篇杰作，这首诗还被门德尔松配了曲呢。”

　　面对呆若木鸡的我，天野学姐居然带着一脸陶醉状朗诵了起来。

　　‘乘着歌声的翅膀，

　　心爱的人，我带你飞翔，

　　向着恒河的原野，

　　那里有最美丽的地方。’

　　‘紫罗兰轻笑调情，

　　抬头向星星仰望，

　　玫瑰花把芬芳的童话

　　偷偷地在耳边谈讲。’

　　喂，等等。

　　难道这里不是学校走廊？

　　不会是我不知不觉地穿越到了吟游诗人生活的异世界了吧？

　　天野学姐朗声背诵着诗歌，她身边的井上却只是羞愧地捂住了脸。

　　“怎么样，很棒吧？

　　还有，《告白》！这首诗我特别推荐给你！

　　‘我要用强力的手，

　　从挪威森林里，

　　拔出最高的枞树，

　　把它浸在埃特纳火山熊熊的火口里，

　　然后，用这蘸满烈火的斗笔，

　　在黑暗的夜幕上写着：

　　（阿格涅斯，我爱你）’

　　啊啊，要是有人如此热烈地向自己告白，无论哪个女孩子都会高兴得昏过去的。”

　　会吗~~~~~~？

　　如果我是女人，要是突然有人对我说什么挪威啊巨大的笔什么的，我肯定会被吓跑。

　　天野学姐猛地睁开了她之前紧闭的双眼，用柔软白皙的手握住了我的手，表情愉悦地看着我。

　　“海涅不会用晦涩难懂的词语，而是用谁都能理解的简单词汇来描写恋爱的心情。正因为如此，这首经历了多次失恋后创作的诗，才能让为恋爱烦恼的青少年们感到强烈共鸣。

　　也就是说，海涅是所有正在恋爱的人的朋友！

　　你想，荒木丰久的那首‘四季歌’里不也这样唱了吗？

　　热爱秋天的人是感情深沉的人，就像诉说爱的海涅一般，是我的朋友。海涅是你的朋友哦！反町。”

　　“我才不要那种一天到晚失恋的诗人朋友呢！”

　　我挥开手想把书退回去，但天野学姐脸上的笑意更深了——那笑容温暖而动人，我都快看呆了。

　　“首先呢，你得把这本诗集从头到尾好好读一遍，仔细倾听海涅的话语。海涅一定能帮助你的。”

　　她只管自己喋喋不休地说道。

　　“回头见~反町！如果需要人帮忙的话，你可以随时找心叶。当然，身为‘文学少女’的我也会守望你恋情的前进方向。当你的恋情圆满成功时，记得写份报告作为谢礼哦。”

　　白皙的手如同蝴蝶般舞动了几下，天野学姐便离开了。

　　报告，什么报告！

　　还有，她的性格居然会是那样？

　　说她是个温柔安静、大姐姐一样的美女的，是谁啊！

　　哪里像个安静的大姐姐了！

　　“喂，井上，你的这个社长太奇怪了！”

　　我嚷道。井上却沉着脸，垂头丧气地嗫嚅道。

　　“嗯，在一年多以前我就完完全全体会到了。所以抱歉，我无法制止远子学姐，你也放弃吧。”

　　◇ ◇ ◇

　　就这样，我只能带着那个被硬塞到我这里的“朋友”一起回家了。

　　一般来说，我只会在暑假时为写感想文翻几页书。真烦人。

　　要说起来，一个男人怎么会去读诗歌这种小家子气的东西。说到诗，那可是诗歌，诗歌哎，哇~~~~~背上都起鸡皮疙瘩了~~~~~

　　我将书从书包里取出，但也只是扔在了床上而已。

　　我洗完澡之后，看了它一眼，忽然想。

　　“既然人家都全力推荐给我了，随便读读也不坏。”

　　于是我随手翻了起来。

　　就当自己在看CD的歌词本，扫两眼就行啦。

　　咦？怎么回事，居然看起来还挺流畅的。

　　对了，天野学姐说过，他用的是什么人都能理解的词语。

　　还有什么，成年人的蛋糕，质朴而醇厚之类。

　　嗯……

　　三十分钟后。

　　“……这首《所谓初恋就是》，好像挺对胃口的。”

　　四十分钟后。

　　“嗯嗯，好、好可爱啊，《蔷薇 百合 鸽子》。”

　　一小时后。

　　“《爱的问候》吗……这心情我太懂了。‘当我看向你时，我的心会隐隐作痛，这就是真正的爱吗’——太棒了！”

　　两小时过去。

　　“哇，海涅！《那就是不幸的地图册》，是吗，你是地图册啊，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啊，一定很痛苦吧。海涅！你的心情我太明白了，这就是单相思的艰辛吧。《好想哭泣》，呜呜呜，我来代替你哭吧~~~~~~~~~~”

　　当我读完最后一页，已经是半夜了。

　　合上书本，我带着满脸的热泪和激荡在胸中的感动，喃喃自语道。

　　“海涅，你真是我的知己啊。”

　　◇ ◇ ◇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自从我与海涅结下友谊后，我周围的景色似乎都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当看到树木在寒风中摇动，我会心疼和悲伤；看到路边的杂草茁壮地成长，我的头脑和双眼都会发热。

　　这就说明——我的情感变得深厚了吧。

　　可以说，昨天为止的我和从今天开始的我，完全判若两人。

　　就连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也会回忆起海涅的诗集，与心中的朋友对话。

　　‘暮色昏沉地降临，

　　海潮疯狂地咆哮，

　　我坐在海滨，

　　眺望白波的舞蹈，

　　我的心胸也像海涛一样沸腾，

　　一种沉重的乡愁攥住了我。’

　　‘我怀想着你，你那美丽的倩影，

　　你到处漂浮在我的周围，

　　你到处将我呼唤，

　　到处，到处，

　　你出现在风声里，出现在涛声里，

　　出现在我心头的叹息里。’

　　呼，《告白》——真是首好诗啊。

　　“反町，叹什么气呢？不吃饭吗？”

　　“心里已经饱了。”

　　“你今天不对劲啊。眼睛总是湿湿的，居然在这季节得花粉症？还是说感冒了？”

　　“是啊……得了医生无法医治的心病。”

　　同学闻言，立马扭头走开了。

　　哼……能理解我的心情的，只有海涅了。

　　“呃，反町。”

　　我望着窗户独自黯然神伤，这时井上怯生生地靠了过来。

　　“昨天远子学姐说的话，你还是别介意的好，她就是那个样子。”

　　“不，请转告天野学姐，谢谢她为我介绍了一个朋友，代我向她道谢。”

　　“反町……”

　　井上瞪圆了双眼。

　　这么说来，这家伙和芥川关系不错来着。我经常看到他们在休息的时候探讨作业的问题，就像那些优等生该做的那样。甚至有白痴说，芥川之所以没绯闻，是因为已经和井上搅在一起了。

　　“哎，井上，芥川有女朋友没？”

　　“太、太突然了吧。”

　　“对我来说这事很重要。”

　　“嗯……虽然具体我也不清楚，但好像是有喜欢的人。”

　　“是谁！不会是我们班的人吧。”

　　“我觉得不是。之前他说好久没见到那人了，所以应该是其他学校的吧。”

　　“这样啊。”

　　虽然芥川和小森在一起的可能性连百分之零点一都没有，但一听说芥川的本命是校外人士，我还是顿觉心胸开阔。

　　“我打心底祈祷芥川能早日找到女朋友。”

　　“为什么你会对芥川女朋友的事情那么在意啊？”

　　“这是只属于恋爱者的秘密。”

　　“反町，别装腔作势啦。”

　　然后井上也同样带着困惑的表情走开了。

　　我再次与心中的海涅开始交谈。

　　啊啊，这份深切的思念，我该如何传达给小森呢。

　　‘你那蓝色的双眸，

　　充满爱意地注视着我，

　　我沉醉其中，

　　已是不能言语。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会想起你那蓝色的双眸，

　　蓝色的思念的海洋，

　　弥漫在我的心间。’

　　“我明白，海涅。”

　　带着心中满满的感慨，我叹息道。

　　这时，小森走了过来，她看起来非常悲伤。

　　“反町，来一下。”

　　怎么了。

　　小森怎么无精打采的？

　　出什么事了？小森？

　　难道是向芥川告白被拒？好！既然如此，我就拿出男儿气概，好好安慰你——

　　我的脑子里不停地盘旋着这类念头，同时跟在了小森的身后。

　　小森在一个冷清的角落里停下了脚步，抬起有些朦胧的双眼看向我。

　　这充满了悲伤和怯弱的表情，让我的心狠狠地揪了起来。

　　“反町……我实在忍不住了。”

　　怎、怎么回事？

　　“看见你这样子……我又心疼……又难过……”

　　这、这是、爱的告白？

　　真是这样吗！？小森！

　　正当我打算说“我也喜欢你”的时候，小森却伸出双手放在我的肩上。

　　“表情和性格都变得阴沉、望着窗外自言自语、连饭都不吃，这些都是因为你喜欢七濑，无论如何都忘不了她对吧。”

　　“哈？”

　　我不禁张大嘴巴瞪大眼睛。

　　小森仿佛在强忍哭泣的冲动，她垂着脑袋拼命摇头。

　　“反町的心情，我真的明白。”

　　不，你不明白。

　　“我知道你真的~真的很喜欢七濑。”

　　不对，我喜欢的是你。

　　“虽然之前我说不能帮你，但这样下去你一定会很痛苦。你无法忘记七濑的吧。”

　　我都说了和琴吹没关系！

　　小森泪眼朦胧地看向我，接着，仿佛是鼓励我似的微笑起来。

　　这张脸实在是太可爱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决定了，我要帮你。”

　　“帮……帮我？”

　　也就是说，小森一直误会我喜欢琴吹，而她现在表示要帮我，这也就意味着……

　　“七濑还是单身，没有成为任何人的女朋友，谁也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就算有人说七濑会在将来喜欢上反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嗯，我会帮你，让你和七濑走到一起的！都交给我吧！”

　　“喂，等等！”

　　“好啦反町，打起精神来吧。来，这个给你。”

　　小森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单独包装的曲奇，放在我的手上。

　　“那么回头见啦。”

　　“等、等等，等一下，小森红——”

　　为了叫住已经背过身打算跑开的小森，我差点喊出她的全名。话刚出口，就见小森气鼓鼓地转过身，杀气腾腾地瞪着我说。

　　“名字NG！”

　　“抱……抱歉。”

　　我立马道歉，于是小森立刻又微笑着开了口。

　　“拜拜~”

　　她笑着离开了。

　　当小森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时，我“咚”地跪了下来。

　　为什么？为什么她居然误会得如此彻底。

　　我明明从来没说过喜欢琴吹啊。

　　小森确实是个好女孩。

　　亲切而公正，很会照顾人，能为了别人而拼命。我喜欢这样的小森，我爱的就是她这样的个性。

　　但，难道说，小森只不过是个做事不经大脑思考，行事武断的人而已吗？

　　总之得早点解开误会，否则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回到教室，上课时一直在思考该如何将我的心意明明白白地传达给小森。

　　现在不是什么怯懦和害羞的时候了。

　　如果现在不果断，我喜欢的女孩就要为我和其他女孩牵线搭桥了。

　　好，放学后叫小森一起回家吧。

　　然后，就立刻告白！

　　看着吧，海涅！我一定能行。

　　◇ ◇ ◇

　　就这样，打扫完教室后，已到了放学时间。

　　我鼓起全身的力气，向小森的方向靠近。

　　“小森，我有话对你说，一起——”

　　“啊，反町，一起回家吧。”

　　居然是小森先开口。

　　“哦、哦。”

　　我不安地回答道，接着并肩走了出去。

　　小森笑嘻嘻地和我谈论起了今天数学课上老师一时口误而闹的笑话。

　　“啊，先等一下，我约了人。”

　　接着，转头向图书室走去。

　　啊？约了人？

　　“久等啦，七濑。”

　　“啊！”

　　做好回家的准备、在图书室里等待的人，居然是琴吹七濑。

　　我瞪圆了眼睛，对方则惊讶地抽了口气，随后，她脸上便露出了警戒似的僵硬表情。

　　“今天七濑正好轮到打扫图书室，我和她约好要一起回去。七濑，我刚才正好遇到了反町，我们三个人一起走吧。”

　　“……”

　　琴吹的目光还是充满了警惕。

　　“小森，我……”

　　“好啦好啦，走吧。”

　　琴吹似乎很不满，但小森还是拽着她的胳膊一起走了。

　　“哎，反町也跟上来呀。”

　　被她爽朗的声音一喊，我也只能跟了上去。

　　但是，很尴尬。

　　走向校门的那段时间里，琴吹一直撅着嘴一言不发。

　　我也一样，只能含糊地用“啊”或者“哦”之类的话来敷衍小森，只有走在当中的小森一个人在侃侃而谈。

　　走出学校，不知过了多久。

　　气氛太过沉重，哪怕只走出了几百米一千米，我都觉得像是走了一万米。就在这时，小森有些做作地喊道。

　　“糟了，我有东西忘拿了！我回学校一趟，反町和七濑你们两个先走吧！”

　　“喂，小森！”

　　“……”

　　扔下大喊的我和瞪大双眼的琴吹，一眨眼之间小森就跑得没影了。

　　啊啊啊啊啊，中计了！

　　这也太明显了吧。

　　这下怎么办才好！

　　“真……真拿她没办法，小森这家伙。”

　　“……”

　　“走吧。”

　　“……”

　　在比之前更甚的尴尬中，我们迈开了步子。

　　寒风刺骨。

　　冷、冷死了。

　　“总觉得空气太干燥了。”

　　“……”

　　“天黑得也更早了。”

　　“……”

　　我说，为了缓和气氛我都没话找话了，你也说两句行不行啊琴吹七濑。

　　琴吹还是撅着嘴两眼看向别的地方，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这感觉坏透了。

　　我承认她是美女，但那拧起的眉毛和冷漠的目光，让人超级不爽。

　　但愿她别以为是我拜托了小森，让她创造机会使我们俩单独相处。

　　她不会觉得我喜欢她吧。

　　所以才会这样露骨地表示厌恶——

　　我的脸因为屈辱噌得烧了起来。

　　开什么玩笑！

　　我才不要你这样的性格丑女哪！

　　“小森这家伙到底什么意思啊。”

　　出于愤怒和焦急，我的语气也不禁变得粗鲁。

　　“那家伙看上去挺不错的，其实就是个笨蛋吧，根本没拜托过她，她却来帮倒忙，还不听人解释，真是个没脑子的糊涂虫——”

　　啊，混蛋，可我就是喜欢她啊。

　　我心里的火越烧越大，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琴吹却突然打断了我的话。

　　“……不要说小森的坏话。”

　　我吃惊地扭过头，只见琴吹依然撅着嘴，脸对着其他方向。

　　“……小森、很善良……为了让大家都开心，她会努力做很多事情……她是个、很好的人。”

　　语气平板没有感情。

　　或许是出于害羞，她的眼下有点红。

　　两眼依然不知在看哪里。

　　但是。

　　我清楚地感觉到了琴吹想要保护小森的心情，这让我的心一颤。

　　很可能一直以来我都误解了琴吹。

　　我本来觉得她是个冷漠又看不起男生的讨厌女生，但或许，这不过是我片面的认识罢了……

　　“抱歉……”

　　我低头道歉，于是琴吹带着她特有的僵硬表情，害羞似的低下了头。

　　“琴吹和小森的关系真好啊。”

　　“……小森和谁都能搞好关系。”

　　“因为她人好啊。”

　　“……嗯。”

　　这下，她的唇边终于绽开了一丝微笑。

　　于是那僵硬的表情被娇柔的笑容融化，她终于有了女孩该有的可爱气质。

　　哇……这张脸，好像有点萌。

　　“哎，小森有兄弟姐妹吗？”

　　“……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她是长女啊，确实挺像个姐姐的。弟弟妹妹的名字也是那样的？”

　　“弟弟……可能是……但妹妹，名字很普通，听说是小森哭着说服了她爸妈。”

　　“哈哈……因为一提到名字的事那家伙就会变得很可怕。对了，你们平时会去哪里玩吗？”

　　就这样，我询问了有关小森的各种问题。琴吹以她一贯平板的语气，却也在努力地回答了我。

　　当天空染上暗红色时，我们终于该分道扬镳了。

　　“谢谢你告诉我那么多小森的事。”

　　“……没什么。”

　　对于她目视其他方向喃喃自语的样子，我早就不再厌恶了，或者应该说，她的笨拙甚至让我有些好感。

　　幸好琴吹是小森的朋友。

　　“琴吹。”

　　见我伸出右手，琴吹显得很惊讶。

　　“就一次，握个手吧。”

　　“？为什么。”

　　“算是告一段落。”

　　“？”

　　带着困惑的表情，琴吹迟疑着伸出了手，握住了我的手。

　　我轻轻回握了那只冰凉的小手。

　　虽说“我喜欢琴吹”这完全是小森的误会……

　　但怎么说呢，能重新认识琴吹……今天能一起回家，我还是觉得很庆幸。

　　我很快松开手，低下头道。

　　“多谢。”

　　接着我抬起头，轻松地笑了。

　　“明天见。”

　　琴吹瞪大了双眼，红着脸目送我离开。

　　耳边忽然响起一阵抽泣声，我诧异地扭头看去。

　　独自缩在墙角边哭得双肩直颤的，是小森！

　　“小森、你——你什么时候来的？”

　　“呜……我一直跟在你们后面。”

　　“什么！那你哭什么啊？”

　　我焦急地问，于是小森哭丧着脸带着满脸的泪，一顿一顿地向我解释道。

　　“因、因为、因为……我看见七濑和反町肩并肩一起走……心里就一抽，疼得厉害……刚才反町笑着……和七濑说话，目光却那么悲哀……然后……还握手……那时也是在笑……其实你想哭，但一直在忍耐是吧……反町是不会哭的……所以我忍不住哭起来了。”

　　她边说边流下大颗大颗、染上了夕阳色彩的泪珠。

　　啊啊，我真是！你怎么这么一厢情愿啊！小森！

　　我真不知道是该苦笑还是该发火，心里实在憋得难受，所以一个不小心把之前没能说出的话吐了出来。

　　“我喜欢的不是琴吹。”

　　“啊。”

　　“我喜欢的是你，小森。”

　　小森正吸着鼻涕用手拼命地搓脸，听完这话，她突然把眼睛瞪得滚圆。

　　“你在……说什么？反町？”

　　“我说，我喜欢的是你，从一开始就是你。”

　　啊啊，我说了。糟糕，脸好热。

　　“骗、骗人……你看七濑的时候，目光还那么悲哀。”

　　“那也是误会！”

　　小森一边后退，嘴巴一边一张一合。

　　“那，握手呢？”

　　“怎么说呢……当时的气氛吧。”

　　“什么啊。”

　　“总觉得当时就该握一下手。”

　　“你这种说法太诡异了。”

　　“你把我和琴吹两个人硬凑一起还好意思这么说。总、总之！我对琴吹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从来都不喜欢那种冷漠的女人。我对你——”

　　“哇啊啊啊啊啊啊，等等！”

　　小森后退了一大步，慌慌张张地尖叫起来。

　　“那么——我是，为什么——那么拼命——讨厌，为什么？因为，不对啊，这种事——”

　　小森背对夕阳“唰唰唰唰”地倒退，同时不停念叨着“因为、因为”。

　　最后。

　　“抱歉！明天见！”

　　小森惊慌失措的喊了一声，接着转过身向着夕阳的方向奔跑了过去。

　　过分！小森这家伙居然逃跑！

　　难道说，这等于告诉我“不行”吗？

　　怎么办？

　　追？

　　撤？

　　怎么办？

　　怎么办啊，海涅？

　　我的大脑纠结了数秒。

　　当海涅的那首《告白》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喷出火焰之文字印在我的脑海中时，我决定了，追。

　　海涅！我来继承你的志向！

　　就算你经历的失恋再多，你给未来的我们留下的话语、思念，都不会白费！

　　我要让用在火山口浸过的巨笔所描绘出的不灭的火之文字，在夜空绽放光芒！

　　“等等！小森！等等！站住！快停下！小森！小森！”

　　小森几次差点跌倒，但奔跑的速度依然飞快。

　　于是我终于吼出了那个禁忌的名字。

　　“停下！森红乐乐——！”

　　小森立刻尖叫着“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接着捂住耳朵蹲了下去。

　　“别动，红乐乐！红乐乐！红乐乐！红乐乐！红乐乐！！”

　　我边跑边不停地呼喊她的名字，小森只能在原地一边摇头一边痛苦地大喊：“别叫了！别叫了！”

　　“反町，太过分了，我说过不许叫这个名字。”

　　小森就那样蹲在路中央，用饱含泪水的双眼愤恨地瞪着我。

　　“都怪你要逃，红乐乐。”

　　“啊，你还说。我讨厌你，讨厌！”

　　“就算你讨厌我，我还是喜欢你，红乐乐。我喜欢你，红乐乐，红乐乐，红乐乐。”

　　“住口啊。别再说了，你再用这个名字叫我，我都觉得丢人得想要死了。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给我起这个名字啊~我又不是法兰克福的赛斯曼家里坐轮椅的大小姐，在阿尔卑斯也没有朋友。更、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把汉字写作‘红色’的红和‘快乐’的乐——听起来就像个不良少年暴走族。我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做出死后让名字上电视的事情，我要和犯罪无关，清白正直地活下去~~~~~~~~~”

　　小森仿佛失去了理智一般哀嚎着，于是我曲起膝盖，蹲在她面前。

　　当我探头看过去时，只见她忽然沉默，惊讶地瞪着眼。

　　“抱歉……你就算叫我海蒂也没关系，和我交往吧。”

　　“海……海蒂是女孩子啊。”

　　“那么，贝特、塞巴斯蒂安，随你怎么叫。”

　　“可那不是反町的名字吧。”

　　“那就叫我亮太吧，虽然名字很普通。”

　　“可就算叫你的名字，你也一点不会觉得丢人，这不公平。”

　　“不，被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叫名字，会害羞地高兴。”

　　“嗯，可、可是……可是……对了！我有喜欢的人。”

　　“……你刚才根本没想起来吧。”

　　“呜。”

　　看样子被我说中了。她的声音结结巴巴的，用仿佛在犹豫又好似在害怕一样的目光注视着我。这副柔弱的表情，让我快晕了。

　　如果她真的讨厌我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那她早该走了。用如此性感的眼神怯怯地看着我，就说明还是有点希望的吧……

　　不知道这一瞬间我的话有没有打动小森的心。

　　心里交织着不安和期待，呼吸也变得艰难了。

　　“我知道芥川比我更适合你。你啊，总在照顾别人吧，所以如果和我交往，我一定好好照顾你。每个人的身边都该有至少一个这样的人吧？所以放弃芥川，选择我吧。”

　　小森注视着我的目光依旧迷茫。

　　“你、你也赶快说句话吧……再这样僵持下去，我怕胃会开个洞。”

　　我垂头丧气地恳求道，这下小森终于迟疑着开了口。

　　“那个……我……虽然只是单相思，但这样喜欢着芥川是件非常开心的事。大家在一起，交换芥川的情报，在体育课和体育祭上热热闹闹地为他加油，这类经历……都让我感到非常愉快。”

　　啊啊，她果然还是觉得芥川好。

　　我没希望了吗？

　　“但、但是……在我以为反町喜欢七濑的那段时间里，每当看到你的脸时，都会觉得心痛，眼泪也会不听话地流下来……

　　我满脑子都是你的样子，每天思考的也全都是你的事。

　　当看到你和七濑两个人走在一起时……同样觉得很伤心……我还想呢，如果反町真的和七濑成了恋人，那我还真有点寂寞啊……”

　　小森抬起头，她的脸仿佛就要融化在夕阳中一般变得通红。

　　心跳就如撞钟声似的重重响起。

　　小森无比害羞地注视着我惊愕的双眼，而后，微笑着开了口。

　　“……我能用名字来称呼你吗？”

　　◇ ◇ ◇

　　要说在那之后怎么样了，其实在教室的时候还是老样子，我们彼此称呼对方为“小森”和“反町”。

　　不过……

　　“哎，红乐乐。”

　　“啊，傻瓜亮太，说了不许叫名字。”

　　“你不是答应我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叫嘛。”

　　“在路上不行。”

　　“红乐乐、红乐乐、红乐乐。”

　　“啊啊啊，别叫了~别叫了。”

　　放学路上，每当我这样叫她，她时而害羞；时而发火；时而用拳头打我的胸口；时而揪我的耳朵。

　　说个不太相关的题外话吧。前阵子我第一次去她家玩时，在她家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海涅的诗集。

　　“这本我也有。”

　　“啊，真的？这本诗集是文艺社的天野学姐给我的。就是那个，井上的学姐，编着长长发辫的。那天她突然塞给我这本书，说‘推荐你读一下’，把我吓了一跳。不过读了之后我简直心如刀割，爱上这诗集了。

　　读完以后再看到亮太你那张悲伤的脸，我也会变得难过起来……什么呀。”

　　抱着诗集言辞恳切地说完后，小森看向我，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起来。

　　干得好啊，“文学少女”——

　　我会想起天野远子学姐那爽朗的笑脸和漆黑清澈的双眼，感叹道。

　　对了，那时候她好像叫我写什么报告来答谢她来着。

　　但能将报告纸填满的，一定只有一个词语。

　　比起蔷薇、比起百合、比起鸽子、比起太阳，那词语、那名字，都更加美丽更加可爱，更加幸福，更加欢悦而快乐。

　　“红乐乐。”

　　“不行——”

　　——完——

　　“文学少女”之今天的点心~[洛丽塔]~

　　“井上，你是萝莉控吗？”

　　秋天的某日，当我正在整理下节课准备的教科书的时候，同班的小森同学小心翼翼的问我。

　　“小森同学，你在说什么啊？”

　　我坐在座位上惊讶地向她望去。

　　“可是，我听到很多人都这么说。”

　　“哎哎？”

　　究竟，是谁？！在什么地方！？竟然说我是萝莉控！

　　“不是吗？”

　　小森同学有些犹豫的问道。

　　“当然不是啦！”

　　“可是，井上你不是喜欢小女孩吗？”

　　“你到底都是听谁说的啊？”

　　“这个嘛……大家都说……”

　　“都说什么？”

　　“说井上虽然貌似忠厚可实际上是个萝莉控，只对胸部和飞机场一样的小学生有兴趣，房间里贴满了小女孩的大头贴，而且还和她们搭讪……”

　　听到这些无中生有的言论，我不由得头上冒出一阵冷汗。

　　什么大头贴也好小学生也好，更夸张的还有什么飞机场，这种毫无根据的传言究竟是怎么传开的啊！

　　小学生的话不是和妹妹差不多一样大的年纪吗？让我和那些长着肉嘟嘟小圆脸的小女孩谈恋爱，别开玩笑了！

　　“那些都是传言而已，根本没有的事。”

　　“是，是吗。”

　　小森同学望着我手边的笔袋意味深长的微笑起来。

　　“可是，井上，你似乎对女孩子完全都没有兴趣的样子，所以——才会让别人以为你是不是有那方面的兴趣，而且我们也担心你真的是那样——更何况以前总来找井上的那个低年级女孩也有点萝莉的感觉。如果井上是萝莉控的话，那就不管怎么努力都没办法啦。所以我才替七濑问问……”

　　“替琴吹同学……？”

　　“哎呀，没什么！”

　　小森同学慌慌张张的抬起头来拼命地摆了摆手。接着又把视线望向我的笔袋说道。

　　“井上，真————的，不是萝莉控吧？同年级的女孩子也没问题是吧？如果你是同性恋什么的话，就悄悄的事先告诉我，这样我也好有个准备尽量委婉的把这个事实告诉她，才能把打击降低到最低。”

　　“告诉谁？”

　　“告诉那个如果井上是萝莉控的话便会感到很苦恼的人。”

　　“为什么会苦恼啊？而且我真的不是什么萝莉控。”

　　“嗯。我就暂且相信你吧。啊，不好，七濑回来了。再见了，井上。”

　　“啊，小森同学——”

　　可是小森同学已经急急忙忙的跑到琴吹同学身边去了。

　　“你回来了~七濑。古文的作业写好了吗？借我看看~”

　　小森同学笑嘻嘻的对琴吹说道。

　　似乎是察觉到我的目光，琴吹同学撅起嘴巴瞥了我一眼。

　　我连忙对她微微一笑。

　　可是她的脸色一下子红了起来，板着脸把头扭到了一边。

　　啊~看来她还是一如既往的讨厌着我呢。

　　难道说“我是萝莉控”这个传言也传到了琴吹同学的耳朵里面吗？

　　最近这段时间她看向我的目光越发冷淡，而且态度也越来越生硬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吗？

　　这么说来，昨天扫除的时候，她走过来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样子。

　　“怎么了？”

　　当我问她的时候——

　　“没什么。”

　　她只是回答了这么一句话，便马上转身离开了。

　　果然琴吹同学也以为我是一个萝莉控了吧？

　　积聚在我发呆的时候，其他的同班同学忽然走了过来。

　　“喂，井上，玩玩这个吧。”

　　说着对方递过来一个印着卡通女孩的全彩色垫板。

　　我抬头一看，身边围满了平时基本没说过话的动漫同好会成员。

　　“‘王立彩粉小学’很不错啊~特别是这个如月柠檬妹妹最棒！”

　　“对啊对啊~金发双马尾太萌了！”

　　“双马尾幼女最萌！”

　　“……啥？”

　　他们说的什么柠檬大概就是图中这个穿着迷你裙，梳着两个辫，长着一对吊梢眼的女孩子吧……

　　不管怎么看都不过小学一二年级的样子……

　　而且这个彩粉小学究竟是什么意思？

　　“谢谢你，山本。可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垫板给我？”

　　“当然是作为我们同志的证明。”

　　“同、同志？”

　　“如果你不喜欢柠檬妹妹的话，还有草莓妹妹。葡萄妹妹、苹果妹妹、芒果妹妹都有，不用客气，井上同志！”

　　“等等……”

　　接着那些人又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

　　同班的女生都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望向我们。

　　“井上果然……”

　　“看来那个传言是真的了。”

　　就在我几近绝望的时候，芥川忽然对我叫道。

　　“井上，能过来一下吗？”

　　“嗯，啊，抱歉。芥川叫我有点事。”

　　我带着一种终于得救了的心情向芥川那边走去。

　　“不要在意，井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

　　芥川带着一脸认真的表情对我说道。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了一个萝莉控的呢？

　　本来我还打算尽量使自己不那么显眼，平平淡淡地度过高中生活。

　　莫非是由于最近学校里面太平静了吗？

　　还是说我在不经意间做过什么招致误解的事情呢？

　　可是我只在上周从摄影社的同学那里买过远子学姐的泳装写真啊。

　　那是他在第一学期的游泳课上偷偷拍摄的，我考虑到远子学姐那比小学生还平坦的胸部，如果被更多人看到的话就太过可怜了，而且感觉这些照片也许以后会用得上，才特意买了一套五张。

　　摄影社的板垣明明向我保证过绝对不会泄露顾客信息的……

　　可是，就算远子学姐的胸部再像飞机场，也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断言我是一个萝莉控啊！

　　我就这样心情郁闷的好不容易挨到放学。

　　当我来到文艺社的时候，远子学姐正坐在铁管椅上读着一本书。

　　“你好，心叶。”

　　远子学姐一如既往的对我微微一笑。

　　看到她的笑容，我糟糕的心情稍微缓解了下来。

　　“因为今天的第五节是体育课，所以现在我肚子很饿。快写点什么给我吧，快写~快写~”

　　“好了好了，想要什么主题的呢？”

　　我将大约五十张原稿纸和笔袋放到破旧的木制书桌上面。

　　远子学姐好像一只小鸟一样歪着脑袋陷入一阵思考。

　　“嗯~这样吧。就写点有秋天感觉的吧，比如‘体重计’、‘纸锥’或者‘七叶树’什么的。限制时间五十分钟，好，开始！”

　　纸锥？这玩意跟秋天有什么关系……

　　算了。今天就写一个好久都没写过的甜蜜故事吧。

　　我打开银色的笔袋，拿出HB铅笔，开始在原稿纸上动笔写了起来。

　　而在我创作的时候，远子学姐继续坐在铁管椅上一页一页的翻阅着放在她腿上的那本书。

　　她静默的阅读着书上的文字，然后将书页一点点的撕下，放入口中慢慢地咀嚼，脸上充满了幸福的表情。

　　接着，她用非常清澈的声音对我说道。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吃起来就好像用戈尔根朱勒干酪制成的意大利海鲜饭一样美味。”

　　我正在奋笔疾书的手在这一瞬间滑了一下，手中的铅笔也差点掉到地上。

　　刚才她说洛丽塔！

　　难道这只是巧合吗？

　　还是说，她是故意的——

　　我偷偷的瞄了一眼身边的远子学姐，她依旧带着一副幸福的表情正在把撕成碎片的书页一点点放进嘴里。

　　“作者纳博科夫一八九九年生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他的父亲是政治家，整个家族都是贵族出身，但是由于俄国革命全家都流亡到了欧洲。

　　最开始，纳博科夫只是用俄语进行小说创作。一九四零年前往美国后，他才转型成为一名英语作家。

　　他的代表作《洛丽塔》最初是以《海边的王国》为题目进行创作的。不过他本人对于这本书的创作无论如何都不满意，最后甚至绝望地想要将原稿付之一炬，幸亏被他的夫人阻止，后来他才将这部作品逐渐完善。

　　就这样，终于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洛丽塔》完成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因为《洛丽塔》的完成而变得一帆风顺，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都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这本书。一直到一九五五年的九月，《洛丽塔》才终于被以出版色情文学著称的巴黎奥林比亚出版社出版发行。

　　所以，这本书在刚刚出版的时期一直被人以为是一部色情小说，不过后来这本书得到了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的大力推荐，于是一炮而红，在一九五八年终于在美国出版发行，同时也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首位。”

　　远子学姐一边用纤细的手指将书页一点点撕下放入口中，眯起眼睛仔细地品尝着味道，然后喉咙里传出可爱的吞咽声，一边饶有兴致的继续说道。

　　“嗯嗯~~多么醇厚的口感！好像陈年的美酒一般香甜！入口即化的感觉，又有着牛奶一般的柔滑，真是至高无上的享受！

　　整个故事都是中年男子亨伯特的自白。在作品中他给这个故事命名为《洛丽塔》或者《一个中年鳏夫的自白》，详细地讲述了他与自己命运之中的少女洛丽塔相遇之后所经历的欢喜、苦恼、疯狂以及悲伤。

　　亨伯特出身于欧洲一个富裕的家庭，受过很高等的教育，并且在他的心中有一份永远也无法磨灭的感情，就是他在幼年时期去世的初恋女孩。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会对那个年龄段的女孩子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九岁到十四岁之间，充满了好似小精灵一样诱人感觉的可爱少女，对于他来说有着致命的诱惑。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寡妇带着她的女儿——年仅十二岁的多洛蕾丝·黑兹出现在他面前。

　　将多洛蕾丝视为自己生命中精灵的亨伯特，亲切的称呼她为洛丽塔、洛，并且深深地陷入了对她的那种疯狂而危险的迷恋之中。仅仅为了能够同她在一起，就同意跟那个寡妇结婚，成为了她的继父。”

　　远子学姐选择《洛丽塔》这本书一定是个偶然吧。

　　而且她对我所说的这些也并不是为了故意说给我听，只是和往常一样述说自己的感想罢了。

　　可是虽然我这样安慰着自己，却不由得为远子学姐那越说越离谱的内容冒出一身冷汗来。

　　“终于察觉到亨伯特真正意图的寡妇异常激动的与他大吵了一架，并且要同他离婚，可是就在寡妇冲动地冲出门去的时候，却意外地被一辆汽车撞死了。

　　亨伯特向洛丽塔隐瞒了这件事，只是告诉她母亲因为一点小病住院休养，然后带着她两个人出去旅行。而且在旅行的路上，两个人终于跨越了最后的界限！

　　亨伯特在自白中曾经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非常吸引异性、英俊潇洒出类拔萃的男子。

　　什么‘充满凯尔特人风格，带有少年感觉的魅力男性’，还有‘带有一丝忧郁感的美貌’，其他还有很多——总之他用了很多方式来描述自己的魅力所在。

　　所以，他最开始也能够凭借着这些魅力来使洛丽塔被他吸引。

　　可是，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洛丽塔很快便对亨伯特失去了兴趣。终于她甩掉了亨伯特，从他的身边逃了出去，让他品尝到了撕心裂肺一般的嫉妒和不安。

　　亨伯特好像疯了一样，花费整整三年时间走遍全国寻找着洛丽塔的身影，而最后他找到的却是一个已经和年轻男子结婚，并且怀有几个月身孕的洛丽塔。整个人陷入疯狂状态的亨伯特将一切的原因都归结于那个当年拐走洛丽塔的男人，并且找到了他那里，将那名男子杀害！”

　　远子学姐用清澈的声音继续说道。

　　“作者纳博科夫被称为语言的魔术师。

　　在这部作品之中也充满了非常新颖的比喻和异常独特的表达方式。

　　每一个文字都是那么美味！简直就是越读越有味道，犹如戈尔根朱勒干酪那独特的香气在口中扩散，充满嚼劲的美味口感，就好像做梦一样。

　　带着这样的感觉读到最后一页，马上就会又翻回第一页重新开始读。这本书最好吃的部分就是这里！可是这一点在第一次读的时候是体会不到的。”

　　远子学姐忽然将手中的书“啪”的一声合上，然后走到我的身边。

　　怎、怎么了？

　　我惊讶的抬起头来，看到远子学姐似乎有些生气的微微皱起眉毛，带着一副非常认真的表情说道。

　　“虽然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中年男子亨伯特在遇见洛丽塔之后，人生走向毁灭。可是在我看来，现在却有很多普通的女孩子，因为遇到了那些有特殊癖好的‘亨伯特’而被诱惑勾引，最后人生走向毁灭。”

　　“……啊，啊？”

　　我听到这句话不得不停下笔来，然后不明就里的只能附和着点了点头。远子学姐把脸凑过来，撅起嘴巴继续说道。

　　“亨伯特在寡妇死了之后，马上便将洛丽塔据为己有。

　　可是仔细想一下，这种行为不是太过自私了吗？

　　虽然这部作品从文学角度上来讲是非常美味的，可是在我个人感情上却无法认同亨伯特的行为。如果是真心爱对方的话，就应该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采取相应的行动。

　　对年仅十二岁的女孩下手这件事，究竟会对她的精神世界以及今后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应该冷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

　　可是亨伯特在遇到洛丽塔的时候脑袋里却只有那些色情的妄想，而且在得到洛丽塔之后还想着如果当洛丽塔长大、不再是他所期望的那种精灵之后，就让洛丽塔生个女儿转移自己的感情，这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是随便找个十二岁左右的小女孩都可以吗？这种感情怎么能够称为爱呢。太邪恶了！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被这个只用下半身思考的男人毁了一生的洛丽塔实在是太可怜了。”

　　“下……下半身，我说……”

　　远子学姐究竟是怎么了，很少见她如此激动的批判一个在文学作品之中登场的角色。事实上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

　　看到我困惑的表情，远子学姐朗声对我说道。

　　“喜欢小女孩的这种心情，作为个人爱好也没什么办法。可是像亨伯特那样纵容自己的欲望并且付之行动却是不行的哟，心叶。如果你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的话，就先来找我这个‘文学少女’谈谈吧。我会清洁你邪恶的灵魂，介绍一些柏拉图式的纯爱小说给你的。”

　　“你在说什么啊。难道连远子学姐你也以为我是一个萝莉控吗？”

　　忽然远子学姐的目光开始四下游走起来。

　　“没、没有啦。我相信心叶你。只是……我听到外面有这样那样的传言……当然我是不相信那些事情的啦。我可从来没说过心叶你有可能是萝莉控。真、真的！”

　　那样的话你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啊。

　　你说了。

　　你肯定说了。

　　之前你不是也对琴吹同学说过我的坏话吗？

　　我越想越生气，于是狠狠地在原稿纸上写下最后一行子，递给远子学姐道。

　　“写完了，请用吧。”

　　大概以为我的心情恢复了吧，远子学姐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说道。

　　“谢谢。那我开动了~”

　　十分钟后——

　　被背叛的远子学姐把脸埋在铁管椅靠背里面，一个人啜泣着。

　　“太、太过分了——正在实行瘦身计划的女孩子，每天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站上体重计，那种一喜一忧的感觉，就好像热呼呼的糖炒栗子一样，非常可爱的口感。可是为什么最后她要在长满了七叶树的林荫路上埋伏着，等待自己暗恋的男孩出现然后用纸锥去扎他呢~~~~~简直就好像是栗子在嘴巴里面爆炸了一样~~~~~~~这种刺激，太讨厌了~~~~~~~~~~”

　　真是的！远子学姐，还有同班同学，都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正当我气鼓鼓地回到家里的时候，舞花兴高采烈地向我跑来。

　　“你回来了，哥哥！你看你看，我今天又照了新的大头贴啊。也给哥哥一张吧，喏。”

　　我这个只有小学一年级的妹妹最近迷上了照大头贴。她的小手递过来一张贴纸，在充满粉色的淡蓝色的花瓣中间，舞花非常可爱的微笑着。

　　哎？大头贴……？

　　“还是贴到哥哥的笔记本上好了。”

　　“笔记本？贴到我的笔记本上？”

　　“嗯。”

　　舞花很乖巧的点了点头。

　　“还有笔袋上面。”

　　“哎？”

　　我急忙打开书包，从里面拿出数学笔记。当我翻开之后发现里面到处都贴满了舞花摆出各种姿势的大头贴。

　　甚至里面还用粉色的笔写着“舞花妹妹”的字样！

　　这么说来，之前有好多人向我借过数学笔记要抄作业……

　　而且我拿出笔袋翻到背面，发现那里贴满了整整一列舞花的大头贴，我一下子全明白了。

　　所有的谜底都解开了。

　　原来如此，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这就是“妹妹”吗？

　　“呵呵，下次我好想和哥哥一起照啊。”

　　舞花天真无邪的微笑着说道。

　　啊~女孩子年纪小的时候，真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啊。我不由得开始同情起亨伯特来了。

　　可是对于同班同学的误解，又该如何向他们说明呢……

　　我无奈地望着眼前这个调皮的洛丽塔，悄悄地叹了口气。

　　——完——

　　“文学少女”与想要接吻的诗人

　　最近，我交了一个女朋友。

　　进入十二月份，第二学期也所剩无几的寒冬之中的某天放学后。我心神不宁地徘徊在走廊之中，忽然后背被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撞了一下。

　　“回去吧~~亮太！”

　　这就是我的女朋友。

　　脖子上围着一条浅橙色的围巾，张大嘴巴爽朗的笑声。

　　她这种纯朴的开朗也正是她的魅力所在。和她在一起的日子很少有忧郁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光都被她的乐观点亮而变得有滋有味。

　　“喔，走吧，小森。”

　　“嗯。”

　　她本人似乎对自己的名字非常不满，所以要求我只能够称呼她为小森，而她在教室之中的时候也称呼我为“反町”。

　　我们两个人是同班同学。

　　我们两个人是同班同学。

　　不过谁都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有时会像今天这样一起放学回家。

　　倒不是怕我们之间的关系曝光会带来什么麻烦，只是觉得在大家都在的教室里面，拥有一个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怎么说呢……总之就是这种心跳的感觉，实在是让人难以自拔。

　　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她就亲切的称呼我为“亮太”。

　　现在的小森比在教室里面看到的时候更加漂亮。果然恋爱之中的人需要制造一些甜蜜空间。

　　今天也可以细细地品味幸福的感觉，和小森两个人一起慢慢地走在冬季的晴空之下。小森带着一副爽朗的表情望着我说道。

　　“亮太，今天在体育课的篮球比赛中表现的很抢眼呢。”

　　“噢？你看到我最后决定胜负的那个投篮了吗？”

　　“嗯嗯，简直太帅了~~下半场一开始那几个连续过人也很漂亮呢。”

　　“呵呵，因为我从初中起就开始打篮球了嘛。”

　　“可是实在太厉害了~~亮太是最引人注目的。特别是最后的那一个三分绝杀，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哈哈，因为是篮球嘛，篮下就该有个球。”

　　糟糕，一不小心又开始说起冷笑话来了……

　　要是换做别的女孩子大概就冷场了吧，可是小森却很开心的笑道。

　　“亮太真是的，真逗~~”

　　她是真的发自内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就连说出这种低级笑话的本人都羞愧到面红耳赤，能够被这种笑话逗笑到这种程度的女孩，大概算上小森，这个世界上也不会超过三个吧。

　　不过小森的这种开朗性格正是她吸引我的地方。

　　每当我与小森交谈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的开心，而且我们两个人的话题也总是说不完。

　　当然，小森的魅力并不仅如此。

　　“红乐乐。”

　　当我叫出她名字的时候，小森突然大叫了起来。

　　“讨厌！”

　　然后红着脸，用小拳头使劲地敲打着我的胸膛。

　　“讨厌讨厌！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许叫这个名字嘛。而且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马路中央，不要叫那个名字嘛，亮太傻瓜傻瓜！”

　　小森的眼睛里面泛着泪光抗议道。

　　我看到她这个可爱的样子忍不住连续的说道。

　　“红乐乐、红乐乐、红乐乐。”

　　对方则很有节奏的抗议着。

　　“不许叫、不许叫、不许叫！”

　　看来“森红乐乐”这个名字对她本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精神打击。

　　“我简直不敢相信竟然有家长会给自己的女儿取这个名字！上小学的时候因为这个名字经常被同学所取笑。而且他们给弟弟取的名字也一样奇怪！”

　　我经常听她带着这样不满的语气向我抱怨，不过从我的立场上来看，只是单纯的叫出这个名字便能够看到她如此可爱的反应，我实在是应该向为她取了红乐乐这个名字的父母表示最由衷的感谢。

　　“亮太大傻瓜！下次你再叫这个名字我就和你绝交！”

　　“是是。”

　　“啊，你还在笑！”

　　小森伸出食指按在我的眼角下面使劲地揉了起来。

　　本来就撅起来的嘴巴翘的更高了。

　　“我请你吃披萨饼，饶了我吧。”

　　“哇，真的吗？谢谢你！”

　　一听说有披萨吃马上就笑了起来，这种瞬间的情绪转换实在是很有小森的特点。

　　“我能够在冬天的时候和亮太交往，实在是太好了。”

　　“哎？因为有人请你吃披萨吗？”

　　“才不是呢。是因为……你看，很暖和啊。”

　　小森挽住我的胳膊，天真无邪地靠了过来。

　　可恶~~你怎么能这么可爱啊，我要受不了了！

　　在开始和小森交往之前，每当我看到街上因寒冷而亲密地靠在一起的情侣，都会在心中一吐恶言，可是现在我对于世界上的一切都感到非常平和了。

　　有个女朋友真是太棒了！

　　不过，唯一令我感到有些不满的就是，我们已经交往了一个多月了，可是现在还依旧停留在“牵牵手”的阶段……

　　“呵呵，男孩子的胳膊，果然比较硬啊。”

　　小森把脸蛋贴在我的胳膊上，非常开心的笑道。

　　看来今天似乎能够有所突破呢。

　　“我说，小森。”

　　“嗯？”

　　小森抬起头望着我。

　　对，就是这个时候！

　　我把脸向小森靠过去。

　　可是——

　　“啊，对了！今天点心店里有新品上市！”

　　小森突然把脑袋向前面转去。

　　我的脖子差点扭成两段。

　　“比起披萨我还是更喜欢吃点心呢！哎？你怎么了亮太？脖子疼吗？”

　　“不……只是有点扭了。可能是体育课的时候太卖力了吧，哈哈哈……”

　　“唉，怎么好像个老爷爷一样啊。好了，快走吧。新品究竟是什么味道的呢？真想去吃吃看啊~~~”

　　我就这样被兴致勃勃的小森强行拉着向便利店走去。

　　◇ ◇ ◇

　　唉，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接吻呢？

　　第二天。

　　正当我在教室之中唉声叹气的时候，摄影社的板垣悄悄走了过来。

　　“反町，我给你带来了好东西，怎么样？”

　　噢！泳装！

　　为什么冬天会有泳装？难道说这是在夏天时候游泳课上偷拍的吗？不过虽然是偷拍的，效果还真是不错呢。就连胸部的乳沟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还有这张泳装肩带部分掉落之后、急忙害羞地挡住身体的抓拍也很强大啊……

　　“可是，这五张都是琴吹七濑的不是吗？”

　　怎么连一张小森的照片都没有。想卖给我的话就拿小森的照片来啊，笨蛋板垣。

　　“因为你这个家伙喜欢七濑吧。”

　　“一点也不！”

　　这家伙怎么会这么以为？

　　“哎哟，你隐瞒也是没用的。我可是亲眼看到你使劲地对着琴吹使眼色，还打着手势，一个劲地暗送秋波。而且完全被对方无视了还毫不在意地笑着——其实心里很想哭吧。”

　　喔我的天哪！真不愧是偷拍狂人板垣，这么隐蔽的举动居然被他发现了！

　　可是你搞错了对象啊！那都是我和小森之间的暗号，只不过因为琴吹是小森的朋友，所以她俩的位置比较近而已！

　　板垣这个家伙既然能够这么认真地去观察别人的一举一动，可是为什么却没注意到用超级可爱的暗号回应我的小森的存在呢？

　　琴吹确实是个美女，而且还有傲娇属性，在班级的男性之中很有人气。可是你至少也应该注意一下小森吧！给我好好地看着啊！小森不是琴吹的背景啊，可恶！

　　板垣把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面，然后带着一副猥琐的表情对我说道。

　　“这个照片可是夏季限定发售的梦幻系列，我为了你特意准备的，价格优惠一张只要五百日元。”

　　“那五张就是两千五百日元！你这个家伙也太暴利了！而且我压根对琴吹就没有兴趣，所以我不买。”

　　“不要这么不坦白嘛~~反町。”

　　“你这个家伙不要嬉皮笑脸的靠过来。我可不想被你这种家伙的脸颊碰到。”

　　板垣把脸别了过去说道。

　　“啊，是吗？”

　　接着，好像是故意说给我听一样，自言自语道。

　　“看来我热心的友情被无视了呢~~既然你不买的话，那我就将这些照片卖给越野和一之濑好了。”

　　越野！？

　　一之濑！？

　　不好，要是照片落在他们手上可就糟糕了！那两个家伙可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要是他们得到那些照片，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琴吹毕竟是小森的朋友。虽然平时她很冷淡，而且话也不多，不过其实是个很不错的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这种照片落入发情期的猿猴手中还坐视不理。

　　“喂，越野！！一之濑！！”

　　“等、等一下！”

　　我一把抓住板垣的肩膀。

　　那家伙满脸笑容的回过头来。

　　“多谢惠顾~~”

　　……最后还是买了。

　　琴吹七濑的限定校服泳装写真，五张套装。

　　该怎么处理这个东西啊。

　　啊啊，可是，琴吹的身材还真是不错啊。

　　胸部好大，腰却很细，腿又很长。大腿的曲线也很漂亮……我究竟一直在看什么啊！

　　我的女朋友是小森！对！我不能忘记小森穿着校服泳装时候的模样！小臂和大腿上积累了一点脂肪，看上去更加健康，柔软。小森的肌肤也给人一种柔滑的感觉，而且她的胸部也不小。游泳课的时候我特意仔细观察过所以知道这些。

　　可恶，板垣还有班级上的其他那些家伙，根本一点也不知道小森的魅力。

　　等到夏天的时候就能和小森去海边玩啦！真是好期待啊。

　　小森穿起泳装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呢？到那时候一定也KISS过很多次了吧。

　　讲台上物理老师的授课声已经完全变为了背景音乐，在我的脑海之中只在妄想着纯白的沙滩上，我和小森两个人追逐嬉戏的场面。

　　◇ ◇ ◇

　　“对了，星期天我要跟绘里她们一起去买衣服，亮太你喜欢什么风格的？”

　　“比基尼，下面配合迷你裙式的。”

　　“哎？”

　　小森停下手中的笔，惊讶的望着我。

　　糟了，放学后一起在我家里写作业的时候，我竟然又开始了妄想，而且还顺口说了出来。

　　“这个……你刚才是说买泳装吗？”

　　看到我慌张的样子，小森呵呵一笑道。

　　“讨厌啦，什么泳装啊，现在才十二月份啊，你太心急了吧？”

　　“也、也是啊，啊哈哈哈。”

　　“等到夏天的时候一定会给你看的。”

　　“不过不能穿一件泳装。”

　　“哎？那种一件式的泳装明明很可爱的说。”

　　“不，泳装只有比基尼才是王道！”

　　“好吧，那么……我要开始减肥。”

　　“没必要啊，红乐乐现在就已经很好了。”

　　“真、真的吗？不过，你刚才是不是叫了我的名字？”

　　红乐乐的脸色一下子红了起来，阴沉着说道。

　　“傻瓜傻瓜！不许叫这个名字！”

　　“这是男朋友的特权啊。”

　　“可是，很难为情啊。”

　　“可是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红乐乐你不是也叫我亮太吗？”

　　“可是亮太这个名字并不奇怪啊，而且听起来还很帅气。我喜欢亮太的名字。”

　　“我也认为红乐乐这个名字很可爱。”

　　“讨、讨厌！亮太欺负人。”

　　红乐乐的脸色越来越红了。

　　哦哦，看来气氛越来越融洽了。

　　莫非之前一直没能跨越的那道障碍今天就可以突破了？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向小森靠近过去。

　　而小森还依旧浑然不觉地低着头，还在扭扭捏捏地不好意思。

　　她的嘴唇和脸蛋一样健康地微微翘起来。

　　我甚至已经闻到一阵洗发水的淡淡香味。

　　很好很好，就是这样。

　　还差一点点。

　　还有三厘米。

　　还有——

　　“够了、够了，反正不许叫那个名字！”

　　小森突然拼命地摇了摇脑袋，我一下子因为扑空，脑袋重重地撞到了桌子上面。

　　咣当！磅！随着一阵巨大的声响，我的胳膊也打到桌面上。

　　“你没事吧，亮太？”

　　“——手滑了。”

　　“因为你叫了我的名字，所以上天惩罚你了。”

　　小森哼了一声撅起嘴巴。

　　可恶，又失败了！本来还差一点点就可以吻到她的嘴唇了！

　　“哇，亮太你有发旋啊。”

　　小森两只是抱着我的脑袋叫道。

　　“发旋这种东西，谁都有的吧！”

　　“哎，可是你的这个很可爱啊。”

　　小森好像逗小猫的脖子一样，用手指挠了挠我的发旋。

　　可恶，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可就要采取正面强攻了。今天一定要成功！一定要！

　　我一下抓住小森的手。

　　“！”

　　我已经不能再去等什么气氛了。

　　“亮、亮太！”

　　“小森！”

　　我把吓了一跳的小森顺势拉了过来——

　　“讨厌，你又叫我的名字了！”

　　小森拼命地摇着脑袋，用手挡着不让我接近。

　　“啊~~~~~我刚才没有叫你红乐乐啊！我叫的是小森！”

　　“你说了！这次你说了！”

　　“可恶，你这个家伙难道是故意的吗？”

　　“哎？什、什么故意的？”

　　小森把目光转到一边，不敢看我。

　　“每次当我想要吻你的时候，你都故意避开我不是吗？”

　　“哎？想，想要吻我的时候？”

　　小森使劲的眨了眨眼睛，一看就知道她在说谎。

　　“别、装、傻、了！我一直就觉得奇怪，现在我终于发现了。”

　　“呜、亮太，实际上……”

　　“红乐乐你不想和我接吻。”

　　“啊，你不要叫这个名字！”

　　“红乐乐你真的喜欢我吗？我一直把红乐乐你当做我的女朋友，我也以为自己是红乐乐的男朋友。可是红乐乐你却不这么想是吧？是不是啊，红乐乐，森红乐乐？”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要连续这么叫啊！”

　　红乐乐用双手使劲地堵住自己的耳朵，身体不住地颤抖着，缩成一团。

　　虽然她双手堵着耳朵，可是嘴里却在不断地小声说着，可是、可是……

　　“……不要欺负我啊。人家对亮太，也是一直都当作男朋友来看的。可是、可是……”

　　红乐乐忽然停了下来。

　　我紧张地听着。

　　难道她接下来真的会书出“果然还是喜欢芥川”这句话吗？

　　糟了，我该怎么办！

　　红乐乐的眼睛里泛着泪光，抬起头望着我说道。

　　“我想把自己的初吻留在夕阳下的海岸边。”

　　“啊？”

　　红乐乐一边颤抖着一边对还没缓过神来的我说道。

　　“这是我从小学生的时候开始便一直都有的梦想。最浪漫的初吻要在波光粼粼的夏日海岸，海平线上是半沉的夕阳，耳边轻轻响起南天群星的《真夏的果实》，然后还要有海豚在水中游曳——”

　　海！？

　　夕阳！？

　　算了，这些都可以。

　　南天群星的《真夏的果实》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

　　“海豚是怎么回事啊！海豚！整个东京附近的海域都没有海豚啊。”

　　“人家的梦想嘛~~~~~~~~~~~，只是梦想而已，有什么不好的。”

　　“那么也就是说，直到我们找到一个有海豚的海岸为止都不能接吻了是吗？而且就算找到了还要在海边傻傻的等着海豚出现吗？哎哎？”

　　“这、这个——我也知道现在去海边只能看到海蛰根本看不到海豚……再退一百步，不，退一万步……没有南天群星的话用TUBE和决明子代替也可以，可是只有夕阳和海岸是必不可少的。”

　　糟糕，看来我们交往的时间有误。

　　要是在暑假前开始交往的话还好说，可是现在距离暑假还有半年的时间，难道要继续忍受着折磨度过半年吗？

　　“冷静点，小森！”

　　我抓住小森的肩膀，很有男子气概的望着她说道。

　　“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梦想着自己的初吻要在珠穆朗玛峰的顶端，伴随着冉冉升起的朝阳……”

　　“骗人，你这一定是骗人的！”

　　“不不、我说的是真的。当时我在幼儿电影教室里看到《在西藏的七年》和《植村直己物语》，被感动到不行。可是如果是为了小森的话，我完全可以在这里舍弃我的梦想！”

　　“可是，那不是亮太的梦想吗？”

　　“啊啊，确实这里不是喜马拉雅山脉，也不是珠穆朗玛峰的顶端。可是！只要我的面前有小森你在，不管哪里都是顶峰！小森你也把眼睛闭上，这里就是夏日的海边，沉在水平线上的夕阳，还有在海中祝福着我们的海豚。你快听，那不是南天群星的《真夏的果实》吗？你听到了吗？”

　　“呃……”

　　小森不情愿的闭上了眼睛。

　　窗外传来“烤地瓜~~~~”的叫卖声。

　　“果然还不是海边啊！而且也没有南天群星！”

　　小森用双手将我推开。

　　“我回去了。”

　　“等等，小森！”

　　小森将书桌上面的教科书都收回到自己的书包里面。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教科书被她碰到了地板上。

　　“！”

　　小森的眼睛不由得睁大了。

　　我也是。

　　“呀！”

　　小森大声的叫了起来。

　　散落在地板上的，是我从板垣那里买来的琴吹的泳装写真。

　　我对于自己将这些照片夹在英语教科书之中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小森捡起这些照片，非常认真地一张一张挨个看了又看。

　　整个房间之中都陷入了一片沉默。

　　“这……小森……这个是……”

　　“……全都是七濑呢。”

　　小森低声的说道。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是板垣强塞给我的，我没办法才买下来。不、不对！这是别人托我帮他买的！这并不是我要买——”

　　“我知道了。”

　　“啊是吗，你都知道了啊。”

　　“亮太，你果然还是喜欢七濑的。”

　　“啥！？”

　　小森的眼睛逐渐湿润起来。

　　“我只不过是七濑的替身罢了！”

　　“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啊！”

　　“亮太你这个大混蛋！”

　　小森将照片一下子全摔到我的脸上，然后一把抓起书包和外套快步跑了出去。

　　可恶！为什么连你也以为我“果然还是”喜欢琴吹啊！！

　　◇ ◇ ◇

　　第二天。

　　当我来到教室的时候，小森正在和其他的女同学很开心的交谈着。

　　看到她还是和往常一样的笑容和声音，我不由得松了口气。

　　看来她似乎对于昨天的事情并没有太在意。

　　可是就在她和我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她的脸色却一下子变得阴沉，眉毛也皱起来，好像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唉？你怎么了，小森。”

　　“呜……我忽然想到《佛兰德斯的狗》的结尾部分。”

　　“为什么，怎么突然想到佛兰德斯？”

　　女生们都很惊讶的样子。

　　听到她们的对话，我的内心之中不知为何感到一阵刺痛。

　　不……我根本没有感到罪恶感的必要。关于琴吹的事只是小森她自己误解了，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做——

　　“哟，反町！昨天那东西你用了吗？”

　　板垣突然大声的对我说道。

　　“你这个傻——”

　　就在我刚要开口阻止板垣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小森的眼睛里流下了大滴的眼泪。

　　“哎呀，小森！”

　　“帕托拉休，好可怜~~~~~~~~”

　　“……你还真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人呢，小森。”

　　“虐待动物的人真是太卑鄙了。”

　　我悄悄地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后来只要我和小森四目相对或是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小森都会掉眼泪，结果我根本毫无办法靠近，也根本没有说话解释的机会。

　　小森那家伙，难道说真的以为我是为了找琴吹的替代品才和她交往的吗？

　　虽然是由小森的武断所造成的误会，可是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一直以来非常感谢。可是，我觉得反町还是应该去和自己真正喜欢的人交往比较好。”

　　也许她会笑着对我这样说。

　　糟糕，我越来越觉得不安了。如果是小森的话，真的会这么说啊。

　　因为受不了板垣的连番骚扰，更不忍心看到小森落泪，午休的时候我只好从教室之中逃了出来，双手抱着脑袋躲到院子里面的草地上。

　　“阿嚏！”

　　忽然一阵轻轻的喷嚏声传来。

　　难道在这严寒的冬季还有特意跑到院子里吃午饭的疯子吗？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看到一个编着长长发辫的女学生拖着一个笨重的大箱子走了过来。

　　那是在箱子上面贴着写有“实现你的恋爱愿望”字条的文艺社的怪异邮筒。我在之前也曾经悄悄地将自己喜欢小森的这件事写在笔记本里向这个邮筒里投过邮件。

　　而负责管理这个邮筒的人就是文艺社的社长，自称“文学少女”的天野学远子学姐。

　　“哎呀，反町。”

　　天野远子学姐很宝贝的将一摞原稿纸护在胸前，微笑着向我打着招呼。

　　◇ ◇ ◇

　　“也就是说，因为这件事而被小森同学误会了吗？”

　　天野学姐将胳膊支在古旧的课桌上，娇小的身体向前探出，不住地点着头说道。

　　可恶，我究竟在做什么啊。

　　跟这个压根就不怎么熟的学姐探讨自己的恋爱苦恼，实在是太丢人了啊！

　　不过这个房间里面确实是堆满了书呢。

　　大量的书籍不只放满了书柜，就连地上也堆的到处都是，而且由于堆的太高，给人一种稍微碰一下便会全都倒塌下来的感觉。

　　“原来如此，我想到了，反町！”

　　天野学姐突然带着一副非常认真的表情站了起来，对我说道。

　　“现在你需要的是拜伦啊！”

　　“拜、拜伦……？”

　　我闭着眼睛使劲地向后靠着椅子反问道。

　　这个什么拜伦难道是拜仁的亲戚吗？

　　“乔治·戈登·拜伦，生于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二日，英国著名诗人。生于充满了历史传说色彩的古老贵族家庭之中的拜伦，从幼年时期便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自主意识和坚强性格。

　　就读剑桥大学之后，他依旧放任自己的性格，借钱赌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很少去课堂听课。

　　不过他对于文学却有着超凡的天赋和爱好，在学校的时候便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诗集。大学毕业之后他游历了西班牙、地中海、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地。经过两年的游历再次回到英国的拜伦写出了长篇著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一跃成为时代的宠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夜醒来，我发现自己已经成名了’。”

　　我心里想着这样的家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可是却苦于没有打断天野学姐的机会，只能静静的听着。

　　就像以前她谈到海涅之时所展现出的渊博知识一样，“文学少女”用平静的语调继续对拜伦的事迹娓娓道来。

　　“可是就当拜伦迎来自己人生之中的第一个顶峰之时，却在恋爱上面出了问题，他由于自己失败的婚姻生活而遭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批判。

　　于是他不得不离开英国，又继续开始了自己崭新的巡礼历程。

　　在他游历瑞士和意大利等地之时，又继续创作了数篇经典之作，最后他为了支援希腊解放运动而在当地组织了军队，自己担任司令官率领部队奔赴前线！最终因操劳过度重病而死。

　　拜伦的人生就如同他自己的诗歌一样，为了自己的理想战斗一生！”

　　不知什么时候天野学姐的手中多了一本诗集，而她一边翻阅着一边继续说道。

　　“对了！拜伦的诗，就像一个鲜红的龙虾！掀开后背那虾壳，马上能够看到其中嫩白鲜美的虾肉，让人不禁想要大快朵颐。

　　而且那种充实的口感，搭配美酒与香料的味道，充满了男子汉气概的感觉，简直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优雅心情。

　　你看，他的诗就是这样的感觉，非常完美！”

　　大龙虾这么昂贵的东西，我根本就没有吃过啊！再说那种东西和炸大虾有什么区别啊。天野学姐似乎完全没有发觉到我内心的这种焦躁，反倒打开拜伦的诗集开始朗诵道。

　　‘要是我梦见你爱我，你休怪，

　　休要迁怒于睡眠；

　　你的爱只在梦乡存在，

　　醒来，我空余泪眼。’

　　‘睡神，快封闭我的神志，

　　让昏倦流布我的周身；

　　愿今宵好梦与昨夜相似；

　　似仙境一样销魂！’

　　？？？

　　什么折被？

　　还有水磨是什么意思？

　　金宵是元宵的新品种吗？

　　就在我费尽地理解着诗歌意思的时候，天野学姐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靠了过来说道。

　　“怎么样，你也沉浸在这美妙的诗歌里面了吧？”

　　“……啊？”

　　这种像咒语一样的东西我是根本没听明白啊。

　　“包裹在龙虾上面的酱料搭配鲜美的虾肉，这就是成年人的滋味！拜伦的诗就拥有这种淡淡的哀伤和忧愁，女孩子最无法拒绝了。”

　　“啊，不，我对海鲜酱并不喜欢。”

　　“总之，女孩子们都喜欢拜伦。”

　　“这话有什么根据吗？”

　　“因为这是身为‘文学少女’的我说的，所以绝对不会错！”

　　我望着骄傲地挺起胸脯的天野学姐，茫然地不知所措。而天野学姐却微笑着将拜伦的诗集塞到我的手里说道。

　　“拿着，反町。好好读一读吧。虽然拜伦是个花花公子这一点不应该模仿，不过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的。你就好好的听从学姐的忠告，老老实实的努力吧。”

　　可是，像你这种自己还到处惹麻烦、根本一点也靠不住的学姐的忠告，根本不会有人听吧。

　　就在我正想把手里这本封面上写着《拜伦诗集》的小薄册子还给她的时候，门外传来了下午上课的铃声，天野学姐对我挥了挥手微微一笑，然后脚步轻快地跑了出去。

　　还是和以前一样从来不听别人把话说完呢……这个“文学少女”。

　　◇ ◇ ◇

　　“可恶~~果然是一点也看不懂啊！”

　　当天晚上，我翻看着拜伦的诗集，一边捂着脑袋抱怨道。

　　虽然天野学姐极力推荐拜伦的诗集，又说里面有龙虾，还有男子汉的气概，什么淡淡的哀愁之类的。可是我除了一堆不明就里的文字以外什么都没看出来。

　　可恶，这个叫拜伦的家伙还真够讨厌的。

　　‘不扔下迷惑，就无法舍弃爱情；

　　人类的通病就是，

　　明明应该痛苦的呻吟之时，却还在拼命地微笑。’

　　啊，这都是废话啊，拜伦！

　　难道女孩子们真的都会喜欢拜伦吗？

　　这种说话拐弯抹角啰啰嗦嗦的家伙有什么好的？而且听说他还因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问题而在英国混不下去了不是吗？拜托，这也太逊了吧？

　　于是我随便的翻了几页，想要草草读完了事，而当我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

　　那里有一张拜伦的肖像画。

　　“喔？这、这家伙……”

　　我不由得盯着看了起来，接着不假思索的叫道。

　　“这男人长得真帅啊！”

　　整齐的头发。

　　规整的眉毛。

　　高高的鼻梁，冷峻的眼神。

　　优雅的嘴唇。

　　简直就像是模特一样的帅哥静静地伫立在画面之中。看来这个家伙和大虾比起来，还是龙虾更加适合他。单从照片上面便能够看出他器宇轩昂，似乎缠绕着淡淡的酒香。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原来女孩子喜欢拜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只要一看到这张脸，那些女孩子们便会条件反射般的大叫“拜伦大人”之类的吧？

　　而且就算是同样的话，在青蛙嘴里说出来和在帅哥嘴里说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是长这么帅的家伙，再配合一种淡淡的口吻，就算念的是麻婆豆腐的菜谱，也足够让那些花痴的姑娘们神魂颠倒了。

　　更何况他家庭背景还是大贵族，还是剑桥大学毕业？这条件也太得天独厚了吧，切~~

　　看到这幅肖像画之后，我更加气愤了。

　　既然是这样，干嘛还拿拜伦来做例子啊。

　　这种高高在上的贵族子弟，又怎么可能理解我这样一个平民的心情呢。

　　真是太令人不爽了，非————常，非常令人不爽。

　　拜伦！我是坚决不会听你说教的！

　　对于平民来说，大龙虾都是多余的，只有炸大虾才是最高的美味！

　　◇ ◇ ◇

　　第二天。

　　我带着对拜伦的敌对心理来到学校。

　　虽然我很想在拜伦的肖像画上面添上胡子和眼镜来进行报复，不过一想到这么做未免也太孩子气，最后还是放弃了。

　　不过我是绝对不会求助于拜伦的帮助的。

　　又不是小学生，想要改善关系这种事情我一个人也可以做好。昨天小森太激动了才会流泪，今天我一定能够找到机会和她说话的。到时候只要邀请她一起回家，后面的就都好说了。

　　到时候只要请她吃最喜欢的栗子年糕，然后再解释清楚那些照片真的没有什么，小森的心情就会恢复过来吧。

　　对，就是这么简单。拜伦什么的，完全用不到你出场。

　　我来到教室向小森的座位上望去。

　　小森却并没有在那里。

　　嗯？平时她在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到学校了呀……

　　于是我环视了教室一圈，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事情。

　　小森竟然和一个意想不到的家伙在一起。

　　文艺社的井上。

　　那个平时老老实实，毫不起眼的家伙。

　　小森正站在井上的书桌旁，眼神认真地小声对他说着什么。

　　而井上则坐在座位上满脸通红的望着小森。

　　怎、怎么回事？小森的那个充满思虑的表情是怎么回事。

　　井上也是，为什么脸色通红？

　　忽然，小森不经意间的扭过头来，微微一笑。

　　“！”

　　那是一种非常开心的微笑，而且还带着一丝害羞的表情。我整个人石化在当场。

　　小森将食指放在嘴唇上面，对井上说道“要保密哟”，然后带着害羞的微笑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一直到她坐下为止，脸上都挂着开心的微笑。

　　井上则一直红着脸低着头。过了一会儿抬起头向小森那边望了望，马上脸色又红了起来，再次低下头去。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们两个！

　　你们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为什么井上的脸会那么红啊？

　　啊！难道说小森那家伙已经决定和我分手了吗？打算开始和井上交往而向他告白了吗？

　　可是、为什么是井上呢？

　　小森喜欢的应该是芥川那种类型啊，井上和芥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感觉。

　　虽然两个人都是比较文静的优等生这一点比较接近，可是小森所喜欢的应该是那种比较靠得住、有成熟感觉的男生。井上这家伙与其说靠得住，不如说是给人一种需要照顾的感觉。

　　啊，可是小森这家伙好管闲事，也许像井上那样的软弱家伙激发了她的母性本能吗？不过仔细看起来，井上还真长着一副受女孩子欢迎的样子。

　　不，我要冷静。现在还不能肯定小森就是在与井上交往。更何况根本不可能这么快。

　　小森从我的房间里面跑出去才过了不到两天而已。这么短的时间就算井上再有手段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可恶，那么我刚才看到的那一幕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旦产生了这种疑惑，我的思考便像陷入了无底的泥潭一样，渐渐地沉了下去。

　　就连上课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也全是开心地微笑着的小森和脸色通红的井上的影像。

　　而昨天所读过的拜伦的诗，也好像诅咒的咒语一样回响在我的脑海里面。

　　‘悲哀，无法爱恋的世界，

　　伤害、愤慨、以及无穷的猜忌，

　　使我的胸膛、痛苦到几近撕裂，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四周都一片黑暗。’

　　哇啊~~~~~~~~~~~~~~这是什么？

　　我昨天明明只是随便翻了翻，为什么竟能够如此清楚的回忆起诗集之中的段落！

　　‘啊啊，我那、寂寞的、寂寞的、寂寞的、枕头哟，

　　我的恋人、恋人不在身旁，

　　在我寂寞的梦境里，只有孤独的小船划向前方，

　　遥远、遥远的、孤独的、波涛间摇晃。’

　　快住手~~~~~~~~~~~~~~~~~~~~，拜伦！

　　我的脑袋快要爆炸了，胃也跟着疼了起来。

　　‘一切都结束了——我在梦中看到这一切，

　　现在和未来都没有希望，

　　幸福的时光，一去不复返。’

　　不，还没结束~~~~~~~~~~~~~~~~！

　　‘女孩、编织着美丽而甜蜜的谎言，

　　而愚蠢的男孩很快便陷入其中。’

　　可恶~~~~~~~~~不要说这些废话！

　　‘想当年我俩分手，

　　也沉默也泪流。’

　　我都说过了，还没分手！

　　虽然我拼命地努力抵抗，可是拜伦那家伙却依旧不停地冲到我的脑海里，将诗歌灌输进来。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拜伦？

　　你到底想要对我说什么？

　　——拜伦虽然是个花花公子，可是却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

　　——你就好好地听从学姐的忠告，老老实实地努力吧。

　　那个“文学少女”的声音又再次回响在我的耳边。

　　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

　　可是现在的这种情况，简直就像是在诅咒我一样。

　　‘轻轻吻你的唇，我心爱的女孩哟，

　　将我最真的思念，传递给你，

　　等到那一天，将这份礼物，

　　毫无保留的托付给你。’

　　可恶！我还没有和红乐乐接过吻呢！

　　什么嘴唇，接吻什么的根本就没有过！

　　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对了！我还没有接过吻！

　　啊，可恶！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拜伦前辈！

　　你是想让我也学着你的那种忧愁，让我也拥有一种忧郁的气质吗？

　　所以你才一直用这些诗歌来提醒我的吗？

　　◇ ◇ ◇

　　“喂，小森。”

　　“怎、怎么了，反町。”

　　“我有话要对你说，放学以后到游泳池来。”

　　“哎？游泳池？等等……”

　　我在扫除的时候这样对小森说道，三十分钟后——

　　我们两个人在游泳池边碰面了。

　　“喂，为什么要在游泳池啊？”

　　在校服外面套了一件大衣，脖子上面围着围脖的小森，因为寒冷而缩起身体说道。

　　“而且，为什么反町你没穿外套啊。”

　　“这是我觉悟的表现。”

　　我在凛冽的寒风之中表情认真地说道。

　　不过坦白的说我确实感到很冷。现在我浑身都是鸡皮疙瘩，稍不注意连牙齿都会咯咯作响。不好，我得尽快在鼻涕流出来之前结束这场对话。

　　不过……刚才，小森那家伙竟然叫我“反町”……我的心好痛。

　　“有……有什么话要说吗？果然，是要告诉我分手……吗？”

　　小森一副很担心的样子低下头，随后又抬起来望着我说道。

　　可恶，心口又痛了。

　　小森勉强挤出一个微笑说道。

　　“既然你有了其他喜欢的人，那也是没办法的。抱歉，我一直都没有发现。你要是早点告诉我就好了。”

　　啊啊，果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吗？小森……你这个家伙。

　　小森望着我的眼睛越发的湿润起来，眼看泪水就要流出来了。而我的心里也越来越难受。

　　不要这样，我都想要哭了。

　　“不是的，我有别的话要对你说。我想要跟你说泳装的事。”

　　“哎？”

　　小森惊讶地张大了眼睛。

　　“泳装……？”

　　大概是我的回答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小森惊讶地望着我。

　　“是的，我最近才发现，我对泳装有很大的兴趣。我还特意买了泳装写真集。而且我喜欢夏天的原因也是因为夏天能够看到泳装。相比较体操服和女仆装，还有兔女郎，我更加喜欢泳装！”

　　小森一下子显得惊慌失措起来。

　　“这、这么说，七濑的泳装照片，是为了收集吗？”

　　“不是那样的！”

　　我大声叫道。

　　“我确实非常喜欢泳装，可是并不是任何人穿泳装都可以的。我只喜欢红乐乐的泳装。”

　　“呀，不许叫我的名字——可是，你不是买了很多泳装写真吗？”

　　“我只有三本而已，而且在和红乐乐你交往之后便再也没有翻阅过了。因为，我只想看红乐乐你穿泳装的样子。”

　　“太、太狡猾了，又叫我的名字！”

　　我对涨红了脸、双腿还不停颤抖着的红乐乐说道。

　　“游泳课的时候，我也根本没有看过琴吹，一直都注视着红乐乐你的泳装啊。”

　　“不是看我，而只是在看泳装吗？”

　　“不，是看着穿泳装的红乐乐。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被森红乐乐迷住了。”

　　“不许叫我的全名！还有不许你擅自那样想！”

　　“看到你的泳装，确认了自己的心情，有什么不好？这里是我对红乐乐产生感情的值得纪念的场所！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渴望着如果能够和穿泳装的红乐乐一起约会，那该有多好啊。”

　　红乐乐一时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

　　啊啊——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这和拜伦的诗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啊！我究竟该怎样做才能够成为一个忧郁的男人呢？拜伦前辈！

　　“之前我也和你说过，相比起一件套的泳装我更喜欢比基尼。而且下身最好是迷你裙式样。如果红乐乐的梦想是在夕阳西下的海边，伴随着南天群星和海豚的初吻的话，那么我的梦想就是和身穿着那样泳装的红乐乐一起进行初吻。

　　我已经等不及夏天了。不管是春夏球冬，我都想看到红乐乐的泳装模样！

　　所以——”

　　我望着已经被我的举动搞到茫然的红乐乐的眼睛，伸出右手故作轻松的说道。

　　“请和我一起去超级乐园夏威夷约会吧！”

　　从东京乘车大概两小时的路程就可以抵达，是一个围绕在沙滩和椰子树之中的巨大游泳馆，据说那里的水温常年都在二十八度左右。

　　一年四季都是夏季的天堂！

　　日本的夏威夷！

　　草裙舞和夏威夷衫！

　　只要在那里，不管一年四季都可以和穿着泳装的红乐乐一起享受快乐的时光。

　　就像去四方游历的拜伦一样，我们也终于向着崭新的世界启程了。

　　那些脖子上面带着花环的女招待们一定会热情的迎接我们。

　　而就在我们游玩到最高潮的时候，耳边适时的响起夏威夷音乐。

　　当我从自己的妄想之中回过神来的时候，忽然发现小森用好像看到外星生物一样的眼神望着我。

　　哎、怎么……？

　　难道说，我说错了什么吗？

　　这个能够被史上最冷的冷笑话逗到哈哈大笑的女孩子，表情僵硬地连续向后退了几步。

　　突然我意识到了什么，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朵根。

　　天呐！实在是太丢人了！

　　小森带着一种既悲伤、又怜悯、还有些难过的复杂表情望着我，我实在不敢正视她的眼神，于是缩回伸出去的手，转过身想要快步逃离这里。

　　可是由于我转身的时候用力过猛，脚下一脚踩空，整个身体都大大的倾斜着，手在半空中不停的挥舞。

　　“啊、亮太！”

　　噗通一声，伴随着一阵巨大的水花，我整个人都掉到了游泳池之中。

　　接下来的一瞬间，整个游泳池都回响着我震耳欲聋的叫声。

　　啊~~~~~~~~~~~~~~~~~~~~~~~~~~~~~~~~~~~~~！！

　　冻死我了~~~~~~~~~~~~~~~~~~~~~~~~~~~~~~~！！！

　　◇ ◇ ◇

　　我再也不想去学校了！

　　我就像个蜗牛一样趴在被窝里过一辈子算了。

　　星期六下午。

　　我一边抽着鼻涕，不停地打着喷嚏，缩在被窝里面呻吟着。

　　关于昨天我后来究竟是如何从游泳池里面上来、又是怎么回到家里的这件事，我实在是不想去回忆了。

　　当时浑身上下都滴着水滴的我只想赶紧从那里逃掉，可是我的手腕却被小森牢牢地抓住了。

　　“不行，就这样回家去的话，会让家里人以为你在学校里面挨欺负呢。而且还会感冒的。快去换衣服吧。”

　　她这样对我说道。

　　而我则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一切都结束了”“啊啊，睡神！”之类拜伦的诗剧，身体还由于寒冷而不住的颤抖。

　　当时的小森一定完全呆住了吧。

　　她肯定认为像我这样一个白痴家伙，绝对不能再继续交往下去了。

　　特意在大冬天的时候把她叫到游泳池，然后还“泳装、泳装”的叫个不停，最后竟然失足跌落游泳池导致感冒，这简直就是一点解释余地都没有的白痴行为啊！

　　就在我懊恼地将脑袋埋在被窝里的时候，忽然门口传来了门铃声。

　　我的家人和妹妹都已经出门去了。

　　本来我不想去开门，可是过了一会儿门铃声又再次响起。

　　可恶，不管他！

　　这个时候玄关处传来一声呼唤。

　　“打扰了。”

　　这个声音。

　　是小森。

　　我急忙从被窝里跳了出来，冲到门口。

　　就在打开门的同时，我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人都蹲坐在地上。

　　“哇，亮太！”

　　穿着便服短裙、套着羽绒服、围着围脖的小森，吃惊地扶着我的肩膀问道。

　　“你没事吧？振作点。”

　　“咳咳，咳咳——刚、刚才跑太快了。咳咳，有点喘不上气来。”

　　“亮太，你烧得好严重啊。都冒热气了。不静静的修养是不行的。你家里人呢？”

　　“大家都出去了。”

　　“是吗？那么就由我来照顾你吧，快回床上去。”

　　小森用双手扶着我，微微一笑道。

　　“给，我做了苹果酱~~”

　　小森将银质的汤匙温柔地送到我的嘴边。

　　“这样吃起来比较方便。”

　　“嗯、谢谢。”

　　“我还在里面添加了蜂蜜和柠檬汁，营养丰富。你慢慢吃。”

　　“我说……”

　　我躺在床上，望着忙碌地照顾着我的小森，充满了困惑地问道。

　　“你昨天一定被我的举动吓到了吧？”

　　“嗯。是啊。”

　　小森苦笑着说道。

　　“你一定认为我是一个傻瓜吧。”

　　“嗯。”

　　竟然回答的这么迅速。

　　“一个劲地说着‘泳装、泳装’时候的亮太，实在是一个大傻瓜！”

　　毫不留情。

　　“你用那么认真的表情说要去超级乐园夏威夷的时候，我甚至怀疑你是不是吃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完全没有任何余地。

　　“而且接着还掉进了游泳池里面，我就想这个家伙实在是彻底没救了。”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本就发烧的我现在全身的温度一定又上升了至少十度，我的心都要碎了。与其让我受这种煎熬，不如杀了我吧。

　　“不过，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又反复的想起在游泳池那里发生的事。”

　　不，你还是别想了，忘了他就好……

　　“亮太，虽然是个大傻瓜，而且还很不坦白。不过却能够为了我做出那样的事，这一点实在是令我非常感动。”

　　哎？

　　小森望着我，不好意思的微笑起来。

　　而我的内心之中也产生出一种悸动。

　　“关于七濑的事情我误会了你，很抱歉。我也很喜欢亮太。”

　　小森用她那明朗的声音说道。

　　接着脸上显露出犹如太阳一般耀眼的微笑。

　　——女孩子都喜欢拜伦。

　　拜伦……

　　有强烈的自主意识，而且任性……

　　因为任性而导致失败，最后被众人厌恶，甚至流离失所。

　　真是一个失败的人……

　　失败的前辈。

　　可是，越是这样一个失败的拜伦，女孩子们越是无法对他置之不理。

　　即便周围是一片非难之声也好，只要是自己决定的事便一定要去做的拜伦，仔细想来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呢。

　　“可、可是，你……似乎和井上关系很好，还说悄悄话。”

　　对！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哎？井上？”

　　小森稍微愣了一下，然后马上开口说道。

　　“啊啊，你是说那件事啊。我只是稍微找井上确认一下而已。”

　　“确认？”

　　“确认井上究竟是不是萝莉控，或者同性恋什么的。”

　　难怪，被问到这种问题，脸红也是理所当然了嘛。

　　“可是，为什么你要问他这个问题呢？”

　　“因为七濑喜欢井上。如果井上是萝莉控或者同性恋的话那就糟糕了。”

　　“哎？真的吗？”

　　那个琴吹竟然喜欢井上？

　　可是，她在和井上说话的时候却表现得很生硬啊。而且井上似乎也很怕她的样子。

　　“这件事可不能对别人说哟。”

　　小森将食指放在我的嘴唇上说道。

　　确实这件事如果败露的话，对那些琴吹的FANS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那么，你对井上并没有……”

　　“我喜欢的人只有亮太你一个。”

　　红乐乐带着甜美的笑容说道。

　　“所……所以你……”

　　小森的声音忽然小了下去。

　　而且她还将视线转到一边，脸色也红了起来。

　　“亮太，为了我做出那样的事……所以，我也要回报你……”

　　小森放下手中的汤匙……然后将手指放到衣服的纽扣上面。

　　接着，一颗一颗地解开。

　　等等、这、这这这这这这是在干什么，小森！

　　“啊，果然还是感到好难为情呢。亮太你把眼睛闭上。”

　　我立刻闭上了眼睛。

　　脱下衣服的声音，拉链拉开的声音，衣服落到地板上的声音，我不由得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

　　喔噢噢噢噢噢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亮太，眼睛……可以睁开了。”

　　“可可可可可、可是、你的、衣服……”

　　“我穿着呢，没关系。”

　　既然你这么说，带着异常兴奋无比激动的心情慢慢地张开了眼睛的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

　　她确实穿着衣服。

　　不过，却是“泳装”！

　　清爽的夏威夷风比基尼，下身是一件轻飘飘的迷你裙。

　　小森穿着这种令我神魂颠倒的泳装，害羞地缩起肩膀，双手放在腿上跪坐在我的面前。

　　“……亮太，不是要看我的泳装吗？”

　　“……红乐乐。”

　　“呀，不许叫我的名字。”

　　小森面红耳赤，摇晃着身体抗议道。

　　我坐起身，冷静地问道。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穿着围裙呢？”

　　不过幸好她穿着的是带有褶边的西式围裙。所以那挺拔的胸部和圆润的大腿都能够让我一览无遗。

　　红乐乐低着头，不好意思的低声道。

　　“因、因为……因为……在男孩子的房间里只穿一件泳装，我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我是来照顾亮太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穿围裙更合适一些。”

　　不不不、这种泳装围裙的造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更诱人吗？

　　“不过，下次我不会这样了。”

　　不，没关系。

　　虽然只看到一半，不过毕竟也是看到了红乐乐的泳装。而且还有那么害羞的表情，你已经很努力了呀。

　　“红乐乐你为了我特意穿上泳装，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讨厌，不要再叫我那个名字了，亮太。”

　　“可是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吧。”

　　“……嗯，是啊。”

　　“红乐乐。”

　　“亮太。”

　　真是绝妙的氛围，两个人的脸很自然地贴近了。

　　“……这里，不是海边而是我的房间哟。”

　　“……嗯。”

　　“……也没有南天群星的音乐。”

　　“……嗯。”

　　“海豚和夕阳什么的我也没准备。”

　　“没关系……只要有亮太你在就够了。”

　　红乐乐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啊啊，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

　　谢谢你！拜伦！

　　谢谢你！文学少女！

　　我甚至能够在嘴唇上感觉到红乐乐的呼吸。

　　“我回来了，亮太！”

　　“老哥，我买了果冻，要吃吗？”

　　咯啦。

　　我房间的门被拉开，出去购物的妈妈和妹妹出现在我的眼前。

　　“！”

　　“！”

　　愣在原地的我，还有愣在原地的泳装围裙红乐乐。

　　石化在门前的妈妈和妹妹。

　　上帝啊！拜伦！文学少女！谁都行，告诉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啊！！！

　　我在心中绝望的呼喊着，并看向依然放在红乐乐肩膀上的我的手。

　　——完——

　　“文学少女”之今天的点心~[飞翔的教室]~

　　“井上，听说你和芥川在交往，是真的吗？”

　　某个冬日，当我正在走廊拖地时，遭遇了同班小森同学一脸严肃的提问。

　　“说啊，到底是不是？”

　　不知不觉间，其他女生也将我团团围住，开始对我发问。

　　“你们俩是互相倾心吗？”

　　“听说是井上你先告白的，是吗？”

　　因为正处于打扫期间，所有人手中都握着拖把抹布，扬着眉毛，神色紧张，一副随时都会扑过来的模样，好可怕。

　　我就像一只被猫追到死胡同的仓鼠，紧靠在走廊的墙壁上，缩起肩膀微微发抖。

　　“你们在说什么？芥川是我的朋友啊。什么交往告白，我们两个男人之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可是文化祭上，你和芥川都参加话剧表演了吧。”

　　“那是我社长拖他来帮忙的。”

　　“闭幕式上，你们两个都没来吧。是不是在一起？”

　　“那是偶然……”

　　我支支吾吾，想起当时的事，不由脸红了。

　　说起来，当时我们两个人的确单独在教室，我还说了一些类似“告白”的话。

　　我说，希望能和他成为朋友。

　　那句话，要说起来也算是告白。

　　而且还是一句幼稚无比，丢脸到家的话。

　　或许是看到我的表情有异，小森同学她们的表情也越来越可怕，逐渐向我逼近。

　　“那么，你们星期天一起去看电影是？”

　　“你、你们知道的真多，嗯……是去看电影了。”

　　“之后还去了弓箭场？”

　　我吃了一惊，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嗯。”

　　我点了点头。

　　“果然……！”

　　“原来你们真的在交往。”

　　“不是吧~~~~~~”

　　一片骚动。

　　“等、等一下！你们好像有点误会，什么叫‘真的’？我和芥川之间没什么啊！只不过是去看了场电影，在道场体验了一天弓箭而已！我说，你们有在听我说吗？”

　　无视我的大声控诉，神情悲痛与其他女生叽叽咕咕议论的小森同学突然转过脸来。

　　“井上，拜托你一件事。”

　　在我一脸惊讶中，她用手按着我的肩膀，语气充满担忧。

　　“刚才的话，绝对不要对七濑说。”

　　“啊？琴吹同学？”

　　为什么会突然提到琴吹同学？

　　“有些事情，女孩子是不想知道的。”

　　？？？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小森同学眼角含泪。

　　“呜……我也不想知道。所以，好不好，井上？别告诉七濑你和芥川的事情，答应我。”

　　“那个，小森同学……”

　　其他人也纷纷说着“我也不想知道的”，“我也是”，“芥川同学每次都拒绝女孩子，我就觉得奇怪，没想到居然是事实……我好伤心”之类的话，失望地离开了。

　　刚才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变成我和芥川在交往了？

　　我靠在走廊的一角发着呆，突然看到琴吹同学怒目向我走来。

　　“！”

　　我一下子站直了身体，只见她也紧张地停住脚步，脸颊一点点泛起红色，目不转睛地瞪着我。

　　她、她要说什么？

　　正当我再次陷入仓鼠状态，暗自做着心理准备时，琴吹同学却变得有些犹豫，移开了视线。

　　然后又再次看着我，紧抿着嘴唇，一步步慢慢向我走来。

　　“虽、虽然与我无关……”

　　她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一句。

　　“井上同学和……芥川那个，正在交往的事……”

　　听到她红着脸，磕磕巴巴的话，我一下子脱力了。啊，果然又是那件事吗。

　　小森同学说过，要我对七濑保密，可是琴吹同学这不是也已经知道了吗！

　　总之我姑且选择装傻。

　　“你说什么？”

　　琴吹同学一言不发，陷入了沉默。

　　她的视线游移着，似乎在烦恼于该如何对我发问。

　　我装作完全不明白琴吹同学所说的话，对她微笑。

　　琴吹同学吓了一跳，瞪大双眼，脸上的迷茫之色愈加浓重。

　　看来是顺利蒙混过关了，正当我想松一口气时，一声尖锐的女声在不远处响起。

　　“心叶学长~！”

　　一个头发蓬松的女孩，像小狗似的，欢快地向我冲来。

　　是学妹竹田同学。

　　“心叶学长，我听说了哦~！你和芥川学长在第一次约会时已经发展到初体验了？我们班上的漫研社成员说，在看文化祭话剧的时候就觉得你们两个人不对劲。这次可是鼓足了干劲，说要在下期社刊上，制作芥川学长X心叶学长的腐本呢~！我也预定了三套！”

　　“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田同学！”

　　我觉得自己的心脏差点翻了个底朝天。

　　算我求你，不要闪着星星眼来说这种事情啊。

　　而且还是在走廊，用这么大的音量！

　　琴吹同学一下子变得两眼含泪，她竖起眼睛怒道。

　　“才跟我没关系！井上同学跟谁交往，跟我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微微颤抖着吼出这句话后，转身快步进了教室。

　　一阵激烈的疲劳感袭来，我叹了口气。

　　“竹田同学，你刚才的话很容易让人误解。”

　　竹田同学露出一个可爱的微笑。

　　“嘿嘿，我是故意的。”

　　◇ ◇ ◇

　　唉，上次被传成萝莉控，已经闹出一堆麻烦来，没想到这次又成了同性恋，还在跟男生交往。

　　不知道芥川有没有听说这件事。

　　他那么认真的人，听到这番爆炸性的话，一定会比我更受打击。

　　回到教室后，我找了找芥川，但没有看到他，似乎是去参加社团活动了。

　　我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去了文艺社。

　　“你好，心叶，我等你好久了。”

　　当我打开社团活动室的大门，只见远子学姐特意从铁管椅上站起身来，恬静地对我微微一笑。

　　呃，咦？

　　远子学姐丝毫没有理会我的错愕，款款走到我身边，轻轻拉过我的手，牵着我到桌前，拉开铁管椅。

　　“来，请坐吧。啊，班上的朋友给了我糖果，也给心叶一个吧。给，这是牛奶茶味的。”

　　“……谢谢。”

　　怎么回事？学姐笑得好恐怖。

　　我将甜苦的糖果放进嘴里，开口问她。

　　“那个，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这个嘛……就用‘手套’、‘彩色玻璃’、‘脱毛膏’吧。时间限制五十分整，好，开始！”

　　摇曳着惹人怜爱的细长发辩，远子学姐“喀嚓”一声按下了自己常用的银色秒表。

　　脱毛膏……

　　不过听到这一如既往诡异的选题方式，反而让我感到一阵安心。我翻开五十张一本的原稿纸，拿出HB自动铅笔开始动笔写。

　　远子学姐脱下鞋，毫无形象地抱膝坐在靠窗的铁管椅上，在膝盖上摊开一本书看了起来。

　　今天似乎是一本硬皮的儿童书籍。

　　她用洁白的手指从书页的一角开始一点点撕下来放入嘴中，慢慢咀嚼着吞咽了下去，然后开心地大声评论。

　　“嗯——太美味了！凯斯特纳的《飞翔的教室》，味道就像是圣诞节时爸爸切下来给我的烤火鸡肉呢！鸡的表皮烤得恰倒好处，香气浓郁，闪耀着金黄色，塞满用香草熏过的西芹和洋葱的滑嫩鸡肉，沾上蓝莓酱，一口吞下去！连骨头都渗透了香味，真是无上的美味！”

　　远子学姐满脸幸福地品尝着一字一句，像往常一样开始显示自己渊博的知识。

　　“埃里希·凯斯特纳，1899年2月23日，是一位出身于德国德累斯顿的作家哦。虽然也有不少面向成人的小说和诗歌，但使凯斯特纳闻名于世的，还要属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以柏林街道为舞台，讲述少年埃米尔与他个性迥异的伙伴们追踪恶徒的故事的《埃米尔擒贼记》还一度被拍成电影，十分卖座哦。描述了有钱人家的独生女小不点和为了帮妈妈看病而辛勤工作的安东之间感人友情的《小不点和安东》；还有讲述一对互不相识的孪生姐妹，帮助离婚的双亲和好如初的《两个小洛特》，这些作品刻画登场人物鲜明生动，都是字里行间饱含着丰富感情暖人心脾的名作哦。这部《飞翔的教室》也同样充满了凯斯特纳的热烈情感呢。没错，就如同渗透了肉汁鲜香的爽脆西芹和洋葱！这本书中，作者还写下了两篇前言。在第一和第二篇前言中，凯斯特纳写下了想要说给读者小朋友们听的话。他说，这是一个圣诞节的故事。他还说，孩子们有时会悲伤很不幸，但绝对不能泄气，要打起精神，成为不败的化身，这样才足以体现勇敢和机智。而这个故事就是如此，讲述了一个关于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展现出非凡勇气和智慧的男孩子们的故事。”

　　远子学姐的脸颊上闪耀着蔷薇色，她热情地解说着故事梗概。

　　“故事的舞台是一所德国的寄宿制学校。所谓的寄宿制学校是一种九年制的高等学校，想象成从日本小学高年级到高中为止采取一贯教育制的男校也许更容易理解。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住在这所学校宿舍的高等科一年级的男孩们。

　　充满正义感，既是学校首席也是男生们首领的马丁；立志成为作家、性格文静的约尼；动不动就讽刺人、总是读一些难懂书籍的赛巴斯蒂安；贪吃鬼、腕力过人的马蒂亚斯；还有出身贵族、但像女孩子般娇小可爱、有些胆小的乌利。他们想在圣诞节上演一出叫做《飞翔的教室》的话剧。在此期间，他们与其他学校的学生吵架、一起烦恼、互相鼓励、彼此帮助、齐心协力、下定决心、畅谈梦想。个性软弱的男孩努力做出一件让大家跌破眼镜的事情，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平时一直是大家的主心骨、拥有很强的自尊心、坚强可靠的男孩，为了守住和母亲的约定，拼命忍住眼泪——却最终没能忍住，哭了出来；四岁就被父母抛弃的孤儿，夜深人静时坐在窗边，眺望着城镇的景色，憧憬着未来的大家，幻想着幸福的景象，喃喃自语着‘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不美丽……’。正如圣诞节吃下的火鸡，会化为永驻心中的特殊记忆一样，他们共同度过的这段时间，也是一段无可替代的特殊时间。他们光芒四射、率直坦诚——身边有伙伴、坚持原则、充满善意、拥有美丽的未来——有偶像和尊敬的人——虽然也有艰难和痛苦，但依然鼓足勇气将一切困苦变为喜悦。

　　在这个圣诞节的故事中，到处洋溢着这样的小小奇迹！”

　　远子学姐咽一下一片撕碎的书页，满脸陶醉。

　　“啊，还有还有！这本书里登场的男孩们，每一个都非常有魅力哦。有力气的大个子马蒂亚斯和怯懦的小个子乌利是很要好的朋友，当乌利受伤的时候，马蒂亚斯就会去探望他哦。乌利给马蒂亚斯吃巧克力的那个场景，好可爱的。勤奋独立的马丁与沉着和善的约尼也是很好的一对组合呢。他们两人的友情真是感人肺腑啊。赛巴斯蒂安也是，虽然爱抠死理，但其实是个好孩子哦。看了这个故事，会觉得很羡慕男生。我也想要变成男生，在寄宿学校过个一年呢。”

　　我一边写着最后一段，一边说。

　　“干脆穿上男装来上学怎么样？远子学姐的话，把头发剪短就不好露馅了。”

　　换作平时，学姐听到这种话肯定会鼓起脸颊生气，说道“你是在说我平胸吗！”，今天却只是在青筋一闪而过之后，立刻换上了一副菩萨般慈善的笑容。

　　“男生之间的友情，真是非常美好啊。对吧，心叶？”

　　她继续用异常温柔的声音说道。

　　“这个时期的朋友，都是一生的宝物哦，对于一些人来说，可是比家人和恋人还要重要的呢。正因为这是一种深刻而纯粹的羁绊，所以产生那些超越友情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的背后突然感到一阵恶寒。

　　远子学姐究竟想要说什么？

　　该不会……

　　“不要输给旁人那些伤人的眼光和无情的话哦。无论何时，我都是站在心叶这边的。”

　　伤人的眼光……

　　“芥川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那方面的知识，要是方便的话，不妨让我这个‘文学少女’挑选一些可以有助于你们两个人交往的参考书籍介绍给你吧。用不着害羞，尽管来拜托学姐！”

　　“你们两个人的交往”是啥啊~~~~~~~~~~~~~~~~~！！！！

　　远子学姐也以为我和芥川在交往吗？

　　所以才带着这副什么都了解的表情，微笑着给我们提供建议吗？

　　我顿时怒火中烧，肺都几乎气炸，马马虎虎地搞定最后一段，一下子扯下原稿用纸，塞给远子学姐。

　　“请用吧。”

　　“谢谢，我开动了哦。”

　　远子学姐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虽说如此，但依旧保持着曲膝坐着的姿势……），接了过去。

　　二十分钟后——

　　远子学姐小声抽泣着。

　　“呜呜，好过分……太过分了。某个冬日，彩色玻璃漂浮在空中，把妈妈织的手套吸了进去，男孩对着天空大叫让它还回来，到这里为止明明还是很美好的幻想风格。就像是冬天窝在被炉吃酸橙冰激凌一样呢。但为什么、为什么……对方会提出要用脱毛膏来交换手套啊啊啊！而且，因为主人公没钱，只好到店里去偷，还被当场抓起来，太过分了啦！！！不要急转到这么现实的风格呀~~~~~酸橙冰激凌突然变成冷冻海胆了~~~~~好硬、好腥。还长着一堆刺呐！”

　　远子学姐缩在铁管椅后面，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呜……心叶好像生气了……”

　　“没有……我没生气。我根本没有生气的理由。”

　　“果然生气了~~~~~和芥川交往得不顺利吗？”

　　真想喂她再吃一个冰冻海胆。

　　◇ ◇ ◇

　　总之，我要去找芥川商量一下，必须解开大家的误会！

　　第二天一早，我一进教室就走向芥川的座位。

　　“早上好，井上。”

　　“早上好，芥川，方便吗？”

　　芥川露出惊讶的表情，于是我将传闻告诉了他，并在叙述中尽量避免对他造成太大冲击。

　　“——有传言说我们两个人在交往。”

　　“这件事情的话，前几天小森她们也来问过我。”

　　“哈？”

　　我瞪大了眼睛，芥川的样子却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我回答说，我们是在交往。”

　　“什么！”

　　“我们作为朋友在交往，难道不是吗？”

　　“是、是这样没错——可是——”

　　“她们还问了我是哪种交往，我就回答说，我们是认真在交往。”

　　“呃，那个……还有吗！？”

　　芥川想了想。

　　“好像还问了我到了什么程度吧。”

　　“你怎么回答的？”

　　芥川用丝毫没有迷惑和邪念的清澈眼神，看着直冒冷汗的我开口道。

　　“我说，我们星期天一起去看了电影，之后井上你说‘想试试看’，就一起去了弓箭场的体验角，流了不少汗，玩得很愉快。井上因为是第一次，目标又小，所以总是射不中，最后用尽全力，总算是射中了，非常兴奋……大概就这些。”

　　‘想试试看’、‘流了不少汗，玩得很愉快’、‘目标又小，所以总是射不中’……这几句话被到处流传……就像传话游戏一样，以讹传讹——我想起小森同学她们沉痛的表情，竹田同学如动画角色般明亮的声音也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听说第一次约会时已经发展到初体验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非————常明白芥川没有恶意。

　　但那些话实在是太容易引起误会了啊！

　　“我应该只说了最低限度的事实而已，为什么会闹出这种传闻的呢？”

　　你说的也太过最低限度了啦……芥川。

　　“算了，你也别在意了。反正我根本没有说谎。既然我们没做什么亏心事，那么只要堂堂正正，过不了多久传闻就会自然消失的吧。”

　　芥川的眼神清澈而正直，仿佛是凯斯特纳小说中登场的德国少年，他身体挺得笔直，毫不犹豫地下了断言。

　　作为友人，我是不是应该忠告他一下呢——我长长叹了一口气，踌躇了很久。

　　——完——

　　七濑的恋爱日记

　　其一 唯一的心愿

　　从今天开始，我成了二年级学生。

　　看过分班表，井上的名字也在同一个班级，我一下子觉得头脑发热，膝盖颤抖着，几乎要晕倒了。

　　真的吗！？真的和井上在同一个班级？

　　我不是在做梦吧？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吧？不会现在才告诉我弄错了吧？

　　神啊，谢谢你！

　　我紧盯着张贴在走廊墙壁的白纸所印的井上心叶这个名字，足足盯了十分钟以上，以至于今年又和我同班的绘里担心地问我。

　　“你怎么了，七濑？怎么紧张成这样？看你用那么恐怖的眼神瞪了半天，班上有那么让你讨厌的人吗？”

　　啊——真是，为什么我一紧张或者一想事情，眼神就会变得很可怕呢？还会嘟起嘴唇，搞得好像一脸厌恶的样子，的确看起来就像遇到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样。

　　真是太丢脸了，于是我生硬地搪塞道。

　　“没、没有啊，没什么。”

　　然后偷偷溜进了洗手间。

　　但我实在是太兴奋了，所以就迫不及待的在洗手间给就读于另一所学校的好友夕歌发了一条短信。

　　‘夕歌！大新闻（@^▽^@）

　　我和井上分在一个班!

　　我好开心!好开心啊!真是太开心了~~~~~~~~~!! \(^0^)/’

　　夕歌立刻有了回复。

　　‘太好了！七濑（^▽^）V

　　记得在教室遇到井上同学要笑哦！

　　啊，开学典礼开始了。结束后再给你消息哦！’

　　一看到她的回复，我的心情立刻变得沉重起来。

　　笑容。

　　我非常~非常清楚，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却从来没在井上面前成功微笑过一次。

　　而对方恐怕也并没有留意过我的表情，甚至连我的存在也没有发现过吧……

　　想起以前的事，我更加郁闷了。

　　第一次遇到井上，是在中学二年级的冬天。

　　井上在我陷入困境时帮助了我，我却因为井上的笑容太过耀眼，太过率直而看呆了，连一句谢谢都没能说出来。

　　后来，我为了见到井上，每天都去图书馆，却依然没能跟他打一次招呼。

　　那是因为井上的身边，总有同一个女孩子，他的那些笑容，宠溺的眼神，开心的话语，只是给那个女孩的……

　　我躲在一旁，只能看着他们。

　　不久，井上便不再来图书馆了。我非常失望，以为这一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他了。

　　所以，当我升入高中，在同一所校园里看到井上时，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真的好高兴，高兴的喘不过气，眼眶越来越热，我觉得自己快哭出来了。

　　啊，又见到他了。

　　我一次又一次在心中重复着这句话。

　　可是，井上却似乎和中学时完全不一样了。

　　在图书馆和那个女孩在一起的时候，他笑得那么幸福，而升入高中的井上看起来却带着某种忧伤，一脸寂寞。

　　尽管和班上同学说话时，乍看之下相处也很融洽，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觉得他并不高兴，只是随口附和两句，配合着气氛笑笑而已……期间，偶尔还会不经意地露出一副疲惫的表情。

　　每当看到他露出这种表情，我都会觉得心头一紧，难过得透不过气来。

　　井上他，为什么会变了呢……

　　是因为那个女孩吗……井上看起来那么伤心，那么痛苦，是和那个女孩有关吗……

　　自从那个女孩变得那么出名之后……

　　也许是因为这种混乱的想法搅乱着我的心情，我好不容易与井上重遇，却没能好好跟他说上话。

　　和中学时根本一样嘛！

　　真没用！

　　每天晚上，我都会给夕歌发短信，“今天又失败了~我在走廊拐角瞪他了~”、“从他身边走过又瞪他了~”，在床上抱着枕头懊恼着自己的窝囊。

　　之所以当上图书委员，也是因为抱着一丝期待，希望井上或许会来图书室。

　　愿望实现了，我在柜台值班时，有好几次井上来过，但我太没用了，只是看到井上的身影就头脑一片混乱，尽量避免与井上对视，或者装成在做其他工作，慌慌张张地离开柜台。

　　这期间又觉得这样不行，就重整心情去努力认真地看着井上，可是大概还是一副瞪着他的模样吧。

　　所以井上会很疑惑地问我。

　　“呃，那个，我是不是超过还书期限了？”

　　“……没有。”

　　我回答他，然后急忙转身，心里满是后悔，恨不得自杀算了。

　　而且，井上似乎完全不记得我了，这一点就已经足以摧毁我仅有的一点勇气了。

　　这也难怪啊。

　　毕竟对于我来说是难以忘怀的事，对于井上来说只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意外而已吧。

　　是啊，这是当然的。

　　何况，那么难看的事情，要去问他记不记得，事到如今我也问不出口啊！

　　每次我说出这种沮丧的话时，夕歌总会鼓励我。

　　“真受不了你唉，能和喜欢的人在同一所学校重逢，这不就是命运嘛。绝对不可以放弃哦。一定是七濑比中学时漂亮多了，所以井上同学没认出来啦。

　　你不是为了井上同学，努力学会了画眉吗？七濑你这么可爱，身材又好，要拿出自信来！”

　　虽然我实在拿不出自信……不过，没错，至少我想让井上记住我的名字……

　　于是，我一直没放弃这个希望，可惜井上似乎还是完全没注意到我。

　　他一如既往地带着一副虚伪的笑容，和班上所有同学都关系不错，却貌似没有任何特别亲密的朋友，除了一个人例外。

　　只有和那个人在一起时，井上看起来会比平时幼稚一些。

　　不仅如此，他在那个人面前还时常发火、抱怨、无奈……那些话语和表情看起来毫不做作，都是发自井上内心的。

　　我想，或许井上只对那个人表现出真正的自己。

　　那个人是井上所参加的社团前辈，文艺社的社长，也是光顾图书馆最多的人。细长的发辫垂直腰际的，一位很漂亮的学姐。

　　天野远子。

　　这就是那位学姐的名字。

　　她身材苗条，甚至可以说清瘦到完全不需要减肥，没有我身上那种普通时尚女孩的感觉，反而给人一种清爽简单的印象，不仅是外表，性格也是大方温柔，说话时，清澈开朗的声音仿佛小溪潺潺流过，让人心神愉快。

　　我因刚担任图书委员的工作而手忙脚乱时她还曾经提醒过我。

　　“那本书是在这边书架的。”

　　热心地帮我整理过书籍。

　　她的阅读量十分惊人，知识丰富，却从来不会因此卖弄，看不起别人。

　　即使在我这个女生的眼中，她也是一个值得憧憬的完美存在。

　　我觉得，只有和天野学姐在一起时，井上才会放松下来。

　　这对井上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代表遗忘了笑容的井上，找到一个能让自己安心的地方……

　　只是，做到这一点的人不是我，这让我很不甘心，也很难过，胸口有些刺痛。

　　井上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越喜欢就变得越胆小，我更加不敢和井上说话了。

　　就这样，我只是远远望着井上，忍下心头的焦躁，毫无进展地度过春天，捱过夏天，秋天结束，直到冬天也离开了。

　　二月十四日突发奇想准备的巧克力，最终也被我在自己房间吃掉了。

　　当时夕歌正和男友约会，却因为担心我，打了电话过来。

　　我嘴上说着“真是的，我没事啦”，声音却还是颤抖着，忍不住哭了出来。

　　“七濑，你不许一个人把巧克力吃完哦。记得留下我的那份。”

　　夕歌通过手机，温柔地安慰着我。

　　“要是你能和井上同学分在一个班就好了。如果实现的话，这次一定要下定决心向他告白哦。”

　　春假时，也是夕歌这么说着鼓励我。

　　“告白？不、不行的啦~而且，我们学校人很多，能分到一个班的几率很低……”

　　“但也不是零吧？好，从今天开始，我就天天在睡觉前祈祷，七濑能和井上同学分到一个班。七濑也要在同样的时间祈祷哟。这样一来，效果就可以加倍了嘛。”

　　而今天，祈祷实现了。

　　我能和井上做一年的同学！

　　能让井上记住我的名字了！

　　还有还有，因为是同学，说句你好，或者再见，都不会不自然。

　　搞、搞不好，以后换座位还能成为邻桌……这样就能借借笔记，在体育祭上帮他加油，一起准备文化祭到很晚，然后一起回家……

　　之前已经放弃的那些不可能的幻想，此刻一下子决了堤，全部涌了上来，挤满了我的脑子。

　　直到走进新教室，来到座位以后，我也没有完全听到老师在说些什么。

　　座位暂时按照学号的顺序，井上坐在走廊一侧从前数起的第二个。

　　我在他旁边一列的最后位置。

　　因为紧张，我根本不敢仔细看井上所在的方向。

　　现在就已经这副样子，我能和他在同一个教室度过一年时间吗。

　　不，我不能泄气。

　　这可是神赐予我的机会啊。

　　这次，我一定要进步到能和井上说上话。

　　一定要让井上叫我的名字。

　　一开始就叫姓好了……啊，然后——然后，总有一天……

　　“……同学，琴吹同学。”

　　“啊，是！”

　　我慌慌张张地站起来。

　　在我发呆的时候，已经轮到我作自我介绍了。

　　完了，出丑了，好丢脸啊。

　　我紧紧咬住嘴唇，拼命忍住眼角浮出的水气，装作若无其事。这样的我大概看起来会很剑拔弩张，但也没办法了。

　　只要一想到井上在看我，我的心跳就无法平静，脸上也一片火烧火燎，又怎么可能笑眯眯地去好好表现自己呢？

　　不过，这个瞬间是我期待已久的重要时刻。

　　井上在同一间教室。

　　他在等着我说话。

　　我努力挺直了身体，对着三十四位同学中的唯一一个人开口。

　　为了告诉他，我的名字。

　　同时，在心中暗自祈求，将来的某一天，那个人能叫出我的名字。

　　为了掩饰自己颤抖的声音，我生硬地说出这句话。

　　“我叫琴吹七濑。今后请多多关照！”

　　七濑一年级日历

　　4月 与井上重逢了哦~

　　○（\*^▽^\*）○~

　　5月 他不记得我……

　　（。 ； \_；。）

　　6月 井上和天野学姐牵手了！

　　Σ（￣□￣|||）

　　7月 七夕的神明大人，保佑我能和井上说话。

　　★ヾ ( -||-)

　　8月 暑假……井上在干什么呢？

　　（@ ^ ^ @）

　　9月 在球技大赛上，偷偷帮井上所在的队伍加油了！

　　O（> <）O O（> <）O

　　10月 和井上擦身而过~

　　(\\▽\\)

　　11月 文化祭。井上和天野学姐一直窝在教室里。

　　`（`へ`#）

　　12月 圣诞节……将来要和井上一起。

　　★（^ ^）/\（^^）★

　　1月 今年……不能光看着了，努力加加油……好了。

　　|- ·;）

　　2月 巧克力，没能送出去。

　　（> < 。）。 。

　　3月 要是能和井上分在一个班该多好啊。

　　（￣ ￣）

　　其二 讨厌的背后

　　‘晚上好~七濑。我是夕歌（\*^^\*）

　　刚和他看完电影。现在进了餐厅。他被最后一场戏感动得哭出来了呢，又红着眼睛跑去洗手间了。好像怕让我看到他哭的样子。感觉好可爱，我有小小心动了一下哦（@^^@）

　　嘿嘿，我在跟你炫耀~

　　七濑那边进展如何？

　　和井上同学顺利说上话了吗？

　　因为一日星运说，今天是处女座的幸运日呢。

　　希望和昨天在电话里演习的一样顺利。

　　好想早日看到七濑和井上同学，还有我和他，一起来个双人约会啊~○（^○^）○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_-）☆’

　　‘我是七濑（T△T）

　　呜呜呜呜呜呜，我又瞪了井上~~~~~~！

　　对不起，真对不起，亏夕歌陪我练习到那么晚。

　　我本来是尽量自然一点，问他做完作业了吗？

　　可是井上一看我，我就一下子脸红了。

　　结果下意识就瞪了他~~~~~~~~

　　他一定觉得我很没礼貌~~~~~~0（；△ ；）0

　　难得分到一个班。

　　已经五月了，我居然连一句‘早上好’都没能好好跟他说（> <。）。。

　　要是一年就这么过去了该怎么办啊！’

　　◇ ◇ ◇

　　“各位，班上有觉得不错的男生吗？”

　　小森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顿时觉得心跳加速。

　　这是在某天放学后。

　　外面突然下去了雨，天色也变得昏暗起来。女生们说等雨停了再走，都聚在教室里闲聊打发时间。

　　“我绝对选芥川。看起来成熟可靠，长得帅又聪明，真是完美~从一年级和他同班开始，我就是他的FAN了。今年又在一个班，真是超幸运！”

　　提出话题的小森露出陶醉的表情，率先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听到这话，她旁边的绘里叫了起来。

　　“哎哎，不行不行，芥川可是我先看中的。”

　　“咦？绘里你也盯上芥川了啊，真的假的？”

　　“呜呜，小森也喜欢芥川啊。那我们就是对手了。”

　　“慢着，我也觉得芥川很不错的。”

　　“哇~~~~~连小美树也是？这么说，有三个人了~~~~~~~~~~？”

　　“太好了，我喜欢广崎呢~没人抢了吧~”

　　“啊呀呀？原来铃乃选广崎哦。”

　　“嘿嘿~我对有点痞的那种最没辙了嘛。其实下周六，我们约好了一起去看海豚~”

　　“哇~~~~~~~~！”

　　“你们是什么时候……！”

　　听到女生们兴奋的讨论，我觉得有些窒息，手心全是冷汗。

　　制服领结之下，仿佛能听到心脏急促的跳动声。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该怎么回答大家呢？

　　我喜欢井上的事情，只有在另一所学校的好友夕歌知道。

　　井上明明根本没注意过我，我却偷偷暗恋着他。这件事如果说出去，会不会给他添麻烦呢……

　　对了，就像今天……

　　我隔着布料，一下子紧紧捏住裙子口袋中的五百日元硬币。

　　这是今天早上从井上那里要来的五百日元。

　　——四百六十日元。

　　——哈？

　　——昨天损坏的书的赔偿金。

　　我把手伸到他的面前，瞪着他说道。井上呆呆地睁大眼睛，然后显得很犹豫。

　　损坏书的又不是我，是远子学姐啊……他小声嘟哝。

　　——我又不能去找天野学姐要赔偿金。井上，你代替她赔偿。

　　我在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涨红着脸在心里对自己说。

　　不讲理也该有个限度。但事到如今又不能反悔。

　　而且，这还不都是因为之前有个一年级的女生来找井上……

　　因为那个女生——竹田千爱，最近每天都来教室找井上，用开朗的声音大声叫井上“心叶学长”，看上去就像是在撒娇……

　　还因为，他们两个总是在走廊角落里偷偷讲话……井上一脸害羞地把信交给竹田，竹田则开心地笑着收下信。

　　今天，同班的男生还嘲笑他说“这么快就把新生搞到手了，真有你的嘛”，而井上平静地微笑着回答说“不是那么回事啦。”

　　看到他脸上那种虚假、轻浮的笑，我就来气。一股莫名其妙的怒气涌上心头，结果忍不住就去找他的茬了。

　　平时明明连招呼都不敢打……

　　——那个……琴吹同学。你不认为这样有点奇怪吗？

　　——不认为。

　　我撅着嘴，一口否认。

　　不，是很奇怪。我绝对是哪里出问题了。

　　虽然在心里这样对自己吐槽，可实际上我却还是厚着脸皮，绷起脸，声音也一定听起来非常粗暴。

　　井上大概是被我的态度吓住了，他从钱包里拿出五百日元硬币，放到我的手上。

　　井上的手指碰过的五百日元……

　　看到他深深地低下头，听到他毕恭毕敬地说“我们的社长给你添麻烦了”，我的鼻子一阵泛酸，突然变得很想哭。

　　察觉到自己此刻要是一不小心，就会露出很沮丧、很丢脸的表情，所以我用力握住五百日元硬币，咬住嘴唇。

　　井上抬起头，看见我还是一动不动笔直地站在原地，便向我投来不可思议的目光。

　　他似乎在说……你为什么还在，事情不是完了吗？

　　啊啊，我必须得说点什么。

　　——……对了，最近常有一年级学生来找井上，你们是在交往吗？

　　不对。我真正想说的明明不是这件事啊。

　　你还记得我吗？我只想问这个，只是想和井上正常地交谈啊。可现在这样，看起来就像是找他吵架。

　　——你是在说竹田同学吗？我们没有在交往啊。

　　——是么，那个女孩也是图书委员，我认识她。怎么说呢，她有点呆呆的，很天然，一看就是那种萝莉控会喜欢的对象。你们真的没在交往？

　　我现在一定是一副很可怕的表情。

　　井上对我笑了笑。

　　——我只是受远子学姐所托，帮竹田同学出主意而已。

　　一看到他那种显然想让谈话早点结束，什么都无所谓的虚伪笑容，我再次感到胸口的刺痛，非常懊恼。

　　井上根本不想认真和我说话。

　　——算了……井上跟谁交往都不关我的事。不过，既然没有交往，最好不要在走廊上一副黏黏乎乎偷偷摸摸的样子，招摇过市太难看了。

　　我以无比冷淡的声音说完后，紧握着硬币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 ◇ ◇

　　“好，接下来轮到七濑了。”

　　小森笑眯眯地把话题转到了我身上，我顿时紧张起来。

　　所有人都兴致勃勃地看着我。

　　对井上说了那么刻薄的话——事到如今，不可能说出自己喜欢他这种话。

　　“……我……”

　　嗓子好干，声音也变得嘶哑起来。

　　“没有喜欢的人，讨厌的人倒是有……”

　　对，不能让大家知道。

　　“哦，谁啊？”

　　我逼自己紧绷着脸，说出了那个名字。

　　“井上心叶。”

　　说完，心脏就疼得透不过气来，耳垂也开始发热。

　　大家都惊讶地看着我。

　　“哈——为什么？井上人很好，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会惹人讨厌的人啊。”

　　“就是说啊，你不觉得他人畜无害感觉像是空气一样吗？”

　　“虽然个性呆板，不太显眼，不过仔——细看看的话，脸长得还满可爱的嘛。”

　　“没错没错，说话也很温柔，总是面带微笑，感觉不错啊。”

　　面带微笑？感觉不错？

　　也许是这样吧，估计班上不会有人讨厌老实温柔的井上。

　　但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井上，明明有着更开朗的笑容，看起来那么幸福，那么温柔，那么心满意足，根本不是现在那种勉强、痛苦的微笑。

　　一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又变得难以平静。

　　井上——

　　真正的井上——

　　那年冬天我一直注视的井上——

　　和那个女孩在一起的井上——

　　“就是那样才让人生气啊。每次都露出那种做作虚伪的笑容。完全搞不懂他在想什么，看了就讨厌。”

　　不行了，我为什么总是说这么过分的话。

　　可是，停不下来。

　　这一定也是我的真心话吧。

　　井上变了，我很不甘心，很难受，无法原谅他——尽管这些只不过是我自己单方面的想法。

　　只不过是我自己单方面喜欢井上而已。

　　就在这时，教室的门突然打开了。

　　呼吸停止了。

　　完了。

　　站在那里的，是井上。

　　看到大家陷入沉默，井上露出了焦急的表情。

　　“呃，咦？你们还没走？对不起，我打扰到你们了吧？”

　　大家都偷偷地别开视线。

　　我涨红着脸，瞪着井上。

　　心脏就像要迸裂一般砰砰跳动着，但却无法从他身上移开视线。

　　无法眨眼，也无法呼吸。

　　井上一脸难为情地说着“我忘了拿课本”，朝自己的课桌走去，将古文课本放进书包后，朝我们微微一笑。

　　那是一种让人如沐春风，却如同演戏一般虚假的笑容。

　　“那么，各位再见。”

　　门关上了。

　　井上的身影从视野中消失。

　　“呜哇，吓死我了！”

　　“井上同学是不是听到我们讲话了？”

　　“咦，听到的话才不会这样堂堂正正地走进来吧~”

　　“……”

　　我咬着嘴唇，一言不发。

　　看到我这副模样，小森开朗地拍了拍我的肩。

　　“不要紧的啦，七濑。井上没有听见。”

　　我小声说道。

　　“嗯，我没事。被自己讨厌的家伙听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就好了。

　　“我本来就讨厌井上。”

　　真的能讨厌他就好了。

　　“最讨厌那种人了。”

　　真的可以那样的话，胸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如同迸裂一般痛苦悲伤了。

　　就可以不用厌恶自己了。

　　真的好讨厌。

　　拿不出勇气、踌躇不前、没出息、只会口是心非，我恨死这样的自己了。

　　口袋里的这枚五百日元大概一辈子都不可能用掉了。

　　七濑的某日

　　啊，是井上。

　　（”▽”）☆

　　和一年级的女生在讲话！好亲热！

　　（;· □·）

　　刚、刚才递信给她了！情书！？

　　Σ（￣□￣|||）

　　在走廊里打情骂俏，气死我了。

　　（（（p（>0<）q）））

　　讨厌死井上了。

　　`（`へ`#）

　　讨厌、讨厌、讨厌！

　　（\*`ε`\*）/\_\_\_\_ヾ☆

　　但是，还是喜欢他。

　　（; \_\_; ）

　　其三 明天一定

　　‘我是七濑（;\_;）

　　今天的班会上决定了文化节要出的节目。

　　要搞漫画咖啡店（`△`）

　　只要从家里拿来漫画，摆在架子上就可以了~

　　饮料也是采取自助形式，准备好纸杯和红茶茶包，还有速溶咖啡。真是偷工减料诶~0（（> <0））（（0> <））。

　　这样的话，准备工作马上就能搞顶了。

　　P.S.

　　你要打工，又要参加演唱辅导，很忙吧。

　　我给你的手机留言发了声援信息哟（\*^^\*）

　　注意别太累了哦。’

　　‘谢谢你的信息（^\_-）☆

　　虽然见不到七濑和他，会很寂寞，但给我指导唱歌的是一位天使，所以完全没问题哦。

　　文化祭的节目真是很可惜呢。

　　难得能有机会接近井上同学。

　　你还是死心乖乖告白吧（^▽^）

　　比如在篝火晚会结束后之类的，很浪漫哟~

　　明天打工之前我会给你打电话哦”（^\_^）/~’

　　◇ ◇ ◇

　　“七濑同学，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帮忙。你愿不愿意来演文艺社的话剧？”

　　刚入秋的一天，远子学姐带着一脸如同红茶蕴出的热气般轻柔的笑容对我说。

　　“咦，啊，我吗！？”

　　正忙着在图书室柜台工作的我，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提议感到不知所措。

　　远子学姐看见我的样子，笑得更开心了。

　　“是的，我想在文化祭上演话剧，不过你也知道文艺社向来是少数精锐吧？出演人数稍有不足，所以我想让七濑来帮忙。”

　　“不行啦，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讲话，绝对会把台词说得磕磕巴巴，就算是远子学姐特意来找我帮忙……”

　　“七濑同学能来的话，心叶也会很高兴的。”

　　我刚想拒绝，但是一听到远子学姐提到井上的名字，脸就一下子烧起来，说不出话来。

　　我出演文艺社的话剧，井上会高兴？

　　不会的，不可能有这种事。

　　因为井上一定不想看到我。之所以会变成这种状况也是没办法，因为是我一手造成的。

　　暑假之前，我因为腿部骨折而住院了。当时井上拿着满天星和粉色蔷薇的花束，专程来探望我。

　　然而，我却摆出一副冷淡的态度，之后小森她们来了，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井上愤怒地回去了。

　　因为突然给他看了那个女孩——井上美羽的书，井上会情绪混乱也是自然的。

　　但是，井上不久之后又来看望我了。

　　上一次是和远子学姐一起来的，这次他却是一个人来的。

　　“上次突然回去了，真对不起。”

　　他还很不好意思地向我道歉。

　　结果，我因为没有心理准备，反而大吃一惊。

　　“讨厌，为什么井上会来啊？讨厌、讨厌讨厌，妈妈她们马上要来了，你回去啦。”

　　就这样把他从病房中赶了出去。

　　那时真是对自己的愚蠢彻底绝望了。

　　事后，我担心井上生气了，就打电话给远子学姐，远子学姐建议我说“那么，你就给心叶寄一封暑期问候信怎么样？在信上爽快地跟他道歉就行了嘛”，但我却没有把信寄出去的勇气。

　　写着“对不起”的牵牛花明信片，直到今天还躺在家里的抽屉中。

　　结果，第二学期开始以后，跟井上的关系还是很僵，早上连正常的招呼都说不出口。

　　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可是……

　　总之，我的出演会让井上感到高兴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是——

　　心脏突然扑通一下……发出很大的声音。

　　只要我出演文艺社的话剧，就可以有比现在更多的时间和井上在一起。说不定还能和井上正常地说上话。

　　对，不用像以前那样因为害羞而对他视若无睹，生硬地应付他，能够自然地对他笑，找他说话。

　　至……至少，可以成为……朋友……吧？

　　等我回过神来时，话已经收不回去了。

　　“好、好的，请学姐多多关照！”

　　我低头答应了。

　　我能在文化祭上和井上拥有共同的回忆了！

　　远子学姐走后，喜悦之情如同洗澡水渗入肌肤那样，一点一点地涌上来，堆积在我的心头。

　　我怎么会这么势利啊。不过真的好开心，脸颊终于放松了下来。

　　会演什么样的话剧呢？

　　要是能演那部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罗密欧与朱丽叶》该有多好啊。

　　我一边把书运到柜台深处的闭架书库，一边开心地做着美梦。

　　内容很难为情，就连最好的朋友夕歌也不能说。

　　打扮成罗密欧的井上和穿着朱丽叶服装的我正上演着恋爱场景。

　　“讨厌，笨蛋，我在想些什么啊。”

　　眼看嘴唇都快碰到了，我一下子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正抱着书，一个人红着脸手忙脚乱。

　　跳过远子学姐这个社长，幻想自己一个外人当女主角，我怎么能这么厚脸皮呢。说到话剧，我顶多也只在《皇帝的新衣》中演过村姑B。

　　“笨蛋笨蛋！”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声响，我吓了一跳，心脏差点停止跳动。

　　“琴吹学姐，这本书是放在这里吗？”

　　原来是一起值班的一年级男生。

　　我冷淡地回答。

　　“是的。上面不是有闭架的贴纸吗？”

　　刚才没被他看见吧，我一个人抱着书忸怩作态，还在自言自语的场景。

　　我偷偷瞄了他一眼，只见臣正默默把书放回书架。

　　虽然他原本就是个存在感很薄弱，平时不爱说话的人，不过既然能如此平静地干自己的活，想来是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听到吧。

　　嗯，就当是这样了。

　　我暗自松了一口气，同时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偷偷摸摸地回到了柜台。

　　◇ ◇ ◇

　　几天后。

　　不出所料，井上一看见我的脸，立刻就像看到了鬼一样睁大眼睛。

　　“干嘛？我只是被远子学姐拜托才来的。和井上同学可没关系。”

　　啊啊……我又来了。

　　而且，连以前总缠着井上的一年级学生竹田千爱也加入了话剧演出，亲亲热热地钩着井上的手臂，还用动画人物一样的声音说着什么“因为我和心叶学长关系很好嘛~”之类的话。

　　虽然井上一脸为难，但却并没有松开竹田的手。

　　更何况，她还称呼井上“心叶学长”，真是让人火大。

　　我的情绪变得很急噪。

　　“你们手要拉到什么时候！”

　　忍不住这样对他们怒吼起来。

　　要不是远子学姐平息了这场风波，我搞不好受不了难堪，已经逃回去了。

　　多亏远子学姐四两拨千斤式的引导，事情得以顺利进行，我们完成了话剧内容的说明，分配好了角色。

　　上演的剧目是武者小路实笃的《友情》，我所饰演的是主人公野岛单恋的对象，心底暗恋着野岛好友大宫的杉子。

　　话说回来，杉子是女主角！？

　　这怎么行！

　　女主角应该是远子学姐来——

　　可是，远子学姐却用爽朗的声音劝我说“七濑最合适不过了。你一定会同意的对吧”，搞得我都不好意思拒绝。

　　“好、好的。 ”

　　我下意识地点头。

　　而远子学姐则是女扮男装，扮演主角野岛。

　　原本预定是由井上出演野岛，由和我同样属于外援的芥川出演大宫——可我却抱怨说讨厌井上当主角。

　　说实话，我很失望。

　　因为当决定我出演杉子时，我曾经偷偷期待着井上来演野岛。

　　虽然杉子喜欢的是大宫，但如果井上演了大宫，我就会忍不住表现出自己喜欢的感情，没办法发挥什么演技了。

　　一定会把井上看成喜欢的对象，而不是大宫。

　　而在这一点上，如果他演野岛，我只要像平时一样装出讨厌的样子就行了。

　　一瞬间，我在心中这样妄想着，只觉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不过算了，没办法。

　　虽然井上饰演的早川只能登场几次，但好歹也算是野岛的情敌，早川也是喜欢杉子的吧？尽管没有像野岛那样，整天都是喜欢喜欢喜欢这样的妄想场景。

　　话说回来，远子学姐在介绍故事内容时，我还觉得野岛就像一个不受欢迎的跟踪狂，动不动就乱发脾气、举棋不定的糟糕家伙呢，可现在的我不正是这个样子的吗？

　　啊啊，真丢脸。

　　晚上把这些想法告诉夕歌之后，夕歌笑着回答我说“所谓恋爱，就是这样的嘛”。

　　“觉得很丢脸就丢脸呗。把自己能做的事全都做掉，努力过后才会获得胜利哦。而且我从来没有觉得喜欢井上的七濑很丢脸呀。七濑是全世界最可爱的！”

　　她这样鼓励我。

　　夕歌真成熟啊。我禁不住崇拜能像夕歌一样思考问题的人。要是我也能变得像她一样该多好啊……

　　第二天，我突然被班上的同学围住，并指责了一番。

　　“七濑，听说你在文艺社的话剧里和芥川要演恋爱场景！”

　　“好狡猾！”

　　“太羡慕你了，七濑，居然能演芥川的恋人。”

　　她们到底是从哪儿听来的啊。是竹田吗？她看上去嘴巴不太紧的样子。

　　我红着脸反驳。

　　“又不是恋人的角色，也没有恋爱场景啦。而、而且话剧也是看在远子学姐的面子上才答应出演的。真的只是这样，和对方是谁演完全没有关系，没有别的意思，你们别乱猜啦。”

　　说着，小森她们呆住了，然后忽然露出一副有点恶心的温柔表情。

　　“啊，对哦。只有七濑，不可能跟芥川发生什么的。”

　　“嗯，因为七濑已经有……”

　　“对啊对啊，七濑的话我就不担心了。”

　　“加油，七濑。我们支持你，希望你能顺利哦。”

　　然后很有气势地拍拍我的肩膀。

　　为什么是我就不担心了？希望我顺利是指话剧吧？她们说的话让我很在意，不过大家都闪烁其辞，结果没能问清楚。

　　啊~不过，我至少得赶快做到和井上说话时不绷着脸啊~~~~

　　上课时想着这些事，心情好郁闷。

　　就算只是万一，我也绝对不要竹田和井上粘在一起。嗯，远子学姐的话还姑且不论——

　　这个念头让我心脏一阵抽痛。

　　当我意识到痛感时，心脏深处的疼痛也渐渐变得更加清晰，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果然，即使对方是远子学姐也一样，我不想看到井上和别的女孩交往……

　　但是，在我看来，井上只有面对远子学姐才会显得比较亲密、没什么顾忌、直言不讳，远子学姐也会笑眯眯地全盘接受。

　　远子学姐既漂亮又温柔，腰比我细，脚也比我小。

　　话说他们身为学姐学弟，关系也太亲密了吧，之前还牵过手，搞不好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他们其实早就在交往了吧——！

　　血液似乎一口气从我身体里抽光了。

　　这可不行！怎么半！

　　◇ ◇ ◇

　　“咦？七濑没睡好吗？

　　第二天午休时间。刚在走廊碰到远子学姐，她就问我。

　　“……嗯，有点心事……睡不着。”

　　“如果你有什么烦恼，尽管找我哦。”

　　“那个……”

　　远子学姐温柔地牵起在一旁扭扭捏捏的我的手，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

　　“好啦，什么都可以告诉我。”

　　“那个，远子学姐，请问你有男友吗？”

　　“啊！？”

　　远子学姐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我一紧张，又顺口说了下去。

　　“像远子学姐这样的人，不可能没有男朋友吧。男生不可能对学姐置之不理吧。”

　　“对……对啊，像我这样的文学少女，当然有男友啦。嘿嘿。”

　　“果然……！”我一下子紧张起来。

　　“是、是怎样一个人呢？”

　　远子学姐低着头，微妙地移开视线。

　　“非常适合白色的围巾……”

　　白色围巾？好像和井上很配。

　　“开朗、活泼……”

　　井上和别的男生不同，有一种特别的纯净感，而且以前也很开朗，越来越符合了。

　　果然，那两人是恋人吗！？

　　“那那那那是、我们学校的人吗！”

　　“呃，他、他在北海道。”

　　“北海道！？”

　　远子学姐把视线移得更远了，脸也有点红。

　　“是的。在北海道猎熊。所以一直见不到面……不过，上周他给我送来了新卷鲑鱼，非常好吃哦。”

　　说到最后，学姐有些害羞地微笑了一下。

　　一个猎熊的男友……

　　不过，熊跑上国道引起骚动，组织上山狩猎之类的新闻我也略有耳闻，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如果是在北海道当猎人的男友，那肯定不是井上。也就是说，远子学姐和井上没有在交往。既然如此，远子学姐和新卷鲑鱼的男友在进行远距离恋爱这个结果很好，嗯，没错。

　　太好了~！

　　远子学姐有个相亲相爱的男友！

　　太好了~！太好了~~~~~~~！

　　“谢谢学姐。文化祭，我会努力的！”

　　“啊，七濑……”

　　我向远子学姐鞠了个躬，一路小跑着回到教室，一颗心彻底飞上了天空。

　　夕歌，我会努力的！

　　之后第二周，我趁话剧排练结束后，把在家自制的饼干提心吊胆地塞给了井上。

　　——完——

　　七濑的某日

　　我决定烤饼干了！

　　\（=’▽’=）/

　　井上他，会不会说好吃呢~

　　（@^\_\_\_\_^@）

　　再做个心形的吧。

　　（\\▽\\）

　　或者再写上suki

　　0 （≥▽≤0）（0≥▽≤）0

　　要是他讨厌甜食可怎么办！

　　Σ（￣□￣|||）

　　再、再做些酸的饼干吧。还有加生姜的。

　　q（· ·;q） ） ） ） （ （ （ （p; · ·）p

　　完成了——！

　　\（\*^▽^\*）/

　　希望井上会高兴。

　　（; - 人 -; ）☆

　　“文学少女”与污秽的诗人

　　最近简直到了被她无视的地步。

　　“说起来，最近七濑都没什么精神呢。午饭也只吃了半个菠萝包，就连大家热烈谈论最新电视剧的时候她也完全没兴趣，一脸潸然欲泣的表情低着头。”

　　“……”

　　“从第二学期末开始她就有些奇怪了。还曾经在半夜忽然独自外出，以至她的家人都打电话到我家找人了的说。”

　　“……”

　　“正月的时候更是从医院的楼梯上摔了下去，受伤住院了。”

　　“……”

　　“好不容易伤愈回校了吧，结果井上又不到学校来了。听说是去陪什么亲戚的小学生女孩子。那时七濑真是超级消沉。”

　　“……”

　　“本来以为井上回学校后她会变得开朗一些，但是最近她似乎依然烦恼重重的样子。啊，真让人担心！她什么都不对我说啊！”

　　“……喂。”

　　“虽然贸然问她究竟怎么了似乎又不太好，但七濑她就是这样被动的人，如果我不强行逼问，她绝对会死也不开口的说。”

　　我小声嘀咕一句：

　　“栗子。”

　　刹那间，穿过身边的汽车的轰鸣声，身后自行车“叮铃叮铃”的铃声，还有身为她男朋友的我的声音，终于传到了她耳中。小森两手捂住耳朵，发出“讨厌啦！”的尖叫，在人行道正中间一下子蹲了下去。

　　“讨厌，讨厌，你太过分了，亮太。”

　　在小森的泪眼中，我忍不住继续用有些让人讨厌的语气道：

　　“我哪里过分了？栗子。你不是叫栗子吗？不久前我家老妈还问我，说栗子是不是在秋天出生的呢。栗子，呐，你忘记你自报名字的时候我就在一旁了吗？栗树的栗子。”

　　小森保持着低头的姿势摇晃着脑袋。

　　“我的名字才不是叫栗子呢！”

　　“那是栗林？”

　　“才不是！”

　　眼角还带着泪痕的小森站了起来。橙色的领结在风中扬起。

　　“虽、虽然那天我，我对亮太的家人自称栗、栗子……但是……”

　　虽然她力图摆出强硬的表情，但眼角仍然染上了一丝害羞的色彩。

　　那是去年的十二月——

　　由于我这个傻瓜在寒冬腊月不小心跌进游泳池里而患上感冒，来探望我、并且一身泳装加白色围裙打扮的小森被我的家人撞个正着。

　　我家老妈和妹妹都几乎石化，震惊得失去言语。

　　这是当然的。在回家时看到自己儿子（哥哥）的房间里出现一个泳装围裙女，估计谁都会哑口无言的吧。

　　我和小森当时也面色惨白不知所措。毕竟，我们谁也没有过，今后可能也不会有应付这种超出常识的场面的经验。

　　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我老妈才终于艰涩地开口问道：

　　“亮，亮太，这位是？”

　　“啊……她是……我女朋友。因为我感冒了，所以她担心之下特意来照顾我的。”

　　“打，打打打打搅了。我是小森——”

　　小森慌忙屈膝（穿着泳装围裙），挺直背脊（还是穿着泳装围裙），对着老妈战战兢兢的低头行礼（当然还是泳装围裙），但却完全说不出其他的话来。

　　“小森——”

　　一秒。两秒。三秒。四秒过去了。她连耳朵都涨得通红，紧缩着肩膀，在极度羞耻之下，终于挤出了几个字：

　　“栗……栗子。”

　　话一出口，她似乎立刻觉得完蛋了，再也没有抬起头来。

　　“是吗？原来是小森栗子小姐。你为什么穿泳装啊？”

　　我老妈问道。

　　“你老实说没关系的，是不是我家亮太又搞什么鬼了？”

　　但，即使如此——

　　“啊……这个……”

　　小森还是只反复低喃着几个意义不明的词句而已。

　　我站她身边听到她声音，顿时觉得自己的热度升高了十度。

　　在小森逃一般地回家之后，我躺在被窝里迷迷糊糊地接受老妈的唠叨和妹妹的冷语。

　　“亮太，拜托你进行高中生式的正常交往好不好！”

　　“……哥哥是变态！”

　　之后，我在家中便受到了如脏东西一般的待遇。就连老爹也似乎从老妈那里听说了什么，看我的眼神十分微妙。身为中学生的妹妹，更是连自己的衣服和我的一起洗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厌恶之情。

　　“但是但是……人家完全没想到会穿着那种衣服和亮太的家人见面啊，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在那种窘况下我怎么能说出自己的名字啊！本来人家根本没想过用假名的！而且这件事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吧！你干嘛又旧事重提！”

　　小森满脸通红地道。

　　“是吗？不过这对我来说还是现在进行时呢，我家妹妹到现在还叫我是COSPLAY御宅族变态呢。”

　　“呜……”

　　似乎察觉到自己也有一定责任，小森一时说不出话来。

　　“不过亮……亮太你当时的确很高兴啊……”

　　“呜……”

　　这次轮到我语塞了。

　　“是啊，本来就是亮太吵着什么泳装泳装的。”

　　“但是我本来就喜欢泳装啊！比起其他什么喜欢收集运动短裤的或是什么迷恋护士装的，我这是很普通的爱好吧！而且我也没有直说要红乐乐你为我穿泳装啊！”

　　“啊啊啊啊啊！笨蛋笨蛋！刚才你说了‘红乐乐’这三个字吧？——而且那时候根本没说我喜欢泳装，只说什么喜欢夕阳下的大海啊！还说是什么少女的愿望！”

　　“红乐乐这三个字究竟哪里不好了嘛。少女红乐乐！真是的，亏你还跟我老妈说自己叫什么栗子。”

　　“无论是红乐乐还是栗子都NG！~~~~~~~~~~~亮太，你最近很过分哦！”

　　“红、红乐乐你自己才是吧！”

　　“又来了！我才没有呢！都是亮太一直唠叨着‘栗子栗子’的欺负我才对！”

　　“还不是因为栗子你一天到晚老是喊着七濑七濑的，谈起琴吹的事就说个没完。光是今天我都听你说‘七濑’这个词说了一百遍了。”

　　不妙。对话似乎往难以控制的方向发展了。

　　小森绝对不是那种不听别人劝告的蛮横女生，对于自己的错误，她一般会老实的道歉。

　　但是今天她却一直嘟着嘴，并且有越嘟越高的趋势。

　　“亮太你根本不懂啦！为什么不能谈谈自己朋友的事啊！”

　　“不懂的是你才对吧。你应该一一反省自己的言行才是。”

　　“我根本就没错！”

　　“你无视我了啊！”

　　“什么嘛，你又不是小孩子。”

　　话题应该就此打住了——但我虽然这么想，却收不住嘴。

　　“总而言之，比起我，你将琴吹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吧？如果你再提一句七濑，我就喊你十次红乐乐！森红乐乐！”

　　“啊啊啊啊！过分！太过分了！亮太你这个笨蛋！”

　　似乎已经彻底陷入了愤怒之中，小森使劲捶了一下我的胸口后，转身跑掉了。

　　我只能郁闷地看着她短短的马尾渐渐远离我的视线。

　　“可恶，下周就是情人节了，她该不会忘了吧。”

　　没错。这是我们两人交往以来的第一个情人节。

　　离小森身着泳装加围裙，在良好的气氛中，只差一步就要接吻的情况下，被老妈搅局之时，也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

　　身为健康男高中生的我可不是掰着指头老实等待夏天到来的老古板。

　　虽然夏天的阳光很适宜于恋爱，但也不能因此就舍弃冬天。

　　首先就是圣诞节！在那飘飞的雪花中！在那美丽的霓虹灯下，两人嘴唇相叠，简直太棒了！

　　我本来是准备了万全的计划，比准备考试更热心的搜集报纸和网络信息，这都是为了恋人的完美约会而精挑细选的啊。

　　结果，在那些地方全是些比我们年长得多的恋人们。我们连眼睛都不知道看哪里才好，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和小森战战兢兢，完全不知所措。

　　当然，也没有心情在什么霓虹灯下说浪漫的情话然后接吻之类的，最后两人只能郁闷的游荡着。

　　“……起风了呢。也该回去了吧。”

　　“啊……嗯……”

　　交换了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后，我们便准备就此结束约会。

　　本来，在临别之际，我准备无论如何也要完成KISS的——结果在送小森回去的路上，我居然踩到了狗屎。

　　“呜哇！这是什么！”

　　“啊啊啊啊，亮太！你别乱跳！会把狗屎踢飞的！”

　　什么狗屎的浪漫初吻，失败了。

　　但是，我还没有放弃。

　　对于日本人来说，元旦比圣诞节更重要！于是目标：元旦KISS！

　　然而，满怀期待迎来的正月，仍然是以悲剧收场。

　　那是在人满为患的电车里。

　　“亮太~~~~~~~~~~~~~~~”

　　“小森~~~~~~~~~~~~~~~”

　　我们俩就像悲剧中的恋人一样被挤散，手机也打不通，紧紧牵着的以为是小森的手，结果却是别人的，还被周围的人当成色狼投来白眼，最后连新年压岁钱也被偷，这一连串的打击让我是欲哭无泪。

　　“呐，亮太，打起精神来嘛，我请你吃黄豆饼。啊，我们去抽签好了，当然还是我请你~”

　　结果，我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没有存在意义的废柴男啊——拿着小森给我的钱抽来的签上赫然写着“凶”字。

　　“啊哈哈，上面写着小心遗失东西哦。这签还真准呢。”

　　小森的劝慰（这是劝慰吗？）让我更加沮丧了。在人家已经丢了东西后才叫人小心，这有什么意义啊？神明大人！

　　当然，计划中的KISS也就无疾而终了。

　　该不会它的意思是今年一年我都会这样，一直凶星附体吧？！

　　不不，不能就此消沉！我还有机会。

　　没错！提起恋人们的节日，当然是情人节了！

　　虽然在圣诞节和正月参拜连续败北，但我还有情人节啊！

　　情人节一定会成为我和小森的初吻纪念日的！

　　所以我强行振奋低沉的心情，决定要在情人节确立与小森进一步的关系……

　　然而，到了新学期，小森却根本把我丢在一边，只顾着琴吹的事。

　　不过说来也是。自从井上为了照顾亲戚（？）而不到学校来之后，琴吹似乎就一直处于失眠状态。她原本就是个不算开朗的冷漠女生，那段时间更是顶着黑黑的眼圈，愈加沉默寡言了。

　　由于她经常在教室一角和芥川悄悄的说些什么，所以让芥川的女FANS和琴吹的男FANS都有些不爽。

　　不过那两个人似乎并没有在交往的样子。只不过是因为文化祭的话剧里，琴吹被预定为芥川的女主角的原因吧。

　　当然我也经常听到各种传言。

　　譬如说什么琴吹怀有芥川的小孩之类的无稽之谈，这些话只要传进小森的耳朵里她必定勃然大怒，然后做出一些反击之举。

　　“啊，一不小心脚滑了。”

　　说着，便向别人的屁股踢去。

　　根据我从小森那里听来的情报来看，琴吹精神恍惚的确是因为井上，但她虽然担心井上，也一直为自己住院期间他没来探视而消沉不已，心里满是灰暗的念头。

　　直到井上返校，琴吹才明显恢复了精神。不过这只是自己认为的，小森却并不这么觉得。

　　她从以前就一直在我耳边念叨着琴吹琴吹，念到我都快烦死了。

　　我也认为重视朋友和心地善良是小森的优点，也非常喜欢她为了别人担忧和努力的样子。

　　“但是，凡事都得有个限度啊！我和琴吹究竟谁比较重要啊~~~~~~~”

　　我站在夕阳下的路中咆哮道。

　　随即，我又为自己的幼稚而更加沮丧，转身耷拉下脑袋。

　　“哎，这样下去我们还能在情人节顺利实现初吻吗？”

　　◇ ◇ ◇

　　第二天。

　　我一走进教室，小森看到我后立刻嘟起嘴皱起脸别过了头去。

　　她这一动作立刻给了我当头一棒。

　　因为以前无论我们有什么不愉快，只要过一晚就会尽释前嫌。

　　“早上好啊，亮太。”

　　她本来应该像这样在周围人有所察觉前，就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并露出甜蜜笑容的说。

　　难道她是对我叫她“栗子”和“红乐乐”有什么不满吗？还是说叫她“栗林”更糟糕吗？

　　我汗流浃背，焦躁不已。不过身为男人，绝对不能流露出这种让人耻笑的心情。

　　哼……哼！我也有我的骄傲。我绝对不会先低头的！而且本来就是忽视我的小森的错！

　　我臭着脸坐到了位置上。

　　但，还是忍不住向小森的方向偷看了一眼。

　　结果却看到她正兴高采烈地和琴吹聊天。

　　而琴吹虽然对男人不假辞色，但面对小森时的表情却明显柔和得多。

　　呜呜！莫名的火大！离开小森！琴吹！我会沦落至此，都是因为你啦！

　　就在我不忿地瞪着她们的时候，摄影社的板垣出声叫我。这家伙以前还向我兜售过琴吹的泳装照呢。

　　“什么嘛，反町你又在看琴吹了？你这家伙还真是喜欢她呢。”

　　“混帐！谁喜欢琴吹啊！”

　　巨大的误会让我反射性地高声反驳，顿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我连忙低下头去。

　　而板垣却继续道：

　　“你还真容易害羞呢。”

　　在他促狭的目光中，我实在很想扁人，但也只能手握成拳忍耐着。

　　想再次窥视小森那边的情形时，与她目光相接，但也再次被无视了。

　　啊！够了啦！我再也受不了了！

　　“在小森道歉前一定要无视她，无视。巧克力什么的，我才不想要呢！”

　　午休。我在校园中庭沐浴着二月的寒风独自鼓励着自己。

　　但是，还是好冷哦。

　　这明明应该是她为我披上外套的温馨天气啊。

　　而我现在却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

　　没，没什么……！我，我才不是因为忍不住想和小森说话才逃到这个没人的地方来的呢！

　　当然，我，我也没有什么期望小森会追上来的幼稚念头！

　　可恶！我明明在离开教室的时候特意大声说了句“今天天气不错，到中庭吃饭好了”。结果小森还在和琴吹说话，就像没听到似的。

　　咻咻吹过的北风冷得我牙齿都开始打颤了。就在我盘腿在一角坐下，正将黄油馅面包送进嘴里时。

　　“反町？”

　　清脆的声音。

　　抬头一看，正是在制服外披着紫外套，以白色缎带绑着长长发辫的“文学少女”，她胸前抱着一本薄薄的书，正低头看着我。

　　“天野学姐。”

　　“你在这里做什么？进行耐寒训练吗？”

　　“只是在吃饭啦。”

　　“在这种天气里？一个人？”

　　“偶、偶尔会有这种心情啦。学姐你在这里做什么？”

　　花也没开，要是散步的话也没什么阳光。她应该没资格问别人在这里做什么吧。

　　天野学姐微微避开了我的目光，带着些微困扰之色回答道：

　　“……我，我也是想到中庭吃东西啊，因为今天很冷，我本来以为不会有其他人在的说……”

　　“但是你没带便当啊。”

　　“……啊，是啊。”

　　她低声说着，微微一笑。

　　嗯？怎么了？她好像没什么精神。

　　与她文学少女外表不同，学姐向来是个直率开朗的人啊，怎么今天看起来好像有点寂寞的样子。她朦胧的眼神让我的心也漏跳了一拍呢。

　　如果她不说话的话倒是个正统派的美人呢。像个奢华而纯洁的女孩子，让人不禁油然而生想要保护她的感觉……

　　“……那个，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把通心粉沙拉面包递了过去。天野学姐在略微惊讶之后，高兴地接受了。

　　“谢谢你。我可以坐在你旁边一起吃吗？”

　　“啊，哦。”

　　天野学姐在我身边抱膝坐下。

　　然后撕开面包袋，小口小口的，像在品尝什么美食似的吃起来。

　　暂时，两人都沉默着各自吃着食物。

　　只有冷风从身边穿过。

　　随后，天野学姐一边吃着面包，一边道：

　　“反町你和小森吵架了吗？”

　　“什、什么？！”

　　“我之前听到你在喊不想要巧克力什么的。”

　　呜哇哇哇！！

　　羞耻之下，我的脸一下子发烫了。

　　“呐，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也没什么啦。不过小森她……”

　　我目不斜视地盯着前方，将最近发生的事一一道来。

　　天野学姐则一边听一边“嗯嗯”地点点头，待我把前因后果说完之后，忽然叹了一口气。

　　“反町，你也有不对的地方哦。”

　　“诶诶诶诶！这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看全都是小森不对啊！”

　　文学少女严肃地摇了摇头。

　　“不。恋人间的争执往往都是双方的责任。呐，反町，你冷静下来好好扪心自问吧。如果你不知道反省自己，就会像中也一样让恋人逃走咯。”

　　学姐沉着脸口吐不吉之语。

　　“中也是哪个家伙啊？”

　　我呆呆地反问道。这时，已经吃完面包的天野学姐仔细地将面包袋搓成一根纸条，然后取出腋下的书放到膝盖上，翻了开来。

　　“中原中也，生于明治四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山口县的诗人。

　　其父为医生。中也身为家中长男，被精心养育。在他八岁时，弟弟因病去世。他也第一次写了一首为弟弟而作的诗。中也的诗从一开始就总是带着若有似无的孤独感……”

　　远子学姐很投入，以悲伤的声音讲述着不知是中也还是中野的事迹。

　　她忽然闭起了眼睛，仿佛感同身受般地颤抖起来。

　　“啊啊，中也的诗，就像是山芋泥一般，宛如神作。其中掺入了虾泥的甘甜，与山芋柔软的口感完全融为一体，混着撒在上面的栗子粉送入口中，那冰凉的汁液在舌尖上滑过，所带来的悲伤感让人难忘。我现在手里的这本《此时此刻》也是如此……”

　　寒冷的中庭，天野学姐的声音静静响起。

　　‘此时此刻，香炉逸花香，

　　不知何处，

　　带露之花与水声，

　　归家路人影。

　　泰子啊，此时此刻，

　　与静夜同时降临，

　　远空中的飞鸟，

　　也如此让人动情。’

　　虽然我听不太懂，不过那个中也似乎很悲伤的样子啊……就在我如此想着的时候，身边已经完全沉醉于自己世界中的文学少女又自顾自地继续说了起来——这个样子倒跟平常一样。

　　“多么安静而哀愁的诗啊……诗中的泰子就是中也的恋人。中也十七岁起与二十岁的泰子同居，然后在十八岁时和她一起上京。

　　但，在上京八个月后，泰子离开了中也，投靠到他的朋友，也是确立了近代评论的文艺评论家小林秀雄那里去了。中也算是被她给甩了吧。

　　当时中也的心情一定是非常惋惜的吧。因为惋惜而不断思念和回忆。

　　于是他将青春的惋惜与绝望一一展现在诗中。《盲目的秋》《妹妹啊》《美知子》《寒夜的自画像》《憔悴》《满是污秽的悲伤》——就像生姜一样，一咬下去，满是辛辣与痛苦之味。配合山芋泥所蒸成的点心那流出的汁水的柔和口感，既清淡又浓厚的悲伤感……”

　　天野学姐再次朗诵起诗来：

　　‘夜，美丽的灵魂在哭泣。

　　——正当妙龄的女子——

　　夜，美丽的灵魂在哭泣。

　　如果死去也好……她如此低语。’

　　呜哦哦哦哦，更灰暗了！怎么搞的，我的胸口也刺痛了起来。

　　天野学姐抬起忧伤的眼睛看着我，让我的心也为诗集所动。

　　“刚才那篇是名为《妹妹啊》的诗。据说其实也是在他思念泰子时所作的，虽然泰子比他还要大三岁呢……这诗还有后续，请务必一读。此外其他的诗嘛……对于现在的反町而言应该也是必要的。”

　　什么？什么意思？

　　难道她的意思是说我也会像中也一样被小森抛弃吗？还是说小森会轻浮地跟其他男人走呢？

　　我带着些反感情绪接过了诗集。

　　“午休时间差不多快结束了。谢谢你的通心粉沙拉面包。它就像是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的《鬼磨坊》一样，略带酸味的谜题，却又被朴素的烤面包裹着，实在很美味。”

　　天野学姐轻轻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裙边。

　　“那个，天野学姐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什么事？”

　　“诶？”

　　“因为你看起来似乎也有些消沉的样子。”

　　天野学姐瞪大了眼睛。

　　啊，我好像说多余的话了。也许我这么直接了当的问题让她觉得很困扰也不一定……

　　但她很快便露出了温和的微笑。

　　“是我身边的一个孩子……他交了女朋友。他是个很好的孩子，而且两个人都是初恋……所以呢，难免有些不知所措呢……”

　　好温柔的声音。

　　她微笑着。

　　“那么再见了。”

　　说完，转身而去。

　　她身边的孩子？是谁啊？

　　那家伙交了女朋友，所以她有些消沉吗？完全搞不懂啊。

　　算了。现在也不是悠闲地担心别人的时候。而且对方毕竟是年长的姐姐又是应考生，各人有各人的烦恼吧。

　　我带着天野学姐给我的中原中也的诗集回教室去了。

　　◇ ◇ ◇

　　晚上，我躺在被窝里看诗集。

　　什么？不仅发展成三角关系，而且同居对象还跑到别的男人那里去了？哼，这家伙就是中也吗？长得一脸娘娘腔。一定是个懦弱的笨蛋吧。

　　看着泛黄的黑白照片，我心不在焉地读了下去。

　　然后，陷入了难以言喻的灰暗心情中。

　　这，这是什么！这蹿过肌肤的战栗感！

　　就像是在吃柔软的山芋泥蒸糕一样，我忽然之间开始觉得呼吸急促，浑身充满了奇妙的感觉。

　　呜哦哦哦哦！他的诗句直击我的内心啊——

　　然后，它所携带的毒气逐渐扩散，一点点蚕食了我啊啊啊！

　　尤其这篇《盲目的秋》——这家伙真是厉害！

　　‘风起。浪舞。

　　将手伸向无限的未来。

　　那里，隐约可见纤小的一朵红花。

　　却也迅速凋零。

　　风起。浪舞。

　　将手伸向无限的未来。’

　　虽然一开始看来，中也散发着灰暗的气息，但——

　　‘人应自重！

　　此为一切之根基……

　　自重。自重。自重。自重。

　　只需如此，人便不会误入歧途。’

　　喂喂，中也你也太正直了吧。我不禁有些不安。

　　‘我的圣母！

　　即使我吐尽鲜血……

　　你却丝毫不为所动，

　　这便是我的末路……’

　　哇啊，这里居然写到中也吐血，不妙啊！我微微颤抖起来。

　　‘至少在将死之时，

　　希望她能在我怀中。

　　那时我们坦诚以对；

　　那时我们坦诚以对。’

　　居然到了这种地步了！拜托停下来啊啊啊中也！我浑身紧绷，全神贯注地看了下去。

　　‘请你静静趴在我怀中，

　　看着我的眼睛，

　　不要想任何事，

　　只想着我一人就好。

　　请你美丽的眼中含着泪，

　　对我吐出温暖的气息，

　　——如果，你为我落泪。

　　即使就这样，

　　就这样被你杀死也没关系，

　　只需这样，我已能安然赴冥土。’

　　呜啊啊啊啊！中也啊啊啊！

　　结束了——就这样结束了吗？不会吧！

　　如此恐怖的诗集，看得我全身都被汗湿透了。

　　我这样想，却又忍不住继续翻看着。《满是污秽的悲伤》让人心情忧郁，以至我的脑子里一直不停地回响着《马戏团》的曲调“哟啊~哟啊~哟啊哟哦~”。

　　如、如果我被小森抛弃的话……我也会变成这样吗？

　　我也会在昏暗的房间里抱着膝盖，低头哼着“哟啊哟哦~”的调子吗？

　　我连忙将自己从这灰暗的想法中摆脱出来，并试着振奋了一下精神。

　　但是随即又继续沉了下去。

　　不可以！不可以被黑暗中的中也吞噬！

　　不要！不要！

　　谁要哼什么“哟啊哟哦~”啊！

　　我关上诗集，喘息着。

　　“——还真是个强劲的对手呢，中原中也！但我绝对不会输给你的！对啊，明天我就像个男人一样对小森说清楚——你的男朋友是本大爷！所以比起琴吹应该优先考虑我！”

　　我对着让自己陷入灰暗情绪的诗集如此大声宣言道。

　　◇ ◇ ◇

　　然后到了第二天。

　　晴朗的冬天清晨。就在我走在上学路上，反复练习“你的男朋友是本大爷！所以比起琴吹应该优先考虑我！”这两句话时——

　　忽然从背后传来了呼声。

　　“亮太~~~~~~~~~~~~~”

　　回头一看，只见在早晨灿烂的阳光中，身穿浅色外套，围着浅橙色围巾的小森正带着明朗的微笑向我跑来。我顿时忘记了呼吸，瞪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她微红的可爱面容，心脏“砰”地一声乱了节拍。

　　不、不可以，不能露出高兴的神色！身为她的男朋友，我应该表明立场——啊啊啊啊但是实在是太可爱了啊！

　　小森笑着跑到了我身边。

　　她柔软的身躯一贴过来，顿时香气迎面扑来。

　　“小森，小森小森小森小森！”

　　她居然紧紧地抱住了我。我简直要脸红发热得沸腾了！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她忽然这么高兴？

　　小森将幸福的脸颊紧贴在我胸口的外套上，说：

　　“那个，七濑说她和井上交往了。”

　　本来因为听到琴吹的话题而顿时消沉的我，闻言大吃一惊。

　　“和井上！不会吧！”

　　我知道琴吹很迷恋井上，但是井上却是完全拿琴吹没办法的啊。本来以为以琴吹那种性格不可能去向井上告白的，所以根本没想过他们会交往这种事。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小森感同身受似地低声说道：

　　“太好了……七濑的心意终于传达给井上了。”

　　她将脸颊紧贴在我胸口，露出了一个微笑。

　　这表情和声音都太可爱了。啊啊，我果然还是好喜欢小森啊。

　　这时，小森抱着我背部的手臂忽然加大了力量。

　　“对不起，亮太，之前我太疏忽你了。不过我会在情人节好好补偿你的。”

　　世界顿时变成了蔷薇色。

　　小森！她还记得情人节呢！

　　“是，是吗，红乐乐。”

　　“真是的，别这样叫人家。”

　　小森微红着脸轻轻敲了敲我的胸口，不过这也只是让我感觉更甜蜜而已。

　　哈哈哈，我不会变成中也了！

　　◇ ◇ ◇

　　情人节当天。

　　我站在已经来过很多次的小森的房间里，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激动。

　　终于，终于要和小森KISS了。

　　心脏砰砰乱跳，荤身发热。

　　啊啊，走到今天实在是不容易啊。不过，马上就要赢得最终的胜利了！不，现在就放松还太早了。得千万注意不能破坏气氛，毕竟对女孩子来说，这可是她一生的回忆呢。我一定要为小森制造一个让她感动不已的初吻。

　　身系白色蕾丝边围裙的小森终于端着放有两杯咖啡的托盘回来了。

　　“让你久等了，亮太。”

　　“这、这围裙，不是你那次来探望我时穿的吗？”

　　我头脑一热，脱口问道。小森顿时红了脸。

　　“讨厌啦。人家今天可没穿泳装。”

　　从围裙边上隐约可见她私服的白色迷你裙，上身则是明亮的薄荷绿毛衣。

　　“我，我知道啦。”

　　我嘟起了嘴。

　　小森面颊微红地将咖啡杯放在桌子上，然后转过身去。

　　“你再稍等一会儿。”

　　她在壁橱里悉悉梭梭地找了一阵，然后摸出好几个小箱子，放到我面前。各个箱子上系着红色和粉色的丝带。

　　“呵呵，这些都是我送给亮太的情人节礼物。”

　　诶？全部？这么多？

　　“呐，打开看嘛，亮太。”

　　她微笑地摇晃着我的手。于是我抽出一只手解开了一条丝带。

　　放在箱中的是个罐头形状的巧克力。

　　“喂，为什么是罐头形状的？”

　　一般不是心形的吗？

　　“这可是有特别意义的哦。来吧来吧，下一个。”

　　“我知道了啦。诶？——这是西瓜？”

　　接下来的帆船。

　　然后是停在椰子树上的鸟。

　　接着……

　　“杂草？”

　　“不是啦，是波浪。”

　　她居然说这表面凹凸不平的，还泛着寿司般绿色的东西是……算了，波浪就波浪吧……

　　“那这个半圆形的东西是？”

　　将半圆形的巧克力拿在手中，小森甜甜地笑起来。

　　“这是夕阳啊。”

　　我的心忽然剧烈跳动起来。

　　波浪！

　　还有夕阳！

　　该不会小森她是——不，镇定，波浪西瓜罐头还有帆船，这不会是指大海吧？不，就是大海！

　　小森有些害羞地看着我的眼睛，将波浪放在夕阳之前。

　　最后登场的是可可色的海豚。

　　出现了！海豚！

　　我的耳朵“腾”地一下热了起来。

　　低头一看，桌子上已经是一片海的景色。

　　小森的脸颊似乎也染上了夕阳之色一般红通通的，她抬头看着我。

　　而我也心跳加速难以平静。心里几乎要忍不住高喊起来。

　　——初吻，就在夕阳下的海边吧！

　　时间好像停滞了，身体也无法动弹。

　　小森有些害羞地笑了。

　　“呵呵，今天我的房间就是夕阳下的大海啦。”

　　她那甜蜜地凝视着我的双瞳似乎想要说什么似的，我的脑海顿时沸腾了。

　　这、这这这这、这意思是小森也在期待着KISS吗？

　　现、现在的意思是KISS OK 吗？

　　可以吗？啊？可以吗？小森。

　　我可爱万分的女朋友在邀请我吗？

　　“亮太。”

　　哦哦哦哦，我要窒息了。

　　我仿佛失去意识般不由自主地靠近小森，她竟然微微一颤后闭上了眼睛。

　　我的紧张和期待也到达了最高点。

　　上吧！

　　就在今天！上吧！

　　看到了吗，中也！我和你是不一样的！

　　什么“哟啊哟哦~”我才不需要呢！我要和小森接吻了！

　　我是恋爱的胜利者~~~~~~~~~~~~~~~~！

　　小森的嘴唇散发着微微的巧克力香味。我终于要碰到那粉色而柔软的嘴唇了——啊啊，终于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姐姐，五月尿裤裤了。”

　　诶？五月？尿裤裤？

　　这忽如其来与浪漫的海边氛围完全不搭的词语让我的动作一僵。

　　小森也一下子张开了眼睛。

　　我们俩一起回头，只见门边站着一个穿着初中生制服的男生和幼儿服的幼女。

　　是小森的弟弟和妹妹吗？！

　　为什么她弟弟在瞧见了姐姐不为人知的一面后还是一副不为所动的死人脸呢？而牵着他的手的妹妹，粉红色的小裙子完全湿掉了，正“哇哇”的哭泣着。

　　“留留！五月！”

　　小森慌忙站起来向弟弟们的方向走去。

　　她叫他留留？这不是柴胡的别称吗？姐姐叫红乐乐，弟弟叫留留？

　　这位留留淡淡地道：

　　“……我本来想给她换衣服的，结果她吵着说不要。”

　　“呜哇，因为，留留是哥哥嘛！是男生嘛！”

　　“嗯嗯，五月。没事啦，姐姐替你换。对不起亮太，我离开一会儿。”

　　“……哦，哦。”

　　我僵硬地点了点头。

　　这时，还在呜呜抽泣的妹妹忽然将目光投向了桌上的巧克力。

　　“姐姐，五月想要海豚巧克力。”

　　“诶诶……但是昨天姐姐不是给了五月熊先生和兔子先生的巧克力吗？”

　　“人家更喜欢海豚先生嘛。海豚先生，海豚先生！”

　　五月露出要哭的表情，使劲摇晃着脑袋跳脚喊道。

　　“那我等一会儿给五月你再做一个海豚先生吧。”

　　“不要！我就要这个海豚先生。”

　　“真是的，这个不行啦，五月。”

　　小森困扰不已地说着，偷偷瞥了我一眼。

　　我则是双目充血地无声呐喊道：

　　不可以！这个海豚是我的！

　　这是小森特意做给我的！不止是个普通巧克力海豚而已！它是连接我和小森嘴唇的桥梁！是爱的吉祥物！就算是将来会成为我的小姨子的人，也不能给！

　　啊啊，就是这样！

　　我拼死也要守护这巧克力海豚！

　　就算是被这家伙摸一摸我都会爆血管！何况是被她拿走！

　　死也不会让她得逞的——我表情紧绷严阵以待。

　　就算是不懂事的小鬼，只要看到我的眼神——

　　但，就在此时，我忽然与弟弟那微妙的视线相接，顿时陷入了害羞之中。

　　我得更像个大人一点啊。

　　对方不过是个幼儿。连小森也企求般地看着我。

　　“啊…………好啦。给你。”

　　我把海豚放进箱子里递了过去。

　　啊啊，我的爱之使者啊。

　　“呜呜，谢谢。”

　　妹妹哭着道谢。算了，既然将来她会成为我的妻妹，现在就姑且忍痛，以宽大的心胸来对待她吧。

　　“……那我还要帆船。”

　　这家伙！再过十年一定会成为让男人又爱又恨的小恶魔的！

　　我嘴角抽搐着将帆船也递给了她。

　　“对不起，亮太。”

　　“没什么，都是为了不让小森你为难嘛。”

　　我强忍着空虚的心情干笑着，说着男子汉的台词。

　　“裤裤湿湿的好不舒服~~~~~~~~~姐姐~~~~~~~！”

　　小恶魔妹妹的哭声再次打断了我们的话。

　　你这家伙刚才不就只顾着海豚和帆船了吗？！刚才你怎么不记得裤裤湿了？！

　　“再忍耐一下哦，五月。”

　　小森像个好姐姐一样拉着她的手离开了房间。弟弟对我低头行礼之后也跟着她们离开了。于是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一人。

　　在等待的时间里，隐约可听见妹妹的哭声和小森的柔声安慰从窗户和门口传来。

　　啊~~~~~~~~~~又是这样。KISS又失败了。

　　这是中也的诅咒吗？

　　我脑中忽然浮现出中也的诗句。

　　‘在充满污秽的悲伤中，

　　今日也是小雪纷纷，

　　在充满污秽的悲伤中，

　　今日也是风声凄凄。’

　　呜啊啊啊啊，我才不想成为你的同伴呢~~~~~~~~中也！

　　结果，还是没能和小森成功初吻。

　　“真是对不起，亮太。”

　　将我送到门口的小森一脸消沉。

　　“哈……哈哈哈，别在意，巧克力很好吃啊。”

　　不过我的笑容也明显十分勉强。

　　“话说回来，你弟弟的名字究竟是什么？留留？”

　　我连忙随口找了个话题。

　　“啊，那个……我，我不能说。”

　　结果小森却忽然别过头去，有些悲伤地低声道。

　　“因为，如果我告诉你他的本名的话，留留就太可怜了。都是因为父母太喜欢某人，结果给他取了个小偷的名字……汉子也非常复杂拗口，在学校经常被取笑，都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他才会变成现在这样沉默的孩子。”

　　小，小偷……？他的本名究竟是什么啊！

　　“五月也是在我的强烈坚持下才取了普通的名字。原本他们打算给她取名叫‘无鹿’的说。就是‘无知’的无，动物的鹿。父母的品位真是叫人难以置信！”

　　森无鹿吗……的确很惊人。

　　“我自己曾经因为名字有过很多痛苦的回忆，所以希望父母不要再给她取这样的名字。”

　　“是……是吗？”

　　听到小森悲伤的话后，原本为不能接吻而低落不已的我不由得感到十分羞愧。

　　“你的名字也没那么差啦。我很喜欢呢。”

　　小森微微一笑。

　　“谢谢，不过，还是不准你直呼我的名字。”

　　“我知道啦。那再见了。”

　　“等等，亮太。”

　　我回头的瞬间，感觉右脸颊仿佛被什么柔软的东西轻轻擦过一般。

　　甜蜜的，软绵绵的，让人好舒服。

　　啊，啊啊？

　　我在意识到这是小森的嘴唇之时，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蜻蜓点水的一吻之后，小森的唇飞快地离开了我的面颊，害羞地笑了。

　　“呵呵，这只是彩排啦。”

　　她嘀咕了一句后，脸颊绯红，转身向家里跑去。

　　只留下面颊滚烫的我。

　　呜哇哇哇！呀啊啊啊！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红乐乐！！我爱你~~~~~~~~~~~！

　　我实在很想站在马路中中央对天呐喊，只是苦于不能。

　　◇ ◇ ◇

　　初次的情人节，结果并不坏。

　　“呐，正式的是什么时候？”

　　“真是的，亮太好色哦！”

　　“红乐乐你自己也想接吻吧！”

　　“笨、笨蛋！不许叫我的名字！”

　　类似的对话重复了许多次，情人节也过去很多天了。

　　没有被中也的黑暗世界所吞噬，现在的我简直可以说正处于意气风发之中。

　　但是。

　　“太过分了！我绝不原谅！”

　　星期天的午后。

　　在约定好的餐厅吃饭时，小森忽然流着悔恨的泪水，右手“砰”地一声拍了拍桌子。

　　她横眉怒目，直喘粗气。

　　“喂，喂，小森。”

　　怎么了？难道是我哪里做错了？但是我没有迟到啊，也没有叫她红乐乐啊。

　　这时，小森再次用力拍桌子。

　　“我已经受够了！明明都在交往了怎么还做那种混帐事啊！简直无法忍受！”

　　诶？难道要忽然提出分手？！

　　“对，对不起，虽然我不明白自己哪里错了，但还是先说对不起。非常~~~~~对不起！”

　　“你干嘛道歉？难道亮太是井上的同伙吗？”

　　诶？井上？

　　我连忙抬起几乎埋在桌子上的头，长舒了一口气。

　　“是井上惹你生气了吗？”

　　“是啊！”

　　小森的眉毛更进一步挑高。

　　“那个，是井上和琴吹进展不顺吗？情人节的时候，琴吹不是叫井上到她家吃巧克力了吗？”

　　当时小森还很高兴地跟我报告来着。

　　“是糖心巧克力哦！”

　　糖心巧克力又怎么了？

　　还没等我发问，小森便一股脑地说了起来：

　　“七濑她为了井上费了好大的工夫做了超难的糖心巧克力啊！结果，第二天我问井上怎么样，他说了句‘很好吃’，让一旁的七濑高兴得脸都红了。本来是超棒气氛的说！连我都觉得，啊啊，他们俩终于成功成为恋人了啊！所以觉得非常安心。七濑她还给我看了井上送给她的围巾，还笑着对我说‘我会好好珍惜它的’。

　　后来在午休时，七濑本来约好要和井上在空教室里一起吃午饭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井上却毫无理由地早退了。”

　　“啊哈，也许是肚子不舒服吧……”

　　在小森逼人的气势下，我低声嘟囔了一句，小森顿时嘟起了嘴。当然她这种表情也很可爱啦……

　　“但那是刚刚进一步加深彼此羁绊的情人节第二天啊！怎么能够拒绝女朋友的邀请呢！如果是亮太的话，就算肚子疼得咕咕乱叫也会硬着头皮和我一起吃便当的吧！”

　　这说得也太严重了吧。一般来说那种情况下都会去厕所的。

　　不过，看着嘟着嘴两眼血红的小森，我可不敢说这种话。

　　“也、也许吧……”

　　“是吧！考虑到女朋友的心情也应该这样啊！但是井上却就这样回去了！七濑因为担心还发了好几封简讯问他怎么了，结果全被无视！到第二天他也没到学校来，还是七濑到他家找他的！”

　　说起来，井上没来学校的那段时间，七濑背后就像跟了幽灵一样阴沉沉的，还是小森拼命鼓励她来着。

　　不过，虽然作为七濑朋友的小森，当然觉得她这么做没什么不妥，但那样连发简讯和跑到对方家里去，对男人来说压力也会很大的哦。

　　“亏得七濑她还为井上烤饼干，把他送来的暑假明信片小心收藏，连井上给她的鱼线都舍不得用，放进金属盒子里好好的保管起来了呢！”

　　啥！把钓鱼线放进金属盒子里保管？！

　　我震惊了。大大地震惊了。震惊到南极大陆去了。

　　居然连这种东西都在收集，我在感叹她的执念和怨念的同时，也不由得颤抖起来。

　　虽然也可以说是爱之深，但实在是太沉重了。过分沉重了。

　　完全就是中原中也的世界啊。

　　琴吹，你该不会是中也的亲戚吧？暗黑的中原一族？不仅是行为阴暗，连诗都这么沉重。

　　文学少女对我说“对于现在的反町而言应该也是必要的”，然后把中也的诗集送给我，言下之意难道是要我防备敌人？

　　‘向后倒下，高歌吧。

　　心已干涸枯竭，

　　身上布满蛛丝。’

　　我仿佛看到琴吹在仅有一盏台灯的昏暗房间里，小心翼翼地将鱼线收进金属盒子里的情景，心中一阵酸楚。呜呜~不要这样啊，琴吹~

　　但，极有朋友情谊的小森却完全站在琴吹那一边。

　　“七濑她无论是上课还是休息时都在关注着井上，回家后想的也都是井上的事！没有人比七濑更关心他了！明明七濑长得漂亮，气质又出众，还会做家庭料理，性格也无可挑剔，井上他究竟有什么不满啊！”

　　“啊……那个……”

　　太被关注的话男人也会觉得压力太大的说，而且面对太过完美的女朋友也会疲劳的——当然，这些话我一说出口，一定会被小森痛骂乃至殴打的。

　　而且小森居然说琴吹性格无可挑剔……我怎么完全不知道她的性格好在哪里啊！如果她不是小森朋友的话，我只会觉得她是个冷淡并且不讨人喜欢的女生吧。

　　井上多半也是被琴吹的外表迷惑，在发现她的阴暗之后感到疲惫不已，所以想要分手，却又说不出口吧——

　　“而且七濑还对我说过，她了解井上是个害羞的人，虽然有时候有些笨拙但实际却非常温柔，所以才和他交往的！”

　　“是……是啊。”

　　“结果，他却老是做一些让她伤心的事。更过分的是，昨天他居然爽约，到另一个女孩子那里去了！”

　　听到这里，连我也觉得这不是琴吹的问题了，于是不禁瞪大了眼睛问道：

　　“什么？！井上那家伙长着那么一张老实的脸，居然也会脚踏两条船吗？！”

　　而且还爽约？！井上会爽约？！

　　小森用力点了点头。

　　“没错！今天七濑收到短信后心情非常低落，所以才告诉我这些的。她觉得也许井上更喜欢那个女生，为此非常烦恼，实在是太可怜了！”

　　说着，小森的眼眶也不禁湿润了。

　　可恶！井上那家伙，不仅是琴吹，连我的小森也被他弄哭了，简直不可原谅！

　　“绝不允许脚踏两条船！绝对不行！”

　　“是吧！虽然七濑非常温柔地没有责备井上，只是独自忍耐着，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井上太过分了！”

　　“你也这么想吗？亮太？”

　　小森满含热泪地凝视着我。

　　“哦哦！当然！身为男人至少要有最低限度的诚意！爽约和到另一个女生那里去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是吧！”

　　小森脸颊泛起红潮，一把握住了我的手。

　　“决定了！我要向井上讨回公道！”

　　“啥？！”

　　忽然跃入耳中、超脱时代的单词让我一下子呆掉了。而小森则是一脸严肃。

　　“我要代替七濑整治一下井上！为七濑报仇！”

　　“诶——等——等一下！不好吧！”

　　我慌忙想要制止她，却被回以严厉的目光。

　　“怎么！亮太不是也赞同了我的心情吗？”

　　呜，她吊着眼梢瞪我的样子也好可爱。

　　“那个，虽然井上很可恶，但整他也太过分了吧？毕竟是别人的事……”

　　“七濑才不是别人，是我的朋友！”

　　“话虽如此……”

　　小森的眼睛越来越湿润，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

　　“而且七濑她又不可能整治井上，她总是独自受伤，忍耐着……那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啊啊啊啊，看着她这么悲伤的表情，连我也心痛不已啊！

　　小森她是真心为七濑抱不平的。

　　她一直支持着七濑的恋情。

　　在琴吹和井上开始交往的时候，小森还紧紧抱着我并告诉我这一喜事呢。

　　所以在知道井上脚踏两条船让琴吹伤心之时，她是绝对无法坐视不理的吧。

　　这样的小森，我也好喜欢。无论是她的热血还是脱线的行为都让我觉得好可爱。

　　无论她有什么缺点，但我只要这样的小森。

　　但是！不过！我可不想看到自己的女朋友要向别人的男朋友“讨回公道”！

　　“我明白你的心情，不过还是不要这么做吧。算我拜托你了，住手吧，这不是女孩子应该做的事啊。”

　　“诶！但是！”

　　看着不满地嘟着嘴的小森，我沉重地道：

　　“所以，让我代替你整治一下井上吧。”

　　◇ ◇ ◇

　　糟透了——我干嘛要和小森做那种傻瓜约定啊！这难道也是中也的诅咒吗？

　　第二天，在学校的我浑身冷汗直冒。

　　我本来乐观地以为经过一晚以后，小森的怒火就会平息，哪知道今天早上一进教室，她就直向我跑过来说：

　　“亮太，加油！好好整一整井上！”

　　她笑着拍了拍我的背。

　　果然还是要做吗~~~~~~~~~~~~~我已经有点退缩了。

　　不要吧~小森~

　　但她却以满是期待和信赖的目光看着我。

　　我没办法背叛这种信任。

　　“哦……哦，交给我吧。”

　　说完，我慌慌张张的回座位坐下了。

　　呜，我这个笨蛋。

　　小心地窥探教室里的情形，只见琴吹在自己的位置上咬着嘴唇低着头，还是和往常一样阴暗。不过仔细一看的话，会发现她两眼发红。呜哇……还是不要看为好。

　　我慌忙转移了视线，寻找着井上的身影。

　　井上正在和芥川说话。不过也是面色苍白，眼眶深陷，感觉相当没精神。

　　琴吹和井上都充满了中也的气息啊。这可不妙。无论是谁我一个也不想靠近啊，会染上不幸的说。啊啊啊啊！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啊！

　　虽然“整治”井上对我来说很简单。

　　只要把他叫到体育馆——

　　“你这家伙究竟对琴吹有什么想法？别自以为是地看不起人，你这脚踏两条船的家伙！”

　　这样说完后给他几拳就OK了。

　　井上比我矮，长得挺秀气，大概也没什么力气。性格温和，应该也不擅长打架，所以也许只会默默承受殴打吧。

　　但是！对比自己弱小且毫不反抗的对手拳打脚踢，这不等于是欺负人吗？

　　这还算是男人吗？

　　而且打人的理由居然是为女朋友的朋友讨回公道？

　　这也显得我太小气了吧————！让我情何以堪啊————！

　　就在我内心纠葛不已的时候，很快就到了放学的扫除时间了。

　　再这样下去，就只能放他回家了啊。

　　“亮太，拜托你了。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哦。”

　　拿着拖把的小森在与我擦肩而过时，小声地叮嘱道。

　　呜……她虽然嘴角带笑，但眼里却没有任何笑意。好恐怖哦，小森。

　　如果到了现在我才说不干了的话，一定会被她大骂看错你了，没想到亮太是这么懦弱的家伙吧。

　　不，最恐怖的还是她说“亮太根本不可靠，我要自己找井上讨回公道”！

　　这才是我最最想要避免的情况啊。我不要看到暗黑系的污秽小森啊！我还梦想着她一直当我女朋友的说。

　　所以，还是让我代替小森担负起这污秽的工作吧！

　　我一定要好好整治井上，让他哭泣着趴在地上道歉！

　　扫除结束。在确认井上往有管弦乐社的社团活动室的中庭音乐楼走去后，我也往料理室跑去。

　　从架子上拿了沙拉油后，又冲回我们班的鞋柜前。

　　很好，井上的鞋子还在。

　　我将沾了沙拉油的纸巾往他的鞋底抹去，确定鞋底非常滑之后，又将它放回了柜子里。

　　呵呵。一会儿井上换上这双鞋子，一定会跌个狗吃屎的。我只要用手机拍下这一幕就万事大吉了。

　　擦了擦汗水，就在我对自己竖起大拇指的时候，却被突如其来的羞耻心弄得一下子沮丧起来。

　　…………我究竟在做什么啊。

　　所谓的好好整治井上，让他哭泣着道歉就是这样吗？这完全是小学生欺负自己不喜欢的同班同学的手段啊。

　　我一边悄悄地往隐蔽处走去，一边想着估计在井上哭泣之前我自己就先哭出来了吧。

　　啊啊，欺负人好逊啊！

　　还得这样鬼鬼祟祟地等着别人。

　　不久之后，井上一脸消沉地出现了。

　　他动作缓慢地脱下室内鞋，换上柜子里的鞋子。

　　我也握紧了手里的手机，屏息凝视着。

　　呜，心跳得好厉害！虽然井上也很可怜，但总算就要结束了。

　　没错，原本就是脚踏两条船让琴吹伤心的井上的错！你只要跌一跤就能了结这一切的话，还应该感谢我呢。

　　为了稍微减轻自己的罪恶感，我在心中反复念叨着。

　　另一边，井上低着头，一脸憔悴地迈开了步子。

　　上吧！沙拉油！

　　我激动地握紧了手机。

　　转瞬之后，井上鞋底一滑——砰，结结实实地跌坐在地。

　　我的手机一闪。

　　太棒了！成功了！

　　看到了吗？红乐乐！我为琴吹报仇了！还成功地拍下来了哦！

　　但很快，一瓢冷水浇熄了我的兴奋之情。

　　诶！他、他哭了……？

　　怎么会！井上居然低着头流下了眼泪！

　　就像是陷入了人生无尽的绝望中一样，他肩膀颤抖着，泪珠一滴一滴的滚落。透明的水滴落到地面，晕了开来。

　　如此软弱而毫无防备的姿态让我不知所措。

　　呜哇啊啊啊，你干嘛哭啊！井上！又不是小孩子了！跌一跤有什么好哭的！是摔得很疼吗？还是吃坏了肚子？拜托别哭了啊！！

　　你一哭倒显得我是坏人了。而且对方一哭，我的心里的罪恶感顿时排山倒海般涌出。

　　井上紧咬着嘴唇，肩膀颤抖着，似乎非常痛苦——

　　不，那家伙是脚踏两条船的混帐！我和小森都是被他温和的表象迷惑了。井上做出那种事，受到惩罚也是理所当然的——啊啊，但是，井上看起来好痛苦哦……这样一想，连我的心也揪了起来。

　　脑海中忽然闪过中也的诗句，让我更觉得悲伤了。

　　‘充满污秽的悲伤，

　　无所寄托无所期待，

　　充满污秽的悲伤，

　　倦怠时梦想死去。’

　　不知井上和琴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井上为何会不赴琴吹的约会，而到别的女生那里去呢。

　　但是，受伤的似乎不止是琴吹一个人啊。

　　井上他也痛苦得哭泣呢。

　　我想起了在教室里一脸悲伤地低着头的琴吹。

　　还有同情爱怜这个如此喜欢井上，愿意为井上付出一切的女孩子，甚至为她的痛苦流泪的小森。

　　终于，井上含着泪水站了起来。

　　一时间各种滋味从我心中流过，让我觉得胸口刺痛，喉咙发堵。

　　谁也不想沾上污秽。

　　谁都想快乐而美丽。想对着太阳堂堂地挺起胸膛。

　　但是无论什么都不会是完全正确的，也不可能有什么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人们都不愿如此，却也无可奈何。

　　如被女性抛弃的诗人，他的悲惨、痛苦、遗憾与伤心都会逐渐染上污秽之色。

　　但这是那女子的错吗？还是被抛弃的男人的错呢？或者是否他们两人都怀着痛苦之情呢？不是当事人，谁也不会明白。

　　所以，井上他们之间的事，究竟是谁的错呢？外人无法判断，也不可能单方面的下定论。

　　或许井上也有他的苦衷。可能并非只有琴吹才是受害者。

　　“对不起……井上。”

　　我怀着极度的后悔之情，目送着像迷路的孩子般摇摇晃晃远去的井上，几乎不可闻的声音道歉。

　　真心的，无数次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井上。

　　这时，中也的诗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

　　‘在充满污秽的悲伤中，

　　开始畏惧痛苦；

　　在充满污秽的悲伤中，

　　无可奈何地看着夜幕降临。’

　　——完——

　　“文学少女”之今天的点心~[银茶匙]~

　　“井上，难道有恋母情结？”

　　进入十二月之后，某日的午休时间里，小森同学一面看着我的便当，一面小声地这样说道。

　　“喂——别说这种话啊！又会被传开的啦！”

　　前些日子，有传言说我在和男生交往；更早些时候，甚至有传言说我每天晚上看着幼女的照片自言自语。为此，我没少遭到白眼。

　　要是再被贴上恋母情结的标签的话，我可真受不了了。无论是恋母情结还是萝莉控，都是变态行为。

　　“我可没有什么恋母情结啊。”

　　当然，我也没和男生交往，更不会偷拍幼女的照片。

　　“可是，你的便当，看起来就像花圃一样。”

　　听到小森同学这样一说，我无语了。

　　放在桌子上的，是印着可爱小兔子图案的便当盒，便当盒里面装着捏成花的形状、并且上面点缀着星型图案的饭团；还有用带着小动物脸形图案的竹签叉着的肉丸子、鹌鹑蛋、章鱼型火腿肠、小兔子型苹果瓣等五颜六色的东西，竹签上甚至还挂了一面小旗子。

　　“真厉害。从中可以感受到母亲深切的爱。你的母亲一定非常爱你吧，井上。”

　　听到小森同学的感慨，别的女生也朝我的便当盒看了过来。

　　“哇，好有梦幻色彩哦。”

　　“叉子也是小兔子型的。”

　　“这就是爱啊。”

　　听到她们的议论，我不禁脸红了。

　　“不，不是的。母亲把我和妹妹的便当弄混了。”

　　舞花所在的小学里，每周都有一天可以带便当去，因此，在那一天，母亲总会非常有兴致地把饭团捏成各种可爱的形状，在汉堡包上插上小旗子。

　　当然，只有舞花的那份是这样，我的和平时是一样的。

　　今天早上，大概母亲的兴致高得有点过头了吧，所以她把便当弄好的时候，还慌慌张张地说了一句“啊，已经这个时候了呀。”

　　“给，这是做哥哥的你的便当。”

　　当妈妈笑着把用蓝色的布包着的便当盒递给我的时候——

　　咦？怎么这么轻？……我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由于快要上课了，所以就没多想顺势接了过来，带着它离开了家。

　　“这真的是我妹妹的便当，平时可不是这样的啊。对吧，芥川。”

　　我请坐在一边吃着我便当的芥川（就是前些日子有传言说正与我交往的那个男生）为我作证。

　　芥川以平静的语气说。

　　“嗯，没错。虽然便当也有如此精致，不过我可从来没看到过上面插着小旗子。”

　　他这样回答道。

　　小森同学她们看起来非常高兴，大概是因为能和芥川说话吧。芥川很受女孩子欢迎的。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你母亲果然每天都为你做像这样精致的便当吧。”

　　总觉得她们的话里似乎隐含着别的意思。

　　“毕竟，男孩子是会喜欢上与自己母亲相似的人啊。有恋母情结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我可不是什么有恋母情结的人啊。

　　“那么，我来给井上出一份口头问卷调查吧。井上的母亲，是可爱系，还是美丽系的？”

　　小森同学非常突然给我出了这么一份问卷，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啊，为、为什么要做这个？”

　　“通过这个问卷调查，可以判断出井上的恋母程度哦。”

　　“哎？”

　　小森同学催促着我立刻回答。

　　“应、应该是可爱系吧。”

　　“体形呢？是苗条系，还是丰满系？”

　　“这个嘛，是苗条系。”

　　“胸部呢？是微乳，还是巨乳？”

　　“这也要回答啊？普通啦。”

　　“你在几岁之前还和母亲一起入浴？”

　　“啊，连这个都要问！？大概是……到幼稚园毕业吧。”

　　“对井上来说，母亲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这个啊……鲑鱼与花椰菜做的焗菜——啊，干嘛还做记录！”

　　小森同学兴致勃勃地回答道“没什么，别在意。”，随后，又问了许多问题，比如母亲喜欢的颜色啦、训斥我的方法等等。

　　“谢谢你，这些就可以作为参考了。”

　　说完，她离开了。随后其他女孩子也尖叫着离开了。

　　她说的“参考”，是什么意思啊？

　　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时，我看到小森同学她们正和琴吹同学说着什么。

　　接着琴吹同学满脸通红，似乎还很生气的样子。她正对小森同学她们抱怨着什么，不过，小森同学她们似乎根本不在意，依然笑意盈盈。

　　之后，琴吹同学朝我看了过来。

　　当我们四目相对时，她慌忙把头转向别处，似乎很吃惊的样子。

　　然后，她又不时朝我看来，接着又把头转往别处，好像要做什么决定。过了一会儿，她走到我面前。

　　琴吹同学坐在椅子上，把在学校小卖部买的巧克力螺面包放到我的桌上，脸依然转朝别处。

　　啊？

　　我看了看这个味道略苦的巧克力螺，又抬头看了看琴吹同学。

　　她依然把脸转朝别处，并小声说道。

　　“……午饭的面包买多了，我吃不完，所以……”

　　她把面包推到我面前。

　　“给我的？谢谢。”

　　为什么她会突然给我面包？虽然我想不明白，但妹妹的便当分量明显不够我吃，所以我非常感谢她。

　　琴吹同学撅着嘴，满脸通红。

　　“啊，给你钱。”

　　“我可不要。”

　　“可是……”

　　我想起了她要求赔偿被远子学姐吃掉的书的事，于是拿出钱包，琴吹同学以非常强硬的语气，说道。

　　“好了！”

　　她就这样拒绝了。

　　不知道是不是察觉到自己的语气变得强硬，琴吹同学以似乎有些难为情、又有些生气、还略带为难，总之难以形容的表情看着我，问道。

　　“……井上，有恋母情结啊。”

　　她一面轻声说着，一面回到了小森同学她们身边。

　　震惊之余，我甚至忘了叫住她解释一下。

　　天啊~~~~~我又要被当成有恋母情结的人了啊。

　　“别在意。仰慕母亲，或者认为母亲是特别重要的人，对孩子而言，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芥川有些悲伤地看着我说道。

　　听到他的话，我舒了一口气。

　　是啊，芥川的母亲一直住院，尽管社团活动繁忙，他依然经常去探望母亲。

　　“是啊。这也没什么不好的。”

　　虽然有些难受，但我还是尽量笑着回答芥川，他也笑着说道。

　　“不过，井上是那种容易被比自己大的女性疼爱的人啊。天野学姐也对你非常照顾。”

　　“啊啊啊啊，你说远子学姐？”

　　我不禁大声叫了起来。

　　琴吹同学看向我。

　　我慌忙压低声音，语气坚决地反问道。

　　“远子学姐什么时候照顾我了？她总是说学弟要听学姐的话，把我呼来唤去，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芥川好奇地揉了揉眼睛，然后说出了更奇怪的话。

　　“是吗？可是之前排练的时候，我看她非常关心你呢。啊，对了，我想起来了，去过你家之后，感觉天野学姐的言行举止和你的母亲有些相似呢。”

　　◇ ◇ ◇

　　远子学姐关心我？还和我的母亲感觉相似？

　　这可真是天大的误会。

　　他从哪里看出那个总是悠然自得、大脑少跟筋的“文学少女”关心学弟了。

　　而且，我也没觉得她和我的母亲哪里相似。

　　放学后。

　　一直想着这些的我，向文艺社走去。突然，里面传出物体倒塌，还有什么东西被翻过来的声音，接着，是一声“呀！”的惨叫声。

　　这是怎么回事啊！她又搞出什么事来了。

　　我急忙推开门。这狭窄的房间里灰尘弥漫，堆在墙边的书山有一部分倒塌了，地板上全是散乱的书本。里面的铁管椅也倒了，而远子学姐正蹲在椅子旁边。

　　她的右手拿着拖把，大概是打算扫除吧。而左手上不知为什么，拿着胶带。

　　“你在做什么啊？把书弄得到处都是。”

　　“我只是推了一下，就变成这样了。完全没料到。”

　　远子学姐有些难过地说道。

　　“请当心一些啊。被书压死可不好看。”

　　我一面帮忙收拾书，一面抱怨道。

　　远子学姐心有余悸地回答道“这房间太狭窄了，都没多少可用空间。”

　　啊，她哪里有个做学姐的样子啊。

　　说照顾，不都是我在照顾她吗。

　　在这间透风的寒冷房间里，我们收拾着书，把它们放回原处。

　　地板收拾干净之后，远子学姐依然蹲着，并四处张望着，似乎在寻找什么。

　　“今天不用写点心吗？那样的话，天这么冷，干脆回去算了。”

　　“啊，这可不行。”

　　远子学姐慌忙站起来，口述了三个题目。

　　我不高兴地坐到桌边，拿起新的HB铅笔，开始在厚达五十页的稿纸上写作。

　　远子学姐把铁管椅拖到窗边，脱掉鞋子盘腿坐上去，开始翻阅自己买的文库书。

　　“中勘助的《银茶匙》，有着加了白糖的煮鱼的味道。”

　　她一边用温柔的语气说着，一边把书页撕下来放进嘴里，慢慢咀嚼，然后咽下。接着，露出幸福的笑容。

　　“嗯。柔软而美味！仔细咀嚼这种完全溶进生姜味道的白色鱼肉的话，甜美的汤汁就会扩散到每一个味蕾。这种朴素而温柔的味道，就是母亲的味道啊。”

　　母亲的味道——听到这个词，我非常吃惊。

　　远子学姐依然微闭双目，一脸幸福地享受着文章的美味。

　　“作者中勘助，是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出生的作家。以前尝试过写诗，想以长诗表现独特的世界。

　　但很遗憾，没有成功，在试刊失败之后，转而开始写小说。

　　其代表作——自传体小说《银茶匙》受到夏目漱石的赞赏，在漱石的推荐下，该小说于大正二年四月开始，在《东京日新闻》上连载。

　　银茶匙指的是作品的主人公‘我’小时候使用过的小小的银制茶匙。当时，伯母代替产后体弱的母亲照顾经常生病的‘我’，经常用银茶匙喂我药。

　　伯母是一位非常温柔善良的人。就像‘我’的另一个母亲似的，对我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怀和爱意。不论要去哪里，她都背着‘我’——在五岁之前，一直没有下地行走过的‘我’对此永远不忘——伯母就是这样精心照顾‘我’。对于伯母来说，照顾‘我’就是无限的快乐，也是她生命的意义。”

　　继续吃着书页的远子学姐说到这，脸上浮现出温柔的笑意。

　　不可思议的是，看到她的表情，我感到这寒冷的房间突然变得温暖了起来。

　　咦？

　　好像真的变暖和了啊？

　　昨天风吹在脸颊和脖子上的时候，还冷得要命呢。

　　窗户一直被风吹得“咯啦咯啦”作响，外面是阴沉沉的天空，可是，为什么我会感到暖和呢。

　　“书的前篇，描写的是‘我’的孩提时代。

　　尽管这篇文字优美的小说是由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创作的，但纤细地描绘出了小孩子眼中的真实世界，会让人产生同感，觉得自己的童年也有过这样的事，唤起人们对幼时的回忆，对那样的痛苦无法忍受，为这样的小小幸福欣喜不已。

　　在‘我’那让人感怀而眷恋的童年里，总会出现的是伯母的身影。”

　　远子学姐继续温柔而轻声地说着。

　　“如同甜美、肥硕的煮鱼一般——伯母的存在，给人以安心的感觉。

　　而煮的鱼，一定是鲽鱼。

　　如果你读到最后，一定会明白我为什么断定是鲽鱼的味道。而到那时候，寂寞之情也会油然而生。

　　这个小说里，也有其他美食的味道呢。比如说，到后篇的最后，对在朋友的别墅遇到的美丽姐姐的描写，堪称绝品！就像手磨的豆腐撒上釉子的肉瓣一样，汁水渗透其中，放在舌头上仔细品味，那种缓缓融化般的感觉让人陶醉。‘我’小时候和伯母一起去买的水嫩嫩的竹羊羹、叫做肉桂棒的、那种在棒状的糖表面涂上肉桂做成的糖果，只要读着文字，就能让人流口水。

　　不过，我还是坚持认为这本书是伯母做的鲽鱼肉的味道。”

　　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在稿纸上写着文章的我，这时终于发现了。远子学姐坐在风吹进来的地方，用身体为我建起了挡风的墙壁，所以，风吹不到我。

　　在明白的同时，我又产生了新的疑问。

　　坐在那里，远子学姐不觉得冷吗？

　　难道说，她是专门为了我这样做的……？

　　是因为我昨天抱怨说会感冒吗？

　　翻阅着《银茶匙》的远子学姐依然和平时一样，对周围的事不管不问，用温柔而清丽的声音继续说着。

　　我想起了芥川说的话，感到心里突然变得难受，脸也一下红了。

　　——天野学姐也对你非常照顾。

　　不，这一定是偶然。

　　我可不认为远子学姐会关心我，而专门坐到被寒风吹的地方。

　　远子学姐微笑着，告诉我一个小知识：“在欧洲，人们总会说幸福的孩子是含着银茶匙出生的，在生产的时候，人们会把银茶匙作为贺礼。”

　　一定是偶然。

　　“啊！”

　　远子学姐突然叫起来，并在铁管椅上把身体向前探，我吓了一跳，于是停下了写作。

　　“你怎么了？”

　　“我找到了。”

　　笑意在她那张小巧精致的面孔上逐渐扩大。

　　远子学姐跳下铁管椅，蹲在地上，再次拿起拖把，在柄环处缠上胶带，插进书堆的间隙中。

　　？她到底在做什么啊？

　　我感到非常无语，而远子学姐又立刻把拖把拿了出来，并露出笑容。

　　贴在柄上的胶带沾着一枝笔。

　　那是我以前丢失的笔。

　　难道说，在我来之前，她鬼鬼祟祟地拿着拖把和胶带，就是为了帮我找笔吗？我早就放弃寻找了啊。

　　远子学姐的眼睛得意地放着光彩，她拿着笔，走到我面前。

　　然后，把笔放到目瞪口呆的我手上。

　　“给，心叶。下次可别再丢了哦。”

　　她那灿烂的笑容，和早上把便当递给我的母亲的容颜重合在了一起。

　　——给，这是做哥哥的你的便当。

　　我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脸像火烧一样烫。

　　确……确实很相似啊。

　　随后，远子学姐又返回到座位上。

　　脱下鞋子，继续盘着腿享受《银茶匙》的美味。

　　“啊，这本书实在是甘甜、枯涩而充满幸福，非常美味呢。

　　有这样一位能够包容并温柔地守护自己的人在身边，实在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呢。”

　　她的声音如春日的阳光般温柔和煦。

　　我绝对没有什么恋母情结。

　　只是觉得远子学姐和母亲有些相似而已。

　　“篝火”、“驯鹿”、“速食比赛”。

　　我看了看以这三个词为题材写成的今天的点心。

　　在速食比赛中失败，孤独地徘徊于夜幕中的森林里的驯鹿在篝火前，与一位一直等待着恋人的少女再次相遇——

　　当然，我本来打算接下来写成让远子学姐哭得唏哩哗啦的情节——不过……

　　由于刚才远子学姐为我挡风，让房间变得暖和。

　　我决定偶尔也“对学姐表示一点尊敬之意”。

　　当我用远子学姐找到的笔写完最后一行之后，把这个结局甜蜜的故事当作餐后甜点交给了这位文学少女。

　　——完——

　　“文学少女”与祝福的诗人

　　那个，是叫抽奖机还是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会“喀啦喀啦”作响的机器。

　　总之，我摇动那个手柄，就掉出来了红色的小珠子。

　　“恭喜！您获得一等奖，是康巴特公园的双人门票。”

　　穿着华丽短衫的大叔大声叫着，敲起了面前的钟。

　　◇ ◇ ◇

　　“太好了。白色情人节可以和小森一起去温泉游泳池了！”

　　我把在商店街得到的双人门票高高地举在头顶，在自己的房间里兴奋地跳起了桑巴舞。

　　进入三月，春意盎然。第三学期即将结束，从四月开始，我就是大学考生了。在灰色的考试生活降临之前，我非常想与小森一起留下美妙的回忆。我的这个愿望，似乎被神明听到了。

　　最近我似乎不怎么走运。我时常会想，把年初参拜时投的香火钱还给我，不过，现在算是扯平了。

　　位于都市郊区的康巴特公园覆盖着巨大的圆顶，里面有模仿南国的大海建造的温水游泳池。还可以听四弦琴的演奏，观看呼啦舞表演，光线随时间变化而改变，能营造出夜幕下的大海和晚霞下的海景般的气氛。

　　大海！

　　晚霞！

　　四弦琴的BGM！

　　再套着海豚模样的救生圈泡在池中，那就再完美不过了。

　　我一遍又一遍地仔细看着这两张门票。兴奋得脸都变形了。到白色情人节的时候，用这两张门票去康巴特公园，在晚霞的橙色光线中，与小森KISS。

　　可是——

　　“对不起，亮太，我今天要和七濑一起回家。明天和后天也一样，要和七濑一起回家。星期六要和七濑一起出去……”

　　小森抱歉地合起双掌，对我说道。

　　午休的时候，我们在离教室比较远的走廊一角交谈着。

　　“喂，又这样啊！你从上周开始，就一直和琴吹粘在一起。每天都这样形影不离，琴吹也会觉得烦的啊。”

　　“可是，七濑她，为井上的事而非常消沉，我不能放着她不管啊。虽然亮太你也说过井上，可是似乎完全没有效果呢。”

　　“呃。”

　　我无言以对。

　　“这个……总之，我还打了他几下，教训他不要脚踏两只船，可是……”

　　我这样回答道。

　　实际上，我是把黄油涂在他鞋底上，让他摔倒，可是，看到他疼得几乎要哭出来，我产生了强烈的内疚，根本无法把教训他的话说出来。

　　“难得亮太这么努力，井上也真是的，在休息的时候总是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根本不和七濑说话，七濑可是一直在看着他呢，都要哭了。”

　　是啊。

　　琴吹的眼神，确实很悲伤。

　　以前，班上没有人知道他们在交往。井上一直很老实，也不引人注目。琴吹对井上的态度不冷不热的，所以喜欢琴吹的男生们也没怎么注意井上。当琴吹专注地盯着井上看之后，流言就产生了。

　　“琴吹和井上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们到底怎么了？”“琴吹已经是井上的人了吗？”无法接受这种事的男生们纷纷猜测着。

　　尽管也有人直接去问井上，但每次芥川都会站出来，叫他们别管。

　　我气急败坏地叫了起来。

　　“啊……可是，恋爱的烦恼只有当事者本人才明白啊，错也不光在井上一方吧。”

　　由于曾经把他弄哭，有内疚感的我为他辩解道。

　　“当然了，脚踏两只船是不好的。”

　　“是啊，那是最差劲的！井上就是那样，不过天野学姐也很过分呢！明明知道井上和七濑在交往，还故意在约会那天把井上叫过去。”

　　啊？天野？

　　就是那个“文学少女”————

　　“喂，你说井上脚踏两只船，就是指文艺社的天野学姐吗？”

　　小森点了点头，脸上依然气鼓鼓的。

　　“就是啊，七濑一直非常仰慕天野学姐，所以受到的打击更大了。”

　　我感到茫然了。

　　井上花心地交往的另一个对象，是天野学姐！？

　　◇ ◇ ◇

　　放学后。

　　我去了矗立在学园中庭、气派的音乐大厅。

　　三年级学生由于要参加入学考试，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来学校，不过，据说天野学姐每天都要来这个音乐大厅。

　　我可没有兴趣对别人的恋爱说三道四。不过，由于井上对琴吹花心并且交往的对象是以前一直照顾小森的天野远子，所以我对这件事很在意。

　　而且，不把井上和琴吹的问题解决掉，我和小森之间就不可能有进展。午休的时候就是这样，邀请她一起去游泳池的事就这么泡汤了，可恶。

　　就算是为了自己，我也只能去见一见天野学姐。

　　我是头一次进到这个音乐大厅，看到大厅的豪华气派，地上铺着的厚厚绒毯，让我吃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哇，这真是管弦乐社的OB捐款建造的吗？”

　　在社员带领下，我朝最上层走去，其间心脏一直扑通地跳着。

　　要冷静下来啊，这里是学校。又不是受邀去访问白宫。

　　冷静啊，一定要冷静下来。

　　我一面像念咒语一样反复说着这句话安慰自己，一面走进房间。

　　“反町？”

　　这时，我听到了一个温柔的声音。

　　我呆呆地站住了。

　　天野学姐解开一边的发辫，她那波浪般的柔软的黑发披到了腰间。

　　让我吃惊的还不止这个，她那苗条的身体上，披着纯白的布单，就像某种民族服装似的。而她的脖子也非常白皙透润，显眼程度丝毫不亚于布单。她的白皙双足、露出的香肩与手臂，与布单的纯白搭配得自然而协调。

　　不过——难道说，布单之下，她什么也没穿？

　　为、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啊。

　　就算是进入了三月，天气转暖，外出的时候还是要穿上冬装的吧——啊，怎么扯到这个了！

　　“哎呀，你的脸好红啊。对二年级的小男生来说，这个场面是不是过于刺激了啊？”

　　开心地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位手上拿着画笔的超级美女。她那褐色的头发自然地梳在脑后，制服上围着围裙，身体丰满成熟，眼神和表情间充满压倒性的自信。

　　她叫姬仓麻贵。

　　是理事长的孙女，被大家叫做公主。是学园内无人不知的超级名人。当然，她是不会搭理我这种一般人的。

　　她毫不避讳地直视着我。

　　我知道她是在戏弄我，所以脸变得更红了。

　　“啊……这个……我是……”

　　我怎么会变得语无伦次了啊，真是丢脸。

　　这时，天野学姐温柔地说道。

　　“对不起，我穿成这个样子。我是在当绘画的模特。”

　　“模、模特……？”

　　“对，裸体模特。”

　　听到公主的话，我的心脏都快爆裂了。

　　裸、裸体？

　　果然是裸体啊？在布单下面什么也没穿！虽然我知道不可以看她，但还是忍不住凝视着她。

　　布单又不是透明的。而且，我更喜欢胸部大的那种类型……天野学姐，怎么看都是那种没货的类型。

　　啊，我究竟在想些什么呀。

　　“麻贵真是的，别乱说啊。”

　　天野学姐瞪着公主埋怨道。

　　然后，她担心地看着我，问道。

　　“反町，我看你好像有些头晕，没问题吧？”

　　“啊，只是觉得有些热，不过，没什么问题。”

　　不知是不是因为她解开了一边的辫子。

　　现在的天野学姐看起来更有成熟韵味，很漂亮。

　　不对，以前她就是个美人，怎么说呢……应该是更有透明感……而且，散发着一股朦胧的性感气息。

　　啊，我的心脏跳个不停。

　　“别光站着，坐下吧，我去准备茶水。”

　　“不了，我马上就要走。”

　　我僵硬地回答道。

　　“麻贵，可以请你离开一会儿吗？”

　　“哎呀，我可不能让衣冠凌乱的远子和正处于发情期的男生独处哦。被人误会可就不好办了。”

　　“不要乱说，好了，快出去吧。”

　　公主摊了摊手，走进了里面的一个房间。

　　接着，天野学姐抬起头看着我，微笑着说道。

　　“找我有什么事吗？是小森的事情吗？”

　　我无言以对。

　　于是，她又用温柔的表情问了一遍，我窘迫得直冒汗。

　　这个人真的在和井上交往吗？而且，据小森所说，她明明知道井上和琴吹在交往，还故意在两人约会的日子把井上叫去。

　　如果真是真的，就实在太过分了。可是，温柔地等待着我回答的天野学姐，怎么看也不像是那样的女人啊。

　　以前也是一样，虽然会在走廊正中朗读诗剧、突然陶醉于自己的幻想世界中、还会经常提起什么海涅、拜伦，是个有些奇怪的学姐，但我有事情的时候，她会认真地为我考虑。

　　可以说，是我的恩人。

　　虽然我在犹豫着到底该不该逼问她，但我也不能什么都不说，就这么回去。

　　我鼓起勇气，说道。

　　“今天不是要说我的问题，而是你。”

　　“啊？”

　　“我听说井上在与琴吹约会的时候放鸽子，跑到你那里去了。有人说井上脚踏两只船。”

　　天野学姐睁大了眼睛，表情慢慢变得悲伤起来。

　　啊……我最怕应付这种场面了。

　　“琴吹非常消沉，这让小森很担心。所以她最近都不太愿意陪我了。对我来说，琴吹和井上进展顺利是最好不过的。天野学姐你是怎么看井上的？”

　　天野学姐低下了头。

　　“是这样啊……对不起。”

　　天野学姐弯着手指，在布单上轻轻划动的动作，以及轻柔的声音，都显得非常悲伤。

　　“我也和七濑说过了，那天，心叶似乎误以为我卷进了什么麻烦事中。他只是作为一个担心学姐的学弟，跑过来探望我而已。”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学姐你，喜欢井上吗？”

　　天野学姐抬起了头。

　　她那美丽而略带感伤的笑容让我的心狂跳不已。

　　“……井上……”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不过，她的眼神却清澈而坚定。

　　天野学姐微笑着回答道。

　　“…………是我重要的，学弟。”

　　她的语气非常肯定。

　　“你说重要，果然还是喜欢他的吧？”

　　“不，不是你想的那样，只是重要而已。”

　　天野学姐缓缓回答着，仿佛在斟酌自己说的每个字一般。

　　她的声音柔和，目光清澈。

　　看着她的表情，听着她的声音，我感到心口好痛。

　　——是我重要的。

　　她轻轻说出的这句话，似乎比单纯的“喜欢”包含了更多、更强烈的思绪。

　　我并不是恋爱专家，也不太明白女孩子的心思。

　　不过，重要和喜欢，有区别吗？

　　露出如此温柔而悲伤的神情，并说对方是自己重要的人却不喜欢对方，这是为什么啊？

　　看到我没有说话，天野学姐拉着纯白的布单，朝书架走去，并抽出一本书，然后回过头，用非常有成熟韵味的笑容看着我说道。

　　“这是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看过吗？反町。”

　　“没有，泰科尔？”

　　“不是泰科尔，是泰戈尔。”

　　天野学姐笑道。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一八六一年出生的印度文学家、哲学家、作曲家、画家、评论家、教育家——被称为诗圣。

　　他家是印度首屈一指的大财阀，出身于种姓制最高层的婆罗门阶级的他，周围有着浓厚的新文化艺术的气息。在广阔的庭院中，少年泰戈尔学习着美好的东西并成长着。

　　在一九一三年，凭借诗集《吉檀迦利》，他成为了亚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

　　天野学姐抱着书本，继续对我讲述泰戈尔的事。

　　“泰戈尔的诗可以比喻为清冽的泉水，不过，我却觉得那更像是金色的芒果和爽口的酸乳混合的酸甜奶昔，如同与无限的爱温柔相拥一般——”

　　诗歌一般的词句，从她小巧的嘴唇中倾泄而出。

　　‘你已经使我臻于无穷无尽的境界，

　　你乐于如此。这薄而脆的酒杯，你再三地饮尽，

　　总是重新斟满新的生命。’

　　天野学姐叹了一口气，说道。

　　“《吉檀迦利》是奉献给神明的诗歌，本来，这是泰戈尔的母语孟加拉语写成的定型诗，他自己把这本诗集译成了英语的散文诗，推广到了欧洲。如果把两者对比阅读，就会得到不同的感受，非常有意思。

　　定型诗如馕一般甘甜、朴实而严肃，有一种让人感怀的味道。

　　两者都充满了对伟大存在的爱与信仰。同时，也能让人感受到居住在天界的神明对我们投下的目光。”

　　微闭双目轻声说着的天野学姐，美丽得让人窒息。

　　‘我生命的生命，

　　我要保持我的躯体永远纯洁，因为我知道，

　　你的生命的摩抚，

　　接触我的四肢。’

　　天野学姐的黑发倾泻在纯白的布单上。

　　她的睫毛修长。

　　勃颈纤细。

　　声音动听。

　　‘我要永远从我的思想中屏除虚伪，

　　因为我知道，

　　你就是那在我心中燃起理智之火的真理。’

　　——是我重要的。

　　我想起刚才听到的声音，又开始觉得心中疼痛不已。

　　说起来，上个月在中庭见到天野学姐的时候，她看起来有些情绪消沉呢。

　　——经常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孩子……交了女朋友。是个非常不错的女孩子，两人都很纯洁……

　　说着，天野学姐神情落寞地笑了笑。

　　她所指的，不就是井上和琴吹吗。

　　这么看来，天野学姐果然对井上有好感。

　　‘我要从我心中驱走一切的丑恶，

　　使我的爱开花，

　　因为我知道你在我的心宫深处安设了座位。’

　　这是指井上吧。

　　‘我要努力在我的行为上表现你，因为我知道你的威力，

　　给我力量来行动。’

　　她真的是喜欢井上的吧。

　　这奉献给神明的诗歌，在我听来就像恋曲一样。

　　天野学姐睁开了眼睛说道。

　　“这本诗集，请你务必读读看。读完之后，你一定会感到心灵得到洗涤的。这是身为‘文学少女’的我大力推荐给反町的书哦。我会和麻贵说一声的。”

　　说完，天野学姐把泰戈尔诗集交到我的手中。

　　“天野学姐，你果然对井上……”

　　“反町，我可没有喜欢心叶，或者有想和他交往的念头，心叶也一样，他的女朋友，只有七濑一人。”

　　天野学姐的语气非常肯定，声音也变大了。

　　“心叶和七濑交往，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一直都认为他们在一起是很棒的事。”

　　我的内心混乱不已，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天野学姐真的觉得那样很棒吗？在中庭碰到她的时候，她还满脸落寞的神情。她是真的觉得很棒吗？

　　“心叶最近过得怎么样？还好吧？”

　　“我也不太清楚，他总是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

　　天野学姐的眼睛里泛出一丝光彩。

　　“……是吗？”

　　说着，她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这时，公主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差不多了吧？我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

　　“啊，对不起。”

　　“诗集什么时候还回来都可以。”

　　大声对我这样说的，不是天野学姐，而是公主。

　　啊，难道她一直在偷听？

　　天野学姐撅起嘴，对她抱怨道。

　　“麻贵……”

　　公主却依然笑着。

　　“再见了，反町。”

　　并摆了摆手，似乎急着要赶我走似的。

　　“那个，天野学姐。”

　　我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

　　我到底想说什么啊。

　　不过，我马上打住了，然后红着脸，小声说道。

　　“…………你已经是要参加大学考试的学生了，请保重身体，别感冒了。”

　　啊，我到底在说些什么啊！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吧，而是井上的事啊，是井上的事，井上的事啊——！

　　“这个不用担心。我会给远子温暖的。”

　　“我才不要！你要是再说奇怪的话，我就不当模特了。”

　　“打扰了！”

　　我慌忙关上门，跑到走廊上。

　　“天野学姐，看来真的喜欢井上啊……”

　　走出音乐大厅之后，我抱着泰戈尔诗集，一面朝教学楼出入口走去，一面小声嘟哝着。

　　“那么，井上更喜欢哪个呢？是天野学姐？还是琴吹？”

　　唔，既然井上在和琴吹约会的时候放鸽子，跑去天野学姐那里，这么说，他是更喜欢天野学姐吧？虽然天野学姐说事出有因，但要真是那样的话，琴吹应该不会那么消沉。

　　作为井上的女朋友，琴吹应该是对井上的心意变化最敏感的人吧？她最明白井上的心情，井上倾向于谁，井上在想着谁。

　　就算以我这个外人的眼光来看，井上和天野学姐在一起的时候也是看起来十分融洽，两人相处得非常和睦……虽然井上在教室里的时候显得很老实，但和天野学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开玩笑、嗔怪。井上和天野学姐在一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总感觉井上和天野学姐交往，比和琴吹交往更让人能够接受。啊，这么说，果然……

　　可是，那样的话，琴吹又算什么呢。

　　我的大脑中浮现出小森气愤的表情，以及琴吹望着井上时的悲伤的目光。心情变得如同喝了生菜汁一般苦涩。

　　既然会让琴吹如此痛苦，开始就别和她交往啊。既然交往了，却还喜欢上别的女生，实在是过分。

　　如果井上和天野学姐真的在交往……琴吹一定会伤心的，现在她就非常难受。

　　啊，这么说，与小森接吻的事真的要泡汤了。

　　就在我心情沮丧地走着的时候。

　　啊？

　　我看到琴吹脸色铁青地站在鞋箱前。

　　她不是和小森一起回去了吗？

　　为什么会站在那个地方，而且，脸色非常不好。

　　琴吹一动不动地站着，目光一直集中在鞋箱的某一点上。

　　那是井上的鞋。

　　她该不会是想在井上的鞋里放图钉吧！

　　琴吹用手摸着井上的鞋。

　　我感到一阵恶寒，于是慌忙跑了过去——只见琴吹的表情非常扭曲。

　　她眼角泛着泪光。

　　“琴、琴吹……！”

　　我为什么要和她打招呼啊。

　　要是一开始就装做没看见该多好。

　　可是，我的脚却不由自主地跑向琴吹。

　　“！”

　　琴吹吃惊地放下鞋子，朝我看过来。

　　泪水从她的脸颊滚落到手背上。

　　“你没和小森一起回去啊？”

　　“我……我还有图书委员的工作，虽然小森说要等我，但我叫她先回去了。”

　　“现在图书室还没关门吧。”

　　“…………”

　　琴吹咬着嘴唇，低下了头。

　　“要在图书室值日，是骗人的吧。”

　　“……”

　　“是不愿意和小森一起回去吗？”

　　“……”

　　“也是啊，在心情郁闷的时候，身边要是有人胡闹，就会变得更郁闷。不过，小森可不是有心的——”

　　“不、不是的。”

　　琴吹轻轻摇了摇头。

　　“小森非常担心我，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陪伴我……”

　　话还没说完，她的眼角又泛起了新的泪花。

　　“可是，我无法笑起来……气氛总是变得阴沉，真、真对不起小森……”

　　糟糕，她再哭起来的话，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没那回事啊。”

　　我大声说道。

　　“小森就是那样的性格，绝对不会认为你给她添麻烦的。对了！她还说了，下次休息的时候，要和琴吹你一起去玩！正巧，我得到了三张康巴特公园的免费门票。”

　　我拿出装在口袋里的门票，在她眼前晃了晃。

　　“星期天，我、小森、还有你三个人一起去吧，尽情地玩耍吧。”

　　◇ ◇ ◇

　　到了周日。

　　我、小森以及琴吹三人去了我一直憧憬的康巴特公园。

　　当然，我的门票是自掏腰包买的。

　　小森也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提议。

　　——亮太也非常担心七濑啊！谢谢你，亮太！我再次迷上你了。

　　——七濑也答应一起去康巴特公园了。我们两人一起想办法让她振作起来吧。

　　——今天就去买七濑的泳衣~！

　　兴奋的小森把每件事都向我报告。

　　我的心里却这样想着。

　　“永别了，我们两人的白色情人节！”

　　我们乘坐电车去的途中，琴吹的话语很少。

　　在能坐四人的箱式座席间，小森坐在琴吹的身边，一直热情地和她说着话，劝她吃巧克力和饼干。

　　琴吹也感到有些过意不去，所以每次都尽力回应她，尽管话语很短。

　　“……嗯。”

　　“是啊，小森。”

　　“……哦，是这样啊。”

　　琴吹的话语简短，笑容也显得僵硬。

　　看到她强颜欢笑，我想，我自掏腰包买门票，也是值得的。

　　只要琴吹能振作起来就好了。

　　走进圆顶建筑，就能感受到强烈的南国气息。

　　到处种植着椰子树，开满木槿花，四弦琴优美的琴声飘扬着，波浪拍打着巨大的游泳池边。

　　“哇，好棒。”

　　小森兴奋地大叫着。

　　“好像真正的大海啊！真想赶快跳进去游泳，是吧，七濑。”

　　“嗯。”

　　“啊，女更衣室在那边。亮太，我们在那棵椰子树下会合吧。”

　　“好的。”

　　小森拉着琴吹的手跑开了。

　　我立刻换好游泳裤，盘腿坐在那棵椰子树下等待她们。

　　由于是周日，到处都有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跑来跑去，非常吵闹。

　　总觉得……这里和我想像的不一样。

　　在我的想像中，这里应该是更加浪漫的海边……可是，其实却非常平民化，或者说大众化，有许多人是举家来的。池里的水也没有海潮的气息，而是散发着游泳池独有的塑料一样的气味……

　　算了，还是别做奢求了。

　　看起来，今天是怎么也不可能和小森接吻了。

　　不过，她们还真是慢啊。

　　我也明白，女孩子换衣服需要时间。我家那个脸臭又很拽的妹妹入浴的时候也总是花很长时间。不过，这也太慢了吧。

　　我开始担心她们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就在这个时候——

　　“让你久等了，亮太。”

　　我听到了小森的声音。

　　我循声望去，眼前的冲击性景象使我不由得站了起来。

　　小森穿的，是之前探望我的时候曾穿给我看过的夏威夷风情比基尼，这种下摆像迷你裙一样的泳装是我最喜欢的。

　　那个时候，她藏在围裙下的胸部轮廓，以及腰部的曲线，都在我面前一览无遗。她那柔软的双臂、健康的大腿、大小正合适的胸部、以及穿在身上的夏威夷风情比基尼，都让我觉得等待那么长的时间是值得的。我的内心在大喊着“Good Luck”。

　　可是！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扭扭捏捏地低着头走在小森身边的琴吹。

　　她穿的是粉色的比基尼！而且，布料好少！

　　虽然披着白色的纱衣，但她每走一步，胸部都会摇动，就像要从三角布里蹦出来似的。

　　以前，在男生中就盛传琴吹的胸部夸张。今天一看，确实是出乎意料地巨大、性感。

　　说着的，胸部比琴吹的大的女孩子并不少，穿着制服的时候，也看不出有那么大。可是，一旦换上泳装——而且是比基尼的时候，腰部曲线就会看起来变苗条，因而更加突显胸部。

　　琴吹晃动着胸部朝我走来，我的目光也不由自主地停在她身上了。

　　说起来，她的腿也好细长啊。

　　啊，这可不行，我喜欢的，还是小森那种类型。

　　比起偏瘦的女孩子，我还是更喜欢丰满些的。

　　如果让我在小森的大腿和琴吹的大腿中选出最喜欢的，我一定会选小森的。

　　可是，琴吹穿泳装的样子实在是抢眼，我的目光完全无法从她身上移开。

　　虽说还披着纱衣，但她的泳装真的太大胆了。难道她就没想过穿成这样，周围的男性会怎么看她吗！没想过半径三米以内的男性全都会把色迷迷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吗！

　　“亮太，你怎么了，表情这么夸张。”

　　“啊，没什么。”

　　两人来到了我的身边，在近处观看也好壮观啊……啊，我真是笨蛋，不可以看琴吹。

　　我的女朋友，是小森。

　　“对不起，更衣花的时间太长了，你不会怪我们吧？”

　　“不、不会的，怎么会怪你们啊。”

　　琴吹撅着嘴，低头站在正向我道歉的小森旁边。

　　“对了，为了表示歉意，我请你们吃热带风情甜点吧！是七色雪糕哦。”

　　小森兴奋地指着一个方向，我朝那边望去，看到了一个挂着冷饮横幅的摊位，摊位前排着长长的队伍。

　　“我去去就来，亮太和七濑先下去游泳吧。”

　　“！”

　　“小森！”

　　琴吹慌张得身体有些颤抖，我也大声叫了起来。

　　小森朝冷饮摊位跑去，迷你裙在风中轻轻飘动着。

　　哇啊啊啊啊啊，别走啊啊啊啊啊啊，小森。

　　我发自灵魂的呐喊，却无法传达到她的耳中。

　　小森突然转过头，露出甜美的笑容，朝我挥了挥手，然后越跑越远。

　　被留在原地等待的我和琴吹之间，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沉默气氛。

　　啊，以前好像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自作主张地断定我喜欢琴吹的小森，曾经创造过让我和琴吹独处的机会……

　　可是，我现在是小森你的男朋友啊。是可以把你叫做红乐乐的人啊。别让自己的男朋友和别的女孩子独处啊，你这小傻瓜！一般人谁会做这种蠢事啊！不是应该吃醋才对吗！

　　难道说，小森你就这么信任我，还是说根本就不爱我……

　　我沮丧地蹲着。

　　“啊……我去看看行李，你先去游泳吧，琴吹。”

　　“……呃……等小森回来一起去也可以。”

　　琴吹把披着的纱衣向前拉了拉，然后坐到我的身边。

　　之后，她把脸扭到一边，一直撅着嘴。

　　啊，是这样呀。

　　琴吹大概也发现自己穿成这样很难为情了吧。如果脱掉纱衣，独自进游泳池的话，早就准备要和她搭讪的男人们一定会打起来吧。所以，小森认为在自己回来之前，由我在琴吹身边看着比较好吧……

　　不过，虽然她披着纱衣，但看到她若隐若现的胸部曲线，以及暴露在外面的细长而白皙的大腿，还是会让我感到心神不宁。

　　“你穿的泳装，是和小森一起去买的吗？”

　　我没话找话地这样一问，琴吹立刻涨红了脸。

　　“……嗯。”

　　小声地回答道。

　　“……我本来是打算买连身泳装的，可小森坚持说这个好……”

　　小森，你倒是给我选择个含蓄点的啊。

　　“……说我适合穿比较开放的。”

　　“这，这个……确实和你满相称的。”

　　我支支吾吾地说道。

　　“也是啊，就像小森说的那样，偶尔敞开心扉，大胆一点也不错。”

　　“……今天妨碍你们约会了，真是对不起。你其实是打算和小森两个人一起来的吧。”

　　琴吹用冷淡的声音说道。

　　“不、不，没关系的。”

　　“说什么正巧有两张套票和一张单人票，这不是很可疑吗。”

　　“呜。”

　　“其实，你们不用管我的。”

　　我突然想起琴吹站在鞋箱前的情景。

　　她摸着井上的鞋子，几乎要哭出来……

　　小森还没回来。

　　我犹豫地说道。

　　“那个……我和天野学姐谈过了。”

　　琴吹的肩颤动了一下。

　　“天野学姐说，井上不是她喜欢或者想要交往的对象……还说井上的女朋友只有你。”

　　琴吹突然把脸转向我，小声叫道。

　　“那可不行！”

　　接着，她对满脸惊讶的我说道。

　　“因为，因为……井上喜欢远子学姐。从很早以前开始，就一直喜欢着远子学姐。”

　　说着，琴吹凝视着自己的指尖，一副要哭的表情。

　　“我是明白的，井上只在意远子学姐……根本不可能会喜欢我。井上在休息的时候，不是一直在写东西吗？

　　那是为了远子学姐。

　　我呢——并不希望井上写什么小说，也对他说过，说不用写的，井上也哭着说过，其实自己不想写……可是，他却为了远子学姐，那么努力地去写……就算我认为不写也没关系，甚至请求他不要再写，都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为，井上的心中，只有远子学姐一人。”

　　我顿时哑口无言。

　　琴吹说的这些，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为什么身为文艺社成员的井上会那样讨厌写小说，为什么琴吹会这么不希望他写小说，我想不明白。

　　文艺社本来不就是写诗歌或者小说的社团吗？可是，琴吹说的不用写也没关系，还有不希望井上写，是什么意思呢？还说井上也哭着说自己也不想写，这就更莫名其妙了。

　　不过，我能够感受到琴吹内心的强烈不安。

　　琴吹以嘶哑而忧伤的声音，这样说道。

　　“本来……在两人之间插一脚的，是我。井上明明那么喜欢远子学姐，可是……远子学姐那样说的话……说不喜欢井上，并把他甩掉的话，井上就太可怜了。”

　　井上好可怜。

　　琴吹流着泪这样说着，我也感到心中痛苦得受不了。

　　明明自己被甩掉了，她竟然还说对方要是被甩掉的话会变得好可怜。

　　琴吹的表情十分痛苦。

　　她的眼中噙满了泪水——啊，这样是不是太没有防备了，琴吹。

　　你现在可是全身都有空档可钻啊。

　　小森，你到底在搞什么啊。快给我回来呀！现在可不是买什么雪糕的时候。

　　啊，真是糟糕。

　　琴吹眼泪汪汪地说着。

　　“我好寂寞……来安慰我吧。”

　　并过来抱住我。

　　这当然只是我愚蠢的妄想，现在的我，大脑已经极度混乱了。

　　琴吹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女孩子就是要温柔可人，除了小森，我不会交别的女朋友。

　　不过，现在的状况也实在太危险了。

　　是男人都会把持不住的吧！

　　我不由自主地想伸出手，搂住身边这个女孩纤细的肩，手指都快碰到披在她身上的纱衣了。

　　啊，可恶呀。

　　“别再哭了啊——琴吹。”

　　我抱膝坐着，轻声说道。

　　“再哭的话，我就忍不住要抱你了。”

　　“…………！”

　　琴吹吃惊地屏住了呼吸。

　　啊，这实在太诱人了吧。

　　我看着前方，继续说道。

　　“看到有女孩子在自己身边哭泣——而且是个身材超级棒的美丽少女，大多数男人都会心动的啊……不管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个女孩子。不、不过，我是小森的男朋友，就算看到琴吹你哭成这样，我也不能拥抱你。所以，你哭的话，会让我为难的。”

　　我意识到琴吹的目光、表情变得越来越难堪了。如果她不理睬我倒还好，要是被她鄙视的话，我也会受到打击的。

　　“话说！现在这种状况，应该是小森来处理才对。虽然身为她的男朋友的我这么说，听起来可能像是在炫耀，不过，小森可是一个非常为朋友着想的好女孩哦。她可以整晚听琴吹你发牢骚；你哭泣的时候，她会摸着你的头安慰你，也会拍着你的背鼓励你。她真的是个胸怀宽广，重情谊的好女孩，所以，要哭的话，就扑到小森的怀里哭吧。”

　　啊，我的脸好烫。

　　无法直视琴吹。

　　“而且，虽然琴吹你不如小森，但也是一个好女孩。只要再稍微努力一下，井上一定会迷上你的。刚才你说是自己在他们之间插一脚，其实，恋爱是没有什么先来后到的。

　　即使你被甩了，也有小森一直支持你。我也一样，就算小森只想着你，根本不顾及我，我也不会在意的，所以，拿出勇气放手去努力吧。”

　　琴吹没有回答，气氛好压抑。

　　我瞥了琴吹一眼，发现她一直盯着我，听我说话。

　　她的眼睛睁得很大，表情非常认真——我是这么感觉的。

　　啊，干嘛露出这么严肃的表情啊。

　　我感到耳根越来越烫，就像要燃烧起来似的，我慌忙补充道。

　　“刚、刚才的话，别对小森说哦。还有，我可没有对你动心，刚才说的，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我我我只是想告诉你，别在男人面前哭成那样。”

　　琴吹笑了。

　　“啊，有什么好笑的？”

　　“因为……”

　　琴吹笑着，露出温柔的表情。

　　这样的她，看起来也满可爱的。

　　这种温柔的表情，她不是也能表现出来吗？

　　既然如此，井上迷上她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亮太！七濑！”

　　小森跑了过来，双手拿着七色雪糕。

　　“让你们久等了！排队的人好多啊。咦？七濑笑了？还有，亮太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别别别别别别乱说，只是你的心理作用罢了。”

　　这时，琴吹站了起来，搂住小森的脖子。

　　“哇，七濑，你做什么啊。”

　　“刚才，我和反町说了悄悄话。”

　　“啊？”

　　“喂，琴吹！”

　　琴吹一直搂住小森，用开心的语气说道。

　　“反町说，他最喜欢小森你了。”

　　“啊！啊啊啊啊？”

　　小森的脸一下子红了。

　　我也红着脸，和小森相互望着，琴吹则笑着看着我们。

　　我慌忙扯开话题。

　　“先、先吃雪糕吧，不然要化了。”

　　“嗯，是啊。”

　　“好漂亮的颜色！”

　　在椰子树下，我们三人有些难为情地舔着雪糕。之后，又跳进泛着波浪的游泳池，像小孩子一样打闹着，玩着水上排球，还看了呼啦舞表演，在晚霞和星空的照明下欢呼。

　　这一天，我们玩得非常快乐。

　　在回家的电车上。

　　小森坐在我的身边，琴吹坐在对面。在到站之前，我们三人一直疲倦而满足地闭着眼睛打盹。

　　睡梦中，我依然能听到电车摇晃发出的声音，感受到靠在我肩上睡着的小森轻柔的吐息。

　　小森的手指和我的手指紧紧相扣，捏着她的手，我感到三人一起出来实在是太好了。

　　毕竟，琴吹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虽然我无法保证她和井上的恋爱能有所进展。琴吹也是个好女孩，我衷心希望她和井上的恋爱能够顺利。

　　看到琴吹开心地笑起来，我和小森都为她感到高兴。

　　加油啊，琴吹。

　　不知是不是在说梦话，小森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道。

　　“……亮太，今天谢谢你，我最喜欢你了。”

　　我更加用力握紧了小森的手。

　　在这种幸福的时刻，我真想向神明献上诗歌。

　　‘你已经使我臻于无穷无尽的境界，

　　你乐于如此。

　　这薄而脆的酒杯，

　　你再三地饮尽，

　　总是重新斟满新的生命。’

　　‘你翻过山岭、

　　越过溪谷，

　　带来这小小芦笛，

　　用它吹出永远新鲜的曲调。’

　　啊，泰戈尔的诗真棒。

　　下次也要让小森和琴吹读一读……

　　◇ ◇ ◇

　　三月十四日的白色情人节，是毕业典礼的日子。

　　井上直到前一天，都一直在写着东西。就像一位眼中只有终点的运动员，专注而默默地写着。

　　他的神情让人崇敬，他的心里，只有完成小说这一个念头。

　　琴吹忧伤地望着井上。

　　可是，井上依然没有理睬她。

　　琴吹忍受着如同胸口被撕裂般的痛苦，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我想……琴吹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吧。

　　毕业典礼当天，来学校的她眼睛红红的，这是哭过的痕迹。

　　“七濑，你怎么了！”

　　“没什么，小森。我最怕参加毕业典礼了。就算不是自己毕业，我也会受到气氛感染而哭起来。”

　　虽然她笑着对小森这么说，但很明显，早上一定发生过什么事。

　　在毕业典礼开始前，我就听小森说琴吹被井上甩了。

　　我们分手了——据说，井上亲口说了这句话。

　　而小森也气愤得打了井上，并说：“不要玩弄七濑的感情。”

　　在毕业典礼进行的时候，我和小森一直待在光线昏暗的化学室里，小森和琴吹一样红着脸，泪水不住地往下流着。

　　“七濑明明是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他要把七濑甩了？我不甘心，我真不甘心啊，亮太。”

　　小森依偎着我，大声哭诉着。

　　据说，井上没有做任何辩解。

　　也没有躲避小森使出浑身力气打出的拳头，只是静静地站着，目光中带着悲伤的神色。

　　“呜呜，明明是七濑被他甩掉，他还露出那种神情。井上他，真是差劲透了，呜呜呜，露出那样的表情，真是狡猾。”

　　小森哭得越来越厉害。

　　窗外传来合唱《仰敬师恩》的歌声。

　　尽管旋律明快，这首歌却让人感伤……

　　不知琴吹听到歌声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毕业典礼结束后，大家都从体育馆回来了。

　　人群中，我无法找到琴吹的身影。

　　“七濑现在怎么样了呢，我好担心。”

　　小森铁青着脸说道。

　　“我也去找找看。”

　　放学后，我们本来是要去约会的。毕竟这是我们共同度过的第一个白色情人节，我希望能在这一天留下美好的回忆，为此，我和小森还做了许多计划。

　　不过，我和小森的意见是一样的，那就是不能放着琴吹不管。

　　我们跑到体育馆，看到琴吹没有留在那里，于是又跑到外面，在教学楼附近寻找。

　　因为我猜测她可能会躲到建筑物后或者树林里独自抱膝哭泣。

　　“还是没有找到，琴吹到底跑哪里去了啊。”

　　难道说，她去了天野学姐那里？

　　这样想着，我向三年级学生的教室跑去。

　　走廊上，随处可见在校生向毕业生送花束，或者握手，有人哭，也有人笑。

　　我在人群中艰难地前进着——这时，我看到了一个编着长长发辫的人，天野学姐？

　　这个身影在走廊转角处消失了，我急忙追了过去。

　　到了转角处，我立刻停下了脚步，因为，我看到琴吹和天野学姐面对面地站在窗边。

　　我慌忙把头缩了回去。

　　“远子学姐你，太自私了……”

　　我听到了琴吹的声音。

　　她的声音似哭泣，又似愤怒，是悲痛的声音。

　　“为、为什么喜欢井上的……全是自私的人……朝仓也好，远子学姐也好……”

　　气氛沉重得让人窒息。

　　琴吹的声音和天野学姐的声音都越来越小，我几乎听不清楚。

　　不过，我看得出来，琴吹在责怪天野学姐。

　　琴吹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突然，她的声音变大了。

　　“这是我的毕业贺礼。我拿着也没用，送给远子学姐。”

　　我探出头朝她们望去，只见琴吹正把手上提着的纸袋塞到天野学姐手中。

　　天野学姐看了看袋子里的东西，似乎有些想哭。

　　琴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好像要说些什么……

　　大概是要说对不起……之类的话吧。

　　琴吹把脸扭到一边，说话了。

　　不过，我听不到她的声音。

　　天野学姐目光悲伤地听着琴吹的话语，然后安静地提着纸袋，离开了。

　　在这期间，琴吹一直咬着嘴唇，捏紧双手。

　　接着，我听到一阵离我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我慌忙躲了起来。

　　还是赶快离开这里比较好，可是，我却无法动弹。

　　琴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我急得心脏都快从喉咙中跳出来。

　　啊，她已经过来了——

　　“！”

　　像小孩子一样低声哭泣着的琴吹看到了我，于是吃惊地抬起了头。

　　琴吹张开嘴，却说不出话。她吸着气，眨着眼睛，极力想阻止眼泪掉下来，可是，眼泪依然止不住地从她脸上滑落，她痛苦得脸都扭曲了。

　　小森不在这里。

　　我无法安慰她，对她说不要再哭泣了。

　　因为，琴吹已经努力过了，已经尽过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知道井上的心向着另外的女孩，她依然忍受并一直注视着他。

　　来见天野学姐，并责备她，也都是为了井上吧。

　　比起自己，琴吹更担心的是井上。

　　“——现在，由我暂时代替小森吧。”

　　说着，我抱住了琴吹。

　　琴吹似乎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起来。

　　她的双肩颤抖，声音哽咽，泪水将我的制服都浸湿了。

　　尽情地哭吧。

　　用我的制服擦鼻子也没关系，哭吧，大声地哭出来吧。

　　我也感到非常痛苦，但我依然用手拍着琴吹的肩。

　　“你已经尽自己的努力了，做得好。”

　　我安慰道。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琴吹终于离开了我的怀抱，抽动着鼻子轻声向我道歉：“……对不起！”

　　在与小森会合后，我把琴吹交给小森照顾，离开了教学楼。

　　突然，我产生了想散步的念头。

　　而且，虽然刚才抱住琴吹的做法并没有错，但我还是对小森有种内疚感。

　　前不久还吹着北风的学园中庭，现在已经撒满了和煦的阳光。

　　已经是春天了。

　　我漫步于中庭，看着吐露花蕾的花朵，以及开始生长的嫩芽。

　　“恭喜毕业。”

　　“学长，感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

　　“以后请回来玩。”

　　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话语。

　　今天这一天里，究竟上演了多少离别呢。有许多人走出这个教学楼之后，就再也无法相见了。

　　尽管每年都有这样的情景，可是，我却忽然产生了伤感。突然，我看到了那位梳着长长发辫、手上抱着许多花束的学姐。

　　“天野学姐！”

　　我跑了过去，在校门前叫住了她。

　　“反町？”

　　天野学姐停下了脚步，露出成熟的笑容。和书包一起提着的，是刚才琴吹交给她的纸袋。

　　和在音乐大厅时一样，天野学姐的表情平静而温柔。

　　一想起琴吹流泪的样子，我就心痛不已。

　　对于琴吹而言，这个人是情敌。

　　可是，对于我来说，她只是一位有些奇怪、有些爱管闲事，总是开心地向我推荐书籍的有着长长发辫的文学少女。

　　我想起了她曾经突然跑到教室里对我说“你就是寄这封信的人吧？”并把信纸推到我的鼻尖上、想起她自豪地宣称“如你所见，我是‘文学少女’”、想起她用嘹亮的声音以及开心的目光，推着我往前走。

　　如果不是她看到我投进邮箱里的信，并来找我的话，我可能不会和小森交往。

　　我低着头，说道。

　　“一直以来，感谢你的帮助。学姐推荐我的海涅、拜伦、中也、泰戈尔的美妙诗篇，我永远不会忘记。”

　　琴吹、井上以及天野学姐之间发生过什么，我至今仍然不知道。

　　也不知道天野学姐的真实想法。

　　还有在与琴吹交谈时，她露出那种悲伤神情的原因。

　　“不过，也请学姐不要总是教别人，偶尔为了自己而阅读、实践一下，我觉得那也不错。”

　　天野学姐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我继续大声说道。

　　“寻找自己的恋情吧！文学少女。”

　　这就是我对她的声援。

　　不要犹豫、顾左右而言它，直面自己的心意，大胆地行动吧。因为，通过海涅、拜伦、中也、泰戈尔的诗篇把这些教给我的，正是你这位文学少女啊。

　　“恭喜毕业！”

　　“谢谢你！”

　　天野学姐灿烂地笑着回答道。

　　说完，她抱着五颜六色的花束，向我挥了挥手。随后，像怀抱宝物一样抱起厚厚一扎茶色信封，朝校门走去。

　　天野学姐一定是越悲伤的时候越强颜欢笑的人吧，我不知道这样是好是坏。

　　因为，有时候哭出来反而会让心情轻松不少。

　　不过，泰戈尔的诗，和她最后的灿烂笑容都印在了我的心中。

　　‘当我走的时候，

　　让这个作我的别话罢。’

　　天野学姐越走越远，长长的发辫在春风中轻快地跳动着。

　　‘就是说我所看过的，

　　是卓绝无比的。’

　　她的背影瘦弱。

　　可是，却比谁都可靠，比谁都自信。

　　‘我曾尝过在光明海上开放的莲花里的隐蜜，

　　因此我受了祝福——

　　让这个作我的别话罢。

　　在这形象万千的游戏室里，

　　我已经游玩过，在这里我已经瞥见了，

　　那无形象的他。’

　　她那善良的双眸，为我打开了未知世界的门。

　　让我听到了过去诗人的声音。

　　‘我浑身上下因着那无从接触的他的摩抚而喜颜；

　　假如死亡在这里来临，就让它来好了——

　　让这个作我的别话罢。’

　　直到最后也挺直身子，凛然地——

　　‘让这个作我的别话罢。’

　　走出大门，远去了。

　　毕业之后的天野学姐，究竟会走上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

　　留在学校里的琴吹和井上又会怎么样呢。

　　我想，大家都会在各自的道路上努力前进吧，尽管有时会遇到坎坷，有时会失落。

　　“亮太。”

　　一个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我疑惑地抬起了头。

　　“啊？琴吹呢？”

　　“她说自己一个人没问题，叫我过来找亮太你……说白色情人节的时候陪伴她，却把男朋友晾在一边，她也高兴不起来？”

　　“……是吗。”

　　琴吹果然是个好女孩啊。

　　“井上真是没有识宝的慧眼。”

　　竟然把七濑甩了。

　　小森拽着我的衣角，轻轻说道。

　　“那个……亮太你找到七濑的时候，七濑她……是在哭泣吧。亮太你的制服胸口部分都湿了。亮、亮太你安慰过她吧。这、这样很好……可是、可是呢……”

　　小森更加用力地拉住我的衣角，低着头，神情落寞地继续说道。

　　“我……我有些吃醋了。”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中充满了甜蜜的感觉，激动的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

　　于是，我亲吻了小森的右脸颊。

　　就像之前她亲吻我那样。

　　那个时候我感受到的惊讶和激动，现在的小森大概也感受到了吧。

　　我对她说道。

　　“这是排练。”

　　说完，我向满面通红的小森露出笑容。

　　这时，小森也羞涩地笑着，用甜美的声音对我说道。

　　“……请叫我红乐乐。”

　　“红乐乐。”

　　我紧紧拥抱着她，轻声念出她的名字。

　　“啊，还是觉得好难为情啊。”

　　小森扭扭捏捏地回答道。

　　于是，我不停地念着“红乐乐、红乐乐”。

　　小森一面嗔怪我“别念了，别念了”，一面轻轻捶打着我的胸口。她的表情，好可爱。

　　天空漂浮着朵朵云彩，暖风吹拂着校园。

　　不久，樱花也将盛开，为新的旅程祈祷、祝福。

　　我与红乐乐，也将走向新的每一天。

　　尽管在今后，我有时会变得懦弱、没用、原地踏步不前、因心爱的女孩的一句话而兴奋得忘乎所以。

　　但我们的生活会充满诗意。

　　——完——

　　七濑的恋爱日记 特别篇

　　“那么，明天在检票口见。”

　　“嗯，那个……我、很期待。”

　　从紧贴着耳朵的手机里，传出“呵呵”的笑声。

　　“我也是，晚安，琴吹。”

　　“晚、晚安。”

　　结束通话之后，我望着粉红色的手机直发呆。

　　明天……真的要和井上约会了。两人一起去看电影，然后吃饭，他还说会陪我去买东西。

　　就在不久之前，朝仓因为事故心智回到幼儿时期，井上为了照顾她而无法上学。我那时还觉得前途一片黑暗……就仿佛穿过了长长的隧道，世界突然变得宽广明亮起来。

　　那时的井上非常痛苦，只能看着那样的他而束手无策的我，心头也隐隐作痛。

　　不过现在，井上在学校也露出了开朗的笑容。那不是附和周围的假笑，而是像初次见面时那样坦率的笑容。

　　每当井上用那样的表情看我，自己都会脸颊发烫，心脏几乎要从胸口蹦出来。

　　在天象馆，大家谈论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时，我曾说过“希望成为坦率的人”。

　　可是一被井上注视，我还是会因为害羞而有些混乱，语气也变得粗鲁起来。

　　明天要加油，我要主动向井上开口。另外，希望能在井上面前露出可爱的笑容。

　　光是考虑明天的事情，我的脸颊就快像蜂蜜一样融化了。

　　不过，我很快就想起了实际问题。

　　“呜呜，穿什么好呢？”

　　床上散乱着从抽屉和衣橱里翻出来的衣服、包包和首饰，看起来就像被小偷光顾之后一样。

　　已经烦恼两个小时了。

　　果然该穿这件连衣裙吗？衣摆和领子都是蕾丝很可爱。可是，太过少女情怀似乎会吓到他。

　　那选这边的短裤和庞克式外套吗？不行，太过朴素好像工作服似的。

　　裙子短一点比较好吗？还是表现的娴静点选长款的呢？初次参拜时，一开始就决定是和服所以很轻松。不过，井上到底喜欢哪种打扮啊？

　　啊啊，要是先若无其事地问问他就好了~~~~~~~~~！

　　正当我在全身试衣镜前不停地穿衣脱衣时，手机收到了短信。

　　是小森。

　　‘明天去不去购物啊？\（^▽^）/。’

　　上面是这样写道。

　　“抱歉，我有安排了。”我本来打算这么回复她，却又在最后加道。

　　——和男生约会时，女生穿什么对方才会高兴呀？

　　回信不到五秒，她就直接打电话过来了。

　　‘什么什么，七濑！明天要约会吗？对象是谁？井上同学吗？’

　　“不、不是啦……！我不是真的要去约会，只、只是在想‘一般是怎样的呢’……仅此而已。”

　　‘哎哎，好可疑呢。’

　　小森似乎笑得合不拢嘴。我的脸“唰”地变地变得通红。

　　“真、真的不是啦。”

　　我拼命地向她解释。

　　‘嗯，就当作是这样吧。’

　　结果，被她意味深长地这样说道。

　　‘约会的服装呢，果然还是要有冲击性吧。’

　　“冲击性？”

　　‘没错。比方说让男生觉得‘是为了我打扮成这样——！’而心怀感激、有气势的衣服。’

　　气……气势？该不会要穿柔道服吧……

　　‘不过，做得太过头也会很丢人的……像是泳装围裙之类……’

　　“哎哎哎哎——！”

　　泳装围裙什么的，不可能的！就算是为了井上，我也绝对办不到的！

　　‘啊哇哇，刚才只是打个比方。七濑可不能那么做！如果被他家里人看到就麻烦——这个先不去管它，啊！有了！就穿之前拍卖时买的那件衣服吧。那件清爽的白色装。’

　　“哎、哎哎……不过，那是家居服……”

　　‘嗯嗯，穿那件绝对没错。下面配上轻飘飘的短裙和长靴，一定会非常可爱啦。’

　　“是……是嘛。”

　　‘嗯，七濑本来就是美人胚子。再来个魅力UP的话，就算是井上同学也会看呆的。’

　　“就说了不是和井上出去啦！不、不过……谢谢你帮我出主意。”

　　我满脸通红地挂掉了电话。

　　◇ ◇ ◇

　　“让你久等了，琴吹。”

　　“嗯嗯……我也是刚刚才到。”

　　“会不会是同一班电车啊？”

　　“也、也许吧……”

　　我一边后退一边答道。

　　和井上说话时，我果然还是会变得表情僵硬、口齿不清。尤其是今天特别严重，脖颈和腋下都直冒汗。

　　啊……这件衣服真的没问题吗？

　　“那么，走吧。”

　　“嗯……嗯。”

　　井上今天也很开朗，又温柔。他若无其事地走到车道一侧，用自然的口气对我说道。

　　我的心思全在大衣下的衣服上面，不但走路歪歪扭扭，汗水也冒个不停。

　　抵达电影院后，井上付了两个人的票钱。正当我想给他钱时——

　　“不用了。因为我总是让琴吹担心，所以今天我请客。”

　　结果，我只得收起钱包。

　　“谢……谢谢。”

　　“不客气。”

　　他开朗的笑容让我胸口小鹿乱撞。

　　啊啊，井上对我笑了。第一次相遇时，井上的笑容总是属于朝仓的，可现在他却看着我的眼睛笑了。

　　光是这样我就觉得无比幸福。不过进入放映厅入座时，我却立刻陷入了危机。

　　“哎呀？怎么了？琴吹？”

　　我保持着大衣加围巾的打扮，扭扭捏捏地驻足不前。井上见状奇怪地问道。

　　“……”

　　“不喜欢这个位置吗？那我们换一下吧？”

　　“不、不是的。”

　　“要去洗手间的话，还有点时间的。”

　　“不、不是……”

　　“？”

　　我摆弄着粉红色围巾的下摆，俯下头去。井上更加莫名其妙地注视起我来。

　　呜呜呜。

　　我没有办法，只好取下围巾脱去大衣。

　　因为很难为情，所以我尽量拖延时间，动作慢慢吞吞。

　　井上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

　　我的脸热得像要烧起来一样。

　　大衣下面是轻薄面料编成的白色织物，背心款式的无袖衫。肩膀和手臂都一览无遗，而且衣领也开得很大。因为紧贴着身体，所以胸部感觉也很突出。真叫人难为情。

　　虽然小森说“井上同学也会看呆的”，可这与其说是看呆，倒不如说只是吓了一跳……果然应该在上面再多穿一件！

　　井上仿佛看到不该看之物般移开了视线。

　　怎、怎怎怎怎么办？他肯定傻眼了……“这家伙兴奋过头了，好恶。”肯定被吓到了……我全身僵硬，胃部也阵阵绞痛。

　　即使坐到他身边后，我也耸着肩膀蜷缩起身体。

　　直到照明关闭、预告开始，我才总算松了口气。这下，我总算不用担心裸露的手臂和大开的胸口了。

　　电影是迪斯尼的新作，井上向我推荐的作品。类型是我喜欢的浪漫幻想剧。井上在选择时有考虑到我，感觉好高兴。

　　虽然影片正合我的胃口，非常有趣，不过身体却觉得越来越冷。

　　裸露的肩膀到手臂冷得像冰一样，寒气冰冷刺骨，冻得人直打哆嗦。

　　虽然我试着双手抱肩、两手相互摩擦，却还是没法赶走寒气。

　　连鼻涕都流出来了。

　　讨厌……井上明明就在一旁，我怎么能擦鼻涕啊。

　　当我一边因为冷得直起鸡皮疙瘩的寒气发抖，一边吸着鼻子时。

　　“琴吹。”

　　耳边突然传来窃窃私语。

　　“！”

　　我差点“咚！”地站了起来。面纸被递到了我的面前。

　　“我也曾在看电影时哭出来过。”

　　他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小声，悄悄地说道。

　　我发现自己吸鼻子的事被井上察觉，全身“呼~”地一下躁热起来。

　　他递出的不是手绢而是面纸，就是说他应该知道我不是在哭，而是在流鼻涕。他为了方便我擦鼻涕，才说自己也曾哭过的吧。

　　“……谢、谢谢。”

　　我害羞得无地自容，连眼底都仿佛被染成了红色。

　　我接过面纸，擦掉了鼻涕。

　　井上又把脸凑过来悄悄说道。

　　“用围巾围住肩膀，不知会不会暖和一点呢？”

　　我的脸再次燃烧起来。

　　连冷得发抖这件事也暴露了。

　　“嗯……嗯。”

　　我把像桃子般粉红的围巾摊开，披到肩上。冰冷的肌肤被围巾包裹，渐渐变得暖和起来。

　　啊啊，脸颊好烫。

　　因为正好是滑稽的场面，大家哄堂大笑。

　　井上也在旁边轻笑。

　　那提起来就像是在嘲笑我一样，所以直到电影结束，我都捏着围巾的一角蜷缩着身体。

　　呜呜呜，接下来一定要挽回才行。

　　“电影很有趣呢。”

　　“是、是啊，相当好笑呢。”

　　我一边走在步行者天国，一边随声附和道。虽然没法轻松地交谈，但起码要露出笑容。我试着将嘴角使劲一样，却感到脸似乎也跟着在抽搐……

　　好想别开脸啊~嗯嗯，不行。那样看起来就像心情不好似的。

　　就这样来到车站。

　　井上一边看着饮食店的导览图，一边问我。

　　“午饭想吃什么？”

　　“没什么……哪里都行。”

　　我这样答完，突然惊觉。

　　刚才的回答是不是非常的敷衍啊！？“哪里都行”这种话，搞不好会被当成没有自主性的女生！

　　是不是改口比较好？

　　可是可是，去哪家店呢？说去井上想去的店比较好吗？啊啊，那也没有自主性啦。

　　当我在一个人独自烦恼的时候——

　　“那就去这家意大利面店吧。”

　　井上微笑着，选择了似乎很受女生欢迎的店。

　　“嗯，好、好的。”

　　啊，我的态度也许太敷衍了。难得井上关心我的说。

　　“好好吃的样子~~~~~~~~”早知道就这样可爱地说了。没错，等意大利面送来就这么说，绝对要说出来。

　　“看起来很好吃，选了这家真好！谢谢你，井上。”

　　就像这样。

　　我一边下定决心，一边和井上乘上电梯，走进店内。

　　我们在桌前面对面坐下，各自打开菜单。因为井上说有点冷围上围巾比较好，所以我和在电影院时一样围着围巾。

　　“午餐还带沙拉和饮料呢。啊，我就点这个鳕鱼子奶油意大利面好了。”

　　“我嘛……”

　　我盯着菜单开始思考。

　　之前点意大利面的时候，一直选的是鳕鱼子。

　　可是如果点相同的东西，似乎会被认为没有自主性。还是选和井上不同的东西吧。再说，那样也能够增加话题。

　　肉酱面，肉汁会溅出来所以不行。

　　香辣蒜子面，有加大蒜所以不行。

　　那不勒斯风味太普通了……吧？

　　啊，这个本店特色的海鲜意大利面似乎很美味。说明写着大量使用海味的番茄意大利面。Pescatore？很好，就选这个。

　　“我、我点海鲜意大利面。”

　　井上告诉了女服务生菜单。

　　在我们谈论电影的话题时，面送上来了。

　　我准备说出在脑内演练过的台词，深吸了一口气。

　　哎？

　　海鲜意大利面……就是这个吗？

　　放在我面前的，是类似特大号拉面的大海碗。装得满满的深红色番茄酱几乎要漫出碗缘，中间堆满了粗粗的意大利面，上面则满是虾子、蛤蜊、贝类、鱿鱼等等。

　　而且，番茄酱里好像还加了大蒜，独特的浓郁香味和热气一起朝我迎面扑来。

　　“看来很好吃呢，我开动了。”

　　井上用叉子卷起鳕鱼子意大利面，送进嘴里。

　　“嗯，不错。”

　　“……“

　　我一只手拿着调羹，一只手握着叉子，慎重地挑着坐镇于沸腾翻滚的番茄酱之中的意大利面。

　　叉子的前端只挑到两三根面条。我用调羹接住下面，想把面条卷起来。

　　不过面条浸在油光光的汤里，滑滑的卷不起来。

　　面条前端跳来跳去，每动一次就会溅起红色的汁液，让人避之不及。

　　人家穿的可是白色毛衣。

　　想要不弄脏衣服用餐，是绝对不可能的。毛衣上会留下斑斑点点的痕迹，而且还会有很重的大蒜味。

　　我真应该去点那不勒斯或者和风青汁面的。

　　只能稍微活动叉子，根本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把眼看着软掉的面条安全地送进嘴里。我都忍不住要哭出来了。

　　卷在叉子上的面条渐渐冷却凝固。

　　这时——

　　“琴吹的面条似乎很好吃呢。我好像选错了啊，要是点那个就好了。”

　　“哎。”

　　井上兴致勃勃地问我。

　　“琴吹，你喜欢鳕鱼子吗？”

　　“嗯、嗯。”

　　“那么，要不要和我交换呢？虽然我已经吃过一口了。”

　　“嗯……嗯。”

　　“谢谢。”

　　井上露出微笑，把我的海鲜意大利面和自己鳕鱼子意大利面换了个位置。

　　“我开动了。”

　　他用叉子卷起面条，就那样吸进嘴里。

　　“果然很好吃！谢谢，琴吹。”

　　“嗯、嗯嗯……我也很感谢。”

　　他发现我在为难，才提出交换。因为我一脸尴尬地瞪着碗……

　　明白这点之后，既高兴又苦涩的感觉充满了我的心口。

　　加入大量粉红色鱼籽的鳕鱼子意大利面，带着爽口的奶油味，好吃得让人陶醉。

　　井上用自然的口气找沉默不语的我交谈。

　　学校的事情、最近着迷的音乐、小时候看过的动画、喜欢的书籍等等。

　　“呐，还记得小学时在图书馆第一次借的书吗？我借的是《河童之夏》。”

　　“那书拍成电影了呢。我借的是……《波丽安娜》吧……不过是图画书。”

　　“我知道，讲的是‘寻找快乐’的女孩子的故事吧。作者好像是波特。”

　　“嗯……我也有在做哟，‘寻找快乐’。在日记里记下当天快乐的事。比方说午餐里有布丁、上课时蜻蜓停在窗檐上、班主任戴了漂亮的花胸针之类……虽然是些这样的事……”

　　“哎，真可爱呢。”

　　“哎！那、那个……”

　　刚才，井上他说我可爱。

　　脸颊一下变得滚烫，可同时也觉得有些悲哀。

　　我对高兴的自己感到悲哀——明明很高兴，头脑却突然冷静下来，胸口隐隐作痛。

　　因为，我明明为了井上的一句话这样兴高采烈，可井上却完全没有改变。

　　“可爱”这话，肯定也没什么重要的含义。

　　只有我自己一头热而已，像个傻瓜一样。

　　“……井上很习惯和女生约会呢。”

　　“哎？”

　　我无意识地脱口而出，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啊……！对不起。我不是在挖苦你，不是那样的——那个，所以说……因、因为好像只有我在紧张……我只和井上约会过——所以那个——”

　　连我都不知道自己想说些什么。井上吓了一跳。讨厌，怎么办？真不像话。我变得更加惊慌失措，边说着“那个、所以说”边手舞足蹈起来。结果手指碰倒水杯，水泼了出来。

　　“呀！”

　　水在桌子上蔓延开来。我慌慌张张想要扶起杯子，结果手又一滑杯子滚下地面。

　　“！”

　　哐啷！一声，杯子摔碎了。

　　女服务生连忙赶了过来。

　　“对不起。”

　　井上向她道歉。女服务生清理了杯子的碎片。

　　“对……对不起。”

　　我脸红到了耳朵根，缩紧身体说。

　　“没关系的。”

　　虽然井上这样表示，可我现在却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 ◇ ◇

　　我们不断地低头道歉，离开了餐馆。

　　是井上结的帐。

　　“下次你请我喝茶就行了。”

　　“……嗯。”

　　还会有……下次吗？

　　老是像这样失败。

　　“对了，你说过‘吃完饭后，想去购物’的吧？”

　　“……不用了。”

　　“哎，可是……”

　　“昨、昨天和小森出门时有去过，所以不用了。”

　　购物不过是借口，我只是觉得和井上一起逛街会很快乐罢了。

　　可是，我不想再让他看到自己丢脸的样子而讨厌我。难得井上来约我出来。可是和他在一起的话，我肯定又会出纰漏。好想回家。眼睛里阵阵刺痛，似乎一松懈眼泪就会夺眶而出。

　　井上露出困惑的表情看着我。

　　随后，他开朗地说道。

　　“那么，不好意思，你能陪我去购物吗？”

　　“请问……购物、是在这里吗？”

　　“嗯。”

　　可是，这里明明不是男生会光顾的店铺……

　　架子上陈列着可爱的布娃娃、闪闪发光的吊饰、带花纹的茶杯、化妆和桌布、还有五颜六色的记事本和便笺套装。

　　四周的顾客全都是女生。

　　“我想给妹妹买点礼物。琴吹，你能帮我选吗？”

　　“我、我吗……？”

　　“嗯。这种东西，果然还是女生比较懂。挑琴吹喜欢的就可以了。”

　　“这个嘛……”

　　“这边的兔子玩偶和熊猫玩偶，你喜欢哪一个？”

　　“那个……熊猫。”

　　“那么，这个粉红的茶杯和那个带花纹的茶杯呢？”

　　“……粉红色的。”

　　“这些桌布之中呢？”

　　“……草莓图案的很可爱。”

　　他像这样不断地提问，我一一作答。

　　“谢谢，我去结帐。”

　　井上拿着熊猫玩偶和粉红色的茶杯，朝收银台走去。

　　其间，我呆呆地望着商品。

　　……我也买点什么吧。

　　和井上约会，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至少做个纪念。

　　我在贴纸货架浏览着水果、点心和星型的贴膜，眼泪又涌了上来。

　　井上他一定觉得我是个粗枝大叶又无趣的人……尽管和井上交往，发展到约会的地步让人非常高兴。可我越是接近井上，就越是让井上看到我的缺点。

　　井上那么温柔，习惯和女生相处。而我却连话都说不好，总是阴沉着脸。就算和我在一起，井上也不会开心吧。井上可能再也不会约我出去了……

　　当我越来越消沉，垂着头感觉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

　　大衣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偶像女孩唱着我喜欢的情歌。

　　哎！为什么？这曲子是井上来电专用的……！

　　我连忙拿出手机，低声说道。

　　“你、你好。”

　　“琴吹。”

　　从扬声器里传出井上的声音。

　　“井、井上……！你在干什么啊？”

　　我睁大眼睛四下张望。哪里都没有井上的人影。难道他一个人先回去了！

　　我因为打击全身无力，喉咙颤抖。

　　骗人……太过分了。

　　井上用温柔的声音说道。

　　“面对面的话，会因为不好意思没法好好交谈。”

　　“哎？”

　　“今天，和琴吹过的非常快乐。”

　　井上的话语缓缓地……传进耳朵深处。

　　“的确，因为我一直和美羽在一起，所以和女生约会、那个……也许是很习惯……”

　　他留意到了我所说的话。

　　“不过，琴吹和美羽是不同的。”

　　胸口一下揪紧。

　　“和琴吹约会也好、交谈也好，我都非常紧张。因为有太多不知道的事，所以感到不知所措。”

　　真的吗？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忐忑不安吗？

　　井上和我交谈时，也在忐忑不安吗？

　　“我也和琴吹一样。所以我觉得，今后我们能慢慢相互了解彼此的事情。无论多么微小的事情也好，如果琴吹能把想法告诉我，我会很高兴的。”

　　心脏咚咚直跳，感情高昂得不能自已。

　　“我在店外等你。”

　　井上这样低声细语道。

　　我继续听着手机，小跑起来。

　　在店外的人行道上，井上和我一样听着手机，不好意思地露出笑容。

　　在午后的阳光下，井上的脸颊看起来闪闪发光。

　　非常甜蜜的笑容。

　　井上把写着店铺名字的手提袋递到我的面前。

　　“这是今天的纪念。”

　　“不、不是给妹妹的礼物吗？”

　　“那个我也买了。不过，这是琴吹的份。马克杯可以吗？”

　　我接过来才发现，纸袋比看起来要重。

　　那个粉红色的马克杯吗？

　　井上温柔地笑着，喜悦几乎要涨破我的胸口。

　　我也笑了。

　　不是强颜欢笑，而是想将现在心中所闪现的感情尽可能地传达给井上。

　　“谢谢。”

　　井上的嘴角也微微绽开。

　　“走吧。”

　　他“啪”地合上手机说道。

　　我也合上手机。

　　“嗯，啊，再稍微等等。我还有东西没买。可以先回店了一下吗？”

　　“那我在这里等你。”

　　“马、马上就回来。”

　　我一边转身一边喊道。井上一脸和蔼地目送我离开。

　　我冲进店里，拿起水色的马克杯。这是我送给井上的礼物。

　　我接着猛冲到陈列贴纸的货架。

　　然后，作为幸福得喜极而泣的今天的纪念，买下了印有一颗心的马克杯形贴纸。

　　回去的路上，我和井上牵起了手。

　　“下次也一起去看电影吧，琴吹。”

　　“嗯。”

　　“水族馆和游乐园也不错。”

　　“是啊，还有动物园。”

　　“琴吹喜欢什么动物？”

　　“唔……企鹅。”

　　我一边回答，一边想起家里的企鹅玩偶，脸颊微微发热。

　　“井上呢？”

　　“雪豹吧。全身雪白很漂亮。啊，琴吹今天穿的衣服也很可爱呢。”

　　“为、为什么现在说这个啊……”

　　“哎？因为是白色的毛衣。非常合适哟。稍微有点……让人脸红心跳就是了。”

　　井上脸上微微泛红。牵着的手中冒出了些许汗水，是我的汗？还是井上的汗？

　　“笨、笨蛋。”

　　“啊，对不起。”

　　“嗯嗯，你不用道歉……只是，那个，那个呢，我很高兴……觉得不好意思。”

　　我手心不停地冒汗，轻声说道。

　　◇ ◇ ◇

　　晚上，我洗完澡之后，把奶茶倒进井上送的粉红色马克杯里，开始写起日记。

　　我在日记里贴满马克杯和心形的贴纸，还把今天所看电影的票根、购买贴纸和马克杯的收据也贴了上去，笑眯眯地看着它们。

　　今天的“快乐”有好多、好多。

　　和井上在一起，即使不去“寻找快乐”，好事也会自己找上门来。

　　我把放在床头的企鹅玩偶紧紧抱在胸前。

　　企鹅头上所扎蝴蝶结中间的校徽，是初次见面那天井上给我的。

　　我脑海中浮现出井上的面孔，通红着脸亲吻了企鹅玩偶。

　　“井上，晚安。”

　　——完——

　　某天的七濑

　　☆\”（\*`▽`\*）ノ☆

　　和井上约会了~

　　O（￣Д￣O）（O￣Д￣）O

　　虽然因为紧张而不知所措；

　　\（≥Д≤）ノ

　　搞砸事情，“哇啊~~”地大叫；

　　（` ;Д; `）

　　还差点哭出来。

　　（^\_^）微笑

　　不过因为井上温柔地对我微笑；

　　（//о▽о//）

　　让我胸口小鹿乱撞；

　　\（★`—`）人（`▽`★）/

　　非常的快乐~

　　最喜欢井上了。下次再约会吧。

　　（UоU）啾☆

　　后记

　　大家好，我是野村美月。《文学少女》插话集第二弹正如预告一般，以琴吹&小森&反町为主角。

　　写《海涅》的时间，是在本篇的《天使》和《巡礼者》之间。因为本篇由于美羽的暗中活跃等原因显得很沉重，所以我想写一些开朗活泼的故事。

　　反町的第一人称，写出来给人一种治愈的感觉。爱会错意的小森也很愉快。竹冈老师的角色设计依然是绝品。我一看到草图，心里就强烈涌起“想写更多两人的故事！”这样的冲动。拜伦→中也→泰戈尔这样连续下来，就变成了系列。

　　文中使用的诗我都很喜欢。尤其是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每一个字都让人陶醉。超级！推荐！虽然阅读孟加拉语翻译的版本也许是正道，不过英语版译文的透明感果然让人震撼。

　　顺带一提，反町的那场复仇戏，是在《作家（下）》的构想阶段加进去的。所以，明明执笔中的是严肃的剧情，我却还是在偷偷地想象着不知所措的反町同学一个人暗自发笑。

　　小森的名字，我觉得很可爱哟~（虽然汉字稍微有点那个）。

　　最近经常看见吓人一跳的名字呢。因为我的本名还算普通，所以很憧憬华丽的名字。小的时候，在外国故事里看到Florenina或是Dismantinu之类的名字，总是觉得羡慕而暗自叹息。我也很喜欢看抽奖的当选者姓名一览、以及婴儿的命名辞典。

　　高中的国语作文给出《自己的名字》的题目时，我顺手写了像是希望父母能多做些创意工夫之类的不满。结果在三方面谈时，班主任（国语老师）笑嘻嘻地对父亲说：“我的女儿和XX同学的名字一样呢，哈哈哈哈”，吓得我直冒冷汗。

　　不过现在，我对自己的名字，以及汉字里包含的含义都非常喜欢。

　　所以小森到多年以后，是不是也会感谢为自己取名的父母呢？还是说，直呼其名还是NG呢……嗯……

　　插话第2集也是琴吹的特集。虽然她还是有点可怜，外传里也被菜乃给压倒，让人越发感到同情，不过她一定会幸福的，所以请再稍等一下。

　　认识的作家曾对我说，“尽管七濑不是井上心叶故事的女主角，不过她却是琴吹七濑故事的主人公呢。”，让人很受触动。就是那样没错，我觉得这话适合其他所有登场人物。无论是谁，都是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啊！

　　换个话题。负责插画的竹冈老师，外传的插图也非常非常的漂亮！虽然一边解了长长发辫的彩图是我提出的要求，不过结果却超出了预期。菜乃的表情无论哪一个都很可爱，我还把和心叶对话的彩图设置成了电脑的壁纸。

　　与此同时，漫画版的作者高坂とり老师，也在杂志的彩页画了梳着一个长长发辫的远子！麻贵工作室里的远子的画像会松开一半头发，其实就是高坂老师的提案。当我烦恼是保持发辫还是松开头发时，正好碰上聚餐。其间找人商量时，他提出了“松开一半怎么样”的提案。漫画版《“文学少女”与渴望死亡的小丑》也在绝赞发售中！

　　另外，日吉丸晃老师作画的漫画版《“文学少女”和美味的故事》从《Beans ACE》转移到《月刊Asuka》上。从七月二十四日发售的9月号上再次开始连载，这边也请多多关照。偶尔现身的大人版心叶和中学生的舞花感觉很不错哟~

　　剧场版动画也已完成剧本并决定好声优，请静候后续消息。

　　那么！下次在外传2再见吧。